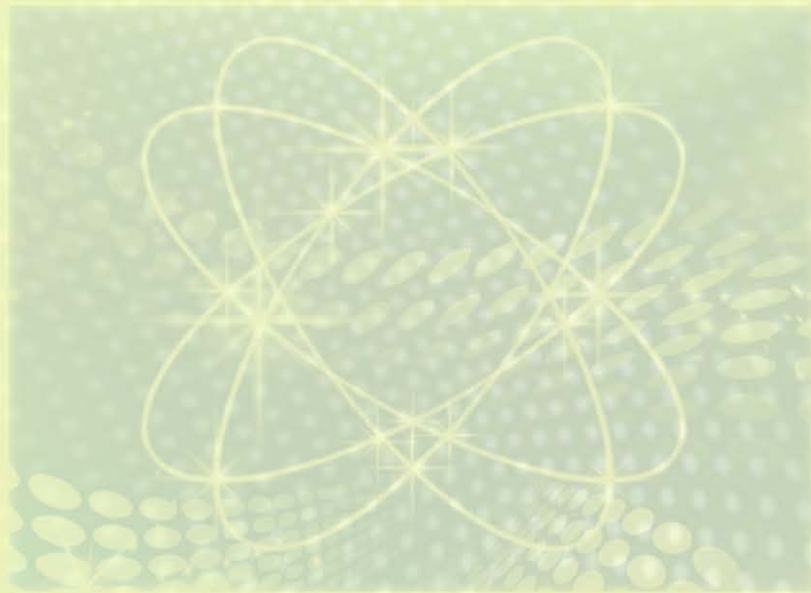


鹿回头



《鹿回头》为我国著名作家、被誉为“大墙文学”之父，从维熙的长篇力作。小说描写右派逃犯索泓一浪迹天涯的生活，一个中国大地上的吉普赛人。劳改农场、喧嚣城市、寂寥荒村、煤窖洞下……索泓一逃亡流浪，在不同生活环境中结识了不同性格、遭遇的女性。种种情爱，种种性态，促使索泓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格、独特的生存方法和处世哲学。他时而心灵圣洁，时而人鬼难分，冷峻的现实逼迫得他在人生舞台上，象魔术师一样演变着各种戏法。

小说以极深沉雄健的笔触，描绘出中国社会广阔的生活卷，展示了种种灵魂与肉体扭曲的图景，令人一读三叹。

《鹿回头》共分三部，第一部由上篇《风泪眼》和下篇《阴阳界》组成。第二、三部将陆续出版

《鹿回头》第一部，终于问世了。

这是一卷由系列中篇组合起来的长篇小说篇与篇之间。并无丝丝入扣的连贯性，何人物命运的底蕴却相承相接，有着严谨的历史轨迹和生活逻辑可寻。第一部由两个部分组成，即上篇《风泪篇》和下篇《阴阳界》。

小说计划三部而终。笔锋将从中六十年代初期，延伸到七十年代之尾小说涉猎的生活领域十分广泛，有劳改农场，有大山奋兕，有喧嚣的城市，有寂寥的荒村笔者力图展现这个历史年代纷繁的真实画面，上至权贵，下至俗民；美的，丑的；聪慧的，愚昧的；政治的，文化的；崩溃的，新生的由六个局部的生活流图的对接，构成中国社会的一幅肖像。

小说中步履艰难的主人公索泓一，是我灵魂中的朋友。他们有的已在当逃犯时当了冤枝鬼，有的历经磨难但却活到了今天。谨以此书作为对那些死者的一纸祭文，并献给生者用以回盼昨天和展望明天的纪念。

风泪眼

上篇

——《鹿回头》之一

这儿是苇乡，遍地是铁秆芦苇。

时正初秋，芦苇绿转青黄，密不透风、厚如墙垣的芦苇塘，到处飞舞着灰白色的芦花。它比春天的柳絮片儿要大，比天上匆匆行走的云片要小，灰蒙蒙地在芦苇塘的上空飘来荡去，似在宣告着绿色的夏天已经过去，萧瑟的秋天已经来临。

前几天，苇乡下了场秋雨，由于芦苇遮天蔽日，虽经秋阳几日酷晒，芦花荡里的盘肠古道仍然是泥水汤浆。车辙里汪着积水，蛤蟆从积水中伸出尖尖嘴巴，瞪着圆圆眼珠，嘎嘎地叫个不停。驴骡牛马的粪团，被路面洼凹里的泥水润开，象是被撕碎了的粗纸，又象宴席上盘中的口蘑，零零落地浮在水面上。绿头苍蝇、黑脚蚊子、黄斑牛虻如同高质量的空降伞兵，准确无误地落在这些粪团上，拼命吸吮着里边的什么东西。偶尔肃杀的秋风从苇塘的间隙扫进来，粪团被风吹得微微蠕动，那些食客就象是舟上的乘客，一高一低地起起伏伏，任粪团把它们载到何地方。

靠近道边的地方，泥多于水。泥浆里横七竖八地露出枯黄的苇叶，如同猪圈的稀泥塘里掺进去的谷草。这是劳改队出收工踩出来的道路，地边的苇子被折断，象森林的倒木一样，伸向四面八方。泥浆里留下各式各样的脚印：水靴底印在上边的一道道波纹那劳改队长走过这里；胶鞋底印在上边的星星那是荷备的警卫走过这里。但留在这条泥泞路上最多的，是赤着脚板走过的脚趾骨印儿；如果一切古老的工艺品都比现在的东西要值钱的话，这些脚印则价值连城，因为这些脚骨的印记，更象老祖宗类人猿捕猎时留下的天足印迹。有的是平足大象脚，有的脚形弯如弓，有的趾骨印儿抱成一团，形若春兰吐蕾，有的细长的趾骨印伸展开来象秋菊的花瓣。但这些东西都不因其原始，而比穿鞋人留下的印迹更值钱——因为这是被打入另册的中国公民留下来的。

这天，秋阳高照，盘肠古道上走出来一个赤足人。稍住了三两秒钟，从芦花荡里又出现了一个荷枪的士兵。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向前走着，枯黄的大苇塘里只闻鸟啼，却听不见人语。好象这两个人一个患了喉炎，一个生来就是哑巴，偶尔听见“叭”地一声，那是黄斑牛虻吮人血时，行者巴掌拍击在腿上或脖颈上发出的单调声响。

秋阳已然爬起老高，盘肠的泥泞路上才刚刚漏进去一缕阳光。两个幽灵似的影子在阳光下开始露出清晰的轮廓。前边这个赤足人，身量瘦高瘦高的，他穿着一身洗得褪了色的浅灰制服，上衣五个纽扣有三个解开着，露出来溅着泥点的紫红色绒衣；下身灰裤挽过了膝盖，膝盖以下的小腿，裹满一层稀泥巴。乍一看，如同民国年号士兵缠着的黄布绑腿。这倒也好，省着牛虻往腿上落了。走近了细看上去，这小子脸庞长得还够秀气的，白净净的脸上鼻梁隆起，两眼眯眯地带着笑意。大概是想起什么有意思的事情，走在这条泥泞路上还挺开心。那神气，就好象是这一带苇乡的后生，过银钟河去相亲似的，喜眉笑目中带着凝思——谁知道他有什么可喜的呢？

“快点走，“他身后那个武大三粗的士兵一声吆喝，打碎了芦花荡里的沉寂。

“是，”

象饭锅上的热气，没过上三分钟，他的脚步又慢下来了。他顺手揪了片苇叶嚼了嚼，想从里边吸吮点水分润润喉咙，苇叶干涩得如同木屑，他把苇叶扔进了泥塘。

后边的士兵同样干渴，他喉头上下蠕动了两下，把枪从左肩倒到右肩上，继续催促着赤足人索泓一，俺叫你快点走，你耳朵里长老茧了？”

“这家伙不是个河南兵，就是个山东兵。”索泓一从那个“俺”字上揣摸着相送他的士兵。他又扯下一片苇叶，用手捏成一个小口笛，开始“嘀嘀哒哒”地吹奏起来。他先吹《雨打芭蕉》，又吹《彩云追月》，引得苇塘里的苇燕子鸟，叽叽嘎嘎地叫唤起来。索泓一换口气，吹了一阵豫剧《三上殿》的牌曲，又转换成了山东吕剧《姐妹易嫁》的锣鼓调。

。那头戴五角星军帽的士兵，不再催他快走了。

“班长(劳教成员和解除劳教的就业人员，一律称呼警卫为班长)你是河南人还是山东人？”索泓一顺水推舟地和那士兵攀亲，“我老家是山东和河南交界地方的人，班长你无论是山东人，还是河南人，都是我的老乡。”

士兵拒绝回答，以显示穿鞋人和赤足者中间的距离。

“班长，聊聊天么，到银钟河对岸的金盏乡，路还要走好一阵子呢，”索泓一回头看了士兵一眼。

绿色帽檐遮住了士兵的眼睛，索泓一没有看到士兵的表情；但他明显地感到士兵的脚步也慢了下來——他俩都累了。正好苇塘边上有个馒头形的土岗，索泓一没有得到士兵的许可，便稀里哗啦地揪了一把苇叶，铺在坟坡上：“班长，坐一会儿吧，“他一屁股坐在泥地上，把铺着苇的地方留给了士兵。

身材魁梧的士兵没坐铺苇叶的地方，却坐在了土岗的另一侧。他卸下肩上背着步枪，把枪抱在怀里摘下军帽，掏出一块皱巴巴的手绢擦额头上的汗。索泓一跷起屁股，挪到士兵身边，自我释疑地说我不能坐在土岗那边，这土岗象座珠穆朗玛峰，班长看不见我，我要主动接受班长监督。”

士兵本能地把步枪从怀里挪开，放在索泓一伸手够不到的坟坡上。

“班长警惕性真高。”

士兵把皱巴巴的手绢塞进裤兜里。

“痲长入伍几年了？”

士兵戴上军帽没有回答。

“班长你看过我的演出吗？”索泓一喋喋不休地说年节，“五一”，我在场部台子上演出过魔术《大变活人》，你们连长还把我请到连队，让我给你们专门演出过戏法《仙人脱衣》。”

“那是警惕劳教分子，从五花大绑的绳套中逃走”士兵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指出警卫连看他变戏法的严肃意义。其实，你那一套玩艺都是假的；就是有人真能逃脱法绳，他跑得象一蹦三条垌的兔子，也快不过子弹。俺们手中步枪，那杆也不吃素。”

“请放心，我不会脚下抹油溜号的，”“你跑俺也不泊，”士兵神色虫®地看看坟坡上的步枪。

“斑，你别吓唬我。”索泓一诡秘地笑了笑我要是真想跑太容易了，只要往大苇塘里一钻就设影了。你的子弹往哪儿去瞄准？熬到天黑，我游泳游过银钟河，那边就是自由世界了，”

士兵的脸马上涨红了，连脸上一颗颗份刺苞儿都象是充了血，他扭过粗壮的脖子，认真地打量了索泓一半天，瓮声瓮气地说“你别调歪，对付不老实的牲，俺口袋装着嚼子哩，”士兵从腰间拉出一条盘好的细麻绳，在手里掂了两下。

“班长，你……您误会了。”索泓一连忙摆手说，”俗话说，咬人的狗不叫，汪汪叫的狗不咬人，我要是真想溜号，还会事先向班长挂号？”

士兵半信半疑地瞥了索泓一一眼，心中余悸尚未消除。

“班长，您可千万不能捆上我走。我是农场右派队第一个解除教养摘掉右派帽子的人，我到河对岸金盏乡，为明年春天第五届普选去画墙头宣传画的，您背着枪跟着我走，就够扎眼的了，要是再捆上胳膊…。

“那你就规矩一点，”士兵训斥着他，并把那捆细麻绳重新系在他的腰带上走，”

酷夏似乎不愿意让位给秋天，在这两个行者身上，施展着暑热的余威。士兵把那顶军帽了，经推到后脑勺上了，汗珠还是从他粗硬的短发里渗出来；索泓一把那两颗尚未解开的纽扣解开，后来干脆把灰白色褂子脱下来搭在胳膊弯里，只穿着那件紫红色的薄绒衣。溅满泥巴的前胸后背上，隐隐约约地露出来一个字：奖。

“你还受过奖？”这个字使士兵对他的热度略略回升。

“怪吗？”

“在哪儿，”

“居庸关外的一个铁矿。”

“居庸关在哪儿？”

“长域脚下。”

“那也是个劳改点？”

“反正也有你这样的班长，给我们站岗，

“你在那儿下井开矿？”

“不，我在井上烧石灰窑。”

“俺没入伍前，也烧过石灰，一天下来，个个都成了白脸曹操，”那士兵此刻似乎忘记了穿鞋者和赤足人中间的鸿沟，有滋有味地说先拿撬棍把石灰石，从俺家乡伏牛山山坡上撬下来，大石头滚下山坡，举起十八磅的大油锤把大石头破开，然后象蚂蚁搬山一样，把破碎了的石头码进灰窑，点火开烧。”

“噢，”

“冬天干那活茬倒不错。把玉面饼子往窑顶上一扔，不须一袋烟的光景，上边就烤出一层焦黄的嘎渣儿，”士兵咽了一口口水，神往地说俺们河南伏牛山一带，年轻后生和扎辫子的妞儿，十个里有五个会干这营生，”

“噢，”

“你欢喜干这营生吗？”士兵问道。

“喜欢。”

“俺想，你不喜欢这活儿，劳改队也不会奖给你这件绒衣了”士兵为索泓一的回答印

证了自己的判断，而有些得意。他走了两步，沿着苇墙另侧和索泓一走成一条平行线。两个人的队列变格了，士兵不再只能看到索泓一的后背，而把他的目光投向了索泓一的脸。

在士兵眼里，这是一张使他怪异的脸。他上县城高小时，美术教师教他画脸谱速写有两点秘诀：表现人的高兴时，只要画他嘴角上翘，眉梢也随着嘴角上翘而微微上挑，这就是喜兴的脸谱。表现人的沮丧时，嘴角下沉，眉梢也随着嘴角而弯弯下垂，这就画出来倒霉人的脸谱。眼前索泓一这张脸上，综合了沮丧和喜兴两种特征；你说他是神情沮丧，他嘴角分明向上翘着，似乎在笑，你说他真是那么高兴，他那双眉梢又向下弯曲着，好象在哭。那位老师讲的勾画脸谱的秘诀，在索泓一脸上完全失灵，好象他又高兴又苦恼，又似哭，又似笑。这位士兵傻了眼了，他琢磨不透他押送去画宣传画的对象，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更使这个河南士兵吃惊的是，索泓一那两只眼睛亮度也不尽相同。他左眼似乎挂着雾蒙蒙的水珠，右眼则干净，透明，晶亮，让他想起在岗楼上站岗时，常常看到天上的那颗启明星。难道他在哭？哭也只能两眼同时落泪，哪有一只眼泪汪汪，另只眼不带一点水星的？士兵和索泓一攀谈的兴味，完全被诧异代替了。他圆睁着两只大眼睛，眼神在索泓一脸上滚来滚去——他想解开这个谜。

索泓一完全没有觉察到士兵窥视的目光。不，他连这个士兵什么时候和他走到一条平行线来的也毫无察觉。刚才他勉为其难地和士兵搭讪，完全是出于应付，他脑子里反复地琢磨着他解除劳教的心事。他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六一年的五月二十五日，右派队集合在一个只有铁箍而无篮网的废弃球场上，听候训令。

柳树脖子上拴着的大喇叭，哇啦哇啦响了好一阵子，老右们攀

（注）：按着法典，劳教分子应当由收容宣布劳教那天计算教养期，但劳教右派宣布于六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五八年到六〇年的日子等于虚掷

才明白了今天的会议主题：由矿山管教科长郑昆山代表劳改局，宣布每个右派的劳动教养期限。郑昆山是个干巴瘦的中年干部，直条条地站在操场上，活象一条蒸干了水分的鲟鱼干儿。由于他的脸色比得上褐铁矿石，以致使他那两条眉毛和一双眸子，都失去了应有的亮色。他个头不高，即使是老婆为此煞费了心机，让他总穿着一双加厚了鞋底的大头鞋，对他的身高来说仍然无济于事。他在矿山所有干部中个头第末，但管教科长这个职务却为这些干部之首；此时，宣布老右教养期限的事儿，理所当然地由他执行。因为这件事情，和每个老右利害相关，几百个人的会场，竟然静得象没有人迹的沙漠。

索泓一也在屏住呼吸静听。郑昆山首先宣布劳教一年的右派，他没有听见自己的名字；在劳教两年、三年的右派中还是没有他的名字。他心跳得如同一阵乱鼓，他正想写张纸条问问郑昆山，是不是漏掉了他的时候，被老右们暗地里称为“鱼干”的郑科长，突然嘴对着扩大器宣布了一个震惊会场的消息：索泓一从即日起解除劳教，同时摘掉右派帽子。

索泓一由于过度惊喜，而愣住了。会场上的老右也象索泓一的表情一样，无不感到愕然。要知道，这是对所有劳教分子宣布教养期的大会，而他居然羊群里跑骆驼，几秒钟之内，成了鸡群之鹤。愕然之后接着是一片哗然，老右们开始窃窃私语。尽管郑昆山列举了索泓一的多项认罪表现事例，比如：说他劳动之余宣传工作出色，活跃劳教队文化生活有成绩云云，其中特别着重地提到索泓一在抢救将要被大风吹走的石灰堆时，被石灰迷了左眼，他蒙上一层纱布重返灰窑的改造事迹但老右们仍然觉得他讨了便宜。索泓一从飘飘然中清醒过来，脸涨红得象猪肝，他把头一下埋进了怀里。喂，你走了红运广“能不能向我传授点改造经，”“命运，这是命运，”“你小子是个幸运儿，”索泓一不知道这些话是“同窗”的耳语声，还是他自己那根心弦上蹦跳出来的声响。他脑子里嗡嗡作响，好象有许多架蚊式轰炸机在他心上盘旋，起飞，降落。有一霎间，他甚至认为是自己耳膜发惊，听错了郑昆山的话；但当他把头从怀里缓缓抬起来时，那些同窗的目光，都在朝这儿张望。

“幸运儿一”

“幸运儿”

每一双目光的背后，都隐藏着无声的潜台词。祝贺，羡慕，忌妒，讥讽，无不艇括其中。索泓一有些惶惑，但更多的是沾沾自喜，他暗自琢磨自己，确实算得上一个幸运儿。他所以在短时间内得到这个结论，因为“鱼干”对他的印象一直不佳记得，那是他和“五毒”中的其他四毒——地、富、反、坏，从康庄火车站倒乘拉矿石的卡车，抵达铁矿的当天，他们第一个劳动项目就是在岗楼下，编织一圈围起他们监舍的铁丝网。索泓一一边蹬着铁锹挖着支撑铁丝网的立柱柱窝，一边感叹地自语哎，这是地地道道“作茧自缚”。

“鱼干”郑昆山象从天降，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拄着一根在矿井下用来敲帮问顶的长把铁榔头，京话里掺杂着塞外土话问道你刚才磨叨个啥？”

索泓一一直起身腰，手拿着铁锨语塞了。

“你再磨叨一遍，”

索泓一看了看这个小瘦猴儿般的郑昆山，心想这个长城外的乡巴佬，或许根本听不懂“作茧自缚”四个字的意思，便胡乱地向郑昆山支吾道报告科长，我没说什么反动话，我只是说……说……蚕在茧里正好冬眠，冬眠……就是睡个大觉的意思。”郑昆山回进去的双腮，蠕动了一下：“你是不是叫索泓一？”

索泓一有些奇怪，他只在来矿山的火车上点过一次名，怎么会叫得出我的名字来？

“我问你话呐，你听见没有？”

“是。”索泓一心情不那么轻松了。刚才又开站着的双脚，赶忙地合拢在一起，象个士兵”立正”，规规矩矩地站在了郑昆山面前。。

“对你说老实话吧，在火车上我就看着你不老实。别的“右派”都耷拉着脑袋反省过错，你干啥来着？给那些流氓、小偷用手绢变戏法，逗得他们朝你挤眉弄眼的。你知道你是干啥来的，不是到长城外边来逛景，也不是上铁矿来演出魔术，你是来洗资产阶级的肠胃来了。你可能把我们这些本地的土干部都看成乡巴佬了吧，告诉你，你刚才是把你们比作自个给自个织网的蚕，发泄不满情绪，是反改造情绪的大暴露。”

索泓一哑了，乖華地垂下了头。

“这笔债先给你记上帐，”郑昆山倒背着双手，用他那双黑炭块一样的眼睛，狠盯了他几眼说你如果再二再三，劳教队和劳改队只隔着一堵墙。你看见没有？“他指了指劳教队的邻居——那儿矗立着丈八高的大墙。

“看…看见了。”索泓一嗫嚅地回答。

郑昆山是什么时候离开他身旁的，他全然不知道。直到在他身旁用铅丝编网的“老右”说了声“鱼干走了”，他才如释重负地抬起头来。从这时起，索泓一算是对郑昆山了解了一点点，别看他又矮又黑，其貌不扬，看上去完全象山沟沟里的土老橄，还不是好糊弄的呢，没过上两天，从队长嘴里听说，郑昆山只上过本地的初中，年过三十了，依然是孤身一人，连山乡的女娃都嫌他长得太丑，他发誓一辈子不结婚了。正因为他没有一点家庭牵赘，他白天、黑夜都对这些劳改分子睁着眼睛——索泓一是他向“反动”“右派”打响的“第一枪”，索泓一在老右中第一个当了靶牌。

为了挽回他留给郑昆山的不好印象，索泓一收敛他爱发感慨的习惯。他每天收工象个“白无常”似的从窑上回来，强迫自己多干些工作。伙伴们聚在一块因饥饿而“精神会餐”，他拖着咕噜噜乱叫的肚子去写黑板报；每逢节日到来，他一次次地登台表演那些以假乱真的魔术。这些玩艺儿，虽使许多干部为他鼓掌，但他从郑昆山那两只黑炭块似的眼睛里，从来没找到一点反应。那神情就好象看牛拉套，马犁田，毛驴转磨盘一样，不要说为他的表演鼓掌，那张黑铁板一样的脸上，就没露出过一丝笑纹。好象因为他说了“作茧自缚”那句话，就难以再改变郑昆山对他的印象，他真要象一只作茧的蚕一样，吐尽了丝便在自己织的网里

长眠了。

现在，包围着他的茧突然有了空隙——他被宣布解除教养同时摘掉右派帽子，这是他撒梦也梦不到的事情。他思前想后，忽然间闭塞的脑子好象一下开了窍：唉，这幸运的渊源都是因为眼睛——那只左边的眼睛……

士兵终于受好奇心的驱使，向索泓一提出了问题：“喂，俺想问你一下，你那两只眼睛咋会是两个模样哩？”索泓一的思绪被打断了，这时他才发觉士兵已然和他走到一条平行线上来了。他沉吟了片刻，回答说：“我的左眼有病”啥病？”

“遇着风吹就流泪。”

“噢，俺老家那边，管这个叫‘风泪眼’，”士兵说。

“那就把这只眼也叫‘风泪眼’吧！”

“咋得的？”士兵刨根问底。

“娘胎里带来的，”索泓一胡谄地回答：“你咋不治治？”

“不治之症。”索泓一急于想中断士兵的盘问，继续想他那只眼睛的事情，便含蓄地说：“秋天风我只好让它象烛油一样，一滴一滴地往下流了。”

士兵单纯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把枪往肩上背了背，独自低声哼开河南梆子：

一支红烛万滴泪，

一更流到五更天

……士兵的梆子调哼过后，芦苇塘重新回复了刚才的寂静。索泓一非常需要这种沉寂，好祀眼睛一幸运儿的过程，重新咀嚼一通。

索泓一自信自己是个唯物论者，并不相信人世真有什么命运，但命运偏偏向他叩门。这要追溯到六〇年的暮冬早春，大雁虽然早已经拍着翅膀飞掠过群山，向人间报告春天的信息，但塞外的倒春寒，仍然很冷。那天夜里，刮着五、六级的大风，索泓一龟缩在石灰窑的墙上值班看窗，他木呆呆地听着大风的喧啸，那凄厉的声音一会儿象饥饿狼群的嘶叫，一会儿又象是谁播响了千面大鼓，最初他听着这大自然的雄浑粗犷交响乐，心里倒是十分惬意。他把双手揣进破棉袄的袖，身子往火门上抹着泥巴的墙上靠了靠，想在这忙牛吼叫的风声中打个盹；但他的肚子咕噜噜地向他提出了抗议——他饿了。其实，两个玉米面的窝窝头，和几块刚刚从封冻的土地里抠出来的鬼子菱，就在他的手边，他摸来摸去就是舍不得吃。”我不饿，我不饿，”索泓一经常使用阿Q抑制肚饥法，现在又使用了出来，他伸手摸摸已经烫手的窝窝头，又把它放下嘎渣儿还没烤焦哩，再等一会儿吃更香，”

为了转移饥饿对他的挑战，他微闭着眼睛，开始想些快乐的事情。他记得有那么一天，几个老右在宣传室外向阳的墙根下”精神会餐”。甲说：

“全聚德的烤鸭香得流油。”乙答又一顺的也够味儿。丙插嘴说别忘了，还有一家鸭是便宜坊，”

丁君眉飞色舞地喊道我愿意用我的行李卷，换一只烤鸭不，哪怕是只换一条鸭腿，我也认了。”

当时，索泓一正在这间屋内画劳教队的墙报报头：一个身强力壮的矿工，头顶上举着一块超过自己体积的矿石。他听见窗根下同伙们正在精神会餐，他陡然起个开玩笑的念头。他用画笔蘸着调好了的颜色，在一块白纸上画了一只浑身油亮的烤鸭，又用一截短线头拴好，从窗棂慢慢地下坠到他们面前。象天上掉下馅饼来一样，这几个老右先是愣愣了一阵，短短的寂静过后，甲乙丙丁中的两位，摇摇头向探出窗口的索泓一贪婪地一笑；而剩下那两位戴眼镜的秀才，竟然伸手去抓那张画饼充饥的烤鸭。那个起誓要用行李卷换一只烤鸭的丁君，手疾眼快地一手抓住了鸭头把纸上的烤鸭狼吞虎咽地咽下肚子。大概是因为颜料气味反胃之故，他的嘴又象喷泉一样，从他喉头一下把一团团乱纸吐了出来……索泓一急忙跳出窗子深表歉意地为他捶打后背。没想到丁君反而感谢他说：“你变的戏法不错，偏方治了我的饿病，

这回我一下午都不会饿了，谢谢，”

这幕饥饿世界的真实童话，索泓一深深地记住了，以致在他的半睡半醒中，那只冒着油光的烤鸭的形象还历历在目。他打着吨，流着口水，两只手本能地各抓着那一个窝头，好象生怕被大风刮跑了似的。忽然，他觉得手中的热窝头，被什么东西拉动了一下。”兴许是寻食的长尾巴松鼠吧，”他迷迷糊糊地想你有松籽可吃，何必来和我争食，“他恍惚地感到另一只手上的窝头，也蠕动了一下，索泓一猛然惊醒了，他掏出值班用的电筒向左右看了看，松鼠倒是没有看见，两个窝头和那几块鬼子姜却不翼而飞。他用电棒向前扫了扫，看见不远处。有个影影绰绰的人影，正在向前飞跑。

“月黑风高的更深午夜，谁到这荒山野岭来抢我这口食物呢？，或许是后半夜来接班的同伙，在和我开玩笑吧”索泓一猜测着。所以，他靠在石灰窑的火墙上悠悠然地喊道：

“喂，我看见你了，”

黑影不理睬他，继续往前跑。

“别开这样的玩笑好不好？这是我晚饭领来的两个窝窝头，没舍得当时吞下肚子，特意拿到窑上来烤着吃的，”索泓一语声里掺杂了躁音。

那黑影不但没停住脚步，反而脚步加快了。

索泓一警觉地站起来，顺手抓起身边那根捅火棍子，朝那人影追了过去。在电棒的光束下，他看见那个奔跑的人，后背上的棉袄咧着嘴，袒露出开花的旧棉絮，头上戴着一顶耷拉着耳扇的棉帽子，那两个耳扇因为奔跑而忽扇忽扇地上下摆动着。

“站住，”

“你给我站住，”

“我开枪了，”索泓一拿着那根拨火棍比试着，他想让他停下脚步。

哪知这一下那个抢了他窝窝头的人，反而和他打开了”游击”，那黑影不再笔直地朝前跑，一闪身躲到了石灰窑后边去了。——显然，这个人当真认为索泓一手里拿着步枪。这儿一字排开有七座高高的石灰窑，石灰窑旁边还有一堆堆用破苫布烂席头盖着的石灰堆，那个人凭借这一个个小山头和他兜开了圈子，给索泓一对这位不义食客的追寻，增加了很多麻烦。

索泓一毫无畏难之意。因为这两个窝窝头，对他来说太贵重了。晚饭时，他拿着两个窝窝头，思想斗争进行了足有一个时辰。一会儿，他急不可耐地想吞掉它——这不需要更多时间，只需要几秒钟。一会儿，他又想把它装在口袋，等到了窑上值夜班时再吃。在窑上吃他可以先用自制的木片刀，把烤得焦黄的窝头切成象蚕豆大小的块块，然后用刀尖叉起这些小块块慢慢咀嚼，反复咂摸滋味够了，再把他咽下喉头。在度荒年月的劳教队，这是生活中的一件乐事。索泓一自认为并没有因饥饿，精神塌方到了丁君那样的程度，明知是画饼硬要拿来充饥；但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饥饿给他带来了精神变态。比如：他吃饭之前，先要抱着铝制饭盆，喝上一饭盆水，直到他一挪动身，腹内发出咣当咣当的水响时，才停止他的牛饮。之后，开始对着窝头相面，先看看个头大小，再翻过来看下边的眼儿大小，第三道工序才是检验是否少棱缺角，最末一道检验程序是看手中的窝窝头周身，是不是在那儿被粘掉了一块皮……这天，索泓一这四道工序统统检查完毕以后，他思想斗争才有了结果把它带到窑上去吃，他知道抵抗塞外夜寒需要热量。于是他先把稀稀的菜汤盆对满了水，咕噜噜地喝了个水饱肚儿圆，便揣起窝头到石灰窑来了。哪知，他靠着窑门火墙打盹时，竟然冒出来一个”三只手”，索泓一怎么能善罢甘休呢？，

他用电筒苦苦地搜寻着，终于看见了那个猫腰和他转大窑的人影。电筒是新换的电池，光圈很亮，这使他能看到这个”三只手”的一切动作。使他心悸的是，那人好象一边跑一边往嘴里填着什么。索泓一知道事情不妙，只好一边追一边向这个人展开了宣传攻势：

“喂，放下窝头、鬼子姜，我不开枪”你的嘴怎么还在蠕动，我可要开枪了，”

“你别跑了，我把那几块鬼子姜送给你吃了”你可把那两个窝头给我扔下。”

怎奈那个人好象也是个饿死鬼投生的，依然故我地边跑边吃。索泓一忍无可忍，把裤带往里紧了一扣疯了般地朝那个人扑了过去。他身体因腹内缺食就够虚的，那位”三只手”似乎比他还要虚弱，因而在360°的圆周的追遁中，索泓一和那个人距离在不断地缩短。眼看，索泓一扬起胳膊，那根木棍就要够得上那个人了；那个”三只手”突然弓下身子，从石头压着的烂席片抓起一把石灰，顺风扬沙地向他脸上一洒。

索泓一手中的木棍落在了地上……

他双手捂住了疼痛的眼睛。

他的饥饿被眼痛所代替。

索泓一一屁股坐倒在石灰窑旁。

之后，发生的事情完全象是一场梦。他恍恍惚惚地感觉好象是被一个人背在了身上。去哪儿，他不知道：背他的是谁，他没有工夫去想。他只感到左眼火烧火燎地疼痛，直到他又能重新睁开一条眼缝。

这个地方是距离灰窑不远的一条不封冻山泉，他躺倒在沟沟里一块长长的青石板上。暮冬之夜的月亮外边虽然绕着一个大风圈，但皎洁的光亮仍象一盏天灯，他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个人，半跪在青石板前，一捧一捧地把冷清的泉水浇在他的眼上。他从那顶棉帽上耷拉着的耳扇辨出这就是和他争食的人。”告诉俺能看见月亮了吗？”“是个外乡女人的声音。

索泓一蠕动了几下下巴颏。

“可吓死俺了，俺以为你手里是杆枪，真要开枪打死俺呢，”她语音里流露出惊喜，两手不断抚摸着索泓一的眼皮说我捡起你掉在地上的电棒照了照，原来是根烧火棍，你要是不用枪吓唬俺，俺也不会去抓石灰，”

眼睛没瞎，使索泓一的怒气消了一半。他睁开烧伤较轻、已完全复明的右眼，看了看这个满脸污垢的女人，诧异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盲流，”

“哪儿的人？”

“河南兰考大沙窝的，”

“怎么到了这儿，”

“俺饿，”

索泓一的心象被钳子夹了一下，一挺身腰从青石板上坐起来饿？”

“你知道俺河南饿死多少人吗？……”

“别说了。”索泓一不愿听见这些你一个女人家，怎么只身跑到这儿来了？”

“俺是成群逃荒出来的，进了北京被抓，盲流’的给抓散了。俺溜进了车站，坐上北京开往张家口的火车。俺想：去哪儿都行，就是不能回那兔子也不拉屎的兰考，哪怕俺就是到边关去抱瓢讨饭，也比饿死在大沙窝强。俺可没想到，火车上查票查得那么紧，要是被铁路警察抓了去，还得送俺回兰考。趁路警不注意的当儿，俺在康庄车站溜下了车，又趴在一辆往啥矿拉煤的卡车，看见这儿有灰窑，俺想暖暖身子，便趁着卡车爬坡慢行的当儿，俺滚下车来。俺在一座窑门火墙根下睡了一觉了，醒来嗅到一股烤玉面饼子味儿，俺挨着几口灰窑找这气味，找到了你歪斜身子打盹的那口窑门，俺……俺就……”女盲流坦然地向索泓一谈着她的来历，毫无难为情的样子一索泓一凭直感判断，她对风餐露宿的盲流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

一种人类同情不幸的本能，迅速抓住了索泓一的心。他第一次认真打量了一下这个逃荒的女人，她脸上沾满煤粉，黑得就象来自地球的另一角落一非洲，这使索泓一无法判断她的年龄；他的目光顺着她的脸颊向下移动，那开花棉袄也象她的脸蛋一样，象是在煤堆上打过滚似的一抹乌黑。这个女盲流，似乎发现索泓一在凝视她，她立刻蹲在山泉边哗啦哗啦地

撩水洗脸，然后从一个草黄色的破背包里掏出一条毛巾，擦净脸上的水迹，重新坐回到青石板上，把棉帽子往石板上一扔，仰脸看着他。

索泓一马上闭合了眼睛。因为重新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和一张没有皱纹的脸。索泓一心想，她顶多不过二十岁出头，竟然离乡背井独身流浪到这个山法里来了，他心上不由地打了个冷颤。

“你咋合上眼了？”

“我眼痛。”

“俺再给你洗洗，”

这次她不叫索泓一躺在青石板上洗眼睛了，而是拉起他的一只手，把他拽到山泉边，强令他仰起头来，翻开眼皮往上撩水。她怕冷水顺着他的面颊流进脖子，便把她擦脸的那块毛巾，围在索泓一的脖子周遭。索泓一几次想挣扎着坐直身子，不再让她洗眼睛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开口，而是让那盲流姑娘的湿手掌，不断揉擦着他的双眼。

“俺想知道你啥名儿，”她说。

“我叫索泓一。”他答。

“俺叫李翠翠。”她自动报名。又问你是公社烧灰窑的？”

“……是烧灰窑的。”他虚掉了他的从属单位。

“索师傅，你顶多不过二八九吧？”她问得非常唐突，但气十分自然，就好象唠家常话。

“你佶少了两岁，我今年已经三十一。”

“你家在哪儿？”

“……”索泓一只好虚指了一下东南。

“家里都有啥人？”

“……”索泓一模糊地感到这姑娘好象有点什么心思。

“你咋不言语？”

“我眼睛好象不那么疼了，”索泓一的脸移动了一下位置，躲开了盲流姑娘的手。这一霎间，他的理智完全清醒过来：我的命运就够苦的了，不能这样对待这个比我更不幸的逃荒姑娘。

“生俺抢吃窝头的气了？”她很敏感地瞅了索泓一眼，“原谅俺吧；俺太饿了。俺上过村里小学，知道人有脸，树有皮，可是俺再不吃食，就快饿晕了。从上了火车，只吃了一个面包，那是乘客看我这个盲流可怜，施舍给我的。”

“没有生气，只是那两个窝头太少了。”索泓一低垂下头。

，“那。是抱怨俺向你脸上撒石灰？”她神色沮丧地自问自答说，“俺恰你拿枪打死俺，俺娘生下俺来，活到二十三也不容易；要死死在兰考，干啥跑到这山旮旯来吃枪子儿？俺出来就是为了有吃，活下来。俺今天碰上你，你就救救俺吧，”

“李翠翠，我”索泓一低垂着的头仰起来。“我的命运……”

“你的命在天上，俺的命在地下。”那姑娘好象怕这只救生圈随水飘走了似的，急不可耐地截断了他的话你有窝窝头吃，俺是讨饭的叫花子。”说着，泪瓣儿从眼免夺眶而出，滚下脸腮。索泓一乱了阵脚，他几次翕动着嘴唇，想告诉她自己的命运并不比她好，然后，再说点空头的安慰话，让这凄楚的盲流姑娘另奔他乡。可是这些话，如鲠在喉，难以吐出口来；他不是怕暴露自己卑贱的身分，而是怕在她苦涩的心田里再浇上黄连。深更半夜的高山大峒，你叫她往哪儿走？盲流姑娘一掉眼泪，索泓一就更没了主意，他把想说的话，一下锁在了舌尖上。

“俺知道你的心思了，”盲流姑娘用袖口沾沾脸腮上的泪痕，“你是怕俺进你的家，只会吃你喝你，是吧？地里的无刀，炕上的剪子，俺样样抄得起来。五五年互助组合并为农业

社的时候，俺还当过两年社劳模哩，俺现在不需要别的，就需要一个能吃饭的窝，”

索泓一眼窝酸涨了，他避开姑娘求救的目光。他装作去洗那只被石灰烧痛的眼睛，蹲在咕嘟冒水花的山泉旁边，貌似洗眼，实则用泉水冲刷眼泪。冷水浇在他赤热的脸腮下，他紊乱的心思似乎冷却了一点，经过缜密的思考，他觉得无力拯救这姑娘，便把湿手在棉袄上蹭蹭，从内衣小褂口袋里掏出白天刚发下的劳动工资——二十四块钱，他把四块钱自己留下，把两张拾元一张的票子，转身递给这个盲流姑娘喏，给你。明天天亮，你到康应车站，是南归是北上，你看着办。翠翠姑娘，我就这么大的能力，帮不了你别的忙了，因为我的身分比你盲流还不如。就这么办吧，”

盲流姑娘没有伸手接钱，睁大两眼直溜溜地看着他。

“拿着吧，都是天涯沦落人，用不着不好意思。”

盲流姑娘一动不动，大眼睛里再一次盈出泪光。

“你怎么了？”索泓一诧异地问。

“俺不要。”她把头摇得象拨浪鼓。

“为什么？”

“俺领你的情了。可是二十块钱只能买三十个高价窝窝头。俺把三十个窝窝头吃光了，还是没俺一个窝呀，一个女孩儿家，东逃西窜的到哪儿才是俺的归宿？”盲流姑娘颓然地坐倒在青石板上，又霍地从青石板上站起来索师傅，俺看出你的心思来了，你不信俺李翠翠是个正经八百的好女子，不敢往家里领，俺该怎么向你表呢”她低下头看了看她那双咧嘴的棉鞋，突然象旋风一样靠近了索泓一，索泓一还没纳过闷来的时候，他的一只手已经被她塞进了她的棉袄襟，同时嘴里喃喃地说你摸摸……它还是硬的，俺是真正的黄花闺女，索师傅，你就收下俺吧，甭看得出来，你是个老实的光棍汉，岁数又和俺差不多，俺愿意跟你吃糠咽菜……你要是还不信俺是个好女子，俺可以在这儿把身子给你，让你试试……”她边说边哆嗦着肩膀嚶嚶地哭来，颤索索的声音象发抖的孩子俺。俺……再不当盲流了，收留下俺吧，俺这就把身子……身子……”

索泓一万万没有料到盲流姑娘的唐突举动。最初的几十秒钟，他有些晕眩。那只被李翠翠紧紧按在胸上的手，引起了她极度的冲动，他甚至在姑娘的圆硬的奶子上抚摸了几下，当他的嘴唇，本能地贴近姑娘的嘴唇时，他嗅到了泪水的苦涩气味——她在为寻找落脚的枝头而哭，”你站的那根树枝能允许翠翠落脚吗？那是男性劳教分子睡的大炕，你要真干出来那件事，等于是乘人之危，”索泓一猛然惊醒，继而有力地吧盲流姑娘从身边推开，他自己也一屁股坐倒在青石板上，双手用力地捏着自己的手指。。

李翠翠不再哭了，冷冷地骂道俺把你真当成汉子哩，怨俺瞎了眼，”

“翠翠，我在这儿没有家，我是个劳教分子，”索泓一怕她听不懂劳教分子这个词汇，咬文嚼字地告诉她用俗话说，就是专政对象。

“甭骗俺，被考政的反革命能这么自在？”李翠翠怒冲冲地瞪着他

“谁说瞎话让天上下来的雹子把他砸死。”索泓一难以找到让她信实的东西，对盲流姑娘起着天誓让我这两只揉进石灰的眼睛都变成瞎子，”

起誓比解释的作用略大一些，那盲流李翠翠审慎地盯了他几眼说俺告诉你，俺要在这山沟沟言流几天，要是发现你骗俺，俺要撞到你家炕头上，象粘糕一样粘上你，你吃，我也吃；你喝，俺也喝。俺逃荒在外没学会别的，学会了二皮脸。这年头横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还怕不要脸的哩，为了饱肚皮，俺学会不要脸了

“翠翠，”索泓一重新掏出那二十块钱递给她，诚心诚意地说，”留着上路用吧，这儿不是落脚的地方，”

“俺偏不，”李翠翠手一拨，把票子拨在了山石上俺在这儿要寻个汉子，让他日子过得舒舒服服，气死你这烧灰鬼，”

索泓一猫腰拣钱的当儿，女盲流抓起青石板上的帽子，在身上狠狠拍了拍，套在头上独自去了。她沿着水沟沟走了一段路，停步回头对索泓一说：“俺谢谢你那两个玉米面窝窝和那几块鬼子姜，只要俺在这儿落住脚，俺还要偿还给你的。”

索泓一愣愣地站在那儿，茫然不知所措地望着她，直到她那黑憧憧的身影消失在一块大石头的背后。他若有所失地垂下头，把刚才的事情琢磨了好久。直到风声中传来下半夜接他班的老右呼唤他的声音，他才转身往灰窑走来。

围着风圈的月亮掉进大山背后去了。就如同火炉突然灭了一样，索泓一本能地感到了寒冷。寒冷勾起了他的肚饥，肚饥使他双腿打颤。他掏出手电筒，用那一星光亮照路，向阳的石缝里刚刚钻出尖尖的野蒜，被他抠出来在棉袄上蹭蹭泥土，顺手塞进嘴里咀嚼着。好不容易爬上沟坡，夜风差点把他掀了个跟头。他忽然觉得左眼麻麻酥酥的，用手抚摸了一下，那是一滴眼泪，他用手掌把它抹掉；但没上几步，那泪疙瘩又蒙住了他的左眼。索泓一终于明白了：这个女盲流赏赐给他一只迎风流泪的“风泪眼”。

天地突然开阔了。泥泞道路两旁的苇墙，让位给了蓝天、白云、远树。

“真有意思。”索泓一喃喃地说。

“你说个啥？”士兵也因天地突然开阔，激起了点说话的兴味。

“你看两边的苇根留得多齐”索泓一着三不着四地说。

“俺也能割得这么齐，”士兵搭讪说俺镰刀活儿不错。”

“你知道这片苇子是谁砍的吗？”索泓一兴冲冲地问道。

“俺说不清。”

“那时候，你或许正在别的劳改队值勤呢，”索泓一说有一天晚上，场里和金盏乡的贫下中农开联欢会，我当然是必须要登台去献丑的了。大汽灯在空场上点着了，农场里的各个中队的成员，象托儿所排排坐、吃果果的娃娃，在‘队长阿姨’的指挥下一排排地在台前坐下，可是金盏村的老乡来得很少，只从拖拉机的拖斗里，稀稀拉拉地跳下来几个半大后生。别看人少，他们可是代表贫下中农来的，，所以节目照常开演。哎，劳教队的节目演得倒挺带劲，哪知道人家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趁全场的人都聚在这儿看节目的时候，他们大车小开进了这片苇子地，几个时辰就把这片铁秆苇子砍了个精光。简直是一手绝活儿，比我的戏法变得还精彩。”

士兵的脸涨红了俺听说过这件事，那是地主富农干的，”

“我在银钟河边看过芦笔，打鱼的老乡告诉过我，他们这个村里倒是有一户地主，可是，他早就死了”他还有崽子哩，”

“他是个绝户。”

士兵险上的青春痣都鼓了起来反正俺不允许你满嘴跑舌头，胡诌八扯，”

“班长，我说的是实话。不信你到金盏村去问问。”

“俺的任务就是押着你去画画，俺不管那些闲事，”士兵白了他一眼，忿忿地说，“你们的郑科长也真是怪了，干啥要给你这号右派下了帽子，要是俺……哼，”他呸地一声，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班长，我是不配摘帽，我……”

“少说废话，目标正前方。”

“是”索泓一无可奈何地应声。

刚才平行走着的队列，又改回到原来的格局：索泓一在前，士兵跟在他身后。不过，士兵不再专注地盯着索泓一的后脑勺了，因为这儿驿道两侧的芦苇，被老乡用大扇镰（安着长长木棒的镰刀）给割光了，他可以不必担心索泓一会钻进芦花荡。索泓一象机器人一样，僵硬地往前迈着两只泥巴脚。他看看天上互相追逐的云朵，又看着一丛丛的远树，突然他两眼盯在一个小小的黑点上，那黑点越来越大，索泓一终于看清了：那是一只顺渤海湾飞来的

鸥鸟。尖尖的嘴巴，洁白的羽毛，嘎嘎地嘶鸣着，自由自在地飞掠过他的头顶。秋风从开阔地带横卷过来，索泓一赶忙低下头掏出手绢——他那只风泪眼又流泪了。

眼睛——他又想起了这只眼睛给他带来的一切。

那天后半夜，他瘪着肚子靠在石灰窑的火墙旁边，囫圇个儿地迷糊到天亮。他恍恍惚惚地做了一个梦，梦里的时间、地点、人物杂乱无章：一会儿好象在河沟下的青石板，一会儿是垂落着紫色幕布的舞台。幕布拉开了，索泓一眼前没有观众，是一片眨着眼睛的小星星，那些颗璀璨的星儿，象万花筒一样突然变成一双双明亮的眸子。其中的一双凝眸逐渐扩大，他辨认了出来，是“苏雪——”他喊。

“你在台上叫喊什么？”她笑着，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

“这儿是劳教队，”他说。

“不，这儿是演戏的舞台，你正在表演两面人哩！”

“道具呢，快点拿来，不然要漏馅儿了。”

苏雪递给他一个牛头马面的脸盆。

他走上河沟那块青石板。

他象丑角大师卓别林那样，变幻着脸谱。一会儿是人，一会儿是牛头、马面笑声。

掌声。

拳头声

口号声……

“右派分子索泓一，你本来就是两面人。人是你的画皮，牛头马面才是你的本色，”声音震耳欲聋。

他在青石板上低垂着头。

他在大舞台上抬起了头。

观众都不见了，只剩下满天星斗。

他在星今照击下的街市踉蹌而行。

他在一所小⑧合院门口停步，想叩门又停下手。他离开小院，又折身回来，轻轻地叩打门扉：

“苏雪——”

“苏雪——”

“苏雪——”

声音一声高过一声。

苏省好象正在九霄云外唱一只歌，歌声缥缈得象一缕游丝：

。V。

家门口朝南开牛头马面莫进来“我要去劳动改造了，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门眶当一声开了，门口站着李翠翠。

“你？”

“是俺，”

“你不是盲流吗？”

“俺找着落脚的码头了，进来吧，俺给你包饺子，”

索泓一哆嗦了一下，被冻得醒了过来。他没有首先想起李翠翠，却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苏雪。他和她原来在一个文工团搞舞台美术设计，后来索泓一以他一专多能的才艺，走上前台当了魔术演员，苏雪就好象围着恒星转动的一颗行星，向团里主动要求在前台给索泓一当演出助手。她单纯透明，心地无邪，虽然每天台上台下围着他转，但没有向索泓一说过一句越界的话。直到索泓一被送往劳教收养所的早晨，他向工作了几年的美工室留恋地张望时，才发现她的头正探出窗口，泪眼汪汪地朝他看着呢，索泓一迅速低垂下头，迈步登上了吉普

车。索泓一奇怪自己，为什么在这个石灰窑洞里做了这样一个梦，过去她在他身旁活泼得象个小松鼠，索泓一一直把她当成自己的小妹妹看待；现在，他蜷缩在灰窑的火墙上，倒真有点思念她了。想来想去他觉得他错过了命运曾经赐给他的第一次爱情；但他同时又有点为苏雪庆幸，如果……她不是会和他同样的不幸吗？忽然，他又想起了盲流李翠翠，这个从河南兰考来的盲流姑娘，深夜沿着河沟走向哪儿去了？如果真能象他梦里梦见的那样，她找到了一个站脚的码头，当然是最好的结局，可是在这大山沟哪儿有她的存身之地呢？

天亮了，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艰难地登上窑顶，居高临下地向四周望了望，眼前山峦重叠，一条条盘山公路曲曲弯弯，拉运矿石的汽车，象一个个小火柴盒一样在山间蠕动。”但愿她又扒上矿车，去往火车站了”索泓一默默地祝愿，”这里是劳改单位，没有她这只野鸽子落脚的树枝，”晨风顺着山嘴吹了进来，他感到左眼模糊不清了，忙下了灰窑症劳教队走去。他边走边擦着一滴滴涌出的泪水，只好先奔向铁丝网外的医务所求医。

穿白大褂的医生正背朝他在蒸煮针头，他借机向医生专门用来检查眼睛的放大镜里看了看，立刻惊愕地张大了嘴巴：他的右眼红得象八月的红枣，左眼只有窄窄的一条缝，周围肿胀得象，一个圆圆的红石榴。他有点怨恨起那个女盲流宋了：窝窝头让她抢走吃了，还给他脸上添了一大一小的红石榴，这只野鸽子此时也许飞到了火车站了，却让他这个发了善心的人在这儿受罪。

“你这是怎么搞的？”大夫发现了他的眼伤。

“石灰迷的。”

“迷眼也不会这么严：@啊，”大夫半信半疑。

“夜里风大，刮开了苫布，我忙不迭地去盖苫布，不小心被伍苫布的石头绊倒了，一头扎在孛灰堆里。”索泓一闭口不提那女盲流，他怕事请张扬出去，队里追查”右派”罪行之外的”流氓”罪行。因为那是深更半夜，又只柯他一个人在儿看灰亡；劳改干部又都多疑，干脆不如编造瞎话。

“大风刮走了灰堆，你们可以再烧几窑，何必一”报告好心肠的大夫，”索泓一固答说，”您可以这么说，我可是来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儿堆石灰比我的眼睛更重要。”

“你就是在台上，用一个空空的大海碗，变出水 and 鱼来的那个变魔术的？”大夫认出了常在台子上露面的索泓一。

“就是，就是，”

大夫先用剪刀剪好绷带。然后把索泓一的左右眼用药水洗了洗，给他眼里挤进去一些药膏，用绷带把他的左眼蒙上了本来该把你右眼也蒙上，但是妨碍你走路，你对付着先用右眼看路吧，我给你开一周的工伤假条，”说着，嚓地一声撕下一张假条。索泓一把假到医生严肃地告诫着索泓一，你知道眼睛是人体中最娇嫩的视觉器官吗？它可不象你在台子上变魔术那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没有的东西可以变出来。眼睛如果瞎了一只，你可变不出另一只眼睛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早日蜕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公民。”索泓一向大夫表示心愿我的工作夜班看守石灰窑，有一只能用的眼睛也就够了。”

“没进来以前，是党员？”大夫对他有了兴趣。

“不是。”

“团员？”

“文工团团员。”

。”大学毕业？”

“美院附中毕业。”

“……”大夫沉吟无语；他似乎在想什么。

“我走了，”索泓一转身推门。

“慢——”大夫先走到玻璃窗户旁，向外望了望，然后回身到一个上着锁的药柜前，捅开小锁，从药阁里拿出一包软囊囊的东西，迅速地塞在他的手里，并用只有他一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这是一包葡萄糖粉，专给干部中的特殊病号预备的。你拿去吃了它，多少可以增加一点你的热力。快走吧，”索泓一接过这袋葡萄糖粉，向大夫鞠了个九十度大躬。平日他那张能说会道的嘴，此时象被槐糊粘住了一样，没说出一句表示感谢的话，他用那只露在绷带外面红红的眼睛，再一次向大夫表示了谢意，便推开房门。

大夫在后边叮嘱他别叫干部看见，”

“嗯”他迅速地把那纸口袋揣进怀里。

“还要注意‘三只手’，别叫他们给扒走，”

“嗯，‘索泓一的绷带被泪水润湿了，’请问大夫，您……”

“我姓柴，柴禾棍的柴，我很欣赏你的才艺。”大夫关切地说，“你眼睛受伤的事情，我是要向你们郑科长汇报的走，”索泓一记得非常清楚，当他回到铁丝网内的劳教大院后，屋里的“同类”都出工了，空荡荡的房子静无一人。他第一个动作，就是颤颤惊惊地从怀里掏出那袋葡萄糖粉，用牙齿咬开纸袋的角角，象耗子吃食那样，用舌尖先舔了舔那滋补品。凭心说，他从昨天晚上到天亮，还一直没进一口食儿，极需热能的支持，但饥荒年代对食物的珍视感情，还是抑制住了他吃掉它的渴望。可是在这间屋子里，放在哪儿比较保险呢？塞进炕洞怕老鼠——饥荒年间的老鼠无所不吃，就连‘老右’的皮箱都被它们咬噬得象漏筛一样，四面都是洞眼；挂在铺位前的梁柱上？那更不行，高明的扒窃比“三盗九龙杯”的杨香武还有能耐，他们不需要进屋来偷，只需把一根竹竿头上绑上铁丝，就能从窗外把它钩走。索泓一在屋内转悠了老半天，最后决定把它塞进棉絮里，这袋葡萄糖粉也是软的，放在棉絮当中间不容易被人发觉。他开始用剪刀拆被头，一根白线已经被他挑开了，忽然又停住手哎呀，你索泓一真是傻瓜，这年月，人的嗅觉能力赛过觅食的狐狸，万一被人发现了呢？小偷为这包糖把我的棉被也给抱走，那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他左思右想，觉得偌大的空间里，似乎放不下他这袋滋补品，还是把它装在贴身小褂的口袋里，是一切保卫方案中的上策。耗子啃它时能打，小偷来偷能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优点，睡觉时把头半缩在棉被里，可以嗅到那袋东西的淡淡香味，这气味能从精神上抵制肚饥……索泓一就这么睡着了。

根据索泓一不十分精确的统计，这袋半斤装的葡萄糖粉，他一共吃了八天。他白天对自己进行严密的控制，只能闻味，不能入口：只有到了他值夜班的石灰窑，才拿出它来和烤热了的窝头一块进肚。他吃这袋滋补品的方法，也很奇特，不是用热窝头沾着吃；而是用手指捏那么一小撮，放在窝头的圆眼睛里，直到窝头吃得只剩尖尖了，他才让这口糖粉和那窝头尖尖一块咽下食道一仿佛这样可以产生更多“卡路里”的热量似的。

索泓一不会记错，那是从食用这包滋补品的第八个晚上，他把包糖的纸袋翻过来，舔净糖渣之后，先去几个窑门检查了一下火力，然后照例地靠在窑门火墙上打盹。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这几天在石灰窑值班时，他时常想起那盲流李。翠翠，他从理智上判断出她已经走了，可是从心窝深处又希望她去而复返。他甚至这样想过，如果她又来石灰窑讨吃，他宁可饥肠饿肚，也要分点窝头和糖粉给她吃。为什么对她会这么大度？他不知道也说不清。反正在河沟山泉旁他心神颤栗的霎间，久久使他难以忘却；他只要一闭合上睫毛，就失去控制地回忆起那个场景：她的手指，她的眼睛，她的……因为这在他生命中还是第一次，第一次的记忆总是深邃而又使人难忘的。由此，他又联想起在前两天夜里，他还碰到了另一个“盲流”的事儿：他靠着火墙闭目养神时，听到窑边有窸窣窸窣的声响，他立刻把头探出窑门，朝着有响动的地方望了望，来的不是两条腿的人，而是一只四条腿的狗。他走近看了看它不是狗，而是一只野山羊——它在一钩弯月洒下来的幽光下，从容而安详地啃着石缝间冒出的草芽。索泓一后悔自己没有带出来那根烧火棍，要是带着那根棍子搂头盖顶地给它一下，那他就可以在石炭窑过年了。他匆匆忙忙跑回窑门，又气喘吁吁地跑回来，那只野物已经不知去向，=

只留在山坡上一片淡淡的月光。

他拄着那根棍子，在清冷的目光下站了许久，自己问着自己你是不是饿疯了？怎么见什么想吃什么？如果那只野山羊，白天吃饱了食儿，会到这个鬼地方来嚼夜草？“正在他反躬自问之际，忽然它又出现了它从一块巨大的山石盾边闪出身子，跳了几跳，到另一个山石缝儿去啃青。它似乎望见他了，歪着脑袋朝他瞅了瞅，就把嘴伸进了石缝。索泓一刚才的自问，此时一扫而光，贴着脊梁的瘪肚皮，命令他去攫取它。索泓一悄声屏气而进，由于那块岩石遮挡住了野山羊的眼，它不知道有个“万物之灵”正在接近它；它依然用嘴巴拱着活石头，想把石头拱开连根嚼掉那丛石缝中的小草。

索泓一已然把木棍举在了半空，但当棍子往下落时，李翠翠的影子突然映进/脑海：她是个讨吃的盲流，它也是个羊群中的盲流吧，野山羊都是成群结队而行，为什么它孤单单地一个窜到这儿来吃草？他的胳膊软了下来，棍子呕啷一声摔在石头上。野山羊被这声音惊吓得一跃而起，三跳两蹦就消失在夜幕之中……此时，索泓一舔净了糖纸，意识到今后是没有任何盼望的夜晚了。他闭着眼睛，暗自责骂自己，那天夜里不该放走那只野物；不然的话，他可以把那只野山羊肉，藏在灰窑旁边的岩洞里，再把洞口用石板堵严。。今天夜里吃羊腿，明天夜里吃羊头……最后，用他那只缺了耳朵的破铝锅，在窑上熬羊下水汤喝；再把那张剥下来的山羊皮，在窑门烤干，带回去铺在褥子下防潮。晚了，完了，那只侥幸躲过棍棒之灾的小家伙，是不会再光临这儿了。他失望地垂下头，嘴角流出了口水……

嚓——嚓——嚓——

这轻微的声音，马上在索泓一的心里产生了条件反射的功能，他本能地抓起棍子就跑出窑门。使他失望的是，这次向石灰窑移动着的黑影，不是四条腿的动物，而是两条腿的人了；但失望中又蓦地升起了希望：接班的还不到点，谁到这儿来呢，莫不是李翠翠她当真没离开这大山沟？他兴冲冲地迎了上去，差一点嘴里就呼喊出“翠翠”的名字；可是迎面射来的一道银白的手电亮光，使索泓一的梦顿时破碎了；他用手中的电筒回敬了一下照射他的人。心里格登一跳，来的人竟然是郑昆山。

索泓一赶忙闭上电筒，喊了一声：

“郑科长，是您……”

“是我，”

“您是来查窑？”

“……”郑昆山没有作答。

索泓一看见他没有回声，马上缄默不语了。从那次他感慨地冒了一句“作茧自缚”，索泓一见他如同耗子见猫，偶尔，他和“鱼干”走在对头时，他总是绕路走；每次，郑昆山在台上训话时，索泓一无一例外地总是把头扎在两膝之间。他当过演员，见过大世面，面对着大剧场的几千双观众眼睛，他坦然自若；但只要和郑昆山那双黑炭块似的眼球对视在一起，他立刻手足无措，心随之咚咚地跳得失去规律。”一物降一物，盐鹵点豆腐”，他承认他在郑昆山面前，就是那软软的豆腐。因此，当郑昆山没有回答他的问话时，他也赶快闭上了嘴巴。

相对无言大约有半分钟，郑昆山说话了，“我是来查窑。顺便看看你那双眼睛。”

“您知道我的眼睛”

“柴医生向我汇报了。”郑昆山麻利地回答。

“噢，”索泓一心里略略安定了一些那……那……是我应该干的。”

“你应该歇几天工伤么，”郑昆山说话的口气，似在对索泓一进行表扬咋样？现在眼睛还疼吗？”

“不疼了，”索泓一有点喜出望外。

“会留下啥后遗症吗？”

“风泪眼”三个字已经蹦到他的唇边，他舌头猛然拐了个”不会。谢谢您的关心，”

“叫我看，”郑昆山手里的电筒亮了。接着，一束强光直直地照在他的双眼之上。索泓一在强光下本能地闭上双目，郑昆山用手在翻开他的眼皮，瞅了几秒钟，松开手说兴许没啥问题了。你是咋个搞的？”

索泓一心想：既然柴医生已经向你汇报了，你又何必来问我呢？，他心里虽觉得诧异，嘴上又不敢不答。只好把他那天支吾医生的话，对郑昆山重新说了一遍那天夜里风大，我怕大风吹走了石灰堆，便想用石头去压灰堆上的苫布，结果被石头绊了个跟头，脑袋扎在石灰堆里，被石灰迷了眼睛。”在郑昆山面前，他变得更加小心翼翼，惟恐露出一点头马脚，使郑昆山生疑。

“当时就你一个人值夜班看石灰窑吗？”

“是的。”

“你的眼睛被烧伤之后……”郑昆山似在寻找准确的提问字眼，“你……你……你们同屋的右派，问过你负伤的情况吗？”“问过。”

“你是怎么回答他们的？”

“和刚才对您说的一样。”

“嗯，很好。你最近一段的改造表现，比前一段大有进步。怕大风吹跑了国家财产，眼睛因而负伤；负伤后拒拿工伤假条，照常来这儿看石灰窑。我作为管教科长，一定记住你的这些表现。”

索泓一虽然连连象鸡鸽米一样地点头，心里却暗暗觉得“鱼干”今天的情绪有点反常。因为全矿上下，从劳教干部到下等贱民，都知道他是一个武断跋扈的人。他通常是用点头和摇头，表示他的肯定或否定意见，在井下或井上的劳动工地上，他不象其他劳改干部那样，用宣传和鼓动去激励劳动情绪，而是用他的行动去指摔。他到了灰窑的“开山组”，立刻抡起山桃木把儿的十八磅大油锤；他到了“装窑组”，登着颤悠悠的跳板往窑壁上码着石灰石，既充当没有嘴的师傅，又充当没有嘴的苦力。所以，他每到一个班组只要往那儿一站，那儿的喧笑声顿时下跌，劳动干劲马上暴涨；即使是因为耍胳膊粮儿而进了劳教大院的“龙”“虎”们，只要晚见他的影子，“龙”立刻卷起“龙须虎”马上夹起尾巴。索泓一记得，那是五九年盛夏的一天下午，有三个老右为“鱼干”打赌，谁要是能使郑昆山到灰窑工地上不干活，再说上三句半话，可以赢得另外两个老右的晚饭窝头。打赌的甲先走上去：

“郑科长，您把油锤给我吧，我这把锤子把儿折了。”

郑昆山直起身腰，指指修理工具的木匠，让甲马上去找他锤把儿。

“郑科长，去那儿往返要走十分钟，还是您——”

郑昆山把f了个儿使用的大油锤扔给他，没有去拿那个折断了把儿的铁锤，顺手拿起鸭嘴撬棍，顺着大块石灰石的裂缝，把“鸭嘴”伸进石缝里撬开了石头。

甲还想再说什么，但鱼干面色如铁，他只好扛上大油锤，乖乖地走了回来。过了一会儿乙走到郑昆山面前，他悄声说郑科长，太阳这么毒，送开水的还没来，大伙要是中暑，可是影响装窑进度，您看……是不是我把窑上烧灰用的水桶涮涮，到山沟挑一担泉水上来？”

郑昆山喉头蠕动了一下，用袖子抹抹脸上的汗，向远处眺望了两眼，点了点头。他刚抄起撬棍要干活时，乙又向他表示说：“郑科长，这儿有桶没有扁担。我看您就歇会儿吧，我用撬棍当扁担，硬点也凑合了，”

郑昆山二话没说，回身就奔向了一棵被石灰烧死的小杨树。“嘎叭”一声，那根小杨树被他从根部折断，又用脚一蹬，折断了树梢，把光溜溜的树干往乙面前一掷。乙傻眼了，正想多磨蹭一会儿，再想点别的新道道时，郑昆山两只黑炭块似的眼球，已然冒火了。乙只好抡起那根小树干，扭身就走。

丙噤嘴了，仅仅是两份窝窝头的诱惑，已使他失去见郑昆山的勇气，因他确实有事要找郑昆山，只好硬着头皮慢慢地往前挪动着脚步。。待郑昆山锤声一住，他马上说报告郑科

长，我有急事向您汇报。”

郑昆山手按着撬棍儿喘着粗气，等待着听丙的汇报。

“是这么一回子事。”丙哆哆嗦嗦地从裤兜里掏一封信，伸手递给郑昆山，“我当了右派来劳教以后，老婆和我闹离婚。我想也别耽误人家的前程，散就散了吧。可是……您看信上写着限我七天以内请假赶回北京，否则她把属于我应分的那份财产也要装汽车拉走。郑科长，这几天我夜夜失眠，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平常碰不见您，今天您来灰窑了，我跟您谈谈我的请假问题，”郑昆山把叠着的信笺，又叠着递还给他。用下巴颏向岗楼的方向示意了一下，意思是晚上回到大院再谈这个问题。丙误解了郑昆山的意，以为郑昆山同意和他一块去管教科谈问题，便面露喜色地夹起汗衫，等待郑昆山和他一块返回大院。”队”地一声，郑昆山的撬棍击在了石头上，同时他铁铁地喊道：

“先去干活——”

甲乙丙的不仅仅为了窝窝头的一场智斗，以毫无所获而宣告收场。

太阳压山了，山环里响起大院敲击半截铁轨的当当声响——是收工的钟声。右派们列队站好，准备”打道回府”时，瘦骨嶙峋的郑昆山，赤着脊梁走了过来。他往一块石头上一站，

面色铁青地开了腔你们这群‘右派’是啥鸡巴东西？泥捏的？草捆的？纸糊的？活没干多少，事儿倒有几车皮。工具坏了吧，渴了吧，请假吧，天生的好逸恶劳，我要阉掉你们这些骚蛋病，”他激动地挥着短瘦的手臂，胸脯上的汗珠被震动得滚落下来，”没别的说的，你们不是渴吗？现在开水、凉水桶都放在这儿了，喝足了水再干上一个钟头再收工，甭怕豹子下山叨走你们，我郑昆山也留在这儿，陪着你们一块干，解放——往灰窑旁边搬石头，”

从这事件后鱼干”这个绰号里被老右充填了新的内容，“拿破仑”，

“沙威，”

“穿透铁，”

“登倒山，”。*

当然，这些依附于“鱼干”绰号之外的性格符号，仅仅是“右派”们的窃窃私语，其中，褒意贬意皆而有之。但在索泓一看来，郑昆山的很多行为，无异于一个机器人，或许因为他是个光棍汉的原因，每天早晨敲击铁轨的起床声刚响，准能听见为这”钟”声伴奏的咔咔声~^这是郑昆山穿着那双被当地老乡称之为铁掌大头鞋，进铁丝网包围的大院检查懒汉来了；到了晚上，他脚下响起的咔咔声，却不再与铁轨声为伍，熄灯之后，他还要穿斋过室直到深夜。因此，在索泓一的头脑里，常常闪过一个问号：都说世界上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人，郑昆山就可能是其中的一个例外吧？，正因为他对郑昆山的畏惧心理大大超过了对他的尊敬，他才越发觉着”鱼干”夜间巡窑对他眼睛热情的询问，有点异乎寻常。

“你在想啥事？”郑昆山发现了他两眼发呆。

“没想什么。”

“是不是肚饿了？”郑昆山居然也会笑。

“没有，我饭量小，天天吃得挺饱。”

“是真的吗？”

K对领导我不说假话广

郑昆山在原地背着手转着圈子，似在考虑着什么心事。三百六十度的圆周转完之后，回到垂手而立的索泓一面前，把手伸进棉衣兜，象在掏着什么东西。索泓一立刻紧张起来，他仔细掂量着刚才和”鱼干”的每句对话，是否有不妥当的地方，不然他为什么要把手伸进兜里，兴许是在掏手铐呢，

。郑昆山终于把东西掏出来了一块毛巾包着几个鼓囊囊的东西。他把这个小包包往旁边一块石头上一放吃了它吧，”转身就走了。索泓一呆了，傻了，老半天他才去解开那个小

包包，里边包着的竟然是四个白面馒头。索泓一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用手电照了又照，又用手指去摸了摸，这一切竟然都是真的。

约莫过了有一个星期，矿山干部们为郑昆山操持了一桩喜事——“鱼干”娶媳妇了。传出来的消息说：干巴瘦小的管教科长，娶了一个老家在河南的俊姑娘。她名儿叫什么……什么李翠翠。，

四

y

扑通一声，索泓一脚板踩在水窝里，他身子打了个趔趄。总算幸运，凭借人体内部保持平衡的本能，他身体歪斜了两下，没有摔成泥猴儿。

回忆顿时中断了——在索泓一最不愿意中断记忆的时刻“看着点脚下的路么”士兵说。

“……”索泓一想把中断的记忆，重新连接起来，

“俺跟你说话哩，你聋啦？”

“没有。”

“那你为啥不找千道走，硬往水坑里迈呢，”

“那只眼总往下掉泪，挡住了我的视力。”索泓一回答。

“你右眼不是好好的吗？”士兵追问。

“报告班长，右眼看路是要犯错误的。”

士兵没有听出索泓一的话里有话，但他谈话的兴趣却被索泓一给撩逗起来。他说小时候，俺给伏牛山下的一户地主放牛。那时候俺也就有十岁，由于俺姓褚，个头长得又高，村里的娃子都喊俺褚大个子。有一天在河坡上，娃子们对俺说：„褚大子，依敢不敢倒骑牛？”俺说那有啥难的，”说着纵身一跳就倒坐在牛背上。俺哪知道这些娃子安心捉弄俺，他们趁俺不注意的当儿，把牛的右眼给用大麻叶捂了起来，牛只用一只左眼看路，这家什越走越偏离车道，等俺发现它的时候，这牲畜已经把俺给驮到河湾子。那儿水大浪急，还没容俺跳下牛背，它一条腿已经迈下去了；那家什不怕水，在河湾子洗了个澡，”哞儿——哞儿——”地叫着爬上河坡；俺褚大个子是只旱鸭子，在河湾子里喝了个肚儿圆，”

索泓一被逗笑了，情不自禁地回头看看那个士兵。

那个叫褚大个儿的士兵，咧着宽厚的嘴角似笑非笑地说”俺从那时候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是用一只左眼或一只右眼看路，都会象驮俺的那头牛一样，把倒骑牛的人给扔进河湾里去，让他挨淹，”

“褚班长，你说得真好，”索泓一由衷地称赞着。

“干啥事，你跟着车辙就没事，车辙是前车轧出来的。”他说。“要是没车辙的地方呢？”索泓一问。

“俺还没有想过。”

“比如：西北戈壁的大沙漠，咱们旁边的渤海港，”

“俺是河南伏牛山的后生，没到过那些地方。”

“伏牛山离兰考县远吗？”索泓一忽然想起了她。

“你去过兰考？”士兵反问道。

“俺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索泓一再次把”我”吐成了”俺”，“俺是山东和河南交界地段的人。”

“兰考有你的亲戚，”

“……就算是亲戚吧，”

“啥个样的亲戚？”士兵显得十分认真。

索泓一脱口而出：“拐八道弯的姑表妹，”

“那儿离俺们伏牛山说不上远，可也说不上近。”士兵说，“对了，咱们农场郑科长的

媳妇就是兰考人。她叫李翠翠，你可以朝她打听打听你那亲戚家的情况。你见过她吗？鸭蛋脸，大眼睛。”

“没……没见过”索泓一淡淡地回答。

“俺该怎么对你说呐，就是在干部家属中，那个最能耐最俊气的媳妇。”

索泓一微微有些醋意地“嗯”了一声。

“俺们是老乡，这媳妇里里外外没有不夸她好的。”士兵满有兴味地说俺看她就有一点不咋的，没啥阶级观点。”

“未必吧，她可是管教科长的家里人。”索泓一“将”军说。“逢年过节的，她常把俺请去唠家常，俺了解她。俺看她常指点着郑科长的脑瓜门，说他比死人多口气儿，还说他对劳教分子太横了。有一次，俺和她在台子底下看戏，正好你出台来变戏法，她居然对俺说广这群老右里边0有好人，’俺当时就封堵她的嘴说：‘别胡诌八扯了，天下老鸱一般黑，’她跟俺耍起女人性子来了，教训俺说：‘俺就在兰考看过灰羽毛的老鸱，告诉你一句实底吧，俺盲流到长城外边一座劳改矿山时，一个落难老右赏给俺两个窝窝头和几块鬼子姜，才饱了俺的肚皮。’俺反驳她说广俺不信有那号右派，报纸上咋说右派的：他们都是反革命，心眼歹毒得很哩，’她搬起板凳就走了。俺以为她一气回家呢，过了会儿俺一看，她把板凳搬到前排去了，她很稀罕你变的戏法。这妮子，就这一点叫俺看不上。”

“你的看法俺拥护。”索泓一用手擦着左眼垂下来的泪滴，说，“那个‘右派’一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肯定对她没安好心。”

“俺根本就不信有哪号‘右派’”士兵把“不信”两个字吐得格外响亮。

“俺也根本不信。”索泓一那只左眼又落泪了。

士兵说俺也想过，你在‘右派’里头第一个变成‘摘帽右派’总不是没有原因的。你对‘右派’是啥玩艺儿，认识得就很清楚。可是刚才你攻击金盏老乡的话，说明你还要加强思想改造”“褚班长，我记住了”索泓一温驯地说。

“渴了吗？”

“嗓子冒烟了，”

“那就走快点吧，到银钟河可以喝个饱。”

“是。”索泓一表面上加快了脚步，但步与步的距离在变小。苇塘的开阔地带已经留在了他俩身后，他俩又钻进了密不透风的苇墙。秋风被苇墙隔断了，索泓一虽然感到气闷，但那只眼睛恢复了原有的亮度：晶黑、深邃而俊秀。尽管这儿看不见那只白色鸥鸟的身影了，可是耳朵里响起了另一种音响：那是银钟河上的小轮船“呜呜呜”有节奏的鸣笛声，这声音沉重、缓慢而悠长。索泓一听见这种声音敏感地想起大西北喇嘛寺庙中吹响的喇叭声，单调而缺少变化的旋律，使人感到镂骨的悲凉……这沉闷的声音，顿时又使他想起了他的那只眼睛。到底它给他带来什么吗？是幸运？是痛苦？是……

那天夜里，他虽然觉得四个馒头来得蹊跷，简直如同天上掉下馅饼来一样，但他还是狼吞虎咽地把它吞下了肚子；直到矿山传出郑昆山娶了个河南来的俊姑娘之后，他才恍恍惚惚觉察出，送那四个馒头来绝非郑昆山的本意，而是受“内当家”的驱使。这个明晰的结论如同一声炸雷，在他心坎里炸开，他一连几天坐卧不安。最初，他心情被莫名其妙的喜悦所占有，因为有那位“内当家”的伴随着郑昆山，等于有形无形地在他头顶上撑起一把保护伞，四个白面馒头已经给他送来了第一个信号；后来他的这种喜悦逐渐被忧虑驱除了，因为他不敢担保李翠翠对这位黑脸的沙威有驾驭能力，尽管心理学家们对两性关系作出过这样的分析：丑男美女的结合，家庭势必带着许多女权的特征而存在。郑昆山和李翠翠又属于老夫少妻的类型，按世俗推论李翠翠必将成为这个家庭的主宰，但索泓一仍然担心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郑昆山，一旦挣脱翠翠感情的丝缰，他会成为郑昆山第一个射猎的对象。道理很简单鱼干”过去对他印象极坏，他和李灌翠又是深更半夜的在灰窑相遇的，索泓一虽然相信

李翠翠不会把她和他在河沟时的一切细节都告诉他，特别是那短短的几十秒钟的孟浪朽径，她将永远锁进心扉；但索泓一仍怕她一时失口，让郑昆山的妒火突发，那么他在这座矿山的末日也就到了右派加流氓”的一项罪名，就能把他掷进和铁丝网为邻的“大墙”。考虑再三，他最好的办法是调离灰窑，到火车站的装卸队去卸煤装矿石——那儿是郑昆山很少涉猎的地方，或者请求劳教队发给他一盞矿灯，送到地壳下的井下作业队去采矿。

那天夜里，他斜靠着窑壁上用手电筒当灯，拿块木板铺在膝头当桌子，全神贯注地用铅笔头在一张白纸上写着请调报告。他刚刚写上”XX队长转呈管教科长郑昆山”的字样，突然从旁边伸出来一只手，一下把他这张纸给揉了，扔向了窑门外。索泓一抬头一看，李翠翠穿着一件花褂子，笑嘻嘻地出现在窑洞门口，他惊恐地从地上站起来，膝头上的木板咣啷一声掉在地上。“咋的，不认识俺了？”

索泓一后退一步广认识，你是李翠翠。”

“你给俺们那口子打哪门子报告，有事和俺说吧”李翠翠用手背捂着嘴，吃吃地笑着说是不是告俺那天夜里让你挨了身子，嗯？”

“没……没有的事，那天我只是动了送给你窝头吃，别的什么都没有。”索泓一颤颤惊惊地重复着，“别的什么也没有，真没有——”

“瞅把你吓得那个样儿，魂儿都飞了吧？”，“李翠翠撇撇嘴。“李翠翠，我求求你索泓一央求着，”你走吧，”

“俺们那口子去县里开会了。”李翠翠依然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说，“会要连着开上三天哩，”

“你该清楚我的身分，我……”

“你确实没骗俺她说俺就是敬重你的老实，才来这儿看看你。”

“我挺好。”索泓一慌乱地说，“你就甭多操心了，”

“操心不操心是俺的事，俺们那口子都管不了，你就能管得了俺？前些天，你吃到的白面……”

“谢谢。”索泓一立刻截断了她的话你把窝窝头的情也还了，往后……”

“俺的情还没有还清哩，听俺那口子说，你的眼红肿了好多天，一只眼还留下了毛病，”

“我的眼早就好了，”索泓一急忙解释。

“真？”

“真，”

“俺瞅瞅，”李翠翠用手电筒照着亮儿，仰起了下巴颏，凝神地陶上看着。

这一霎间，索泓一鼻子嗅到了一股香皂气息，他不敢睁眼去看李翠翠那张脸，本能地把双眼紧紧闭合起来。他感到李翠翠似乎在分开自己的眼皮，然后”噗”地向里吹了一口气，充满孩子气地笑着说俺一吹气儿，你的眼就好了，睁开眼吧，”

索泓一睁开眼睛。借着电棒光圈，他迅速看见李翠翠的脸上，全然没有了昔日的污垢，椭圆形的脸蛋两侧，还梳起了两根小辫，他忙把视线从她脸上移开，低下头说我要去看看那儿口窑。”

“好，俺跟你去索泓一走了几步，发现李翠翠果然尾随在身后，便把自己身子5隐藏在灰窑的暗影里严肃地说我说翠翠，这儿是劳改单位，你是科长的爱人，我可是个劳教分子。你这么跟我转来转去，不但是给我添佐料，也是给你自己挖陷坑”

“俺当盲流的时候，见过世面了，俺啥也不怕。”

“你不怕，我可怕呀，”索泓一说。

“窝囊废，”她冷冷地说你两只脚是干啥用的？给他来个鞋底子抹油——溜号，”

“你说什么？”索泓一心悸地问道，“跑？我想都没有想过。”“你要是走，俺给你带路。”她象男子汉似的拍拍胸脯，”中国地盘这么火，哪块黄土不埋人，你何必在这儿千受”

“我可不是盲流，我是……”

“咋了？盲流哪点对不起你了？”李翠翠截断了他的话，双手叉腰地说让俺们那子给你送白馍，俺又亲自来看望你你要是不认识俺，你们科长半夜三更地来送夜饭？呸你去作你的饿死鬼的梦去吧”

“翠翠，小点声……”

“俺扒惯了火车了，嗓门是跟火车拉笛学来的，“她不以为然地说，”实话对你说吧，俺是打听到你们科长是个光棍汉，我三更半夜闯到他屋里去的。俺就不信他姓铁’，多铁的暴戾性子，俺也叫他成了棉花团团。俺也不用瞒你，俺进他屋去就是为了吃，可是俺肚子吃饱了以后，就想俺个人的心事了。俺盲流言了一年多，流到哪儿哪儿是白眼，只有在大山沟沟碰见了烧石灰的你，俺动了真心，”

“快别说这些了，翠翠，”索泓一耷拉下脑袋。

“俺不说，怕闷出病来，你让俺痛快痛快吧，”她叹了口气，“俺知道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要面子，不会跟俺东流西窜，可是俺真心……”

真心……”她声音低落下来，象树叶飘落地面这些天，俺在全矿到处溜达，矿井口）狱墙外，报牌里，俺看见你一张一张的画儿，画得跟真的一样。俺晚上在枕头边对他说：‘索泓一是俺的救命恩人，又有那么大的能耐，往后冲着我你也得照顾他一点，中吗？’他说广他能耐是不小，在台子上变戏法还能大变活人哩，告诉你吧，这些”右派”个个都不是囊包，专门会藏起骨头给你看露着的肉，对他们不能信任。至于一个索泓一，小泥鳅也掀不起啥浪头来，只要他不去氟说那天夜里的事，嘴上有根顶门棍，啥事都好办厂我趁热打铁道广你也知道，他那眼睛是俺冲他扬石灰造的孽，可人家一直一口咬定，是他摔了跟头，脑袋埋进石灰堆里迷的，你还要叫人家咋样？’俺那口子连连点头说：‘他嘴上倒有把门的，我郑昆山会记住他对你的好处的’。”“他没再问你什么别的？”索泓一仍然担心那件事。

李翠翠略略想了想：“问了，他问俺你跟俺规矩不？”

“你是怎么回答的？”索泓一稍稍松弛一点的心弦又绷紧了。“俺说，‘俺就是再借给他一点胆子，他也不敢碰俺一根汗毛，’”李翠翠响响地回答说，“别看他是个盲流，比他那右派反革命身分还高上几层台阶哩，”

“他能信实吗？”索泓一对郑昆山这个人”谈虎色变”，他又追问道。

“信实。因为俺离兰考时，身上就揣着证明。上写：俺李翠翠是几辈贫农。”李翠翠说，“要是没有这张路条，我也不敢往他霉里闯。”

“按照政策，盲流是蔫押送还乡的，”索泓一说。

“要是送走俺，那老肆上哪儿去找俺这样的媳妇去？”李翠翠扑哧一笑，“他可舍不得让俺走。俺来了不几天，就给他那双登镞山’的铁掌鞋，加上了厚底子，好让他站在那儿，跟俺高矮差得别太显眼；俺还给他缝了两件贴身小褂，把他身上那件穿得打了铁的褂子，撕开洗净当了擦桌子布。不瞒你说，干部们都说他穿穿戴戴也象个人了，说话也不象丧门神哩，俺跟你说到底吧，只要俺一天不离开这儿，他改造你们，俺改造他，”

索泓一听她说话的口气，大得吓人，忙说三星都偏西了，你还是早点回去吧，”

“俺不会赖在你这冷窑门里不走的，俺是怕你夜里看灰窑饿，给你送解饥的东西来了。”她从怀里掏出几块熟红薯干儿，递在索泓一手里’，埋怨着自个儿说俺本想来了就交给你，俺看着你吃了它；眼下这几块红薯都凉了，你拿到窑门上去烤烤吃了它，骡马还要吃夜草哩，“说罢，对索泓一盯看了几眼，咧嘴一笑，拔腿走了。他走了几步，又打愣地停住脚步，象是想起什么事儿来了似的，转身独自奔向了窑门，俯身捡起刚才她揉了的纸闭，用电棒照着亮儿，看了两眼，向索泓一招手道你过来，”

索泓一不情愿地走回到窑门，焦急地说广你回去吧。”

“俺问你，你这是写的啥报告。”

“我想调离开石灰窑”

“往哪儿调？”

“我要下井，”

“俺不同意。”她以他命运主宰者的n气，高声地对他说那儿是四块石头夹着一块肉，哪块石头掉下来。都可以把你拍成肉饼。我到你们铁矿井口去看过，上来的人一个都成了红头发、红眉毛、红胡子的红脸鬼，你还是在这个灰窑当„白无常’吧，”索泓一不好向她摊牌，说明自己请求调离的原因，便寻找借口说翠翠，我请求下井，是因为下井干活粮食定量高。”

“那好办。”她说，“俺三天两头地给你送点吃的就行了，”“不，不用。我……”

“别罗嗦了。虽说俺老黑的口粮也不富裕，俺有办法，让你饱肚子。俺走了。

“翠翠……”索泓一急于想告诫她不要再来这儿了，但她听也不听，把两根黑黑的辫子向后一甩，迈开象风摆柳一样小碎步，转过了石灰窑。就消失在山弯里。

她来时象一团雾。

她走时象一阵风。

索泓一重新蜷缩在窑门火墙根下，虽然他对刚才发生的事儿揪心后怕，但是饥饿抑制了他的惊恐，他鼻子闻着烤红薯干儿的香味，脑子里象走马灯一样转开圈了：这个盲流李翠翠，还真是个人物，别看脸庞水灵秀气，心却象吞吃了豹子胆。居然动员我从劳教队逃跑，还要给我当逃跑的向导。郑昆山娶了这么个野山猫进宅，既是个福也是个祸。她顺心了，跟你耍乖地眯眯叫；撒起野来，可也会伸出爪子来跟你挠脸抓胸。他记得他读过描写吉卜赛人的小说，中国虽大难以找到和吉卜赛人的血缘关系，但是一场饥荒，却也能造就出许许多多没有吉卜赛血统的吉h赛人一李翠翠就象是其中的一个。她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每个地方，都当成她可以做巢的树杈。人生，真是数学中的未知数，自己做梦也没想到过，在这鬼地方会碰上她，而且正从陌生走向相知、熟悉、知己。他仔细想想，自己和她几乎没有任何相同点。她祖辈贫农，而他出身于破落的官宦阶层。到了爸爸主持家政的年代，家里已经变成了清贫如洗的教书匠。爸爸性情孤傲清高，极富有正义感。记得，爸爸、妈妈从小就告诉他作人最忌弓曲。那年，他刚满十岁，爸爸拉着他的手，去参观徐悲鸿先生的私人画展。爸爸在一幅幅油画前缓步而行，但到了那幅《田横五百士》面前，便肃然止步。从这天起，索泓一才知道中国历史上有气贯长虹的田横。他觉得从那天起他的个儿一下’子长高了好多。这当然是田横的故事，使他萌生的快快

长大成人的一种向往。他还觉得爸爸穿着破旧长衫的

中学美术教师，如果生在两千多年前，一定会是田横的身旁的壮士和田横一块引颈自刎。

索泓一所以这样看待爸爸，当然不仅仅由于这幅油画。他祖籍奉天（沈阳），爷爷是溥仪时代伪满洲国司掌财政的幕僚，从索泓一有记忆那天起，看见的就是穿长袍、马褂的食客在他家的厅堂里进进出出。演反串的男旦，唱大鼓的艺人，颈上滚叉的“江湖”，看阴阳风水的巫师…在这些有雅有俗的玩艺中，爷爷偏爱魔术，尽管他只会给魔术师鼓掌，自己一招儿不灵，但由于他豢养的魔术团在奉天很有声威，万国魔术团居然赏了老爷子一个会员席位。索泓一是老爷子的长孙，常坐在爷爷怀里一边揪着他的胡子，一边看那些使他眼花缭乱的戏法，耳濡目染久了，激起了他孩提时代的好奇之心。先跟着艺人学手绢下藏鸡蛋，后学无底箱下挂白鹅。先变给老爷子看，博老翁一笑；后来乍着胆子跟包上了戏院戏台，赢得观众的满堂彩声。小小的索泓一名字上了广告，海报的人头像印在城门楼，贴在电线杆上。艺号：奉天魔法神童。如果不是当时留学在日本东京”帝大”的父母亲，因东北局势而弃学归国，索泓一的道路，也许被老爷子给塑造成了遨游四海的艺人。父母亲进家第二天，就把他卧室里摆着的魔术道具，扔给了捡破烂的。老爷子为此勃然大怒，指鼻子划脸的大骂儿子儿

媳诋毁民粹，儿子则反唇相讥“如果不思国家兴亡，天天让那些戏子唱《龙凤呈祥》，全国就该到处挂上太阳旗了。”父子因争执不下而翻车，索泓一的父母乘火车南下，把索泓一强行带到了北平。老爷子后来当了日本土肥原贤二手下的汉奸，但因他的台班唱了一出《岳飞》，有煽动抗日之嫌，被日本秘密处决。这些恍恍惚惚而又非常逼真的记忆，使索泓一从小就觉得这个世界纷乱庞杂，年纪逐渐大了些，他认识到父亲所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的一代精英。他发奋读书，努力跟父亲学画。一九五〇年他在美院附中毕业时，激于义愤而投笔从戎，在志愿军里他很快被选进了文工团，在火线上他学会了简易的吹拉弹唱，没想到这个行当成了他的固定职业。当历史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时，他正在大西北克拉玛依油田演出。本来“右派”并没他的份儿，返京后他才知道他最崇敬的父亲和深爱他的母亲，分别被他们所在的学校划成了右派。亲友们告诉他，父亲性情刚烈，在批斗现场上坠楼自尽。临终前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曾想过，当初如果我不从日本回国，就碰不上这次挨整挨斗；但我不后悔我的行为，因为我深爱养育过我的北方青纱帐，我眷恋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万里长城，我难割舍在中国大地上流淌着的黄河长江。现在，我以生命为我的所爱殉葬，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言罢，突然推开他身旁的楼窗，跃身而下。母亲生性绵软柔顺，尽管她连连写了几张和爸爸划清界限的大字报，但最终劫数难逃，他们以一张床上睡不了两种人的推论，以“兔死必然狐悲”为罪名还是把右派帽子扣到了她的头上，索泓一还没归来时，她就随着下放干部去了河北农村。索泓一回到空荡荡的家，心情悲忿至极，咬开一瓶白酒喝得半醉时，提笔画了一幅漫画：一个穿着中山服的干部，嘴巴紧紧地闭着，腮边垂挂着一把比嘴还要大的铁锁。画完了画，他又继续借酒浇愁之后，他踉踉跄跄地把这张漫画贴到了门口，还没等到他从醉酒中醒来，他就被戴上了一副“铁手镯”。经过单位大会小会的“疲劳轰炸”，把他送往劳教收容所，又从收容所押到居庸关外这个劳教支队一两年之后的饥饿年代，在这儿他碰到了盲流李翠翠。

索泓一望着苍苍星海感慨万分。他想：他和李翠翠如同天上的两颗小星，本来浩瀚的天空各有各的星座，彼此距离数亿光年，可是当它们都变成流星时却陨落到一个山谷来了。他本来很怜惜她，反而带来她对自己的怜惜。她的言谈举止，她的目光流盼，虽然显得比城市在孩子表达感情的方式粗俗直露，但这一切都是她真实的心声。有那么短短的霎间，他曾觉得他比她要高雅脱俗，但仔细琢磨一下，觉得他又比她卑贱。她想笑就可以放声大笑，她想哭可以放声大哭，她想走立刻拔腿，世界无论对她多么严酷，但她总是赢得对世界的自由。而他呢？此时弓曲在窑门的火墙边，活象一只在墙缝*穴居的蜗牛，几乎每每爬行一步，都要先用触角去探探深浅。今年才过了三十岁，在“而立”的年纪他已经开始学习歇顶老人才具有的世故。。。。。。想着想着，他倒可怜起自己来了广唉，”

接着，一个使他心灵颤栗的念头，象奔马一样闯进他的脑海：要么真去效仿翠翠？至于奔向哪儿，用不着去过多考虑，翠翠说得好中国这么大，哪块黄土不埋人？“当然，在逃离这个劳教支队时，无须真的叫翠翠来当向导——在文工团的日子，自己走遍了全国大、中城市，脑子里深深地刻着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地图。他为这个念头的诞生，激动得不能自制，一下从窑门火墙旁站起身来，”当”地一声，他的头沉重地撞在了矮矮的拱形的窑壁上。这下，他顿时清醒了：法绳，手铐，大墙，牢房……象过电影一样，从他面前飞掠而过，他顿时惊愣地靠在了窑壁上。

象暮春之夜刮过的一阵凉风，把他的逃跑奢想给吹了个精光。他有些后怕，万一刚才李翠翠来灰窑的事儿，被什么人看见该怎么办呢？而且李翠翠声言还要再来这儿，一旦被人发觉后果简直是难以设想。索泓一想到这儿，心里那一点点罗漫蒂克，立刻烟飞灰灭。为了躲避这场可能发生的劫难，他从兜里重新拿出来两张白纸，把木板铺在膝头，神情专注地写开了请调报告。当他把写好的报告揣在兜里时，才发现火门旁烤着的红薯少了块。最初他以为自己记错了数了；不，对食物他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翠翠拿来六块，这儿还应当剩下四

块，难道真有第二个盲流光临石灰窑了，他左看右看，突然发现一个尾巴朝天的小家伙，正贴着窑壁悄悄溜了过来——这是一只小松鼠。还用问吗，这是烤红薯干儿的香气把它召唤来的，他在写请调报告时，它对他来了个乘虚而入。索泓一无名火起，把铺在膝头当桌子用的木板，狠狠向它掷去，这小家伙“滋滋”跑了，还没等索泓一回过来，它又探头探脑地溜了过来。索泓一这张一向没开口骂过人的嘴，此时居然失去了常态，一边追击着这个小动物，一边咬牙切齿地骂道你跟我他妈的抢什么食儿，简直是小浑蛋——”这小家伙倒没象李翠翠那样跟他转大窑，跳蹦着直线往窑边石缝里跑。索泓一决心捣毁它的老巢，说不定不仅能把它搬运回去的红薯干给翻弄出来，还可能搜出它储存下的粮食粒呢，他追到石缝前用电棒照着洞口，想把手伸进去给它端窝，很遗憾，他的指骨略略大了一轮，直到把手背磨出血迹来，也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他摇撼一下洞口的石头，头巍然不动；他转身捡起一根指头粗的树枝，顺着洞口向里捅着，怎奈松鼠穴居的地集弯弯曲曲，树枝刚捅进去不到半尺，就嘎叭一声折断了。索泓一晦气地把露在洞外的半截树枝一抛，无力地坐在洞口石头上。

他为自己的精神沉沦感到悲哀，如果在他演出的乡镇，偶然碰到这个小松鼠，他会把它逮住当作魔术道具；而现在他对小动物的慈悲和怜悯之心却消失了——仅仅为了它用尖而圆的嘴巴，叼走了他的两块红薯。他垂下头颅，想从人的良知上去忏悔自己；但这时肚子却和他的脑袋起了矛盾，他只好踉跄而行走回石灰窑。刚进窑门，他顿时头脑“嗡”地轰鸣了一声：刚才剩下的四块红薯，眼下只剩下一块了，他没有愚蠢地再去追赶小松鼠，神经的第一反应就是把那决小松鼠没有搬走的红薯干儿拿起来。他突然感到红薯的体积也变小了，用电棒照了照，才知道因窑火太旺之故，这块红薯已经被烤成了老牛筋。”这倒也不错，老牛筋嚼起来还经时间呢，”他虽然拿出阿Q精神来安慰自己，但心里却倍感悲凉人要是倒霉，喝凉水都塞牙。这个小东西，一准是顺着地道的另一个洞口爬出来，把红薯给噙走了，我索泓一上了‘地道战’的当，中了它的调虎离山计，这真是地老鼠欺侮家猫的精彩表演。

这只和人争食物的小松鼠，完全破坏了索泓一的情绪。他忿忿地掏出写好的请调报告，双手一绞就撕成了碎片，象天女散花似的顺手一扬，绞尽脑汁写下密麻麻的铅笔字立刻化为乌有。他靠着火墙坐下，掏出“老牛筋”用劲咬着嚼着，逃离这儿的念头突然又涌上了他的心头……那”咯吱咯吱”象嚼老牛筋似的声音，终于把索泓一的思绪带回到这片芦花荡。他漫不经心地回头望了望，士兵褚大个子，手里拿着一根芦根，象吹横笛似的边走边嚼。

干渴迅速传染到了索泓一，他笑笑说班长，我……99“秋天的老阳还他娘的这么热，挖两根来嚼嚼吧索泓一蹲下身子，先选择一根青多于黄的芦苇折断了，随后用力去抠苇根周围的土，他用力一拔，一截埋在泥土之下的芦根，就被他拉了出来。他抹抹苇根上粘着的泥土，象嚼甜甘蔗一样吸吮起它的水分来。

“还行吗？”士兵问道。

“还是班长有本事。”

“俺小时常挖芦根，当药引子使给娘配药，”

“你们那地方也有芦苇？”索泓一神不守舍地问道——他心里仍在咂摸着吃“老牛筋”时的滋味，因为那块烤得抽缩了的红薯干儿，被他细嚼烂咽地吃到天亮。

“靠近水的地方就有芦苇。俺那地方也不例外。”士兵高兴地说，”不过，到俺参军那年，公社填河汉子造田，芦苇给连根铲了，连苇塘里叫唤得又响又脆的‘苇扎子’也搬了家。”

“苇塘能打粮食吗？”索泓一觉得有点可笑。

“俺河南遍地深翻五尺，粮食每亩产万斤，”士兵顺口搭音，“俺去年回家探亲，党支部书记这么告诉我。”

“你见到粮食囤了吗？”索泓一猜想那个松鼠的洞穴里，一定藏有粮食。那松鼠的两个鼓囊囊的腮帮，就象是两条口袋，也许大地上产的粮食，一口袋一口袋都被松鼠装走了；不然的话，到处山摇地动地放卫星，大报小报都报道万斤田，怎么会产生这个饥饿的年代

呢？，

“反正俺信任俺支部书记的话。”士兵所答非所问。

“我就信任班长你的话。”索泓一带着一丝苦笑，“可是有一个问题，我不知该问不该问。”

“说。”士兵回答得很铁。

“河南要是有那么多人囤粮食，你们那位女老乡，干吗跑到那塞外山沟里，嫁给”他省略掉了郑昆山的名字。”

士兵语塞地“嗯”“啊”了半天，没能回答索泓一的询问。

索泓一看他红头涨脸地憋得难受，马上找词儿为这个裙大个儿解了围广这也难得，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班长，你们那位老乡，一定在前生就和郑科长有缘分，“

士兵听出来索泓一话里有话，把嚼得只剩下手指头长的芦根，往烂泥里一扔，两眼直直地盯着索泓一的后脑勺，动用了专政的语言喝道你放老实一点，不要想欺侮俺这半大老粗，”

“我可不敢。”

“那你问俺那话里啥意思？”

“没啥意思，随便聊聊天么”索泓一说聊天可以解渴解饥，”

“俺不许你挖苦俺们河南人。那些干部家属院的娘儿们，就在背后挖苦过俺那老乡，说她家里家外虽说是把能手，偷鸡摸鸭的本事比治家的能耐还大。据她们说俺那老乡在矿山的时候，偷吃过她们的鸡鸭。郑科长最初并不相信这些谣言，可是舌头根子下面能压死人，老郑身为管教科长，深感自己的脸面无光。

V

于是，他为这事情盘问开了俺那老乡。他说：‘你真饿得去吃人家鸡鸭哩？’俺那老乡回答说，‘俺俩天天在一块堆儿吃饭，你看见过一根鸡毛没有？’郑科长说，‘无风不起浪，人家咋都怀疑你哩？’俺那老乡急了，说：‘她们看不起俺这外来户，有脏水就往俺脸上泼。当家的，你琢磨琢磨，俺有多大的肠胃，能吞下整只鸡整只鸭？分明是她们家的鸡鸭叫黄鼠狼和骚狐狸给叼走了，拿着俺来当替死鬼，’老郑虽说深信俺那老乡不是这号女人，可是，还有些长舌头的娘儿们往他耳朵里吹风。有一天，和他住隔壁的一个队长老婆丢了只鸡，又隔墙指桑骂槐地日鬼俺那老乡，老郑脸上挂不住劲了，硬逼着俺那老乡把她拉下的大便，送到医务室去化验。查来查去，只查出大便里净是地瓜和菜叶的丝丝，没有一丁点鸡啊鸭的肉食成分。俺那老乡火得不行，当场给老郑一记耳光，老郑打那天以后，更敬重俺那老乡了。他不去和那群长头发的斗气，而是把她们的男人都召集起来，怒冲冲地说：‘你们这些干部是干啥吃的？你们只会改造犯人和劳教分子不行，还要管好你们的老婆，别让她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满嘴跑舌头，把家属院闹得乱哄哄的。我今天已经通知了铁工房里的犯人，叫犯人给每家都做上一把打黄鼠狼的夹子，往后咱们干部耳根子硬点，少听枕头风。就这，散会，’自从家家安上了黄鼠狼夹子以后，再也不嚷丢鸡少鸭的了。可是没安那家什以前，俺那河南老乡吃了不少哑巴亏，捡了不少边儿们的骂，’士兵褚犬个子以极浓的乡土之情，在索泓一面前表彰着李翠翠，用以批判索泓一刚才的那番活。

“班长，这一点我心里清楚。”索泓一诚恳地说。

“你清楚个屁，”士兵不恭地训斥他。

“是。我不清楚，”索泓一回答。

“走，快点走，”

“我再挖一根芦根吧，嚼了一根更逗起干渴来了“

“老阳都两竿高了，快赶路。”

“是，”

路实在太难走了，他左歪右斜地挪动身子往前走。一边走一边琢磨着褚大个子对李翠翠的评价。

能说褚大个子的评价错吗？当然不错。但是并非丝丝入扣。那些干部家属养的鸡鸭，有的被黄狼给叼走了，有的确实让李翠翠给偷来了。家属们委屈了李翠翠的是，她并没有吃过一条鸡腿——她把这些东西悄悄地送往了石灰窑。当时，索泓一虽然知道这些“进口货”的来路是个问号，但人体极需补充热

能的要求，湮没了他对食物来源了解的愿望九六〇年夏

天，索泓一先由腿腕浮肿，到入秋时连膝盖以上的部位，都一据一个小坑。虽然逃离铁丝网的念头还时起时浮，可是那两条沉重饰腿，成了他行动的羁绊；他要求调动工作的意念也越来越淡漠。到了远离石灰窑的地方，有谁能象李翠翠这么照顾他呢？，说她象他的妹妹，显得比这种关系更亲近；说她象他的妻子倒是绝对近似，但是索泓一对她是“楚河汉界”不敢越雷池一步。出子人的良知，也出于对后果的考虑，索泓一也曾理智地规劝过她到此止步，不要偷偷地再往石灰窑跑了。李翠翠充耳不闻，依然是我行我素。有时她把鸡蛋拿到灰窑，逼着索泓一当场吃下去，好象这样对她是一种安慰；有时她白天上山去割荆条，经常采摘些山杏、酸枣、野葡萄类的玩艺儿，并把这些东西放在他和她都知道的地方。

盛夏的一天早晨，天上下着毛毛细雨，他下了夜班，披着一个麻包片，弓着身腰，正向铁丝网的方向慢慢地移动着双脚，走到通往家属K和铁丝网的十字路口时，他靠着一棵老榆树歇腿喘气。突然他看见郑昆山和李翠翠，从树条编成的院门走出来。郑昆山穿一身干净的蓝布裤褂，肩上背着一个绿费包；李翠翠上身穿着一件淡藕色汗衫，头上撑着一把花伞；两个人有说有笑地朝这交叉路口走来。

索泓一躲闪已经来不及了，便把麻包片从头上往下拉了拉，拉到遮盖住眉毛的地方，并把脸扭到和他俩相背的方向，那姿势既好象是在看雨雾朦胧的远山，又好象是眺望他刚刚离开的石灰窑。自从李翠翠闯入了他的生活圆周，他很怕见到郑昆山，尽管他并没有做一件有愧于他的事情，他仍然觉得忐忑不安。此时此地，在蒙蒙细雨中竟然和他们两个人不期而遇，索泓一心里立刻乱成一团。

脚步声越来越近了，索泓一把头低垂到了胸脯。大约离索泓一有五六米远的样，郑昆山那双打着铁掌的大头鞋突然不再“咔咔”地出声了。索泓一虽然背对着他俩，仍然感到自己的脊背发冷，索泓一绝对相恰己的判断——郑昆山那双黑炭块似的眼睛，一定在锋利地注视着他。。

“那是行路的。”李翠翠的声音很较。

“不是。”

“俺看你有神经病，”

“麻包片角角上的记号，我认，”

“真是鹰鹞眼。”李翠翠嘟哝答。

“职业需要。”郑昆山似在磨励牙齿犯人中的亡命择和劳教分子专门选择雨天雾天逃跑。”。

索泓一抖麻包片，回过头来赶忙声明：“报告郑科长，是我。我……我才从灰窑下夜班，”

*郑昆山还没说话，李翠翠就尖叫开了：“这不是……不是……给俺窝头充饥的那位索……”

“你嗓门低点。”郑昆山插断了她的话，并向李翠翠使个眼色，“你前边走吧，我随后撵上你。”

“这是救淹一命的人，俺一直没忘记过。”李翠翠声音虽然低了下来，双脚却动也没

动，”几个月没见这位……，怎么瘦成了这个模样？”

“翠翠，”郑昆山再次用目光制止她说下去。„

“你要咋的，还不许俺跟泣道个谢？”李翠翠话里有话地说，“没有他那好心眼，我早在山沟沟被狼撕碎了。没有我李翠翠，你就一个人守着灯影过吧，”

郑昆山脸色陡然变了你胡说些啥呀，岗楼的警卫正朝这里看呢，”

“看就让他看呗，俺又没有光屁股下河洗澡，”

“你少罗嗦。”郑昆山急了，用手指着矿山停车场说，“你到那儿去等我，我和他说几句话。”

“俺想听听。”

“这是公务郑昆山踩着脚，铁掌鞋踩在石头上，发出”嘎地一声响。

“俺走，俺击，俺可要舍诉你，你要是忘记了索师傅对俺的诸助，老天也会用劈雷殛死你。俺河南有句俗话广恩情当水流，下装子准变狗说着，她独自撑着雨伞走了，把郑昆山一个人给撂在了雨地里。

索泓一呆了傻了似的站在老榆树下，手足无措地看着叉路口上的一块大圆石头。这块石头有丈把高，传说是”二郎担山赶

。。

太阳”时，掉下来的一块小石渣。大圆石头上有醒目的几个大字：认罪守法，前途光明。’那是索泓一初到矿山不久，奉命写在上边的。此时，他两眼直溜溜地望着那块石头，静等着黑皮肤的“拿破仑”的惩罚。随便拉上一条就能成立，比如说：你收工怎么走得这么慢，是不是有意逃跑？你在这老榆树底下作什么梦，是不是留恋过去当演员的轻松生活？你在这儿东张西望，分明打算去渝拿千部后墙上挂着的茄子干儿……

郑昆山向他走过来了。味味味

索泓一闭上了眼睛，数着量儿：一步、两步、三步……他估榷着”鱼千”会把火气撒在他的身上。可是味味味的声音，响到了第九下突然哑了。

“沐睁开眼。”郑昆山命令说。

索泓一睁开眼，但仍然半低着头”抬起头来。”

索泓一抬起了头，他看到了郑昆的那双眼暗。那真象是黑炭块被烧着了，瞳眸里跳动着亮亮的火星。你的眼睛不流泪了么，“他流露出少见的和蔼。

“这儿没风索泓一心里暗暗地想，嘴上却完全是另个答话报告郑科长，眼睛已完全好。”

“我这记性不太好使了，你的眼睛是怎么出毛病的？”郑昆山用手叩了叩脑门，似在回忆。

索泓一马上明白了他问话的意思广报告郑科长，我是被压灰堆的石头绊倒了，脑袋栽进了石灰堆里给迷的。”。

“没有记错吗？”

“没有。”

“对。关于你因公忘私烧伤眼睛的事，材料已经过我的签字上报了，你的处境也许会有点改变。”

“我改造得还很不够，初来那天编铁丝网的时候……”

“事物都是运动变化着的嘛，我们看人不是看一时一事，而是看总体表现。”郑昆山指了指大石头上的标语，认罪守法，前途光明’这几个字是你写上去的，你也正在这么做着。”

“恳请郑科长多对我进行监督改造。”索泓一神态十分诚挚。“很好，很好。今天你怎么站在这扎不动？”

“我……您看索泓一弯下身腰，用手指摠了摠腿。

“几级浮肿？”

“二级。走路觉得腿上象坠着石头，”

郑昆山皱眉想了想广这么办吧，今后你别去石灰窑干活了，你会写会画，当个脱产的宣传员吧，”

“不，我值夜班看窑只是劳神，并不费力，”

“发挥每个人的专长嘛，”郑昆山用堂而皇之的理由说道，“就这么定了，我进县城回来，立刻告诉主管你们的队长。”

索泓一连忙表示广郑科长，我不需要照顾，”

“往火车站拉矿石的卡车快开了，我们进城去买点东西不能再和你多谈。你放心，你不去看灰窑，也不会给你吃病号的粮食定量，你还按看灰窑的活儿吃粮，我可以去通知伙房司务长郑昆山匆匆地走了——他紧例登着两条短短的细腿，向那顶花伞追去——李翠翠正站在一个石岗了，向这儿眺望哩：

索泓一无力地靠到树干上，看着微雨中渐渐远去的花伞，李翠翠对”鱼干”、”拿破仑”、”恨透铁”、”登倒山”……能产生这么火的摇撼力量，是他所没有料到的。过去，在索泓一的眼里，郑昆山除了不具备”沙威”的体魄和脸型，以及欧洲人的白皮肤外，他就是沙威在中国的投影。不但对犯人和劳教分子来说，他是一块铁，就是对他手下的干部，也绝无宽恕之心。曾经有一个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年轻的劳教队长，他领着一个”流氓队”上山开石的时候，擅离了职守，去山崖崖上摘灯笼红的小酸枣；他一边吃一边往兜里装。突然，在草丛下的石缝里钻出来一条蛇，它蠕动着并不灵活的身子，爬上了这棵酸枣树。接着，一个他从没看见过的奇迹发生了：这条蛇的头伏在树杈上一动不动，之后顺着蛇尾的腹下，爬出来一条状如蚯蚓的黑色小蛇，稍歇几秒钟，第二条小蛇也出世了，第三条……当他数到第十二条落生的小蛇时，他奈不住了怪异之情，便呼喊了一声快来看呀，”不一会儿，三十几号劳教分子都围着这棵酸枣树，来观看”西洋景”。

“他妈的，好大的生殖能力啊，”

“这叫高产密植，你懂吗？”

“真他妈的邪了门了，蛇不是兒有卵生的吗？”

“大蛇生小蛇，真算开了眼啦

“瞧啊，第十八条小蛇了，又钻出来了”。

“一共生了十九条，”就在这时，一只大头鞋突然踩在那些弓着身子往树下爬的小蛇身上——郑昆山出现了。那头母蛇发觉它的儿女遭到不幸，立刻一反刚才生养时的安闲神态，先是仰起它那三角形的扁头，后是半截身子离开树杈，最后吐出了一条象红绒线般的细长舌头。那些筋骨或脸颊上带着刀痕的”氓爷”，本能地向后退去，郑昆山身不动，膀不摇，就象跑江湖玩蛇的艺人那样，一张手就掐住了蛇的”七寸”部位，另只手提起蛇尾，把这母蛇头朝下地从树上拉扯下来，如同过节的孩子们抖”空竹”一样，把蛇抖来抖去。说时迟，那时快，谁也没看清是怎么回事，这条母蛇的美丽外皮，已经被他剥了下来；他又顺手掰了酸枣树上的一只蒺藜针，沿着它的喉部向下一划，锋利得如刀子般的蒺藜针，立刻剖开了母蛇的腹部。那些”龙””虎”们正惊愣地看着郑昆山的绝技表演时，郑昆山已经用手挤出蛇胆，一扬手将蛇胆扔进嘴里，吞下了肚子。从他在山崖上出现，到他挥予把这条死蛇掷下山崖，总共不到两分钟的时间，这窝蛇的家族统统报销。不但”龙””虎”们呆了傻了，就连带队的那位队长，也象忘却了自己的存在似的，直直地看着郑科长那张毫无表情的脸。

郑昆山一声吆喝还瞅个啥，现在是劳动时间。”

那些”氓爷”们象恶鬼碰上钟馗一样，没有一个敢吱声的，乖乖地溜回了开山工地。那位带队的队长，自觉脸上无光，尾随着稀稀拉拉的人群，也想尽快离开这位”黑脸门神”，

可是被郑昆山叫住了。

“你先别走，”

“郑科长，你有事？”

“劳动时间，你满山摘酸枣，算啥鸡巴队长？”，郑昆山粗野地骂道，“见了这条产崽的蛇，给它一石头送它归西就完了，还吆呼

那些劳教分子来看稀罕，”

“郑科长，这真是一件稀罕事。我只看见过一嘟噜一串的蛇蛋，产在石头缝下的草棵子里，从来没有看见过大蛇生小蛇，不知道天底下还有胎生的蛇呢，”那位队长解释着。

“遍地都是，怨你眼瞎”

“在哪儿？”

郑昆山向山坡上的#教分子们一指广这还少吗？”

那位队长脸色陡然红了：“我……是……是说真的蛇，”

“我说的也不是假的嘛，他们不是牛鬼蛇神中的,蛇’吗？”郑昆山教训那位队长说你对产崽的毒蛇都不知道给他一石头，还能管好这些,五毒’吗？”

那位队长无言而答地垂下了头。

“把酸枣给我掏出来，”郑昆山象训斥犯了错误的小学生。那位队长把酸枣掏了出来。

“把它给我扔掉，”

那位队长向山虔下扔着酸枣。

“现在你可以走了，”

“去哪儿？”

“大院伙房。”郑昆山脸色铁青，一字一顿地说象你这号干部，只配去捏窝头这些能出气的活人，你哪一个也摆弄不了去吧”

年轻的队长懵了——他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象山崖崖上的一根树丫。郑昆山扭头走了，到了劳动工地他拿起那位队长用的大油锤，这只锤带起了一片开山的锤声，“当当当”的音响在高山大峒荡起沙沙的回声……

从这天起，郑昆山在劳教队的铁丝网大院里被神化了，那些“氓爷”窃窃私语说喂，你们知道郑科长，那两只眼睛为什么那么毒吗？这家伙常常吃蛇胆。蛇胆是清目的，吃多了就能练就一双火眼金睛。”于是，“流氓队”里郑昆山又被称之为“蛇胆”、“钟馗”、“门神”；这些“氓爷”馈赠给郑昆山这些绰号，比“老右”给予他的”鱼干”“拿破仑”“沙威”“恨透铁”“登倒山”的绰号虽然多了一些粗俗的神话色彩，但也不乏它的独特的艺术个性。这就是说，他们比”老右”们对他更加敬畏，因而在”人”的身上增加了“神”的灵光。可是在此时此地，在细雨靠靠的山路上，笼罩在郑昆山头上的。灵光不见了，”沙威”式的铁的面靛也抛到九霄云外，郑昆山象另一个肚界的郑昆山似的，对索泓一说了正常人对正常人该说的话，引起了索泓一思绪万千。当初，他去石灰窑给他送馒头的事情，索泓一还不敢承认这是李翠翠的作用，因为她充其量不过是个甯流姑娘，高热也难以熔化金刚。今天他才有点相信，李翠翠旋风般地闯进了郑昆山那间屋子后，郑昆山逐渐显露出人的底色——原来他也并非一具不食人间烟火的机器，而是一个血肉之躯。要说他和那些干部存在着不同的话，并非人和机器的差别，只是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他比他门律己更严，他比他们更爱劳动。他比他们行动更果断；但是果断超过了极限，就成了武断专横、飞扬跋扈的同义语——这才是郑昆山的一幅标准的肖像画呢，

索泓一抖了抖麻包片上的雨水，离开岔路口重新上路。他反复权衡着这次工作调动，对他说来是了了喜各半。因为他不再去友班看窑，就会失，；。赖以生存的许多物质；而在这个饥饿年代，活下去就是胜利。李翠翠就是性子潏野，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入铁丝网去给他送食物，那就只有靠几个小窝窝头，来支撑肚饥了。反过来想想，却也祸中有福，苻铁

丝网束缚着她那双脚，等于变相结束了他和她的接触，虽然生活的安全系数变小，法律的安全系数增大，也，午他能撑过饥饿的威胁而赢得永生。他边走边回头看看那一座座冒着烟龙的石灰窑，既有点欣喜之情，也有点惜别之意。他情不自禁地在雨中喃喃。

“再见了，大坟头，”

“再见了，李翠翠，”

“抢我食吃的小松鼠，我不该去掀你的窝，”

“那只肯流野山羊，这时候追上你的家族了吧，”

索泓一的喃喃自语声，使他突然感到自己老了许多。他马上直起身腰，好象这样可以使他的形象更年轻一点似的。”本来我才刚刚三十出头么，距离进那大坟头的时间还远得很哩，“他想。蒙蒙细雨还在落着，他感到眼窝有些潮湿，他用袖口擦了擦，自我安慰着：“这是雨珠，不是眼泪，真该流泪的时候再流吧，”

否极泰来，象一声被科学家们称之为“球雷”的闪电，滚过了塞外的劳改矿山，他一下成了“老右”中的第一个“人民”，在首十号“老右”里中了头名状元。他把行李搬出了铁丝网，希天，天是蓝的；看树，树是绿的；就连平日使他厌烦的家雀噪叫声，今天他听起来都是悦耳的音乐。可是，在通过铁丝网门口的岗楼时，值勤的士兵，突然向他呐喊了一声：

“你干什么去？”

“我解除教养，摘帽子了，”他抬头向岗楼上的战士启唇而笑。

“你在对谁说话？”

“对你呀，”索泓一觉得诧异。

士兵走下岗楼，严厉地说拿证明来。”

“办”

士兵看了看解除劳教的通知单，并没有分拿他的一点喜悦，鄙夷地看了他一眼说：

“那你怎么不首先喊，报告班长”

索泓一暗暗纳闷，离开铁丝网，就意味着身分已经改变了，为什么还要先喊，报告班长’，然后再谈正事呢，好在这几年已经养成了服从的本能，便连连点头说“我今后注意，我今后注意，”“今后注意不行。”值勤的战士说，“你从来一遍。”

。索泓一无奈，只好重新立正站直站好，喊道报告班长，我叫索泓一，今天我已经被解除教养，同时摘掉右派帽子。这是证明，希望班长验证放行，”

“记住，今后你只要通过岗楼，一定要先喊，报告班长“我的处分已经撤消了，为什么还要履行这个……”

“这是劳教队的规矩。”士兵沿着小木梯向岗楼上走去。

“摘了帽子就说明我归还人民队伍了呀，”

“别罗嗦了，出大院吧，”士兵从岗楼的小窗口探出头来，用下巴颏向他示意了一下该去的地方。

索泓一的喜气被打消了一半，他不无憎恶地看了那值勤的士兵一眼，直奔山脚下的几排红砖房而来。一路上坡十分费力，他不断把行李和网兜放在路旁的石头上喘气歇脚，大约只有三百多米的路程，他走了足有半个小时。到了他的新居面前，他欢快之情略有回升，因为劳教队住泥板房，这儿住的是一排排新砖房；他隔着玻璃向里望了望，回升的热度又有点降低，原来房子只是外表上区别于劳改队，里边的大炕以及大炕对面的脸盆架子，和劳改队并无任何差别。特别让他感到头疼的是，炕上那些横倒竖卧的成员，索泓一虽然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却很熟悉他们的面孔。其中有流氓、小偷、江湖骗子，奸尸医生……在铁丝网内由于按照案情编队，只是每天在打饭时见面，可以老死不相来往；出了铁丝网，反而要和这些人物在同一个屋顶下生活了”喂，进来吧，魔术师，”有人隔着窗户发现了他。

索泓一的两只脚，一只踏进了门坎里，另一只踏在了门坎之外，不知为什么，他不想

往里迈步。。

，”这回有教咱们变戏法儿的了，”不知谁喊了一嗓子，算是别开生，了的欢迎词。

“还犯那门傻，进来呀”

“瞧，墙上贴着你的名字，你就住在这儿，”

“这家伙变戏法变出神精病来了吧，看他那副呆样儿，”“穷酸，你他妈的不愿意和我们成为左邻右舍，我们这些‘内矛’（内部矛盾），还不喜欢你这‘敌矛’（敌我矛盾），来污染我们这间屋子呢，”

“傅不进来，我们可要关门了。”

索泓一皱皱眉头，暗自苦笑了一声，只好走了进来，把行李卷掷在炕上。索泓一立刻发现，那些早已摊开的行李，各占有一米多宽的炕面，给他留下的只有六七十厘米宽的生存空间。索泓一虽知这是对他的虐待，但他不敢流露愤怒之意，唯唯诺诺地打开行李，把褥子双叠起来铺在了炕席上，以避免自己的褥子压住了别人的褥子，而引起邻里间的纠纷。

“露一手给咱们看看吧，”事态并没完结。有人挑头地喊。“教教咱‘仙人脱衣’的戏法，咱们好能应付‘雷子’”

“怎么回事你是哑巴爹妈生下的小哑巴？”

索泓一向屋里的成员，带有歉意地表示说别逗我好不好，让我先歇歇腿，我是二级浮肿，爬这段路就胡噜噜地拉开了风箱。”说翁，他囫圇个儿地往炕上一躺，就闭合上了睫毛。

“瞧这小子这股酸劲儿”一个身大力不亏的头人，挑唆地说，“他妈的，他上台变戏法给领导们时活灵活现的，却对咱们帮哥儿们这么不仗义，”

“夹磨夹磨这条哈巴狗”。

“教训教训这个小兔崽子，”

索泓一自知不妙，忙支撑起身子，想表示一下自己愿意变个戏法，给他们解闷。晚了——太晚了，他的头已经被一条棉被蒙上，接着是一顿拳打脚踢，索泓一在棉被里想喊，喊不出声，想了，叫不出来，只好用双手抱住头，承受这群“氓爷”的惩罚。突然，喜笑声，怒骂声戛然而止，索泓一象从喧嚣的闹走进了空山幽谷一样，他不知道究竟在这间屋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颤惊地撩开了棉被向外看去。呈现在他眼前的首先是一件浅藕色的衣襟，他向上看了看，炕前站着的竟是李翠翠。很显然，她是为了庆祝他“摘帽”而来的，乌黑的髮角上，别出心裁地插着一束白色的玉簪花。花是白的，脸是红的，这红白相衬的色彩，立刻使索泓一手足无措。

他觉得她的行动接近于荒唐，一个女人家竟然跑到刚新生的囚徒和劳教分子中间来，只会给郎些流氓当成话柄。尽管这儿不受铁丝网的约束了，但毕竟是清一色的男儿国——而且是混浊的男儿国。李翠翠似乎全然不理睬这些，她正双手叉腰，胸脯起伏地骂着那群流氓瞅瞅你们这群臭流氓的德性一儿，一个个象牲口似的咬群欺生。多亏俺去供销社去打酱油，路过这儿时隔窗户看见了，要不你们还不把人家给打成残废？这叫欺负老实人，踹寡妇门，挖绝户坟，俺看你们真是缺德缺到家了。今天恁们郑科长不在矿，俺就替他训训你们这群儿马蛋子，都

谁上手打人了，说：“

索泓一的心里稍稍安定了一些，因为她向“男儿国”解释了她走进这间屋的原因。尽管索泓一知道这绝非实话，但足以涤荡那群流氓头脑中可能产生的疑云了。真也怪了，她一非管教干部，二非值勤警卫——仅仅因为她是郑昆山的“内当家”，在这间屋子里竟爆发了强大的威慑力量，他们象听郑昆山训话时一样，个挨个地低下了头。

“谁打人了，自动站成一排，”她蛾眉紧皱地说。

挑头的肇事者——那个一米八高的大个子，首先站了出来接着，这支打人队伍列队站好了，不多不少整十个。剩下几个年纪较大的成员，愣愣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从他们的

眼色中，可以看出他们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因而脸上流露出胆怯的快意只有那个犯奸尸罪的成员，眼神色迷迷地盯着李翠翠那张桃花脸。

“你参与打人了么？”李翠翠发觉了那淫邪的目光，撇开那些“氓爷”首先向他走去。

“没有。”他从桃花梦里醒了，直眉瞪眼地说。

“没打，俺也得教训教训你，”说着，李翠翠抡圆胳膊，狠狠地打了那人一记耳光，嘴里气囊囊地说你瞅着女人往肉里盯，俺肯定你是个下流坯，”

由于李翠翠用力过猛，她头发上那朵白色的玉簪花被震落到了地上。那个被打得趑趄趑趄的性变态狂，没先擦鼻孔流出来的血，却忙不迭地去拾那朵玉簪花，那李翠翠用脚狠狠一踩，同时从牙缝挤出一句话俺踩碎你这坏骨头，“那人”哎唷——”地叫了一声，从李翠翠脚下抽出手来。他再不敢望李翠翠一眼，把脸对着墙角，独自去擦鼻翼两旁的血迹。

这一连串的动作，如此干净利落，不但索泓一深为震惊，那群”氓爷”也为之面面相觑。当李翠翠这出杀鸡儆猴的戏完结，重新站到十人的队列之前时，没有她多说话，那个”头人”首先开始了自我惩罚。他就象昔日的国民党军官，惩罚三等兵似的，先把他手下的九个下属，分别臭揍一顿，然后从炕洞里掏出一块半头砖，递给李翠翠，请求李翠翠对他施行最严厉的处治。他说：“我们这些在社会上要胳膊根进劳教队的，三天不打一回架，心里痒痒得慌，“说着，把脖子一伸，等待着李翠翠下手。。

李翠翠显然没有经过这样的阵势，手中那块砖头”当”地一声掉在了地上。那”头人”弯腰把砖头拾起来，再次递到她的中说我没别的请求，只求您别把今天的事儿告诉郑科长。在全矿我们最敬重科长的铁劲儿，他往东指，我们往东打；他往西指，我们向西攻。今天这事儿，您就锁在心里生了虫儿，也别让郑科长知道，我们不愿意让郑科长为我们的事儿皱眉生气

李翠翠恶治了那个性变态狂，麻利得象阵旋风，可对眼前这个局面没了主意。她把那半块砖放在炕沿上，目光流露出惶惶的神色。她向索泓一看了一眼，象是向他讨办法。索泓一心领神会地向她点点头，意思是叫。她顺坡下驴，到此为止。可是，这一霎间李翠翠看见了他那双红肿的眼睛——特别是她扬石灰的那只眼睛，从窄缝里往外涌着泪滴，立刻火燎心怀，把放在炕沿上的那块砖重新拿在手上。她把那半头砖在手上掂了掂，骂道给你这畜生留点记号吧，省得你往后还骑在老实人头上拉屎撒尿，“说着她把手里的半块砖向那”头人”身上砸去。就在这一霎间，索泓一从炕上跳下来，用力推了李翠翠胳膊一下，那半截砖没砸着”头人”，叭地一落在了地上。李翠翠再去捡那块砖头的当儿索泓一抢先把砖头掷向了院子。他忙不迭地对李翠翠说广这事儿也怨我不通情理。本来，今天是火伙,新生’的喜庆日子，大伙让我变两个戏法乐和一下，我照办也就是了。可我……可我……缺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硬是开顶风船。李翠……李代科长，我个人的意见，还是把这页日历翻过去算了，我今后还要和这些小兄弟长期在一块打交道呢，李翠翠啐了他一口，狠狠地说废物索泓一何偿不知道这是自己最懦弱的表现，但在这个场合里他最好的办法是在黄连树下弹琴——昔中作乐。他明明知道自己没有任何错误，自己编造点错误也就是了；他明明知道自己是原告，当成被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句话，他还要在这儿和他们共同生活，要学会忍耐。

李翠翠双眸中燃烧着的火星熄灭了，她怜悯地望着索泓一，眼圈突然红涨了。她俯下身去装作去拾那朵落在地面上玉簪花的样子，以逃避那些目光的追踪，她把那朵沾着灰尘的花瓣，用嘴吹了又吹，把它重新插上发髻。当她重新站起身来时，把脊梁甩给了那些等待她发落的成员，双手用力绞着衣襟，语音微微颤抖地说索泓一，你跟俺去医务所去检查一下眼睛，如果你的眼睛被打了，这场官司不能算完。”。

索泓一避嫌地回答我呆一会自己去医务所”

“俺是人证，呆会儿谁给你这屈死鬼当证明？”

李翠翠阐明了她带他去医务所伪理由，索泓一只好颞水推舟地应了一声，尾随着她走

出屋门。刚刚绕过几栋房子，李翠翠看看四周无人，停步回头，以机关枪快射的速度对他说俺是给你送消息来的。俺那口子去县里开会，是研究县里武箬在沿途布阵，以防有人逃跑——上边下令，工业下马，矿山停办，全矿要连窝端。

“去哪儿？”

“挪到渤海边的一个劳改农场。”

“挪窝就挪窝吧，树挪窝死，人挪窝活，”索泓一全然不在意地说，“只要能离开这群畜牲就行。”

“别做梦了，那儿是个方圆几十里地的农场，释放出来的流氓比这儿还多。”

“哎，幸运儿……”索泓一喃喃自语。

“别怨天怨地了，俺和俺那口子也是一番好意。俺看你没有别的出路了，只有远走高飞，”李翠翠说，“俺这孤身女娃，身无一技之长，还敢闯南走北的；你会写会画会吹会唱，还会变戏法儿，还愁找不到饭碗？”，“李翠翠目光焦急地凝视着他，”矿山调动，一准是乱哄哄的，借这个机会溜丫子吧，到那儿逃跑可就难了。本来，俺说过愿意当你的向导，眼下，俺……俺……不配了，俺已经双身子了。那小玩艺在肚子里一动弹，好象勒住了俺的野性。俺想：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木头人也得随着它了，这是俺的命，”她低垂下头来沉吟了一会儿，又把头昂了起你到底是咋个打算？”

“我……我怕万一……”

“你啥都怕，就是不怕不象个男人，”

索泓一刚吐出一个字，李翠翠突然“嘘”了一声。房子附近响起了嚓嚓的脚步声。她猛然拔下她头上那朵洁白的玉簪花，往他手里一塞走吧，俺不会给你空桥踩的，”说罢，转过房山匆匆商去。

索泓一刚把这朵花装在兜里，一队红头发、红脸蛋红眉毛的井下工经过了这里，他无法分辨这些浑身沾着矿粉的人“一朵花苞刚开，还没挨过女人呢，古话说：‘宁在花下死，作鬼也风流’，这么下车去，吃机枪子儿，可是太不值了“

“嘻嘻……”

“哈哈……”

颠颠簸簸的卡车车厢里，爆发出一阵笑声。那”跳车”的低语声，居然停止了。接着是一段淫秽的对话：

“喂，老帽，你为什么要死女人呢？又脏又臭，”

“用冰镇着，用福尔马林药水消毒，”

“身上还有弹性吗？”

那奸尸犯咂咂嘴。

索泓一坐在车板上，把头埋在两个胳膊中间。他不敢直接去用手堵上，朵，以防那些”氓爷”指责他”假清高”。在那场”蒙头会”后，那群殴打他的流氓，倒是向他表示出和解的姿态，那”头人”还亲自给他把被褥铺到和他们一样的宽度，并给他伤肿的眼暗换药。唯独那个奸尸犯，却始终用淫邪心理，向索泓一寻衅我说魔术师，我猗那位郑夫人，对你眉来眼去挺有情意的，这个农村妞儿奶子大，屁股圆，那双水汪汪的眼珠，能把男人们魂给勾走，我要是你呀，哼，“

“我警告你少在这儿放屁，”索泓一对待这个瘦骨嶙峋的家伙，倒还充满自信。

“怎么？你不爱听了？”

“淫棍，”索泓一喝道。。

“猫还能让耗子吓着，”奸尸犯挑战似地盯着他，”你别看我造劳改释放犯，你是解除劳教的。告诉你，就是我再奸上十个活尸，我犯罪的性质也是，‘内矛’，你再装得清高，天天喊，‘社会主义好’，也是，‘敌矛’，‘内矛’管，‘敌矛’你是耗子我是猫，管你是天经地义，”

说着，他晃晃悠悠地向索泓一的铺位走来，走到铺位前噗地在他裤子上吐了口痰。

“你给我擦掉。”索泓一从炕上站到了地上。”

“你自己用舌头去舔吧，”那奸尸犯毫不在意地说，“你着过《金瓶梅》里潘金莲的口淫吗？想必那玩艺很有味道，我叫你尝尝鲜，”

索泓一终于被激起了泥人的泥性，他冷不防一拳向这家伙脸上打去。奸尸犯毫无防备晃晃身子，一屁股倒在地上。索泓一一不做，二不休，跃身骑上这头“畜牲”，用一只手紧紧掐住他的脖子，左右开弓地打了他五六个耳光，直到打得他自己没了力气，才收住手掌。当他气喘吁吁地从这头畜牲身上站起来，感到头晕目眩，但为了防止那畜牲反扑，他强打精神地站在那儿准备再战。那奸尸犯老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象疯狗一样扑了两扑，索说一都闪开了，那奸尸犯自己摔倒在地上。

……二……三……”那群氓爷在炕上充当着拳头裁判的角色，数着数儿，“七……八……九……”

“完了，花爷，你认输吧，”

“索泓一还真有两下”

“我是二级浮肿，”索泓一到着气说。

“我跟你一样，也是二级浮肿。”那奸尸犯扶着炕站起来，色厉内荏地。自我解嘲，“不然的话，我非咬命你那玩艺儿不可，让你这右派断子绝孙，”冷，

屋子里滚过一阵笑浪，“头人”开了腔得了，不打不成交，往后还要在一起苦受呢，在这个年头，谈涮羊肉可以解饿；谈男女之间那些事情，可以解忧沉沦堕落。

索泓一深感自己周围一片混沌，就象卡车轮子下扬起的道道黄少一样。他对己进行了反躬自问，觉得自己也未能做到一尘不染。饥饿给他带来了心理变形，他吃饱了也觉着饿，他和老右们在一块也开过“精神餐馆”，彼此咽着U水地谈论过解饥食品，从高档的水晶时、古老肉、清蒸鱼，一直到低档的窝头，蒸饼，白菜汤……来到那间“公民”的屋子后，自己虽然狠狠揍了那无耻的奸尸犯一顿，但在当天夜里，他莫名其妙地梦见了那条河沟的青石板，他和窗流李翠翠……如果这一道精神防线再被生活摧毁，他意识到那就是他向动物退化的开始。想到这里，索泓一深为自己的变异而悲哀。

卡车开始爬山了，爬的是气势雄浑的燕山山脉。那些同伙聊兴已过，此时随着卡车的摇摆而昏昏欲睡。听不到污秽语W的索泓一，神色专注地眺望着绵亘的群山。山，是厚重而久远的，谁也估算不出它从地下降起的年代以及它的悠久年龄山，又是巍峨而苍劲的，它把绿色集于一身，以显示它生命的永恒。那白白的小斑点，是山坡草地上蠕动着羊群；那色彩斑斓的小块块，是开放在大山脚下簇簇野花；那一亮一亮的丝带，是大山献给饥渴行者的溪水；那一个个小得如同儿童积木一样的东西，是山谷里零散的农家。索泓一心里蓦然一跳，他看见蜿蜒在山峦之巅的古老长城了，它醉卧青山，头顶流云，曲曲弯弯地走向无限远的天际。看见大自然的博大壮丽，索泓一倍感自己的渺小和形秽。

记得小时候，爸爸、妈妈曾带着他登过长成。爸爸一路上向他讲燕赵慷慨悲歌之士，妈妈则拉着他的手捕捉山坡上的蝥蛄；爸爸采摘了一束殷红的红叶，妈妈掐了一把野菊花。

爸爸问他你喜欢红叶？还是野菊？”

“我都喜欢。”他说，“但我更爱听蝥蛄叫，”

爸妈都笑了。爸爸说抛开蝥蛄不说，你爱什么？”

妈妈争抢着说泓一一定喜欢野菊花。”

爸爸毫不示弱地对儿子进行争夺不，血性男儿应当爱红叶，”。

索泓一的回答，使爸妈为之一惊。他说“我爱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万里长城。”

爸爸当即把他抱起来抛向空中，又接在怀里。妈妈也觉得儿子的回答，超越了他的年龄（当时他十一岁），在归途上路过“栗子王”商店时，给儿子买了一大包糖炒栗子，作为

父母亲对儿子的嘉奖。

长城，依旧是他童年时攀登过的长城，但是当年登长城的家庭却破裂了。爸爸坠楼，妈妈发配到河北农村去烧砖。三颗普通的中国之魂，在恶性循环中，都成了一窝黑。

“妈妈，您好吗？”索泓一喃喃着。

“我好。”声音象整个燕山在轰鸣。

“您的儿子象塞外的一颗沙粒，将被风卷到新的地方。”“一路平安，爹爹保重，”

“我现在当了‘幸运儿’了，想去看看您。”

“你不要来，妈妈很好，妈妈都能一次背十二块砖坯上窑了，十二块砖坯有六十斤重，你也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您没有得浮肿病吗？”

“没有。泓一你呢？”

“我健壮得象头牛。”

“那妈妈就放心了，”

“我最担心您的血压。妈妈，”

“反而降低了，劳动能治百病”

“真的？”

“妈妈从没说过谎话。”

不，妈妈在兴高采烈地说着谎话——当索泓一从幻觉中清醒过来时，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在劳改矿山，他和母亲断续地通过几封信，妈妈的回答是“好”“好极了”“一切都好”。她把发配去改造的那些砖窑，形容成了天国的“伊甸园”。儿子明白：她越是在信里说那儿好，那儿的实际情况越糟，就象爸爸坠楼自尽后，妈妈写下的划清界限的决裂声明一样，在激昂的言词下，深藏着她那颗伤痛的心，可以说是一篇彻头彻尾的谎言。妈妈现在的谎话升格了，学会了郑重而庄严地说谎，岂不知那天国的“伊甸园”，在天堂和人间都不存在——那是艺匠绘制出来的宗教神话。

“砰”地一声枪响，索泓一的思绪被打得粉碎。卡车上打盹的成员，也都被这声枪响召唤醒了：。

“准是跑了人了。”“头人”判断着。

“怎么没有停下车去追捕逃犯？”“有人疑惑。”

“放的是单枪。跑了人早就该用机枪扫了，”

“大概是枪走火了，”

队员们正在探头探脑地捕捉着鸣枪的原因时，前边的卡车上传来准确消息：这是郑科长用警卫连长的手枪，在打野山羊。一场虚惊过后，使沉闷的车厢，顿时活跃起来。那奸尸犯的老营生重新开业，索泓一只好挪动了一下屁股，把脸转到迎风的方向，这样虽然可以让那些淫秽的声音灌不进自己的耳鼓，但他那只迎风落泪的眼睛，却不断滴嗒滴嗒地落下泪来。

卡车缓慢地山间S形公路上奔驰着，索泓一一边用手绢不断擦着右眼，一边神往地向大山眺望。忽然，他发现那只被枪击伤的野山羊了，他在山石缝间蹦跳着，它蜷缩着那只被子弹打伤了的前腿，用岩石当作为天然掩护，逃向大山的峡谷。他真担心后边的警卫车的战士发现它，再赏给他一梭子，可是手握机枪的战士，心神专注地盯着车上的“野兽”——阿弥陀佛，那只野山羊逃走了，索泓一直送着它跳过一条溪水，消失在山坡上一片乱树棵子之中……

索泓一擦擦眼泪闭上眼睛，他头脑里记起了《鹿回头》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小时候妈妈对他讲过的。妈妈是海南岛琼山县人，寄宿在北平亲友家求学时，结识了从北方来北平上学的父亲。爸爸常常风趣地把他们之间的结合，称之为南极和北极恋。爸爸身材高大，长着一副典型北方人的奇伟体魄；妈妈娇小玲珑，面孔黧黑，是不是小时候吃椰子多了的缘故，

索泓一无从考察，但从他有记忆时起妈妈的皮肤就闪烁着一层椰油的光亮。她对他说：从前有个猎人，追踪一只美丽的小鹿，这只鹿夺路惊恐而逃，猎人紧追不舍。小鹿跑过草地，他追过草地；小鹿蹦过山泉，猎人也跳过山泉。小鹿被追得无路可走时，攀上了一座高山的崖顶，当猎人举枪射击时，那小鹿摇身变成了一个漂亮的村姑。猎人动情地放下了猎枪，领这位村姑回家成了眷属。

索泓一对这个神话，听得有滋有味。但是爸爸对这个神话的收尾提出意见。他说这小鹿也太没有自尊心了，”

“这是神话。”妈妈说。

“神话也是影喻人生的。”爸爸说，“我听到《鹿回头》的传说，尾巴跟你讲的不一样。当那猎人举枪瞄准小鹿要射击时。那小鹿并没变成什么漂亮村姑。它还是那只鹿，但站在悬崖之顶，回过头来留恋地看着养育它的那片青青的草原……”

妈妈打断他的话说：“这神话出在海南岛，”

“北满草原也知道这个神话呀，”爸爸争辩着说，“我不赞美小鹿和猎人的浪漫蒂克，我赞美小鹿眷恋故土上草地的情怀。它对着它啃过青的草地聃叫了三声，没等猎人钩动猎枪扳机，它纵身跳下了百丈悬崖，”

索泓一的心马上沉入了谷底因为在反右的批斗现场，爸爸就扮演了这头小鹿的角色。当然，他当时的年龄已经不小了，加上日本人一进北京，他就蓄须铭志，拒绝了日本人用厚禄聘请他当翻译，他步入中年时就已然象个老叟。爸爸重气节，妈妈重感情；爸爸性子硬得如同山坡上疙疙瘩瘩的枣树，妈妈生性柔顺，若同是依附于树干下的小草。一场“雷殛木”，枣树嘎叭一声被击断了，孤零零的小草，没了遮荫的树冠，也只好去承受命运中风霜雨雪的严酷洗礼。

“妈妈——”他突然懵懵怔怔地叫了一声。

这一声叫醒了他自己。看看周围，山，依然巍然而立，草，依然滴翠含青。那些脸上蒙上一层塞外尘沙的司机人，还在嘻哈哈笑着。车轮奔驰的声音太响了，人世间的万物没有一个人听见他梦呓般地叫了一声妈妈。

孤独咬蚀着他。

忧伤折磨着他。

愁楚占有了他。

他在这一霎间，真盼望警车上手扣着机枪扳机的士兵，因卡车的急剧颠簸而失手走火。那样一来，他这个坐在车尾上的摘帽右派，帽子和灵魂可以一块飞上九天，那儿有举着双手迎接他的爸爸——那儿是一个深爱中国、直面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地下之冢。有这么一刹那，索泓一真的起了跳车的欲念，让后边的卡车来不及刹车，车轮就从他身上辗过去，把一个中国男儿的血肉之躯留给雄浑的长城。不知是不是心理因素在作怪，他总感觉紧握机枪的士兵在盯着他，坐在司机楼里的大胡子司机也在盯着他——他失去了勇气，因为死并不象世俗所说，是弱者的行为，而是勇敢者的果断行动——在遗传学的范畴中，他觉得更多的接受了妈妈的遗传基因。他很懦弱。

他那只风泪眼象融化的冰椎。一滴一滴地落下泪滴，他那块擦泪的手绢很快就湿透了，当他把手探出槽帮去拧干那块手绢时，目光有意地再次往司机驾驶室里看了看，眼睛顿时象触了电一样不动：原来大胡子司机身旁坐着的那个人，正是给他带来“幸运儿”绰号的李翠翠。

是天意？是巧合？还是李翠翠的有意选择？一个双身子的妇女（又是郑科长的老婆），当然有资格坐在司机楼里，以避免因山路的颠簸而流产；但浩浩荡荡的车队有十五六辆，她为什么偏偏坐在这个司机楼里？

她不眨眼地看着他。

他却很快避开了她追踪的目光。 ，

不知为什么，他产生了抱怨她的情绪：一只“风泪眼”换掉了头上的一顶帽子，只有他和她以及她的男人知道这件事。摘了右派大帽子，又箍上了“摘帽右派”的小帽子，貌似成了公民，实则还是在原地踏步，机关枪的监督，严正地告诉了他这一点。可是他为此变成了风泪眼，一生都要迎风流泪，直到他的泪腺竭为止，这都是李翠翠的恩赐。想到这里，他狠狠地往司机楼里瞪了一眼。

隔着风挡玻璃，李翠翠似乎和他发生了心电感应。她忧郁地皱着眉心，好象完全接受索泓一目光的批判。他把目光马上收拢回来，他发觉他没有权利谴责那个盲流姑娘。那天夜里她拿了她的窝窝头和鬼子姜，也是为了延续生命，和他在矿山梯田上捣田鼠窝，把它们的存粮放进铝锅里煮沸成粥以饱自己的肚子，同出于生存竞争的本能。至于这只“风泪眼”，也怨不得李翠翠，谁叫你去追踪她呢？。追踪她时又为什么把木棍当枪比划？如果仅仅是一条木棍，李翠翠也许不会顺风撒灰，而己崇拜枪的神威，结果反而承受到了力的反馈作用。活该，谁让你以枪吓唬一颗饥饿的灵魂呢？ ，

，反躬自杏以后，笼罩在他心上的怨云一扫而光，他朝李翠翠抱歉地笑笑。‘

李翠翠马上有了反应，她用手绢擦擦自己的脸。这是示意索泓一成了土人，该用手绢擦擦脸上的尘土了。正好，他这条手绢是水淋淋的，用泪水擦脸同样起到净水洗脸的作用。他擦了擦，立刻感到精神了许多。

^李翠翠微笑地点点头，象老师夸奖完成了作业的学生。

索泓一从口袋掏出干粮。这是矿山拔营起寨时蒸的土面馒头。尽管看上去和窝窝头颜色绝对近似，但它是清扫库底的白面做的，索泓一一直没舍得吃。现在，他把它掏出来，虽然极想把它吞下去，但演哑剧给李翠翠看的兴趣，暂时抑制了他的饥饿。他用那块泪手绢蒙上它，当他掀开手绢时那黄馒头不见了；他向外一挥，那馒头又从袖口滚出来。

。李翠翠笑了，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

。索泓一不敢笑，他怕被车篷顶上持枪的士兵看出破绽。李翠翠身子背向司机，指了指嘴。 ，

索泓一当真嚼开了黄馒头——他早就饿了李翠翠隔着车窗，从背包里掏出一个西红柿，作了一个要向窗外抛的姿势。这个动作太显眼了，引得身旁的大胡子司机歪头看了看她，李翠翠解疑地把手收拢回来，把西红柿放在嘴边M了闻，又放回到书包里去。然后，捋开袖口看看她手腕上那块手表。

索泓一猜测着这手势的含义：这西红柿是留给他的，只要一有时机，她马上想办法递到他的手里。索泓一向她点点头，表示谢意。点头之后，他又摇头，示意他不要她的馈赠。

李翠翠失望地撅起嘴。

索泓一连忙把摇头改变为点头。。

李翠翠咧嘴笑了，那笑靥就象司机挂在风挡玻璃上的那束喇叭花。那束花是淡紫色的，映在李翠翠浅藕色的褂子上，色彩非常别致。如果不是在象摇煤球一样的卡车上，他真想用彩笔给李翠翠和那束喇叭花，画一幅水粉画。那将是一幅质朴无华的村姑肖像。她有村姑的泼辣粗野，又有村姑的纤细甜润；她的生命真象野篱笆上朝天开放的喇叭花，象春天的鸟群自由飞翔，象天空的云朵悠然飘荡……

落雨了，凉凉的雨丝撕碎了他的心中的梦。天上滚落下来的不是毛毛小雨，而是铜钱大的雨点。索泓一仰头看看天，谁知道乌云是什么时候拥抱在一起的，反正云彩象抬着大海一样涌过来了。没有雷鸣，只闻雨声，从燕山山谷呼啸而来。片刻时间，风卷着滂沱大雨，在这条环山公路上破天而落。树不见了，山不见了，就连近在咫尺的警车，都变成一团水雾中的幻影。没有人下令，长长的车队都停了下来，干部家属的卡车上迅速支开了防雨布，士

兵穿起了一面胶的雨衣，其它几辆卡车上的贱民，被鞭子雨抽打的嗷嗷乱叫，有人从网兜里找出脸盆顶在头上，有的扒下上衣顶在头上，还有的象鸵鸟一样把头紧缩在两膝之间，让暴雨发威地惩罚他的背脊。索泓一最初把打饭的铝盆顶在头上，这家什分量太轻了，一阵疾风卷过，他那个打饭的家什就叽哩咕唧地被吹落到了地上。索泓一不敢下车去捡它，怕士兵误认他要逃跑而对他射击。大雨刚落时，开路的头车已经鸣枪示警。枪响过后，郝昆山就用大喇叭喊话了：

“不许下车”

“原地待命”

“谁若下车——”

“按逃跑论处，格杀勿论”

在暴雨声中早管他的声音显得非常微弱，但对索泓一的耳朵来说仍然如同一声声雷鸣，他只好眼巴巴地看着风卷着那个铝盆，向大山沟里滚去。他埋下头，弓起背，把脊背当成蜗牛的壳，保护着他的脑袋；他冷得牙磕牙，浑身筛糠，他真怀疑自己要被这场大雨给浸死了。这时，有个人狠狠拉了他胳膊一下，同时向他耳语着靠紧我一点，我们将来还要看你变鹰术哩，“索泓一听出了这是”头人”的声音，便把身子向他靠拢了过去，身子挨着身子，果然产生了一点微温。”头人”是自己真的不怕冷呢？还是要光棍的横劲呢，索泓一说不清楚，他直挺肩膀，唱着

他自编的歌儿：

雄赳气昂昂

工业下马农业上

去种菜

去种粮

有人笑。

有人叫。

索泓一却把背弓得更高了。”雄赳赳，气昂昂”这两句词儿太刺耳了，这不是志愿军战士都会唱的歌儿吗？记得，那是一个下着毛毛雨的秋夜，他们这支文工队雨穿过清川江。他们手拉手地在一座摇动的浮桥上走，后边有敌人追赶，头上有敌机轰炸。文工队正走到江心时，敌机投在江心炸弹激起的水浪，一下子把文工队年纪最小的的小姑娘，掀到了江心。那时，他是何等鹰鹞，几乎没有一点多余的考虑，就一个大雁展翅跳下了冰冷的清川江。借着敌人照明弹的闪亮，他一手揪着这个小姑娘的辫子，一手托起她的身子，硬是泅水把她拖到了江滩。那时的清川江水冷得扎骨头，可是他喝了几口白酒暖暖身子，背着小姑娘赶上了部队。后来，军首长追悼相声大师”小蘑菇”(入耕的著名曲艺演员，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大会上，向索泓一颁发了荣立三等功的军功证书。想起昔日的风华岁月，索泓一本能地抬起头来，企图挺直胸膛和鞭子雨对抗一阵，那”头人”象老，母鸡保护幼雏那样，一下又把他的脖子强按下去，骂道：“你活腻歪了？天在下小刀子，它能宰了你，”索泓一只好又把头埋回到怀里，让暴雨在他拱起的脊梁上暴施淫威。。

哗哗

天地之间只有滂沱大雨敲打大地的声响。

呜呜呜。

山洪顺山沟倾泻下来了，象一千头牛狂叫。

整个车队象一条惊恐的臣蟒，不安地蠕动起来，仿佛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似的，装载家属的卡车首先反应：孩子哇哇大哭，妇女扯着嗓子尖叫，竹笼里的鸡、鸭象被黄鼠狼咬住了脖子似的，发出凄厉的嘶鸣。装运囚徒和劳教分子的卡车，倒是一片死寂，除了人头钻动，脊背象羊群出栏一样乱拱之外，没有一点声音。他们了经生活砺石的磨砺，忍耐已经潜入骨

髓，形成了一种本能；就是大雨转化成冰雹他们也只能在车上默默地干受。

还算幸运，暴雨耍了一阵威风以后，太阳又从云层缝里钻了出来。铜钱大的雨点，变成了时断时续的细细雨丝。山从云雾中露出轮廓，树也从水雾中显出身影，这时人们才看见在这条公路的一块岩石上，站着面孔黧色的郑昆山。他没穿雨衣，没戴雨帽，手里紧握着一支手枪，目光炯炯地环视着四周。显然，他从落雨时就站在这个制高点上了。他浑身滚落着水珠，就象是大雨洗涤过的一尊石雕。

索泓一向他望着。

囚徒们向他望着。

家属们向他望着。

士兵也向他行注目礼。

在这大雨乍停的公路上，突然响起一片嘈杂的音响：

“恨透铁一”

“活钟馗”一“拿破仑一”

“黑老包一”

他穿着那双湿淋淋的大头鞋，慢慢地向车队走过来，就象常胜将军检阅辎重车队。一个劳改干部跑上去给他送去一条干毛巾，他用手扒拉开，就从第一辆囚车，一直走到索泓一乘坐的这辆卡车，清点人数的结果是：无人跳车，无人逃跑，只是在老右那辆卡车上，发现一个被大雨浸死的右派。

“姓名？”他挑着嗓子问道

“丁琳一”

索泓一蓦地低垂下头——这是吞噬他的那张桂炉烤鸭的人。当时，丁君画饼充饥，此刻，他永远不会感到饥饿了。索泓一深感自己不该戏弄这个伙伴，他低声地抽泣了……

六

Z

“船桅——”褚大个儿兴冲冲地叫喊索泓一你看看，在苇尖上晃动的是船桅吗？”

索泓一头也不抬地回答是”。

“你抬头看么，地上又没有银子”。

索泓一难以割断他对丁君的忏悔之情，忧怨地说地下没有银子，可是地下埋着金子。”索泓一记得，丁君是地质学院勘探专业的大三学生。划右的原因十分滑稽。系支部书记规定斗争右派分子时，举拳头呼口号必须用左手，而丁君举了右手。丁君说我吃饭用右手拿筷子，写字用右手拿钢笔，去野外实习时用右手拿榔头，我不习惯举左手。”支部书记指出丁君思想意，只有问题，丁君反唇相讥道请问，你发言时怎么不把右半边的嘴唇用胶布粘起用左半边的嘴发言，既然一张嘴分不出左和右，左胳膊和右胳膊对人的躯体来说，也是一个整体。我用右手用惯了，这也犯忌？”够了，丁君被戴上极右帽子，送来劳教。索泓一之所以对他如此熟悉，不仅因为他戴帽的原因荒谬绝伦，还因为他是广东人，和索泓一的妈妈是同乡。在索泓一的记忆中，他有着非常机敏的大脑，右派队中有少数几个能背对。背下

“言棋”的人物，他就是其中的一个3在饥荒年月，他的细密的数学脑瓜，和他躯体内二百零六节南骨，堍在了北国的芦花荡”你总往荷塘里看个啥？”士兵纳闷地问

“找那座埋有金子的坟，”

“这野地方还有古墓？”

“有。”

“你咋就知道？”

“我参加了挖穴坑，后来又给坟头添土，”

“那昨会是古墓呢？”

“对后人而言。”索泓一说当我们的后几代子孙，研究这具千尸时，会发现他的肠胃里没有食物纤维。”

士兵终于明白了，板起脸来教训索泓一道你……你……你又犯你右派的老毛病了，“没有。他是在转场时被大雨浸死在半路上的。那儿既不是劳改矿山，也不是劳改农场，那儿是一条盘山公路，责任在于老天爷不该刮那场扫带风，下那场鞭子雨。”索泓一解释说。

“为啥没埋在半路上？”“士兵好生不解。。”

“是神的归庙，是鬼的归坟，怎么能埋在半路上呢，”索泓一淡淡地回答。

“咖”

泥泞路上，出现了暂时的安静。索泓一边走边往左侧的苇塘里眺望着。他清楚地记得丁君就长眠在附近的一个土岗旁。由于这儿都是盐碱地，苇塘里极少树木，丁君墓地的土岗上，倒是长着一棵曲曲弯弯的矧子柳。从树身的枝杈去看，这棵树已经有了不短的树龄，但因土质不好，树长得畸形怪状，它站在因饥饿而精神扭曲的丁琳坟前，和死者倒真象一对孪生兄弟。

这儿除了有矧子柳遮荫之外，风水还算不错。在静夜里能看见银钟河絮语的波涛，能听到鸥鸟的啼鸣；春天听苇尖拔节上长的声响，秋天听苇叶沙沙和苇花落地时的轻柔叹息。丁君所以能埋葬在这儿，绝不是郑昆山想叫丁琳在地下寻找诗情——他对专政对象永远是块难以碎化的合金钢，浑身上下没有一颗浪漫主义细胞。实因当时正是泰夏，丁君的躯体在过银钟河轮渡时，已发出呛鼻的恶臭，因而劳改队的脚尖刚刚踏上劳改农场的管界，郑昆山就下达了安葬丁琳的命令。任务交给谁呢？理所当然地落在这群刚刚解除劳教和刑满释放成员的身上。

大队人马旅行行地奔向了驻地，这儿只留下索泓一等十几个+进行挖坑埋土工作，郑昆山亲自留下来督阵。有脸色黑黑的”门神”往这儿一站，那群”氓爷”干活格外卖劲。索泓一负责清点丁琳的衣物，凡是带有笔迹的东西那怕是一张小纸片也要上缴郑昆山过目。就在这时，李翠翠突然出现在这个墓地旁边了，她把手里那小提兜往柳树上一挂，惊讶地叫了一声：

“哎呀，也不弄口棺木？”

“你不跟大队走，到这儿干啥来？”郑昆山首先起了反感。“瞅你问的，俺到农场知道进哪间房子？”李翠翠擦擦头上的汗说俺是你的家里人，得跟你走哇，”

郑昆山白瞪了她一眼到场子去等我，这儿……”

李翠翠截断了他的话俺走累了，歇歇脚还不咋？”

“到那边歇脚去，”郑昆山指了指苇塘间的小路。，

“俺偏要在这儿歇脚。这儿有这棵歪脖树，还有块荫凉，”说着双腿一盘，坐在了土坡上。

“我在工作。”郑昆山气急败坏地提醒她。

“俺在歇脚。”她连眉毛也不抬，两眼盯着越挖越深的六坑，并且继续发表议论说，“老郑，这也太难为人了，就这样把死人往湿土里一扔，俺兰考埋个死牲口还要铺上点木屑和干草呢”

“翠翠——”郑昆山脸上的青筋跳了起来，“你……你给我走，你给我马上就走。”

“走，”她拍拍裤子上的尘土，钻进了苇塘，不一会儿，苇子窸窣窣地一阵响，李翠翠怀里抱着一捆隔年的枯干苇子走了回来。还没容郑昆山说话，便把那捆干苇子扔进穴坑，对挖坑的

4

“头人”说把它摊开，再把被窝铺上，多少可以隔几天潮，让他全须全尾地躺几天，

再喂地蛆，这饿死鬼实在太可怜了，”

“翠翠一”郑昆山两步跨过来，用手一拉她的袖口说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你给我走。走——”

李翠翠一甩衣袖，挣脱开郑昆山的手，两眼瞪得溜溜圆，挑着尖嗓门答道俺不走，俺就是不走。俺挨过饿，见着饿死鬼就心里难受。俺爷爷就是肚子没食饿死的，俺看见他想到了俺那好心肠的爷爷，”

“头人”手拿着那捆干苇子，站在齐腰深的穴坑里直愣愣地盯着郑昆山，他不知是该听科长的命令，还是该听娘娘”的指示。其他几个人手拿铁锨，也大眼瞪小眼地愣在那儿，彼此面面相觑。索泓一装作对这个局面视而不见的样子，双手哆哆嗦嗦地掏芥丁君的破棉袄口袋，但他眼角的余光，本能地投向了郑昆山——他担心郑昆山会暴跳起来，一巴掌把李翠翠给扇进六坑。郑昆山果然向六坑旁奔去，他边走边把两手握成了拳头”头人”惊愕地张大了嘴巴。

那几个”氓爷”露出惊恐的神色。

索泓一失态地站了起来，紧张地屏住气张望着。

只有那个吃过李翠翠耳光的奸尸犯，猥琐的目光中流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气。他把那捆干苇子，从”头人”手里拿过去，扔出穴坑，逃唆地说右派就是反革命，是地道的，敌矛’，对反革命哪能施仁政？，”他用一双卑琐的眼睛，看看郑昆山，期待着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郑昆山和李翠翠距离在缩短。李翠翠没吐出一个字，只是高挺着胸脯，两只圆圆的杏子眼，一眨不眨地盯视着郑昆山铁资的脸。真也怪了，那双他常年累月穿着的大头鞋，就象鞋底抹着万能胶一样，移动得越来越缓慢；那紧握着的双拳，也随着脚步节奏的慢板，而痉挛地松开。当他步到李翠翠面前，突然把视线转向那捆干干的芦苇，脚上凝集了全部的愤怒，狠狠把芦苇捆踢回到穴坑里，朝那奸尸犯怒目而视道还发哪门子愣，把苇子快点摊开。对于敌矛我们也讲人道主义，”

云开了。

火熄了。

一场虚惊过后，人们似乎都发现了还有降服捉鬼钟馗的人——这就是李翠翠。李翠翠为了给丈夫圆上脸面，滴水不漏地说广郑科长也是一片好心，想快点埋葬死人，省得在这儿招一群群苍蝇和牛虻，索泓一，行李检查完了吗？”

“完了，”

“铺上它下葬吧，”郑昆山接上话茬说。

“郑科长，在被窝里发现了一个用线封口的塑料纸包，摸着象钱。”

“当众打开。”郑昆山下令，”把钱点清楚。”

索泓一用牙齿咬断线头，小小塑料纸包里掏出来的不是钱，而是几张叠放着的纸。索泓一摊开一看，立刻把它呈到郑昆山面前郑科长，这是一份入党申请书”

李翠翠手疾眼快，一把抓到手里，她不征询郑昆山的意见，

就磕磕绊绊地念叨起来：

党支部：

今天是五七年的五四青年节，我请求参加党。。我是广东省顺德县一个贫农的儿子。解放前，我父早……早死（逝），母亲给有钱人家当……当……啥（佣）人……

“别念了。”郑昆山把死留下的入党申请书夺过来。”下葬，”“你让淹看完么，”李翠翠请示着，”俺也是贫农出身，”郑昆山无奈，把揉得皱巴巴的纸闭又交还给李翠翠：“去，你到一边看去，”

李翠翠躲到那棵歪脖子柳树下面，独自默念着死者的遗书。索泓一心如火焚，他抬着丁君那条早已僵直的腿，徐徐送下穴坑时，仿佛埋葬的是自了他欲哭无泪，欲喊无声，想起

他曾用纸画的挂炉烤鸭，戏弄过这颗饥饿的灵魂，真想扑在圆鼓鼓的土坟上，喃喃地向丁君忏悔自己的过失。可是在郑昆山面前，在这群“氓爷”面前，这么做的后果只会起许多疑惑；没有办法，他只好竭尽全力用铁锹往坟上加土。万万料想不到的是，李翠翠看完这张“入党申请书”，竟然两眼掉下了泪瓣儿，这无声的眼泪，一下把索泓一的郁闷勾动起来，刷地一下子，泪水顺着他的眼窝淌下脸腮。

郑昆山的脸色陡然变了。他对李翠翠的眼泪视而不见，却对索泓一发脾气眼泪是有阶级性的，你这摘了右派帽子的摘帽右派，对#坟头流泪是啥意思？”

索泓一口是心非地说郑科长，我没哭，您也知道我这只眼迎风落泪……”

李翠翠打断索泓一的话说俺看你这科长，管得也太宽了，连哭啊笑的你也管。你看这申请书里都写些啥？上边写着他娘给人家当过奶妈儿，他生下来本该吃他娘的奶，可是因为穷，奶水不不去喂人家的孩子，他是从小要饭花子变成太学生的。你看看你看看，”李翠翠把那张入党申请书，硬是塞在了郑昆山手里他上大学那年，他娘跳着脚喊共产党万岁，咋就成了右派反革命呢，”

郑昆山看也不看，把那张纸揉，扔向苇塘，对李翠翠怒目而视地说那是虚情假意，你倒当成真的？”

“假的为哈。要缝在小包包里？俺知道缝在包包里的东西，部是珍贵的稀罕东西。土改时俺爷爷就叫俺奶奶把‘土地证’缝在嫵

贴身的小褂挂里，俺奶奶去世早，算她命薄；俺爷爷倒是命硬，去年活活挺倒在他分的那块土地上。入社时，俺爷爷说‘土地证’，丢了，死后才发现那张快磨烂了的‘土地证’，还缝在他那补丁落补丁的棉袄袖子里。他是两手抓着泥土冻死的……”李翠翠的话象大河决了口子一样，奔涌而出。她的眼泪瓣儿被眼里跳跃。着悲愤的火星烧干了，颓然地坐倒在坟坡上。

郑昆山脸上虽然还象挂着一层冷霜，可是口气明显地和缓下来：“翠翠，这儿是劳改单位

“劳改单位昨的，里边关押的不也是两条腿的人么，”李翠翠昂起头来。

。”我不止,次地告诉过你，这儿是执行机构。我的任务是严格地按章程办事，至于死者丁琳是黑的、还是红的，与我无关。只要是送封这里边来的，我就要对他执行专政任务，”郑昆山象耐心的教师，开导着调皮学生一样说服着李翠翠本来，埋葬丁琳是该弄口棺木的，可是你往四周看看，除了芦苇还是芦苇，上哪儿去找木头，再说，丁琳被大雨浸死在路上，你刚才不是也说再停放下去，要招苍蝇和牛虻吗？”

李翠翠似乎察觉到她的行动太过分了，朝周围几个拿着铁锹号脉的“公民”看了看说俺是想起俺爷爷来了，就让俺在这儿祭悼一下荒年所有的饿死鬼吧，“她站起来，拿过”头人”手里的铁锹，在丁君坟前先挖了个窝窝，又从矧子柳的树杈上摘下小挎包，口袋朝下地朝土窝窝里一倒——索泓一隔着卡车风挡玻璃看见过的白馒头和西红柿，就象饺子卞锅一样，叽哩咕噜地滚进了她挖好的土窝窝里。她又用铁锹往这些供品上盖了一层湿土，长出了一口气，算是完成了生者对死者的祭奠，。

在场的人个个目瞪口呆。

郑昆山阴沉着脸哑口无言。

当她把铁锹往坟头上一插，目光在索泓一脸上停留了短短的霎间，似在用眼睛向索泓一征询：把留给你的”进口货”，献给了死鬼，你不会埋怨俺吧？索泓一忙低垂下头，在果敢而任性的李翠翠面前，他感到自己怯懦得象只蝼蚁。自愧之余，他也感到了一点欣慰。昔日他献给丁君的是一张画饼，李翠翠把应当属于他的食物献给了亡灵，等于替他偿还了良心债务，丁君在九泉之下可以饱餐一顿，闭上他那双在下葬时还未曾闭合的眼皮

此刻，索泓一从灰白色的芦花尖尖上，终于又看见土岗旁那棵矧子柳了。他骤然地停

下脚步，致使他身后的士兵差点撞到他身上”咋的了？“士兵战吓了一跳。”

“你看那树。坟就在树下。”

“哪口坟？”士兵显然已经忘记了刚才他和索泓一的对话。“埋金子的坟呐”索泓一说，“班长，你看这儿都能看见海鸥了，再走不了多远就能过河。能不能叫我去看一眼？”

士兵抬头看了看水鸟，又看卷苇尖上移动着的船桅，点点头说俺就在路边等你，你可得快点出来。”等索泓一迈步进苇塘时，士兵突然改口了，说道不，还是让俺跟你一块去吧，”

索泓一用手向左右分着芦苇往前走，士兵在后边紧紧地跟着他。索泓一隐约地听见士兵扳动枪栓的声响。他估摸着士兵此时一只手正钩着扳机，索泓一全然不顾这些，直奔丁君这座土坟而来。才仅仅一年多的光景，这座孤坟的底座似乎缩小了许多，坟坡的下半截留下一圈圈的水纹，那是银钟河水暴涨，漫进大苇塘时冲刷的迹。坟墓的上半部分野草丛生，秋虫叽叽而鸣，既象哀鸣冬天即将光临，又象为丁君哼唱着一支安魂曲。

是的，丁君确实需要这大自然的安魂。那天埋葬了丁君，农场一辆破旧的吉普车，把郑昆山和李翠翠接往农场，车子刚离去，丁君的亡灵再一次受到了惊扰。”头人”正挥动着铁锹，削着那棵矧子柳上的树皮，以便叫索泓一用小刀，在光秃秃的树干上

刻下丁琳君之墓的字样，哪知那群饿狼，不知是哪个挑头，悄悄

地扒开了李翠翠埋在坟前的供品，把沾着湿土的馒头和西红柿，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索泓一首先听见了猫舔粥碗的声音，回头一看，他悲愤得不能自制，不禁大喊了一声：

“狗一简直是狗——”

“头人”放下铁锹就扑了过去。索泓一满以为他是去处罚这些讨吃鬼的，哪知”头人”一见这罕见的充饥食物，竟然也动了贪。他三胳膊两腿地把那辟人赶走，一手抓吃着沾着泥土的了馒头，一手招呼索泓一道广喂，快点过来，不然就没你的份了。”

索泓一迷惑不解地望着”头人”。

“别犯傻了，埋在这儿也是喂了地蛆”“头人”说，“还是来点实际的吧，”

索泓一依然不动。

“接着，”“头人”队地一声，扔给他一西红柿解解渴吧，”

索泓一不知是那儿来的力量，他把”头人”递过来的西红柿，猛然向”头人”脸上掷去。这个汉子，只顾往嘴里填馒头，西红柿在他脸上开了花。索泓一闭上眼睛，等待着罚。他知道只要”头人”一声呼喊，那群饿狼就扑上来，他很可能落个和了君去作伴的下场；但此时从心底升腾起的道义力量，支撑着他已将一切置之度外。

似乎有人在喊碎了这小子，”索泓一恍惚地分辨得出来：那是奸尸犯的声音。但是这喊话声，并没唤起任何回响，索泓一仿佛感到自己正往下沉，从高耸的峰峦沉向了万籁无声的幽谷，这儿有花，有草，有各色的河卵石，唯独听不见人的声音……

索泓一终于睁开眼睛了：这儿是芦苇塘。”头人”脸上的西红柿浆已然擦去，他站在索泓一的对面，正用一种奇异的眼光看着他，那神情仿佛不是在看一个人，而是在看一座山，一尊佛。

“难道你不饿吗？”

“我饿，”

“那为什么……”

“要是活到从死人嘴里抢食儿广素泓一有气无力地回答，“人就完全返祖成了狼。你要知道坟里的人，是肚子缺食才被大雨浸死的，”“头人”神色黯然地耷拉下脑袋。接着，他旋风般地跑到坟前，把手里抓着的那半个馒头，扔回到坟前的土窝窝里，然后，他向周围的讨吃鬼扫了一眼，那些氓爷手中残破不全的西红柿和馒头，雹子般地掷回到土窝窝里。

眼前，这个土窝窝已经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茅草，没有留下一点道义和饥饿抗争的痕迹。坟头的尖顶上，还开放了一束鹅黄色的野菊花。索泓一伸手想摘一朵，留作纪念，可是

他的手马又缩回来了，他想到丁君是需要花的，说不定这束花就是他精灵的化身呢，那棵婞子柳依然活着，虽然秋风凋蔽了它枝条上的每片树叶，使它变得象个歇顶秃头的弓背老人，但它依然活着。那歪七扭八的枝干，鸡爪般地伸向茫茫苍穹，象在向蓝天询问什么问题，又象对空旷的原野讲述什么往事似的，神态激动而感伤。索泓一沿着树冠往下看，终于发现了剥去了皮的树干上那行刀刻小字丁琳君之墓。那天，他已然没有了用那只削铅笔的小刀，往树干上刻下这几个字的力气了，他用刀尖划出字形，是“头人”代替他刻下来的。归途上，“头人”象一匹马一样背着他，从银钟河岸，一直把他背到铁丝网外的红砖房——这儿是索泓一和另几个成员的新窝。半路上，索泓一知道了他叫刘鹏，原是某市郊区菜乡的一个车把式，他被送来劳改的罪名是“无理取闹”。有一次，他拉着满车的黄瓜、架豆送往市内菜站，出于疏忽，忘记了在马屁股后边拴系粪兜。偏巧，这匹造孽的雪青马在通过交通路口时，噼哩叭啦地拉了一泡牲口粪。刘鹏忙抽出车厢板下的一把大铲锹，把粪团往道沟里扔。交通警察上前阻拦，并摘下他头上戴着的草帽，叫他用草帽把粪团兜走。刘鹏年轻气盛，和警察争吵了几句，抡开了大红缨皮鞭，抽了警察三鞭子赶车便跑。在归途上，他不敢再从原路走，等他绕路回到队里，已经有人在那儿等候他了。在拘留所，审讯员询问案情时，他手里已经没有了鞭午，但还有硬硬的脑袋，他象公羊荫槃一样撞了审讯员一铁头。三鞭子加上一铁头被判处劳动教养一年半解放”后当了“新生”班班长一被称为“头人”。：

索泓一用手摸了摸树干上的那几个字，看看士兵脸上已流露出明显的怒意，不待士兵催促，仿佛是和这土疙瘩永别了似的，向那座土坟弯腰鞠了一躬，蹙身便走。

苇塘的那条窄路，开始变得宽阔起来。从那稀稀落落的苇子间隙，已能晚见银钟河上象蝴蝶翅遮一样的灰色船篷。士兵好象被银钟河涛语和篷帆迷醉了，他迈着快步超过了前边的索泓一，神爸专注地朝那一张张船篷眺望。索泓一没有去追踪那片帆影，他仰头观看着天空几只叽叽而鸣的白色海鸥。那几只海鸟象是白雪塑成的，比那风帆和云片洁白，比漫天飞舞的团团芦花更有活力。哪儿是这些候鸟的家？是天空？是陆地？是大海？是沼泽？它们似乎没有家，又似乎哪儿都是它们的家。这倒真有点象昔日的李翠翠呢，在中国的国土上任意游荡；不过，现在她的翅膀被折断了一她走上了生活的圆周。

索泓一曾不只一次地碰到过她。她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挎着篮儿在西荒地挖着野菜。不只是她一个人在挖，那些队长的家属们，为了叫丈夫们不在荒年躺倒，胳膊弯里都多了一个柳条编成的篮儿。记得，那是刚到农场的第三天，索泓一奉命去老残队墙垣上去刷写标语，在岔路口上，他碰到了一群去打草籽充饥的妇女。她们肩上都扛着一个苇坯编成的小篓子，朝他迎面走来。

“魔术师，”

“变戏法的，”

“…演员”

矿山来的家属们窃窃私语着。

。索泓一很怕和这些妇女的目光相撞，他已经习惯于低头走路仰脸看天。

“他好象在哭。”有一个妇女说。

“那叫风泪眼。”有的妇女回答。

“啥叫风泪眼？”

“见风就流泪，”

索泓一鼓起勇气来睨视了妇女们一眼。这目光不是回敬娘儿们的议论，而是在这群妇女中寻找李翠翠。他很失望，这儿什么花儿都有窝瓜花，狗尾花，唯独没有挂在卡车风挡玻璃背后的那朵喇叭花。他低垂下头来，静待这群乱咕咕的家鸽子，从他身旁走过去。

究竟是来农场的路上，索泓一和李翠翠流盼交织的目光使他的童心复归了呢？还是在坟场上，李翠翠霹雳闪电般的行动，

震撼了索泓一的心呢？反正从躺在农场上的大炕时起，李翠翠的影子就开始在他面前晃动，她似乎粗野难驯，但在粗野的背后深藏着人类极为可贵的礼仪；她身上带着几分乡土妞子的土腥气，但却又比有些满肚子文化水儿的知识分子深明大义。当丁君的尸体，刚从轮渡上抬到这块土地时，有几个昔日和他下过“盲棋”的同窗友好，因其尸体发臭掩鼻而过，而这个与丁君素昧平生毫不相关的李翠翠，竟然象流星赶月一样来到坟场，在这冷漠的土地上，演出了一场人与人之间的热剧。索泓一深感自己灵魂卑微之余，心里萌生了一种沉重的失落感。他想也许在石灰窑的那个夜晚，是他命运的一个转折，但他错过了；他如果真是个男子汉，说不定此时正和李翠翠不知在那个角落里过着相濡以沫的生活呢，当然，一个盲流和一个逃犯的结合，道路是充满艰辛的，也许他们脚下永远没有鲜花，只有蒺藜；但他相信她对他的绝对真诚，和在困境中不可动摇的坚贞。现在，一切如同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在难能得到爱情的沙漠，他失去了一次可以得到它的契机。想到这些，索泓一那双浮肿的腿，仿佛又增加了千斤分量；他靠在一棵被盐碱夺去了枝叶的枯树上，回头眺望那群渐渐远去的妇女背影喘息。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芦苇丛的小道上传来。片刻之间，一个赤着脚板的女人身影，出现在小路的尽头。索泓一猜想这女人着急地赶路，一定是去追赶那群干部家属的；可是他的眼睛马上瞪大了，追赶她们的竟然是李翠翠。他的脊梁象电打了似的，顿时离开了他靠着的枯树干，失常地向她轻呼了一声：

“翠翠——”

李翠翠在离他有十米左右的地方，骤然止步。当她看清了呼喊她的是索泓一，象一股旋风似的跑上前来，跑到离他有两米远的距离，又突然收住了脚步。

“翠翠，你这是……”

李翠翠把肩上扛着的小篓子，坡在了地上，低下面颊回答说碰到草厚的地方打草籽，碰到水塘捞鱼虾。”

索泓一机械地点点头这儿比矿山还苦”

“……”李翠翠没有应声，头仍然低垂着。

“你怎么了？”索泓一敏感地察觉到了她的反常情绪，”是不是不愿意再看到我？”

她摇摇头。

索泓一发现她的头发蓬乱如草——过去，她梳理得十分自然的发鬓上，曾插着过一朵白色的玉簪花。眼前，由于她头低垂得挨进了胸脯，索泓一看见了短发后边扎系的绿头绳。他若无感伤地往前迈了一步，再次问她家里出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儿了？”

她突然仰起头来，直视着索泓一的眼睛说：“俺被俺那口子揍了一顿，就为那天埋葬丁琳的事儿。”

索泓一这才看见她眼圈红肿，额角上还残留着一个隐约可见的青包。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她——有生以来他还没有安慰过一个女人哩，

“俺只嫌他打俺打得太轻了，要是下手重一点，把俺肚子里那块肉疙瘩给打下来，俺就自由了。”李翠翠眼里闪出一星泪光，”可是那肉疙瘩也真结实，俺咋折腾他都不掉下来。”

“别那么想，孩子是你们的骨肉……”索泓一实在欠缺安慰别人的本领，懵懵懂懂地说那天，你……你……让郑科长下不了台了，做得过火了一点。”

“他一边捶俺一边说：‘你在哪儿显能不好，关起门来可以由你去疯，你咋偏同着那伙人，往俺的脸上贴膏药？’他又说农场是个新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万一有人到分场政委杨绪那儿去告我一头，说俺对坏人仁慈，给阶级敌人吊孝，俺几年换来”狠透铁”的名声，就会变成河里的水泡。你明白吗？’俺细想想，他的话也不能说不对，所以他骂俺，俺不还嘴他打俺，俺不还手；俺只骂俺自己，那天不该在石灰窑跳车，在那个山昏晃落脚，”

“不，怨我当天不象个男人，”索泓一说。

“俺没听懂你的话。”她凝视着他。

“要是从石窑一块……”索泓一害怕地闭住了嘴巴。

“现在你想通了，她眼神亮了一霎，但顿时就熄灭了，”晚

了，就是俺真把肚里的娃子弄下来，俺也不配跟你一块了；过去俺身子是干净的，眼下，俺……俺……唉，”她长长地叹了口气，“俺就是打掉娃子，也是孤雁单飞，不会给你搭帮拉套了，”

“我还不走。”索泓一呐呐地说。

“为啥？”

“中央政策明确规定，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一律不予右派看待。也好，这条会在我身上兑现呢，”索泓一说。

“枪口对着你倒是兑现了。”她眉梢挑得老高你忘了，在转场时卡车上的那挺机枪？实话告诉你吧，俺当时都有点为你心麻，一个堂堂的大男人，干啥要受这个？就是抱着瓢去化缘要饭，也比这个松心。俺那些干粮和西红柿，就是想给你溜号时吃的，结果喂了那个死鬼，”

“依你说，对我们就总是这样了？”

“俺看不出啥好兆头。”

“那为什么还总是叫我在墙上刷写‘前途光明’的大标语呢？”索泓一指指腋下的板刷我就是为这四个字，才拖着浮肿的双腿，在各分场来回跑的。”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跟俺想的不一样。”李翠翠说，“俺爱看、实际、你们爱幻想。走不走由你，反正俺李翠翠话是说透了。”“再容我想想。”

“那俺要去打草籽了，掺到红薯面里顶粮食吃，”李翠翠把小篓子扛在肩上。

李翠翠停下移动脚板，但小篓子仍然扛在肩上。

“……”索泓一低声说，“你瘦了，”

“你还会y人李翠翠抱怨地瞥了他一眼，”我还以为你是个木头人哩，”

“翠翠，我心里常常想着你……”

“别说了。”李翠翠嘴唇翕动着俺怕听这话。”

“为什么？”

“俺都快当娃子的娘了。”

“我不嫌弃这一点。”

“俺自个儿嫌弃自个儿。”

“翠翠。”索泓一往前迈了半步，乍着胆子拉起了翠翠的手。他腋下夹着的板刷叭哒”一声掉在了地上。

李翠翠眼睛顿时湿润了。她仰起头来，象仰望天上的一轮朗月那样，凝视着索泓一的脸。索泓一惊恐地向四周望望，周围苇叶婆娑，吉了嘶鸣。他把李翠翠拉近了自邑，用手抚摸了一下她头上那个青包，俯下头来用嘴亲吻着她的额头。

李翠翠哆嗦着身子低声哭了。在这短短瞬间，她平日的野气消失了，象孩子一样依偎在索泓一怀里，泪瓣儿无声地淌下眼边。索泓一吻着她的泪脸，吻着她的鼻窝，但当他和他的嘴唇将要碰撞的一刹，李翠翠突然用力地推开了他，她粗声喘着气说”不，俺不，”

“翠翠……”索泓一冲动地再次拉着她的手，”你……”

她甩开了他的手俺不能……不能……”说着，她咬咬嘴唇，扛着小篓子匆匆跑了。跑了几步，她又趑转回来，对痴呆发愣的索泓一说广你要真不嫌弃俺，今后你就把俺当岁你的亲妹妹看吧，”她不等索泓一作出反应，就跑进苇塘弯曲的小路。

事后，索泓一不止一次反省自己的莽撞。如果他在苇塘里的行动被人发觉，等于把他头上这把难火，烧到李翠翠头上。不管怎么说，李翠翠毕竟是只有巢的鸟了，而且即将哺育幼雏，这把难火漫延开来，将会焚毁了她的巢穴，那就意味着把一个公民，也拉向一个黑不见底的深渊。索泓一发誓，绝不能再重复这样的行为。在否定自己盲动感情的同时，另一种意念却跟踪而来，他沉入心底的逃跑念头，常常象潮涌一样翻卷上来，冲击着他理智的堤坝，席卷他的身心。

农场，农场，按着名词解释它该是生产粮食的地方，但偏偏在这儿，比矿山吃粮还少。农场比矿山不但定量下降了十多斤，而且“进口货”的质量也下跌了不少。在矿山的时候，尽管也难以填饱肚子，还吃的是净米净面；到这儿以后，难以再见那黄灿灿的窝头。看起来这儿的窝窝头比矿山的要富丁色彩，它是红薯面掺高粱面粘合而成，颜色紫红紫红的；这家什经看不经饱，象棉花塘一样松软，噙在嘴里没等腮帮子蠕动，牙齿咀嚼，它就溶化到你的喉头，流进你的肠胃。如果仅仅是饥饿，索泓一倒也能忍耐，使他最感痛苦的是，他常常被拽到各分场去表演魔术。这种用精神抑制饥饿的办法，虽然能使台下的囚徒们一时忘却痛苦，但却无法医治索泓一自己的痛苦。因为他迈着浮肿的腿上台后，还要装得象健康人一样强开笑颜，以招徕观众，完成演出任务。

有一次，他奉命去总场演出，全场的干部和家属都来看他的表演。总场场长点名叫他演出“大变活人”。他在这一霎间，忽然想起来丁琳，如果当真能把丁琳这个死鬼变活，他宁愿从天黑演到天亮。他之所以不愿意演出这个节目，还有除了丁琳之死的第二种因素：来农场后，他经常在天擦黑时，看见马车上拉着一口漆木斑剥的棺木，奔往被称之为五八〇的乱坟岗子。最初看到它时，他心灵虽然为之震颤，但还深感农场对死亡囚徒的人道待遇；后来，他屡次看见这口棺木，却听不见木工打制棺木的声

音，不禁疑窦顿生。后来在马号喂马的刘鹏，告诉了他这个秘密——那是一口无底的活灵柩，它既姓张，又姓王，既装赵钱孙李，也装周吴郑王；到了坟场只要把棺罩一摘，一扬车把，人就顺到六坑里去了。而大变活人的舞台道具个活底的大木箱，

就酷似那只无底棺材。索泓一想起它，就引起心理上的条件反射。他谎称演出大变活人的道具坏了，总算躲过了这个节目的演出。

魔术是什么？不管它手法如何翻新，也不管它怎么使台下观众眼花缭乱，说穿了就是以假乱真。而生活却展示着它全部的严酷的真实，这常常使索泓一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之中。夜晚，他躺在大炕上，面对着窗外的一轮明月，久久难以成眠，他发现自己正象魔术师蒙哄观众一样，欺骗着自己的灵魂。不同的是变魔术主要靠两只手表演弄假成真，而他欺骗自己则常靠头脑里编织出来的琼楼玉阁——实际上是幻觉中的海市蜃楼来以假当真有一天夜里，他承受不住这种精神上的自我折磨，便披上一件褂子，悄悄走出屋子，到院子里来排解忧闷。

时正秋初，天气已然很凉。在这静静的秋夜，喧闹的世界象是死去了一样，没有一点声息，只有房舍附近的马棚，响着马儿安闲的咀嚼草料之声。他漫无目的地向马棚走去，借着棚往上的桅灯，他一匹一匹地打量着槽头的马儿，它们仿佛没荷忧愁，也没有欢乐，白天拉车，夜里歇息，在车把式的鞭子下，走着它们自己也无法知道的漫漫路程。他觉得他的生活也象是其中任何一匹马了蓬蓬象柴草一样的头发，是它们的颈上鬃毛；两只浮肿的脚，是它们奔波的蹄子；不，他还不如它们，因为它们没有痛苦，而他则越来越感到精神在塌方，说不定什么时候，精神伴随着肉体一块埋在这块荒漠的土地上。他走到马槽的东头，神往地看着那匹老马，他骑着它到距离远的分场去画过宣传画，它已然有八岁口了，此时它静静地站在槽头前，不吃草，不饱蹄，闭目养神，象一尊已然成了古化石的雕塑。而他——索泓一刚三十岁出头，正是“而立”的年纪，也真要象这匹老马一样，静待踏上“西天正路”吗？

草料棚里咔叭咔叭的声响，使索泓一的思绪中断。他朝草料棚里走去。去干什么？他没有任何明确的意思，他只是感到他需要声音，需要和声音对话，以驱赶他头脑里那团乱丝。

隔着板墙的空隙，他看见草料间里闪着灯光。他推开虚掩着的木门看了看，是“头人”刘鹏正掰开喂马的豆饼，一块块往嘴里填。他狼吞虎咽地嚼着，竟连索泓一的开门声，他都没能发觉；直到檐灯下出现索泓一的人头影儿了，他才骤然地回过头来。当他发现来的不是巡夜的队长，而是索泓一，便向他招手说来，快来——”

索泓一被他那圆鼓鼓的腮帮，逗起了一点快意说我说你总没掉膘呢？，原来是如此这般，”

“这年头各有各活下去的高招儿，你搞宣传，喝高粱面茶汤糊）；我喂骡马，我吃马料。”刘鹏蠕动着双腮，伸了一下脖子，把满嘴的豆饼渣咽了下去。并拿了块豆饼，在柱子上磕了两下又把它用手一搓，搓成豆饼渣子，塞在索泓一手里吃吧，比吃棉花糖(指红薯面窝头)，还能抗肚饥呢，不信你试试？”

索泓一吃了一口，除了有点豆腥气还挺香。他又连连塞了几大口，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豆料食物在他肠胃里发出了热能他当真觉得精神了一点。

“这得要感谢那位‘门神爷’，在这儿盖了向草料棚。”“头人”说。

“是不是水过地皮湿，他也往家里搬豆饼？”索泓一问道。“你别往他脸上抹黑。”“头人”刘鹏对郑昆山充满信心地伸出了大拇指，“说心里话吧，我真算服了他的‘铁’劲。有一天，我放马回来，听着草料间里有响动，以为有人撬开铁锁偷豆饼哩，隔着墙缝儿往里一看，吓得我一伸舌头，是他娘的‘门神爷’、我心想：这家伙也许是到这儿来找食儿来了吧，便不眨眼皮地盯着他。因为咱们农场有些干部，有的还支使老婆去永田偷生稻穗哩，听说了吗？长着窝瓜脸的政委老婆，就去捋过稻穗。谁敢管她？前有车，后有辙，门神爷尽管清廉，这年头弄点豆饼走，也不算啥问题。告诉你，门神爷真动了贪心，他把几块碎豆饼装在制服兜里，围棚子转了一圈后，又一块一块地掏了出来，然后翻过兜来，连豆饼渣子都倒在了豆饼堆上。好象他是惩罚自己这种行为似的，狠狠地咬了自己的手背一口，就走出了草料间。”

“真？”索泓一象听童话一样新奇。

“谁满嘴跑舌头，让他下辈子脱生个蹲着撒尿的，”

“后来呢，”

“我急忙闪身，但到底还是叫他给发现了。他当然不知道我看见了刚才的事情，便铁青着脸对我说：‘刘鹏，人往上走难着哩，往下溜可容易得很。人活在世上最可贵的就是有一点骨气，要是连它也不要了，人就变成了动物，’

“我佯作没听懂话的样子，问道：‘郑科长，我最近没犯什么错误，您这是……’

“没有说你。”

“那是说谁？”

“我在骂那些想偷嘴吃的牲口，”说完，他就抬脚咔咔地离了马棚。

“他是在骂自己？”索泓一问道。

“那没错儿，门神爷对人对自己都够‘铁’的，我信服这样的劳改干部。”“头人”刘鹏一边往嘴里填着豆饼渣子，一边鼓着腮帮子说可是这世上的事，也就是怪。有龙，就有擒龙汉；有虎就有打虎郎。那天，咱们那位科长夫人，居然把门神爷给‘镇’住了；看起来，英雄能过关斩将，也难保不在美人关下马失前蹄。”索泓一眼前浮现出李翠翠那双红肿的眼睛，他苦笑地摇了摇头。为了思绪从李翠翠的影子里跳出来，他说：“照郑科长的话去推算，你我不都成偷嘴吃的牲口了吗？”

“管他牲口不牲口呢，保命要紧。”他说，“跟你掏心窝子吧，要是分配我去干大田活，让我没食吃，我早他娘的鞋底子抹油一溜了”

“往哪儿溜？”

“天南地北。”

“去当盲流？”

“不。去闯关东。”

“没那么容易吧？”索泓一问道。

“我堂叔在东北小兴安岭伐木。他们那儿净是黑户，只要是能位大肚子锯，又有力气，能在那儿混口饭吃。”刘鹏抹了抹嘴上的豆饼渣子，忽然惊异地反问道你怎么问起我这些事儿来了，是不是你也想……”

“……”索泓一回答不出。

“说么，我和你可没有隔心。”刘鹏说，“那天你砸在我脸上的西红柿，使我们成了朋友。”

“我只是看不见希铝，没有希望的生活是痛苦的。”

“如果我有你那一身手艺，早就到社会上混去了。”刘鹏说，“社会上就是再缺吃的，也不至于啃豆饼。”

“要是抓回来呢？”索泓一忧心地问。

“你脖子上顶着个脑袋，随便往那个城市一钻，他们上哪儿去抓你？退一步说，就是真赶上你倒霉，抓回来不就是进严管队么，”

“容我再想想。”索泓一把一口豆饼咽了下去，“我还拿不定主意。”

“我说老索，你要是不嫌弃我是个半大老粗，我跟你一块走。咱们到外面弄点简单的道具，串乡走镇，你变戏法，我给你打锣。”刘鹏认起真来了，他站起身来，把桅灯的火亮捻下去。

草料棚顿时幽暗下来，索泓一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他忐忑不安地望着刘鹏脸上两个大颧骨，不知该怎么回答刘鹏的询问。

“怎么样？”

“你背着我从银钟河到农场，我当然信博过你，只是……”“前怕狼后怕虎的人，什么事也干不成我刘鹏欢喜嘎嘣利落脆。你拍板吧，”

索泓一犹豫不决地说再等等看”

“等什么？”

“等政策，”

“嘻我说老索，我们，内矛’还受着管制，你们，敌矛’就甭作天上掉馅饼的好梦。”刘鹏坦率地表白自己的看法，“反右派以后不是又闹腾一阵子反右倾吗？凡是沾，右’字号的，都不会有香饽饽吃。”

“再等等看”索泓一明知刘鹏的话在理，但他无法挣脱自我羁绊。他往口袋里装了几小块豆饼，有点内疚地对刘鹏说，“耽误你夜班喂马了，关于那事……你千万别对咱屋里人说，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你什么时候饿了，夜里你就上我这儿来吧，”

“真谢谢你了，”索泓一推开棚门，象出洞的老鼠一样，向左右看看；当他确信周围没有人迹时，佝偻着身腰从马棚的暗影跑回了屋子。

从这时起，刘鹏和刘鹏掌管的草料棚，成了他的亲密伙伴，几乎每当夜深人静，屋里大炕上呼噜演奏会开始后，他都悄悄地去马号给瘪瘪的肚子去”加钢”。夏天很快过、去了，落叶带来了一个肃杀的秋天。苇尖黄了，芦花落了，秋风卷过这片荒漠的土地，草尖发出幽幽的哨语声。首先让索泓一感伤的是驮着他去各分场画画写标语的那匹老马死了。几个月的时间，他和那匹走路也打盹的老马，有了很深的感情。它拉了一辈子车，驾了一辈子辕，转了一辈子盘道，最后没得到葬埋的礼遇；它被弄到干部伙房宰了吃肉，为表示对这伙”公民”的照顾，给”新生班”打来一桶下水汤。索泓一。那个大海碗里，被勺子捞进来一只马耳朵。索泓一看见它眼窝就红涨起来，在方圆几十公里纵横交错的古道上，索泓一齧不止一次地和

它悄声说话——尽管它从不对索泓一的话作出任何反应。他越看心里越不是滋味，端着这碗下水汤，走到马棚，洒在这匹老马站立的槽头。还没等他转身走开，跑来一条瘦狗，叼起那只马耳朵就跑了。

第二件引起他忧虑的是：李翠翠不足月的女娃子早产了。他怀疑她是有意用超负荷的劳动，使这娃子过早地降落到人世间来的，她或许幻想那肉疙瘩是个死胎。可是这个不足月的女娃子，却象她爹那么铁，居然成活下来，活得还挺结实。这是一天他到干部住区给分场政委杨绪家的山墙去画猪，长着坑坑洼洼窝瓜脸的政委老婆，嗑着转日莲籽儿对一群围观他画画的妇女们咬耳朵时说的。索泓一不知是出于女人们之间的忌妒，还是政委和科长之间有什么磨擦，反正从这个女人嘴里吐出来的词儿，使索泓一耳鼓发麻：

“她养了个小黑丫头片子，”

“也许是别的男人的野种儿呢，”

“当爹的缺德，当娘的准做小月子，”

“她爹咋缺德了？我告诉你，那个黑鬼上总场去告老杨，说他媳妇下稻田去捋稻穗子。我就不信那黑鬼不偷青。不偷吃，他那双登山倒的大头鞋，咋会咔咔地迈得那么有劲？”

“我就不信他是黑老包。”

“这个黑杂种日的，不知怎么会娶上那么个花狐狸，”

这些脏脏的语言，出启政委夫人之口，使索泓一深深吃惊。那些妇女不知是她的丈夫官比政委小，还是害怕这个窝瓜娘娘的泼劲儿，都木然地听着，木然地站着，静听着窝瓜娘娘一个人说单口相声。索泓一听了这段海骂，两条腿窸窸窣窣地直打颤，他为郑昆山不平，更为李翠翠担忧。原来不仅囚徒们在饥饿面

前鸡吵鹅斗，连这些管理囚徒的干部家属区，也并非太平世界。她们偷拿还不算，还象牲口一样咬群欺生。矿山来的家属对比原来就在农场的干部家属来说，理所当然地是“外来户”，所以挨咬挨踢的必然是新入棚的“牲口”。那么，李翠翠拉扯着一个小黑丫头，未来的日子充满艰辛哩，

初冬，天上飞落下来第一场小雪，索泓一遇到第三，了透心凉的蕪情——刘鹏偷吃豆饼的事儿，被郑昆山发觉了。郑昆山来到在场后，依然不改他在矿山之雄风，每夜在大墙内外巡查，刘鹏摸透了他的巡视时间规律，倒是没在他巡视马棚时漏馅。说来也巧，那天郑昆山夜半奉召去总场部开会，来马棚牵马时，正碰上刘鹏大摇大摆地在嚼食豆饼。由于他两腮正鼓得象松鼠，

刘鹏无任何诡辩的理由，只好象伸长脖子，把豆饼渣子一口咽下去，在郑昆山面前低下了头。

“我说马群那么瘦呢，原来你在夺食儿，”郑昆山一手拉着马缰，一手指点着刘鹏，“我告诉过你没有，人应该活得有点骨气？”

“告诉过。”

“那为啥……”

“我个头太大，总觉得肚子不饱。”

“还有谁来这儿偷吃过马料？”

此时索泓一正龟缩在草料棚的角角上，哆哆嗦嗦地站起来，正想迈步出棚去自首，只听刘鹏回答说队长让我看马号，没人敢来偷吃。”索泓一忙收住了脚。

“就是为这一点，才让你喂马的”郑昆山训斥道。

“我知道。”

“该怎么处理你”

“送严管班。”：

郑昆山用马缰绳抽打着自己的手心，半天没作出裁决。索泓一猜想，他很可能用马缰绳狠狠抽打刘鹏的脸，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他抖动了一会儿马缰绳，突然一跃身子蹦上了马背，接着他抖开缰绳，朝农场总部奔驰而去。

刘鹏惊愕地望着索泓一。

索泓一痴呆地望着刘鹏。

“太怪了，”刘鹏困惑不解地自语。

也不怪，”

“咋不怪？他刚才分明想用马缰绳抽我，”

“是起了那样的念头。”

“怎么又不抽了呢？”

“他一定是记起了他往兜里揣豆饼的事情，上梁不正下梁歪，他感到没有理由处罚你。”索泓一判断着也许，他现在骑在马上，正在自己抽打自己呢，”

“我从现在起，绝不再吞一口豆饼。”刘鹏激动地说为了不因眼馋而犯忌，我要求下大田。”、

“不必要，”

“这么作是为了敬重‘门神爷’，”

就这样，他请求不在马号喂马，郑昆山不情愿地批准了。但他到大田班不久，刘鹏就忍受不住了大地的饥寒。索泓一曾劝他重返马号，甚至表示为他去找郑昆山请示。刘鹏以“好马不吃回头草”的口头禅，回拒了索泓一。在一个飘着小雪花的黄昏，同屋的人都急忙地奔向食堂，索取那两个红薯面窝窝头，他把索泓一叫到了房后，一把攥住了索泓一的双手老索，我要走了，”索泓一知道这个“走”字的含义，默不作声。

“咱们混在一堆的几个月，我办过对不住你的事。你刚刚新生，我就组织了个‘蒙头会’……”

“那事我早忘了，可是记住了你对我的照顾。”

“我知道你还下不了决心，这也难怪。你在农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肚子虽说瘪点，倒底还能雁过留声。我这半大老粗，不能和你相比……”

“你去哪儿？”索泓一眼睛潮湿了。

“闯关东去，找我林场的堂叔。”“三面是海，一面是河，你出得去吗？”

“我从小在窑坑里浮水，银钟河拦不住我。”

“当我完全失望的时候，我也许会去找你。”

“多保重吧，”刘鹏紧紧摇了摇索泓一枯瘦的双肩，扭头就钻进苇塘间的小路。索泓一不敢远送，只上一个土岗，看黄昏时的了：国落雪，渐渐淹没了“头人”的身影……

老马死了。

朋友走了。

在这块土地上值得他留恋的东西，仿佛被掏空了一半。剩下的除去那些生活在铁丝网内的“同窗”和李翠翠之外，几乎再没有任何东西。偏偏那些“老右”对他的处境缺乏理解，当他们扛着铁锨背着抬筐出工，偶然间和胳肢窝下夹着板刷的索泓一在路上碰在一起时，总要表示一下他们的祝贺：

“喂，幸运儿，够自由的，”

“我们去挖渠抬大筐儿，你多轻松，”

“在河那边找个妞儿结婚算了，”

“我们还要在铁丝网里苦熬苦受，”

每每听见”同窗”们的贺词，索泓一总是立刻低下头去。他怕伙伴们看见他那只迎风落泪的眼睛，更怕他们看清他黄瘦的面颊。直到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走得远远的时候，他才扭过脖颈，深情地望着这些”同窗”的背影，并喃喃地低语着幸运儿，幸运儿……”

他很少能碰到李翠翠。他猜得出：自从女娃子出世，她的那双脚一定是被娃子、尿布、锅台给捆了个结结实实。有一天，他奉命给分场政委杨绪要娶亲的儿子去油漆箱子，他突然发现在这个饥饿的农场，也存在着并不饥饿的角落。窝瓜娘娘的院里，鸭鹅叫，鸡上墙，连那只狮子猫都是肥囊囊的，身上的肉一蹦一颤。窝瓜娘娘为了答谢这个不索取任何报酬的义务油漆工，特意留在她家里吃了顿饱饭。索泓一永生不会忘记娘娘的这次招待：大米饭，蒸鲢鱼，连鸡蛋汤里都冒着一层香油花儿；那一闪一闪的香油亮光，非常象索泓一饿得走不动路时，两眼冒出的点点金星。吃饭之际，政委杨绪下班回家，他把马往院内槽头一拴，就和索泓一坐到一个桌子上来。他一边吃一边不断往索泓一碗里夹菜。

“政委……”索泓一受宠若惊。

“吃吧，我知道你饿，”政委用他那只胖而短的手指，还给他斟上一杯高粱酒喝点暖暖肚子，”

“我不冷，”、

“喝吧，”他带着三分醉意地说共产党里的劳改干部，是有人情的。并不个个都象你们说的那位„门神爷”。”

“……”索泓一不知所答。

“我这个人是个爱才如命的人，你一专多能，实在是个难得的人才。哎，当初你画那张漫画干什么，真是个书呆子，”杨绪似乎为索泓一的命运而惋惜，仰脖又喝了一杯不过既然你已经折进来了，就安心在这儿午吧，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画驴，总场场长很喜欢黄胄画的新疆毛驴，”

“……”索泓一话没回答出来，筷子倒先掉在了地上，他弯腰把筷子捡起来，头”咚”一声碰在桌角上。

“用不着紧张。”杨绪安慰他说，“以后，你可以常到我家来吧，我给你预备下纸笔砚墨。如果场长喜欢你画的画，会把你调到总场部去，叫你挑班搞一个文化组，把监狱和劳教队的能人都抽出来，又画又演。到那时生活上不用你再考虑肚饥，政治上

的问题么，也就用不着你操心了。”

“谢谢政委的关心，”索泓一被那杯苦酒呛得连连咳嗽，“我……我……我真示会画毛驴。”“会画马吗？”杨绪把胖胖的脸转向院子拴着的马。

“也不会。我原是在文工团搞美术设计的，只会画点背景什么的。”索泓一诚实地回答。

“可是你在我山墙上画的猪，就活灵活现么”杨绪把烟卷举在了手上，两眼直盯着索泓一，似在审查他的诚实，”当然，也有毛病，你把它画得瘦了一点，”

“政委，费……我吃饱了，”

“你再吃点，”杨绪关切地说。

“不了，”索泓一点头哈腰，表示着对政委给他这顿饱餐的谢意

“还有一只箱子没有描凤，”窝瓜娘娘终于发言了，”是不是请……”

“我明天准时来您家。”索泓一心领神会地回答。„

政委杨绪站起身，把桌子上半盒”熊猫牌”香烟，塞进他的口袋。索泓一本想告诉政委他不会吸烟，但唯恐又引出别的话来，便再次向杨绪表示了谢意，匆匆出门。不知是为了什么缘故，索泓一很不愿意多在政委家停留，是对分场头号人物的本能恐惧？当然不能排除这个因素；但在索泓一心里更觉得不能适应的，是杨绪对他过分的宠爱。他甚至恍惚感到这

个白白胖胖、小腹微微外凸的政委，不仅仅是让他画驴，而是把他真当作为驴骑，去到上司面前用“驴”上供。索泓一回头看了一眼，他留在政委家山墙上的那口猪，觉得那形象倒正如他的一幅自画像，他不敢多看那壁画儿，埋下头来快步离开杨绪的家在他路过家属区边沿的那栋红砖房时，他情不自禁地一那苇子夹成的篱笆院望了望——这儿是郑昆山和李翠翠的家。篱笆院里静消无人，只有挂在房檐下成串的干白菜头和几个耀眼的小红辣椒，在风里晃动着。他在篱笆跟前停下脚步，想听到一声女娃啼哭，或者是母亲哄逗女娃时的笑语，那将是对索泓一的巨大安慰——没有，什么声音也没有。索泓一用最快的速度，计算了一下那女娃的月份，秋天到初冬，女娃不过才出生了三个月左右，李翠翠又不会抱孩子走娘家，这母女俩此时肯定在这三间红砖房里。可是这儿竟听不见人声，就连一缕炊烟也没看到。本来，索泓一心里就象吞噬了蒺藜，现在更增加了心中的沉郁。

西沉的太阳落到苇梢后边去了，苍茫的田野顿时抹了一层灰褐的颜色；唯独索泓一脚下踩着的一层微雪，在茫茫暮色中闪着银色的冷光。往常，他走完这段路，不知要歇上多少回。这次由于在窝瓜娘娘家吃了肚儿溜圆，他当真脚下有了些力气。路过那棵大槐树时/他没停步；路过那棵雷殛木时，他也没有停步；当他钻出苇丛之间的小路后，他却蓦地定在了那儿。在一片昔日开阔的红薯地里，飘动着一块樱红色的头巾。一个妇女，正举着镐一下接一下地刨着什么。原野四处皆白，因而那妇女的影子，能看得特别清楚；她腰肢一弯一直的动作，她慢慢往前移的脚步的姿势，迅速告诉了他——她就是李翠翠。

索泓一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考虑，就迫不及待地向她走去，田野是空旷的。苇尖是枯黄的。在白皑皑雪地上刨食的乌鸦，扇动着黑色的羽翅，呱呱地鸣叫着飞向树巢。天穹下只有她一个人，把身子不断弯成弓，并用镐头叩向大地，这形象一下绞碎了索泓一的心。

首先顺风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但是索泓一没有找到那个20

女娃。直到他走近了李翠翠，才看清她把婴儿用夹被缚在了脊梁上，女娃在她脊梁上不断哇哇地哭，她在不断地刨。这块荒漠的土地上除了母亲和女儿以外，还有一只会出气的动物——那是一只瘦骨嶙峋的半大猪崽，也被李翠翠用麻绳捆在腰上。它哼哼叽叽地叫着，在李翠翠身前后转来转去。

索泓一最初以为，这是李翠翠到野地来放猪崽。过了会儿，他才完全明白了：用麻绳拴在她腰上的那只猪崽，被她用来当作为“探测器”，那猪崽凭着敏锐的嗅觉，能不断地发现“地雷”。只要是猪嘴往哪儿拱，李翠翠一脚踢开它，就在那儿下镐。刚刚上冻的土层被铁镐刨开后，准能从那儿刨出一块半块的红薯。

本来这是很能逗人发笑的场面，但是索泓一那只坏眼和好眼一块儿涌出泪水，因为这幅画面太严酷了，严酷到几乎使他失去走近李翠翠的勇气。他看看她身后被镐刨得坑坑洼洼的土垅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刨出来的红薯，便悄悄地走上去，将这些零乱的红薯堆在一块儿，好使她带回家时方便一些。就在这时，李翠翠为哄逗哭着的女娃，直起身腰，一边叨叨着“好丫丫不哭，娘给你刨红薯”，一边回过头来。

孩子倒是停止了哭声，可是孩子娘不禁惊愕地叫了一声：

“你你啥时候来的？”

“刚到。”

“咋不言语一声？吓了俺一大跳，”她消瘦的脸上，流露出一丝喜色。

f

2

索泓一透过蒙蒙泪光凝视着她。不过几个月的光景，她就象红薯地旁那片苇林一样，由葱绿变成枯黄。眉眼虽然还是过去的李翠翠，两腮却四陷下去了，如同一颗挂在枝头的水蜜桃，突然受了雹伤，不但失去了圆润的外形，而且失去了鲜美的光泽。

“咋的了？”她发觉了他的怜悯目光。

“你太苦了，”，
“生了个娃，俺家多了个张嘴吃食的，又有啥法儿呢，”她把头巾往上擦了擦，一绺头发垂落下来，挡住了出现在她眼角旁的细碎皱纹。

“我听说了。”
“瞅瞅她吧，俺背上驮着的小狗儿”她歪斜过身子，把这苦娃的、脸甩给了他，”生了这娃以后，俺奶水不足，喂些高粱面茶汤，当小狗儿一样拉扯着。这女娃也真皮实，除了不吃柴禾棍子，啥都能吃。”

索泓一用手指逗逗那”小狗儿”，小小的女娃象通灵性似的，朝索泓一咧咧嫩红嘴圈，露出鼓鼓的牙床——她还没露一颗牙尖哩，索泓一掏掏口袋，这边的装着政委送他的半盒”熊猫”烟，那只口袋里装着窝瓜娘娘塞给他的一把糖块，他捡出几块软糖来，递给李翠翠留给孩子吃吧，”

李翠翠接过糖块，象看什么稀罕玩艺似的，喜中有惊地问：“哪来的？”
“杨绪儿子要结婚，他老婆给我的喜糖。”
“为啥给你？”她刚刚绽开的嘴角并合了。
“嗜，拉我去给他儿子的家具涂油漆。”
“你是油漆匠？”
“干东不干西，反正我只有两只手。”
“给你啥好处了？”
“给领导干活，都是尽义务，”
“谢谢，俺娃不吃，”李翠翠麻利地把糖块塞回索泓一手中。她把那绺垂下来的头发，往头巾里一塞，一抖绳子，把小猪又在土垅上哄赶起来。

“翠翠……这是……这是……”
“俺娃不吃当奴隶换来的食儿，”她说哪怕就是燕窝鱼翅。别看俺娃嘴上沾着高粱面。她和她爹一样，还嫌这糖块脏呢，”索泓一木然地愣住了。
李翠翠一边刨着土垅，一边气囊囊地说俺那口子别看脸黑嘴黑，心可不黑。那些婊子娘们儿，整口袋整口袋地从库里往外偷粮食，那些干部装看不见，俺那口子饿得夜里在地下来回走遛儿，也不拿姓„公’的一粒粮食。俺也骂过俺那口子是傻瓜，是木头人，也用你们的嘴骂过他，说他是„拿……啥……破仑’，„活门神’，和他在一块滚的时间长了，倒觉得俺那口子，真还有他的长处哩，我敢打保票，在农场几百个会出气的干里头，就属他手脚最干净。”

索泓一嘴唇翕动着，说不出一句话来。
“俺理解你骨头软，但是俺可看不起你去卖身。”
“卖身？”
“咋不是卖身？你就是真正的罪犯，也是给国家干活，谁叫你给人家去当长工了？”李翠翠直起身腰，歪头瞪着索泓一说，“当然啦，人家办喜事时，你给人家吹喇叭，抬花轿，人家死了人，你给人家糊纸幡，摔罐子，人家会赏你口吃的，或在你们那伙人中给你个芝麻豆粒大的官儿当当；可是，你的良心呢？一个喝过墨水的人干这份差事，俺都替你害臊，”

索泓一脸猛地红涨了一片杨政委亲自去找我的。”
“你就不会顶回他去。”
“我不敢。”索泓一心悸地回答。
“去几天了？”
“今天是第三天，明天还要去一天。”
“算了，明几个你去银钟河岸看苇子。”索泓一背后有人开了腔。
索泓一回头一看，郑昆山汗流浹背地站在他的背后。他什么时候来的，索泓一全然不

知，但他看见了田边的小路上，停放着满满一辆小平车芦苇，——索泓一猜得出来，他是去拉过冬烧柴，路过这儿停步的。索泓一偷眼看了郑昆山一眼，他脸色阴沉

了

得象黑锅底，两道扫帚眉紧皱着，好象这座火山会立刻喷发出烈焰似的。他赶紧向郑昆山应了两声“是，是，”回身便走。。

“你站一下。”郑昆山呼喊道。

“您是不是叫我把柴禾给您拉到家去？”

“我自个儿会干。”

“我告诉你，河滩上堆满砍倒的芦苇，这是咱们农场今冬明春的烧柴，谁叫你你也不能离开那儿。少了一垛芦苇，我可找你算帐，”郑昆山下着硬命令关于改变你工作的事，待会我去通知你们队长，”

“政委要是骑马去喊我呢？”索泓一颤颤惊惊地问。

“尿毛，我对你说过了，谁叫也不行。”郑昆山加重了“谁”这个字眼的分量你听懂了吗？”

“懂了，”索泓一身子挺得笔直。

郑昆山一摆手走吧，”

“别走，”喊他的是李翠翠。她把堆放在土埂上的红薯，递给索泓一几块，声音也俨然象是下达命令广拿着，”

“我不饿，”索泓一推拒着。

“给人家当长工吃了顿饱饭，可饱不了一辈子，”在她抱怨的口吻中，明显地掺杂着嘲讽。

“拿着吧，”郑昆山的口气，倒显得比李翠翠和蔼回屋里用锅煮煮，能顶顿饭吃，”

索泓一的手掌已经伸出去了，但是他那只手象触了电一样抽缩了回来。他没有勇气去接那几块红薯，就踏着田野上的积雪踉踉跄跄地跑了。按体力，一个患二级浮肿病的人，是没有奔跑能力的，但是内疚和羞愧象两把剪刀，剪得他心疼。这种从内心升腾起来的净化力量，竟然支持他一口气跑出田野，跑上小路。

。天渐渐昏黑下来，索泓一在一片枯黄的芦苇后面停步喘息。透过那摇摇晃晃的苇尖，他踮足眺望白皑皑田野，郑昆山和李翠翠的身影，虽然显得模模糊糊，但依然能把他和她分辨清楚。矮矮的郑昆山举起镐头，继续在田野上寻找着食物，李翠翠背着娃、牵着猪崽，充当窘她男人的向导。由于母亲直着身腰走路，女娃不再哭了；那猪崽似乎感到了有失公平，噉哇噉哇的叫声时断时续。

索泓一的头象成熟了的葫芦，从他细细的脖颈上垂落下来：“到银钟河看守芦苇也好，那儿清静，可以静静心思。当然，在那儿难以见到李翠翠了，可是那儿能看到穿梭般的白帆，和对岸的自由世界，

银钟河终于走到了。

日影西斜。

鸥鸟低飞。

一股浓浓的水草气息迎面扑来，两个行者都急不可耐地跑到河边，用手捧起河水咕嘟地喝了个够。当他们抬起头来，同时遥望对岸时，发现了那只小小渡船拴在一棵水曲柳上，竟然没有摆渡人。秋风吹皱一河碧水，那小船随着水波的起伏，上上下下地打着秋千。

河面很宽，拖轮和帆船穿梭往返，每条船的后尾，都翻起一道长长的水花，象犁铧耕过去，留在大地上的一条条土垅。河滩上草尖已经开始发黄，但是那枝串红却开得艳红似火，和野菊淡紫、淡黄、乳白色的花冠交辉，银钟河岸仍象一条五彩缤纷的彩带。，

“喊摆渡的人吧，”索泓一提议说。

“先歇会儿，”士把军帽扔在草坡上，撩起河水冲洗着他的板刷头，并问索泓一你不洗洗？”

“不。”索泓一回答了一个字。顺势坐在了河坡上。

五匹马组成的一支巡逻队，沿着河坡呱哒呱哒地奔驰过来，褚大个儿遇到了同伍，便和他的伙伴聊天去了；河滩上只剩下索泓一孤零零的一个人。他颠手掐了朵野菊，放在鼻孔下边闻着然后把这朵花掷进河心，看着这朵野菊随波逐流……

褚大个儿似在向战友们述说他过河的任务右派……“戏法画画”一类的字眼，不断被风送进索泓一的耳里。管他呢？索泓一又掐起一朵野菊，边闻边想着他自己的心事。

……他对这儿太熟悉了，看芦苇的那年冬天，他就常在这河滩上漫步。当时，河滩上有一间苇笆房，外面抹着一层黄泥，他身下铺着的是厚厚的干芦苇，压在棉被上防寒的也是干芦苇。在向阳的河坡上，前任看守员给他留下一具砌好了的锅灶，他每天在河坡上，用锅蒸煮他那份口粮。银钟河是条永不封冻的河流，他每天看船，看帆，看云，看水，不知为什么，这千篇一律的风景画，他总是看个不够。尤其使他惬意的是，河里有鱼虾可捞。偶尔有船工把船靠到岸边，借他的锅灶煮鱼蒸饭时，总是慷慨地给他留下一些吃的。这里，既有答谢使用他的锅灶之意，也有对这个骨瘦如柴的人怜悯之情。一冬过来，他的浮肿逐渐消退，体重猛增了十二斤。

最初，他把这些仅仅理解为“因祸得福”，仔细想想，却也包涵着郑昆山的苦心安排。一场席卷大地的饥饿，比一切都更有力地改变着人际关系。李翠翠和郑昆山的距离本来很远——尽管们在一盘炕上睡觉——远得就象天河两岸的织女和牛郎星，但在饥饿面前，他们的心贴近了。表面上看，是郑昆山正在驯服着李翠翠的野性；李翠翠也渗透和影响者郑昆山，使“拿破仑”人性回归；实际上饥饿以其无可估量的蛮力，改变着人的结构组合。在索泓一心里，永远也抹不掉在那片落雪的红薯地上，郑昆山和李翠翠相濡以沫的画面。那是悲恸而令人心悸的女娃瘦猪。一对土里寻食的苦难夫妻。不要说李翠翠，就连他自己，也觉得郑昆山身上蕴藏着一种可贵的东西，他经历了对他的惧怕之后，竟然觉得他真有些可爱之处呢，

那天，他心里火烧火燎地回到屋子里，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兜里的糖块，抛给他的同伙；接着，他把政委杨绪给他的半包“熊猫”牌香烟，分赠给屋里的所有成员。几块糖，半包烟就使得这间屋子，象是过了年节。

“这些宝贝你从哪儿变出来的？”首先说话的是只剩下半口气的性变态狂。专政的威力没能医治了的奸尸犯，被大自然赐予的饥饿征服了。这个长着一张吹火嘴的多事之徒，最近很少谈到女人。他的浮肿已经到大腿根部，好象上帝有意惩罚那个“爱溜缰的牲口”似的，连那家什也变得虚泡囊肿。他终于发现了世界上有比女人更重要的物质——那就是粮食。没有它一切都会枯萎，因而他首先倒着那半口气，表述对索泓一的谢意。

“是家里人送来的？”第二个成员向索泓一提问。

“没看见你家里来人呀，”

“……那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卖身钱，”索泓一被追问得无路可走，愤然地往炕上一躺。

“卖身？”

“你被人鸡奸了？”

索泓一含糊地回答广差不多，”他把棉被拉开，往脸上一蒙，任凭同伙再问些什么，他都如同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一声不吭。第二天早上，队里有马车去河滩装运芦苇，他把行李卷往上一扔，把吃饭用的盆碗装进网兜往手上一提，就来到了银钟河。

他看河，河很清。

他看天，天很蓝。

这蓝蓝的天和清清的河，突然让他想起了爸爸。爸爸有蓝天的深远，有大河的清澈。不，爸爸不仅仅具有这些，还有大河发威时的滚滚涛声。索泓一深感自己沾满污秽，无脸以对大河蓝天。他坐在河坡上，下意识地咬着一片枯黄的草叶，又琢磨起郑昆山这个人来了，职业赋予他一个“门神爷”的绰号，也许正是他的光荣。尽管这位“拿破仑”，有着许许多多为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的陋习；可是他是个真正的人。是个挺着腰板，咔咔地迈着重步向前走的人。他不仅对改造对象说来是块“铁”，对杨绪这样的顶头上司也同样顶得上是块钢r也许正是他身上这些不，规则的基因组合，李翠翠的生命重心才开始向这个“黑鬼”身上倾斜。难道不是吗？，

第二天早晨，索泓一正在河坡上燃着了芦苇熬高粱面糊糊，河岸上响起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他以为这是沿河巡逻的马队过来了，因而并没在意，直到马蹄声突然在他头上消失，他才停下手里搅动着面糊糊用的那节粗粗的芦苇，不无好奇地向河堤上仰视。棕色的蒙古马已经被主人松开了缰绳，在河堤上垂着头寻找草根索泓一迅速从马鞍上垂下来的那双锃亮的马镫分辨出来一政委杨绪来了。

他很魁梧，身材比得上河坡上的老杨树；他面孔白皙滚圆，就象刚出笼屉的白白的暄馒头。他穿着一身区别于一般农场干部的猎装，双筒猎枪枪口上挑着两只死兔子，似乎他是在猎归时经过这里，而非故意到这儿来找索泓一的。因而，他的两眼并没有注意索泓一，但是那双高腰马靴，却缓缓地向着河坡下这口锅灶走来。

“杨政委，”索泓一虽然不想主动叫他，但受本能的驱使还是叫了一声。

“你在这儿？”好象他刚刚发现索泓一的存在。

“我在熬糊糊。”索泓一看看苇子要烧完了，往灶膛又续了一把芦苇。他尽量不去看杨绪的脸，专注地盯着灶膛里升腾的火苗。

“吃得饱吗？”

“能吃饱。”

“是实话？”

“实话。”

哗啦一声，杨绪枪口上的两只死兔子，被他甩下来一只，扔

在了索泓一的苇堆上留你过个节吧，”

索泓一生怕这只兔子，成为他重新去杨绪家的桥，便马上把兔子，双手捧给政委广我不不饿，”

“撒谎，”杨绪顺舌尖扔出来重重的两个字。

“我嫌它有腥膻味儿，”索泓一说，“我从小就不吃膻，吃了浑身出疙瘩。”

杨绪笑笑还有这个讲究？”

“嗯”

“这么说，古人说的‘饥不择食’这句话，就该作废了？”

“杨政委，也许是我肚里不缺食儿”。

“好了，那就叫它去喂鱼吧，”杨绪用靴子尖儿挑起那只死兔，一扬腿就把死兔子甩进了银钟河。他脸上没有一丝怒意，看了看锅里咕嘟咕嘟冒泡的高粱面糊糊说高粱面经煮，要煮熟它得烧旺火，”

索泓一觉察杨绪的弦外有音。但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一时还无法捕捉清楚，只好含混地应承着说广是的，它比玉米面、白面都吃火候，”

“这儿的成员也是一样有的象一熬就熟的玉米面，有的象煮不烂的牛蹄筋。杨绪缓缓地围着灶台踱了几步，依然面带微笑地说专政单位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施，只有靠加强火力，提高铁锅里的水温。”

索泓一搅动糊糊的苇棍，一失手掉进了糊糊锅里。

“谁叫你来这儿看堆儿的？”序幕已经过去，正戏开始了。“郑科长，”

“你对他说过你另有任务吗？”

“没说。”为什么不说？”

“我的身分是服从。”索泓一回答，”再说，那事儿……那事儿……我觉得难以出口。”
沉默。

索泓一等待着杨绪的电闪雷鸣。

“其实，我之所以叫你去干‘那事儿’，并不怀有什么私心。”杨绪并没有对索泓一大发雷霆，他依然缓缓地说我在农场爱才是出了名的，叫你到我那儿去‘描金画凤’，不外看你太消瘦了，想使你饱饱肚子壮壮身体。作为一个分场的政委，我懂得什么是国家，什么是个人，既然这个意思被你误解了，那就把那张日历翻过去吧，”

“杨政委，我感谢您的关心。”索泓一喃喃地说。

“不必了。”杨绪微笑地摇摇头，”郑科长完全有权利把你配到这儿来，我尊重他的意见，“言罢，他掏出打火机点着了一支烟，转身走向河堤。他站在大堤上，一手牵起马缰，扭头又对索泓一叮嘱了几句太阳都一竿子高了，快煮你那锅高粱面糊糊吧，它吃火经熬，”

棕色的蒙古马哒哒地远去了，索泓一象丢了魂似的站在那儿，他反复琢磨着政委这几句”叮咛”，似在用难煮的高粱面，影射要对他点火加温。他后悔刚才对政委态度有失热度，说不定这件事要承受什么新的灾难呢，塑着马蹄在大堤上留下的一股尘烟，他唤到了一股焦糊气味。低头一看，那锅高粱面糊糊，因为火大已被熬干了，变成了一锅褐红色的糊锅巴。”也许这锅粥就是我未来命运的象征。”他想。可是那惩罚的讯号，一直没有传来。直到逼近年节时给他运送口粮和咸菜疙瘩的马车夫，却给他送来了另一个信息：长着吹火嘴的那个性变态狂，到天国去报到了。他的浮肿过了肚脐，浑身上下”胖”得象退掉了皮的大马哈鱼，死前他把棉絮都撕着吃了，梦呓般地说着他看见了菩萨娘娘脱光身子，在蟠桃宫旁的天池里洗澡，她正向他招手呢，“最近见到郑科长了吗？”他一边帮着马车夫往车上装芦苇，一边询问马车夫。

“见了，这家伙最近背兴。”马车夫说，”不知道为了个啥，都喊他郑队长了“

“什么？”

“被降职了呗，”马车夫用绳子勒着满满一车芦苇，嘻嘻哈哈地说，”活该，谁叫他整咱们整得那么狠。这是报应，”

“不是报应，是报复，”索泓一忿忿地纠正马车夫的语失。“变戏法的，他可是门神爷，谁能报复的了他？是你，是我，还是哪个不怕死的小鬼？笑话，”

“大鬼？”

“谁是大鬼？”

索泓一不再和马车夫磨舌根，他待马车走后，取出铅笔，摹拟着郑昆山的面型，画了一幅想象中”门神爷”的肖像画。画面上郑昆山头戴唐朝时道人的方巾帽，他眉须竖立、双目瞪圆，堂堂一副捉鬼的神态。画上角，他写上”当代钟馗”字样，下边信笔由来地胡诌了两句打油诗：

钟馗虽会捉死鬼，

活鬼也能戏钟馗

他把这幅抒发对杨绪忿忿之情的画，先是保存在褥子底下，后来想起《嘴上挂锁的人》那幅漫画的悲剧性命运，他把这幅画从褥子底下拿出来，在蒸高粱面窝窝头时，当作燃着芦苇的引柴了。尽管如此，他头脑里总盘旋着那幅化为灰烬的漫画。他猜不出杨绪究竟用了什么手段，才把关老爷给贬为关平、周仓的。关于这个干部之间的秘密，他询问过好几个来拉运芦苇的车式，个个都把脑袋晃得象拨浪鼓，索泓一只好把这个疑问闷在心里了。

到了来年的春末夏初，干芦苇被拉光了，一层嫩嫩的苇笋，在这片土地上织成一片新

绿的时候，他才解开了这个谜。那天，天刚麻麻亮，索泓一照例地爬上河堤，看银钟河里第一只帆，看河里的第一朵霞。然后，他沿着宽宽的河堤慢慢跑步。近半年时间，过往河上的渔人，给了他槎板一样的胸膛以肌肉，银钟河鱼虾，补充了他血管里循环的血浆。一度枯萎了的生命细胞，象充了电的马达一样，使他在艰苦的环境中，重新萌生了跃跃欲试的动力。

他刚在大堤上小跑几步，就遇到了迎面走来的郑昆山。他马上停下脚步，恭恭敬敬地叫了声：“郑科长，”

“今后，叫我郑队长吧，”“他的脸板得铁青。

“……”索泓一语塞地转口说，“您是来安排我工作的？干芦苇已经拉完了，

“你先回你的苇棚一趟，有人在等你，”郑昆山神色显得十分急躁。

“谁？”

他没有回答，只是把脸转向了滔滔的银钟河。

一种不安的感觉，立刻钳住了索泓一的心。这是谁呢？难道是李翠翠？这么一大早，到银钟河来干什么？每次李翠翠和见面，都是有意无意地回避着郑昆山的，这次郑昆山能充当向导，把她带到这儿来吗？索泓一心神不定地往河坡下走着，两眼直直地盯着那间看守芦苇的小屋。

“瞅你走路象怕踩死蚂蚁似的，快点，”“屋里端坐着的李翠翠向他急急地招着手。

索泓一刚进屋，李翠翠就把苇帘门放下来了坐这儿，听着，”

“这……不太合适吧，”索泓一指指屋外，又指指苇帘门。“俺们那口子批准了，你放心吧，”李翠翠朝他撇撇嘴瞅你“你这股子酸劲儿，真是一辈子难改了。”

索泓一稍稍安定下来，这时他才看见李翠翠肩上背着一个印花小包袱，马上警觉起来：“你……这是……”

“俺回兰考，掌柜的说了，允许我跟你来辞个行。”

“回兰考？”

“哎，这也是杨绪两口子逼的，”李翠翠长长叹了口气，“你知道老郑挨整了吗？就打那天他把你调离宣传工作到河滩上来，那一对儿就给老郑小鞋穿。”

“谁不知道郑科长是双铁脚，这小鞋怎么个穿法？”索泓一半信半疑。

参

“杨绪拿俺开老郑的刀，他不知从哪儿听说，俺原来是河南兰考县的盲流。一个公安干部，收留盲流，并成家立业，杨绪说他严重违反了政策纪律。”李翠翠“呸”地吐口唾沫，“这不是一天结成的冰疙瘩，老郑逮着过他老婆偷稻穗，给他往总场汇报过，这两口子早就憋着收拾老郑了。可俺没想到……没想到……老郑吃了我的挂落，”

“难道盲流就不能有个家？一辈子盲流不更增加社会负担吗？”索泓一愤然地站起来。

李翠翠一扯索泓一的袖子，把索泓一拉坐到地铺上，低声地说俺想俺真是苦黄连籽儿脱生的，命太苦了。那些天，天天开会整俺的老郑，俺心急火燎，因为是在那天夜里闯进老郑屋里去的，他是为俺挨整。偏偏就在那几天，天冷得吐口唾沫就成冰，俺不是不会偷——俺在矿山给你弄过鸡鸭啥的；俺也不是不会扛，农场仓库的稻谷麻包，俺能扛起来就走。俺和老郑相处这段日子确实觉着他这个黑脸汉子，还是个男人，俺不愿给他黑脸蛋子上抹白，所以俺规规矩矩地跟他过日子。可是……可是……就在那几天，俺当小狗儿一样拉扯着的黑丫头，断奶断炊，吃了俺给她煮的苣荬菜汤，就伸腿瞪眼，”

索泓一眼圈突然湿了翠翠……”

“把眼泪擦了，你听俺说下去。”李翠翠掏出她的一块沾满污渍的手绢，扔给索泓一，”

要不，整老郑的会，不知葭开到猴年马月，俺抱着黑丫僵直的身子闯进了他们的会议室。把黑丫往杨绪桌前一放，大声喊道：‘开吧，再开下去俺马上去跳井，告诉你，俺是祖宗三代正经八百的贫农，你家里能开粮店了，却饿死俺这黑丫头，这个是啥问题？’老郑的会不但让我给搅了，事儿还惊动了总场，总场下来人，把杨绪这老小子一下降到了我们老郑的爵位上，杨政委变成了杨科长，真开心，真解气，”

“那你为什么还要走？”索泓一激动地问。

“俺往哪儿走？俺在这儿待定了，俺和老郑要跟那两口子干到底，俺这是去原地政府补办一个同意结婚手续。”李翠翠说。

“何必呢”索泓一诧异地说，“你们早就是夫妻了，”

“老郑这个人丁是丁，卯是卯。虽说补盖那个公章没啥意思了，他还是坚持要俺跑一趟，这就永远封住那个娘儿们的嘴了。”李翠翠说，“再说俺从当盲流离开兰考，已经两年多了，老家还有俺的叔叔、婶子，看看他们是活着，还是也逃了荒了”

“噢，”

“俺回去还想给俺早死的奶奶和俺饿死的爷爷上上坟。”她的眉梢弯垂下去，样子显得非常忧伤。

“你爸爸、妈妈呢？”

“俺没有爹、妈。据奶奶告诉俺，是爷爷清早背着粪箕子去拾粪，在二郎庙后头把俺给捡回来的，爷爷奶奶就是俺的爹、妈。”李翠翠话音哆嗦着。

“你没有告诉过我这些事儿，”

“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哩，也许就是因为俺没受过亲爹亲妈的疼爱>俺从小就懂得刚强。”眼泪在她眼皮里打了打滚，顺着脸腮淌了下来，“爷爷、奶奶都很疼俺，特别是俺奶奶在世的时候，给俺讲过一个‘雁娘织布’的传说，俺一直记得很清楚。据说，古时候兰考县就是一块兔子不拉屎的荒凉地方，有一年冬天，一个去树棵子里砍柴的穷后生，砍柴回来走在半路上，忽然发现了雪地上躺着一只冻死的芦花雁。这个后生心眼善良，便解开棉袄把这只大雁揣在心窝焐着。当他睡到半夜时，觉得身子旁边有什么东西在蹭他，点灯一看，被窝里躺着一个漂亮的大闺女。长话短说吧，他俩很快成了家。有一天穷后生对他媳妇说：‘天底下要是有人能治穷就好了’媳妇说，‘俺治不了天下的穷，能治咱家的穷，我能织布，你摆布摊，咋样？’穷后生笑笑说，‘俺买不起织布的梭机，布咋个织法儿？’媳妇答道这你就甭管了，俺只求你在俺晚上织布时，你不能偷偷地看俺。’打这往后，这穷后生真地摆开了布摊，雁娘织出的布非常好看，布丝里带着古铜色的花纹，这些布很快就被买光了，这穷后生家境当真好了起来。有一天，这后生终于耐不住好奇，在雁娘织布的时候隔着门缝偷偷往里看了一眼，立刻吓得说不出话来。原来，雁娘是只大雁变的，她正在拔着一根根带血的羽毛，用这些羽毛，编织着一块块的布。她的羽毛已然快拔光了，枯瘦的身子上到处是斑斑点点的伤痕。这后生闯进屋去，心疼地说：‘你快把羽毛安到身上去，俺甘愿受穷了，’雁娘说：‘拔下来的羽毛就象泼出去的水，是插不上去了，’后生埋怨她说‘你为啥这么干？’雁娘回答说：‘没有你，俺早就冻死在雪地上’……”

“别说了，我不愿意听这些。”索泓一说，“你给我那个窝头几块鬼子姜的回报，已经太多了，”

“可俺总觉着不够。”李翠翠用索泓一擦过眼泪的那条手绢，擦了擦她眼角的泪痕，“对你回报得太少，对老郑回报得也不多。你那窝头解了俺的饥，老郑把俺收留下来，结束了俺的盲流生活，可惜俺不是那只芦花雁，不能拔净俺浑身的翎毛，为你编一把挡风挡雨的伞，为老郑编一双穿不烂的鞋。俺只是个乡下丫头；不，不是丫头了，是个死了丫头的娘个没有任何能耐的

乡下女人。”

索泓一刚想安慰她几句，大堤上传来了郑昆山的喊话声：“喂，渡船过来了——”。

李翠翠蓦地站起身，掂了掂肩上的印花小包说俺那口子喊俺了，俺要走了，”

“什么时候回来？”

李翠翠映着眼皮，咬着下嘴唇想了想俺希望这是和你最后一次见面，”

“这是为什么？”索泓一怔了。

“铁丝笼里只能圈家雀子，你不该赖在这儿自轻自贱。”她根铁不成钢地看了索泓一一眼，挑开苇帘，向大堤上快步而去。

索泓一很想跑上大堤，用目光送李翠翠一程，他看见郑昆山站在渡口，只好拐弯跑到附近一个高土岗上，手扶着一棵老榆树树干，向那飘飘摇摇的小船眺望。

李翠翠站在船尾，连连向郑昆山叮咛着：

“黑丫她爹，心放宽点，俺不几天就回来，”

“黑丫她爹，那点土粮食你先用水淘淘，再去磨磨，省得牙疼，”

“黑丫她爹，去给黑丫的坟头多培点土，苇塘里有专扒死人吃的野狐狸，”

“黑丫她爹……”

黑丫早就死了，她为什么总喊“黑丫她爹”，而不喊他老郑呢？索泓一从她这几句叮咛中终于悟到，郑昆山和她的生命已经溶合在一起了。衔接他们之间的彩带不仅仅是饥荒，也不仅仅是苦难，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黑脸汉子的一身铁骨，以及他身上闪烁出来的坚韧和不屈。风顺着宽阔的河面吹过来，索泓一那只风泪眼，叭哒叭哒地滚落下泪滴；他的那只好眼也好象受了那只坏眼的感染，大滴滴的眼泪滚了下来。透过蒙蒙泪光，他眺望着李翠翠的背影遐想，她应当是属于一个真正男子汉的，而郑山在这一点上受之无愧。

小船飘远了，飘远了……

索泓一用袖口抹掉泪花，再也看不见那条船。只见大河东流，碧波闪闪……，

“他娘的，撑船的是喝醉酒了吧，”士兵褚大个子手搭凉棚，向河对岸望着。

“班长，先吃干粮吧，”索泓一从兜里掏出了红薯面蒸的窝窝头，啃着嚼着。

士兵也感到饿了，他拿出玉米面蒸的黄窝窝头，看着索泓一狼吞虎咽的样子，扔给他一个黄的说换个红的吧，”

“谢谢班长”索泓一把一个红窝窝头扔过去这个交换你可吃亏，红薯面的可不抗饿，”

“尝尝新鲜。”

“你心眼真好，”

士兵回头看看，见河坡上静无一人，低声说俺挨过饿，知道饥饿是啥滋味。俺知道入伍吃粮多，就坚决要求参了军。”“想家吗？”索泓一问道。

“这年头粮食就是亲爹娘，吃饱肚子就不想家了。说实话吧，俺那儿也和俺那老乡的家——兰考差不多，饿死——”士兵突然警觉地把后半截话贴在唇尖上，没让它滚出嘴唇。

索泓一并不想追问这些，他只关心对岸那条船。对这个渡口，他十分熟悉，如果这岸的过河人，不挑着嗓子喊那摆渡人，那只船就会永远地横在河边。道理非常简单：这边是劳改农场，那边是自由世界，平日过往的行人就很少，值此秋忙时节，说不定那摆渡人为儿子娶媳妇去脱坯盖房子呢，不过，这正投合了索泓一的心意，他想多看看这芦花荡，也许将来他再也难以看到这么多的芦苇，这么清澈的大河了呢，不，就连这士兵也可能是最后一面，因为生活迫使他不得不另作选择……

士兵无聊地用窝头渣儿，挑逗着河边的小鱼，他每撒下一把渣渣，就看见一群白条子鱼喋水吐泡，那嫩红的嘴圈一张一合，争抢地吞噬着士兵的赏赐。索泓一看见大河的边边上，飘着一条半死不活的鱼，它至少有半斤重。看样子它是网下逃生的，很可能在它钻网时，被鱼网刮掉了一些鳞片，因而它的躯体上斑剥地露出鳞片下的肌由。它在求生，身子不断地蠕动，尾巴不断地拨水，硬是游动不起来了。索泓一折了根苇棍儿，帮它拨正了身子，想叫

这条鱼顺水游动几下，潜入属于它的世界；可是他白费了心思，只要那苇棍子一离开它，它身子又翻转过来。索泓一突然感到，这条鱼很可能就是自己的影子，李翠翠几次催促他离开这儿，他硬是不愿意离开这块苦难的土地。他等待再等待，可是等待到了什么呢？他最后才下决心，当一条钻网的鱼……

干芦笔被马车拉光了，他看守芦苇的活儿也随之宣告结束。。这天，他谢绝了马车夫拉他回场的好意，从河边折断了一根小柳树，剥掉树干上的枝枝杈杈，一头挑起行李，一头挑着锅碗瓢勺，返回离开了近半年的农场。这些日子他用铅笔画了几十张风景画，画大河飞雪，画长天落雁，画旭日东升，画渔船夜泊。大自然以其无穷尽的魅力，还原着人的各种知能。这次他肩挑行囊杂什回场，有意用长途跋涉对自己的体力进行一次认真的考核——他不想再用板刷干涂涂抹抹的工作了，他想到大田去干重活，以汗水慰藉自己，以摘掉“幸运儿”这项带着花环的桂冠。

走走停停，几十里路他几乎走了整整一天。但无论如何，他是个意志上的胜利者，匆匆走过了家属区以后，离他住的那排宿舍已经不远了。在他路过李翠翠刨过的那块红薯地时，他再次把肩上那根滚圆的“扁担”放下肩来，一边歇脚，一边缅怀发生在严冬的往事。那时，这片地覆盖着一层白茫茫的初雪，李翠翠背上背着那条“小狗儿”，腰里拴系着绳儿，绳儿捆着那口当向导的瘦猪。此时已是盛夏时节，大地虽然更换了颜色，但那个令人心灵震颤的画面，依然历历在目。他坐在柳木棍子上，顺着一行行土垅望着，土垅上新栽种的一茬红薯秧，已舒展开绿色的叶蔓，在目光所及的绿色尽头，隆起一个圆鼓鼓的土丘，他立刻联想到，那一走是“小狗儿”的坟。

他先是站起身来，而后毅然迈步沿着土垅向这个土“馒头”走来。他和那圆土丘里的小东西沾亲吗？不沾；带故吗？不带，可是索泓一硬是收不住自己的双脚，蹒跚蹒跚地向那土疙瘩走了过来。走近了一点，他才看见坟尖上还插着一根安魂的白幡，由于风吹雨淋，白幡的杆杆已经倾斜，白幡上的纸已经七零八落。索泓一暗自判断：这安魂幡或许是李翠翠回故里探亲前亲手插上的，不，也许是郑昆山在清明节时来扫墓插上的；不管是她的爹还是她的娘插上的，那随风飞舞的纸片都象一把把利刃，在剐他的心。他几乎丧失了走到这坟墓前的勇气，几次停步，又几次迈步，这个小小土丘象磁石吸铁一样把他给吸了过来。

当他屏气走到土丘前时，一件使他意想不到的场面突然闯进他的眼帘。土坟的背后，一个头戴破沿草帽的人，在一把把地拔着坟坡上的杂草。尽管草帽遮住了拔草人的脸，索泓一还是从那干瘦矮小的身躯上迅速地辨认出来：这人是郑昆山。索泓一第一个闪电般的意念，就是转身走开，匆匆离开这儿，闪到绿苇丛中去；但是另一个念头马上征服了第一个意念，为什么要躲避他呢，他不也是在承受着他的不幸吗？当然，他象拿破仑一样检阅劳教队的队列时，职业给了他权威的荣耀，但是此时当他萎缩着身腰，在这儿拔着坟坡上的青草时，他变成了一个和自己生命价值近似的人也许在这个人世间，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幸福和绝对的不幸，一场雷暴滚过天际，无论是高山大峒，还是参天大树，都要和小草一样接受暴风雨的洗礼；也许由于它们比小草身高，承受巨风摇撼所能产生的不幸，比小草还要大得多呢！

索泓一满怀同情地望着他。他并没发现索泓一的存在，只是默然地拔着，拔着，绿草的草汁染黑了他那双手；间或他长长地叹息一声，象风箱吐出箱内封闭许久的幽闷之气似的。此时他想起了什么呢？想起了杨绪主持的批斗会？抑或是记起了李翠翠抱着僵直的黑丫咆哮会场的情景呢？不，也许他感到愧对了坟墓里的那个小东西吧？他的手稍稍伸得长一点，在这荒漠的土地上也会变得应有尽有就象杨绪家丰盛的家宴一样。

大概他的手碰上了草丛中的蒺藜狗儿，手臂猛然一抖，接着他站起身来，用嘴吮着被扎破的手指。在这一瞬间，他和他的目光猝然相遇，索泓一惊异地发现，郑昆山的脸上，挂着几颗豆粒大的水珠，迎着西沉的太阳，那几滴水珠在他黧黑的脸上，象璀璨的琥珀，闪

着晶亮晶亮的光。职业的自尊，促使他立刻背过脸去，并用沙哑的声音问道：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我归队了，路过这儿“苇子拉完了？”

“郑队长，我请求下大田干活。”

“完了。”

“我身体恢复得不错了，”

“银钟河的鱼汤治好了我的浮肿、”索泓一为了表示这不是假凤虚凰，弯腰摠了摠腿腕；被他手指摠下去的肌肉马上恢复原状，不再出现一个个酒盅似的浮坑。

郑昆山分明看到了索泓一的动作，可是木然的脸上依然毫无表情。索泓一突然感到他是个多余的人，只好尴尬地转身走开。他走出去约有二、三十米远了，身后忽然传来郑昆山闷声闷气的喊话声：“你去找杨科长报到去吧，”

“我愿意留在你的队里。”索泓一停步回首。

郑昆山抓了把黄土，擦着手上黑绿色的草浆，看了一眼土坟，大步朝索泓一走了过来。他把破草帽从头上摘下来，扇着汗迹斑斑的黧黑脸腮。那双深陷进眼眶的眼球，直直地盯在索泓一脸上。沉了会儿，他双手卷着那顶破草帽，低声说道索泓一，在你身上我真正犯了个错误。你知道提前摘掉你右派帽子的真正原因吗？”

索泓一犹豫了一下我心里清楚。”

“这……也许是害了你，”郑昆山说。

“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一直在感谢您。”

郑昆山歪头看了看落日，摇摇头说你拯救过翠翠，所以在你摘帽儿以后，我叫你拿着板刷搞宣传，这活儿轻松点，可以让你恢复一下体力。可是……可是你曾经在家属区画过壁画

吧？”

“画过，在杨科长的山墙上画过一口猪。”

”你为啥去画它？”

“杨科长叫我画的。”

“你画的是公猪还是母猪？”

索泓一想了想肥猪。”

“就为了这口猪，你不能再归还我这个中队了，”

索泓一惊愕地问道为什么？”

“你把它画瘦了，”郑昆山朝四外望望，声音沙哑地说，“杨科长早就叫我把你从银钟河边叫回来，我事忙没办；你眼下归场了，是不是先去改改那幅画？”

“我不改。”索泓一回答得十分肯定。

郑昆山吃惊地问道为啥？”

“这是他对我的报复。”

“我看过那幅画，你确实画瘦了点。”郑昆山表明自己的态度。

“比翠翠捡红薯时，腰里拴的那口猪还瘦吗？”索泓一激动地反问道，“那口猪瘦得皮包骨头，郑队长你不会忘记吧”

郑昆山脸色阴沉下来他圈里的猪是肥的“我没拿他圈里的猪当模特儿。”

“你应该去改画一下。”郑昆山的口吻里含有命令的意味，“那不会花费你多大工夫，”

“郑队长，在银钟河我一个人反省了在劳教队的几年生活，我什么苦活都愿意去干，

可绝不再干出卖眼睛的活儿，”索泓一一反常态地高声说道，“我爸爸活着的时候，这么教育过我郑队长，您使我懂得了人活着应当廉正。”

“索泓一……”郑昆山嘴唇哆嗦了。

“您慢慢说。”

“我命令你去修改那幅画，”

“我确信，这不是您的实心话。”

“……”郑昆山虽然脸色冷得怕人，但没能说出半句话。他双手用劲把破草帽一绞，那顶草辫子编成的玩艺，被他绞得变了形、散了架；他挥挥手，那顶草帽成了一条一条的草节，摊在了绿绿的红薯秧上。他没有再多看索泓一眼，象自我惩罚似地咬了手背一口（在草料棚他也曾咬过自己的手），转身向家属区走去。落日终于沉到远山背后去了。

索泓一的心也随着落日一齐下沉。是忧虑自己？还是怜悯郑昆山？也许是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了，使他久久地在原地站立。短短的片刻之间，他象是经历了滑铁卢战役的惠灵顿将军，一举击败了铁面铁甲的“拿破仑”。没有金戈铁马，没有火枪火炮，而是用真理——这把锋利的长矛揭开了“门神爷”的心。到现在，索泓一似乎才真正认识了郑昆山这个人。当然，索泓一更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为把那口猪画瘦了的问题，等待他的也许是十级风暴。管它呢，反正他战胜了自己的卑躬与懦弱，向人的坐标迈了第一步，就象爸爸讲述的“鹿回头”故事中的小鹿，勇敢地奔上了陡峭的悬崖之后，是使他时而晕眩、时而清醒的批斗会。

“你丑化了社会主义的猪，”

“难道我们养的猪是那样皮包骨吗？”

“你睁眼看看，杨科长圈里的猪头头滚瓜溜圆，”

“你为什么把猪画得那么瘦？”

“这是右派立场不改，”

“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

相异的面孔。

相同的语言。

这些都不使索泓一感到惊奇，在五七年的批斗会上他早尝受过了。使他惊异的是，这个批斗会本来该由郑昆山主持，因为他画这口猪的壁画时，是属于“门神爷”手下的“兵”，可是这个钢铸铁浇从不生病的汉子，据说得了重感冒，杨绪只好披甲上阵，亲自主持了对索泓一的批斗。批斗的方式也逐步升格，先是呼喊口号命令他低头弯腰，当重炮一样的轰鸣声失去效能时，他脖子被坠上了几块砖头；当那细细的铁丝勒进他的脖颈里，他真有点承受不住了，他几次想表态：杨科长，我承认错误，我一定去改画那口猪。可是每到这个时刻，他象抽疯发吃症一样，眼前总是看见翠翠背着“小狗儿”捡红薯时，腰间绳子上拴系着的那口猪。是眼发离了？还是闹鬼？那口瘦猪摇身一变变成了往山崖之巅奔驰的小鹿，他立刻把求饶的话一下憋回到舌根下边去

疲劳轰炸了五天，第六天早上就业人员在食堂门口排队打饭时，发现了一张批判稿，个个伸长脖子观看。全文如下：

稿题：索泓一你为什么不老实，

稿曰：索泓一，你这个摘了帽子的摘帽右派，简直反动透顶。你的眼睛怎么长的？杨科长圈里的猪明明个顶个儿长得肥头大耳，你为什么偏偏画别人猪圈里的猪？

众人看到这里，不禁哑然失笑；再看看后尾的署名，个个目瞪口呆。原来质问索泓一的不是别人，正是索泓一自己。食堂门口顿时哗然：

“这小子把魔术变到食堂墙上来了，”

“这是世界上最高级的魔术，”

“他是吃了豹子胆啦？”

“快去报告杨科长。”

不一会儿，这张小字报被沾着水的扫帚刷掉了。索泓一手里捧着的那碗稀粥还没喝完，就被专政的铁扫帚扫进了严管班。严管班设在远离场部的狱墙脚下，白天岗楼上有值勤的哨兵，夜晚高墙上的示警红灯眨着眼睛。被送到这儿来的成员，除了他这坚持反动立场的摘帽右派之外，几乎清一色是“二进宫”“三进m

宫”……的亡命之徒。这二十几块“特殊材料”，不属于任何中队，直属管教科管理；这些亡命徒，喀笑颜开地称呼这个集体为杨绪的“嫡系部队”。

内炼筋骨、外练皮肉一脱胎换骨的劳动改造开始了。炎炎似火的盛夏，索泓一和这些成员，在没有一棵树遮荫的荒原上，挖掘着排灌大渠。有一天，天气奇热，由于沟渠里热得如同蒸笼，所有成员一律脱得一丝不挂。索泓一最初还以一条短裤保持自己的体面，后来索性入境随俗，也光起身子干活。这天，正好碰上杨绪来工地视察，别人光腚干活，他似乎视而不见，只把索泓一一个人叫到堤岸上来。那儿有一个专为干部和警卫搭起的遮阴凉棚。

“你怎么也光着身子干活？”杨绪问道。

“热

“你该知道你是有文化知识的人，他们……”

“我和他们一样，都是被严管的反改造分子”索泓一赤条条地站在那儿，毫不脸红地说。

“你背过身去和我讲话。”

“我不理解，”

“它脏。”

“赤裸出来的东西都不脏，只有隐藏在心底的东西才脏哩，”

/

索泓一回答。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随便您怎么理解。”

“你可不要后悔，”杨绪侧过脸去，目光从他光条条的身上移开。

“我早就不吃后悔药了，”

“真“真，”

“你这是侮辱管教干部，来人一”杨绪解下随身带的小细麻绳并把它扔给了跑上堤岸的严管班班长。

于是，在挖渠工地上，出现了一场光腚人捆绑光腚人的表演。索泓一被捆在支撑凉棚的一根木杆上，让太阳暴晒。收工的时间到了，捆他的那个班长，来给索泓一解绳子。细细的麻绳已经被汗水润透。杨绪走上来，拦着这个班长说“他不是愿意光腚干活吗？让他在这儿光上一夜，”

“杨科长，这……这……”捆他的班长为索泓一求情说，“苇塘里的黑蚊子会把他叮烂了，刚才我们不也光着身子干活了吗，您……”

“他和你们不一样，”

“是，是，”

严管班的队列，扛着铁锹背着抬筐，叫着一、二、三、四的响亮口号回窝了。在水渠工地上，只留下索泓一和他的影子。索泓一微微闭着眼睛，静待着夜幕降临后花脚蚊子的惩罚。他不后悔刚才的行为，却有点害怕妇女从这儿经过。这儿虽然比较荒凉，但堤下不远就是一条小路。如果他赤身露体地站在沟渠之内，将没有一个人发现他的存在；而他所站的地方，是一个制高点，小路上只要有过往行者，都会看见他这个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原始动物。

他忽然想到，进化的人类总是谪贬原始社会，那时候的人虽然没有现代的物质文明，却远比现代人纯真，就象他现在这样袒露着生命的一切似的。后来，出于御寒的目的，更出于怕丑的心理，老祖宗腰间开始围上兽皮，又进化成各种时装，不但遮盖了人的本来面目，而且矫饰了心灵……堤下的小路上，当真有人走了过来。他完全能估计到，别人发现他时的惊讶表情，最好的办法不去看来者——不管他是干部还是就业人员，或者是囚徒以及劳教分子；只要女劳教队不从这儿经过就阿弥陀佛了。脚步声越来越近，那声音就象饺子下锅，显得零乱而无章法。在劳改农场生活久了的人，听这声音就知道是右派队走过来了。他很想睁开眼，看看昔日和他同窗的那些好友。还没容他启开眼帘，堤下的声音就飞到了堤上：

“喂，快着，那不是‘幸运儿’吗？”

“他为啥光着身子站在那儿？”

“是在表现男性的曲线美吧，”

“哎——伟大的公民你怎么不说话？”

“幸运儿”“伟大的公民”这两个称呼，象针尖麦芒戳进他的耳鼓，他心里一阵酸痛，两只紧闭着的眼睛立刻涌溢泪水。他不想让伙伴们看见眼泪，蠕动了一下手背想抹掉它，这时他才意识到他的手是无法动弹的。他扭动着脖颈，用肩头蹭着脸腮上淌下来的泪水，同时自己对自己下着严格的命令。索泓你不能哭，要是在这时候流眼泪，当初何必冒充男子汉呢，

好奇心重的伙伴，顺着大堤的斜坡跑了上来，直到距离他两、三米远的光景，才发现他不是向大自然展示一个男性的曲线——他是被麻绳捆在棚柱上的。

“你们不要解绳子，那是一根法绳，”索泓一向伙伴们示警。“为什么？”

“别问了，给我揪几把茅草来，塞在我必须遮挡的部位就行了。”索泓一请求。

茅草没有送来。有人到沟渠里拿来索泓一的衣裤，小褂斜披在他肩上，裤子蒙在他的腰胯之间，再把两条裤脚管打个结系在凉棚的木柱上。这就算是对索泓一最诚挚的帮助了，至于那根绳子，无一个右派敢于问津。多亏了这块遮羞布，因为右派的队伍过去之后，一群光着脚板的妇女就走过来了，他们是去稻田施肥的，有人提着化肥袋子，有的手里拿着脸盆；不知哪个眼尖的妇女，发现了他——一声尖叫过后，有人用手遮住眼睛，有的用脸盆挡住了自己的脸，

“缺德鬼，”

“臭流氓，”。

“好象是那个变戏法的。”

“别看了，谁看谁长眼疔，”

在妇女的叫骂声中，索泓一只是象死人一样地听着，等女工班的脚步渐渐远去，他才睁开他那双眼睛。他定睛搜索着这群妇女的背影，生怕其中有李翠翠在内，他宁愿那群娘儿们把他看成畜牲，却不愿李翠翠眼皮子里沾上一粒灰尘。索泓一失望到了极点，因为他一眼就看见了那个穿藕色小褂的人那正是

她。她走在人群最后，虽然没有回首张望，但显得步履蹒跚，显

然她是看到他了。此地，此景，她如同又喝了一杯意想不到的精神苦酒吧，

索泓一记得，他初进严管班那几天，在出工的半路上，他曾遇到过她一次。她站在十字路口，貌似在等后边的女伴，实则专为在等候他，因为她有意扬了扬手中的草帽，草帽上用红墨水写着一个偌大的“走”字。当时队列中的同伙，只认为这个俊俏妇女在用草帽扇风，只有索泓一知道，她是在示意他离开这块受难的土地。他微微晃了晃头，李翠翠顿时蛾眉高挑，狼狠地在地上跺了跺脚。那些色迷瞪眼的成员，以为她是“吓”他们的，顿时收敛了轻佻的目光。索泓一却难过地垂下了头

索泓一盼着落日早点下山，夜幕降临后他就会变成乌有，但苦于盛夏昼长夜短，那太

阳迟迟不肯谢别天幕。好容易熬到天色昏黑，蚊子开始搔扰他这充满汗腥气味的身体，他手脚不能动弹，只能任凭这些东西在他身上吮血。为了转移浑身的骚痒，他尽量想些有意思的事情，用精神来抑制痒痛，想来想去，有意思的事情不多。童年的摇篮虽然令人回味，但距离自己十分遥远；抗美援朝时跳进江水抢救那个女文工队员的往事，固然激起他的兴奋，但他整个生命中只象一道流星之光对了，在市内在文工团里，苏雪这个姑娘值得回忆，她透明得象白雪凝成的冰，但因为太透明了，留给索泓一咀嚼的东西反而显得很少；只有当他想到了在石灰窑的那个晚上，他的思绪才掀起狂澜雁娘”不就是她自己的投影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也许只有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才把它信奉为生活罗盘。塞外的狂风吼叫之夜，他不情愿地奉献给她两个窝头几块鬼子姜，至使她萦绕于怀至

今念念不忘

夏夜的热风吹了过来，索泓一那只眼睛盈出了泪滴。他喜欢这阵风，风可以驱散聚扰在他周围的蚊子。风声中传来电铃的声响，那是大墙里的犯人开始学习的讯号；风声中传来了堤下行人的脚步声，他不再害怕这种声音，因为没有人会看到他的存在。他是一株衰草，他是一块淤泥，他是荒原上一株不吐花的芦苇，他是被砍掉了枝条的一根树桩。没有人会注意他，他也不需要别人的注意，只有一钩弯月和满天星斗对他眨着眼睛。它们象对待人世间的万物一样，给予他应占有的一线柔光……

脚步声越来越近了，索泓一终于分辨出来：这不是个过路的夜行者，而是沿着渠堤的斜坡，弓身向凉棚走来的人。是杨绪？他的行动总是伴随着马蹄声的，他不奢望杨绪对他施舍善心；是夜班沿着渠堤去稻田放水的人员？可是来者肩上没扛改畦口的铁锨。忽然，一个念头闯入心扉，难道是她来了？索泓一顿时睁大了眼睛。

正是她。

在离凉棚几米远的堤埝上，她停住了脚步。

“你回去。”索泓一难为情地低头看了看遮羞布。

“你不该来这儿，”索泓一再次提醒她。

她依然沉默无声。

“我在赤着身子，”索泓一急切地告诫她。

“俺是过来人了，俺不怕，”李翠翠嘴上这么说，可是并没有移动脚步。她显得有些踌躇，站在堤上对他说俺原来不想来，刚才场部有线广播喇叭广播，说你侮辱了干部。俺一想，一定是那个姓杨的给你小鞋穿了，俺猜想不会让你一个人在河堤上罚站，一定是给你上绳了，”

“郑队长知道你在这儿吗？”

“他去东北伊春接逃号去了。你记得有个喂马的，头人’叫刘鹏的吗？”

索泓一心里蓦地一跳他被抓住了？”

“他在林区当了几个月的黑户伐木工，被当地公安机关查获了，”

“他已经是解教释放的就业人员了，怎么……”

“你不也是解除教养摘了右派帽儿的人了吗？”

索泓一哑了。

李翠翠两步迈过来，绕到索泓一的背后，动手解着木柱上的绳扣。她边解边说广老郑对那，头人’印象不坏，可这是他的职业，你要当真跑了，他也要下令抓你”

“你别解？，”

“为啥？”

“我愿意在这儿接惩罚，”

“你愿意俺可不愿意，俺看着心里难受。”

“眼不见为净。你还是走吧，”

李翠翠把解开的麻绳往地下一扔，背过身去说道抖落抖落胳膊踢踢腿，省得哪儿淤着血。把裤子快蹬上，俺嫌你这样太寒碜。”

多亏那个带班班长积德，绳套捆得不算太紧，索泓一稍稍活动一下，胳膊大腿就恢复了知觉。他匆忙地穿上那条汗渍斑斑的短裤后，才感到浑身痒痛难耐。他蹲下身子，拼命挠着自己的双腿。李翠翠从背后助阵，用尖尖的指甲抓挠着他的后背说：“要是还不解痒，你就象卸了车的骡马那样，躺在堤坡上打个滚吧。浑身裹上泥巴，蚊子就难下嘴再叮你了，”说着，她从兜里掏手电筒，朝地上照了照。”这儿地挺平，没有草棵子蒺藜狗扎你，

“我不痒了。”。

“浑身这么多大包，咋会不痒，”

“我不习惯，”索泓一袒露了心声。

“俺看你们这些喝多了墨水的人，就是有一股子酸气。”李翠翠说，“真驴儿都当了好几年了，还怕当一会子假驴儿？”

“我干不来，”

“俺真想骂你几句，可那管个啥用，又把你骂不出农场去。”她叹了口气，狠狠地在索泓一后背挠了一阵，直到挠破了皮肉才罢手。她走到堤边，提过来一个柳条篮子，往索泓一眼前一放，“饿死鬼，吃吧，”

索泓一借着她手电筒的光亮看了看，篮儿里有几张玉米面贴饼子，两块咸菜疙瘩和一个空碗。李翠翠说俺在篮里装了一碗鸡蛋汤，夜路难走，撒了个净光，要渴我给你去灌渠舀碗水去，”

“用不着，用不着，”索泓一边说边抓起饼子往嘴里填。他饿急了，挖土方的活儿最容易饥人，特别是和这群剃着光葫芦头

的亡命徒干活，索泓一全力以赴还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从渠心

往大堤上挑的泥兜，装泥人用锨拍了又拍，直到拍成一个小山头，才允许他挑走。杨绪对这些光葫芦头有过关照索泓一是个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的臭知识分子，要给他肩膀上增加分量，才能叫他脱胎换骨。因此，索泓一个下午就挑折了两条扁担，两个肩膀连同后脖梗子，被磨得血迹斑斑。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一趟趟从渠心把泥兜挑到堤上，冲闯着劳动上的鬼门关。此刻，他肩上解除了沉重的负荷，身上剥掉了捆绑的绳索，大口大口地吞噬着李翠翠送来的食物，不禁潸然泪落。。。。。

李翠翠看到这般情景，声音也变了调儿

“别……别……哭！”

“没哭。”

“俺看见你泪花都掉在饼子上了。哎，这事儿想前想后都怨俺李翠翠机械地摇晃着索泓一的小褂，为他轰着嗡嗡叫的蚊子，叹着气说当初，俺要是不在石灰窑跳车，碰不上你这„白无常、也许不会在矿山落脚。俺要是没在矿山落脚，你那顶右派帽儿也被风吹不掉，也许这时候还顶在你脑瓜上和右派们一块生活哩俺和老郑是一片苦心，倒结了个苦果子，让你遭了这么大的罪，”

索泓一再也咽不下去玉米饼子了，他说这怎么能怨你们呢，都怨我手里的画笔。当初，戴上帽子送劳教怨它，现在遭罪还是怨它。我要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就免灾免祸了，”

“你要是那号人，俺就是拿这篮饼子去喂猪，也不会给你垮到这儿来。”李翠翠抱怨地说，“这儿的猪多的是，只会吃喝拉撒睡

“难保我几年后不会退化成一只四肢发达的猪。”索泓一悲悯地自语着。

“俺早就对你说过了：离开这儿，”李翠翠高声地说。

“走？”索泓一仰起了头，只有在今天，这个怕人的字眼，才唤起了他内心的回声，“往哪儿走，”

“俺早就对你说过，哪儿的黄土都埋人，”

“刘鹏不是又被押送回来了吗？”索泓一犹豫地问道。

“该他倒霉。”

“别三心二意的了，你要是胆子小，俺送你到银钟河。”

索泓一站了起来，匆匆穿上褂子。李翠翠把篮里剩下的玉面饼子，塞进他的衣兜，打开电棒，寻找下堤的小路。索泓一走了两步突然停住说翠翠，我……我……我……我不想走了，”李翠翠厉声问道咋了？”

“我想再等一段时间，对摘帽右派的政策也许会落实下来的，”索泓一惶惑地低声说。

李翠翠咬牙切齿地说好，那俺再把你捆上，”她不由分说地把索泓一拉到凉棚立柱旁，用绳子在他身上绕了三圈，突然把麻绳一扔，怨声怨气地骂道你自个捆自个儿吧，俺不愿意再碰你身子一下，“说着，她气忿地把柳篮用力一掷，柳篮飞进了堤下芦苇塘，扭身朝堤下走去。走到堤下，她又折身回来，掏出索泓一口袋里的饼子，抛进了沟心的烂泥中。她把手哆哆嗦嗦地伸进自己小褂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个纸包来；她打开纸包，抖出几张钞票，嘴唇也哆哆嗦嗦地说瞅，这是俺苦苦地攒下的三十八块钱，给你装来打车票用的，你倒缩了脖子了。要是骨头这么软，何必跟那姓杨的装好汉？，”

“我是个矛盾体。总是陷入矛盾之中，你骂我吧，”索泓一木然地说。

“走不走在你了。在矿山那条河沟子里，你曾经想塞给俺打车票的钱，叫我到别处去盲流；今天俺把这钱留给你，算俺最后的一点心意。今后，俺俩在农场，是两旁路人。你就在这儿挨蚊子叮吧，叮死你，也没人给你来收尸，”李翠翠一边诅咒索泓一，一边抹眼泪，说到后来她竟然哽咽起来，把钱塞进索泓一的口袋，就向堤下跑去。

“翠翠，”索泓一喊着。

她没有回答，不一会儿，身影儿就被夜幕遮盖住了。

索泓一茫茫然不知所措。他不知该怎么处理眼前的问题，绳子已解掉了，衣裳穿在了身上，自己走回严管班，没有接到这个命令；继续留在这儿？那还有什么实际意义？他抬头看看那镰弯月，弯月如同钩在天上一动不动；他抬头看看星星，星星也好像睡着了。他坐在凉棚角上，后背靠着立柱想平静一下自己狂乱的心情，心神和肉体的疲惫一齐向他袭来困魔迅速征服了他，他流着口水睡去了。

据生物学家论证：人之所以称为万物之灵，梦是它的显著特征之一；而索泓一度过的那个夜晚，是个没有梦的夜晚。他象个没有精神反馈作用的低级动物，蜷缩在大堤上大睡了一夜。黎明时分，尖嘴巴的花斑蚊子隔着衣衫把他咬醒了。他没有用手去挠痒，真地象驴儿那样在堤坡上打了个滚，草叶上沾着夜露洒湿了他的衣裳，一阵凉意穿透他的胸背—他的头脑顿时清醒了，首先想到的是准备应付杨绪的提问。

上午，严管班的光葫芦头们照旧干着挖渠的活儿。索泓一就地接受审讯：

“谁给你解下的绳子？”

“我自己挣开的。”

“你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你曾看见过我演出的„仙人脱衣“你是光着身子被捆上的，无衣可脱。”

“这涉及到魔术的秘密，我无可奉告，”

“绳子呢？#

索泓一低头一看，绳子确实不见了。便信口胡诌说可能是叫他们拿去剪断拴泥兜用去了，”

杨绪对这根绳子的丢失十分认真，他甩下索泓一，亲自到泥水汤浆的渠底，仔细检查抬筐和泥兜上的绳索，没有发现劳动工具上拴系着他用的细麻绳，狐疑地走回凉棚，立刻开始第二轮的追查有人到过这儿？”

“是的。”

“谁？”

“过路人。”

“我问你他的身分，”

索泓一玩世不恭地回答普通的老就敢为我解开法绳吗？那个人的身分反正比你显贵，”

杨绪微笑中流露出一丝怯意你首先侮辱了干部。我不过是用绳子煞煞你的傲性，做得并不过头。”

“我如实向那位干部禀报了。”索泓一索性假话真说。

“他说些什么？”

“为我解开子，就是他的发言。”

“为什么不叫你当夜返回严管班？”杨绪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在指甲盖上磕着一只烟卷。

“出于人道和安全的考虑，他怕我深夜回去，被岗楼上的哨兵误认为是逃跑的犯人，开枪击毙，”索泓一回答得天衣无缝。

“他姓什么？”

“我人微言轻，不便于询问总场领导姓氏，”

杨绪失态地划着火柴，却没有去点燃他手中的烟卷你怎么知道他是总场的干部？”

“我去那儿变过魔术。”，，

“你不是在对我变魔术吧？”杨”扔掉那根燃尽了的火柴，嘴角闪露着不安的笑意，”要是核实出来你在蒙哄干部，咱们严管班可紧挨着，大墙

“凭你发落。”索泓一孤注一掷地说。#

“那么说，绳子是他拿走了？”

“此话不假。”

“好。那你去干活吧，”杨绪挥了挥肥胖的手掌。

“我不能去干活，牛马干完活还要吃草料呢，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还没吃饭，”索泓一原地不动，不卑不亢地说我不要求你什么恩赐，只要求人的待遇，”

杨绪略略沉思了一下好，满足你这个要求。”

索泓一徒步而行。杨绪骑在马上。一个低头走路，一个仰面青天，两人一前一后慢慢地奔狱墙的岗楼走来。索泓一嘴角闪过一丝苦笑：真有意思，魔术演到生活里来了，我居然演得惟妙惟肖。这固然是我索泓一堕落了，但并非我自觉自愿，而是命运逼着我踩这根钢丝。至于后果……他妈的听天由命好了。他不记得是哪个火哲人说过这样一个信条遇见狼最好你也学狼叫。他学了，学得还有几分象，而且发生了效果；不然的话，杨绪怎么能痛痛快快地让他来喝早粥呢——没那么便宜。

喝罢早粥，杨绪对他施行了第二次宽大，叫他在家睡觉。索泓一觉得蹊跷，门口值班的”老就”，偷偷地告沂了他这个秘密：就在他喝早粥的时候，总场部打来了一个电话，说是有人提着麻绳去总场告状了，告杨绪把一个摘帽右派捆在工地的梁柱上过夜。值班室和办公室只隔一道泥巴墙，这个老就听见杨绪一边挨剋，一边向总场解释。真是鬼使神差，索泓一拉大旗作虎皮的胡诌，居然歪打正着地应验了——他顿时想到干这个营生的不会是别人，一准是李翠翠。很可能是在他睡着以后，她又返回大堤，没有叫醒他就把那条麻绳捡走了，并连夜赶到十五里以外的总场部，向总场提供了杨绪捆人的物证。值班的老就规劝他说：“这地

方关押的能人有的是，无论你能有多大能耐，都要夹着尾巴作人。你光着身子和杨科长讲话，等于是骂他；他捆了你一绳子，让你挨一夜蚊子叮。半斤八两，你还没算吃大亏。今后，你这有能耐的人，可不能和那群光葫芦头卖一个价钱。”

索泓一连连点头。对这位好心人表示了谢意。他仰面朝天躺在土炕上反躬自问，觉得自己虽然以自轻自贱的方法向杨绪展示了人的尊严，但也给他未来的生活，增加了危险系数。过了初一还有十五；过了十五，还有三十，生命的车轮究竟那天才能转到“平安里”呢？也许李翠翠的告诫是对的，真到了自己下决心的时候了。

他双手枕在后脑勺下，低头看了看他裸露着的胸脯，那条麻绳的痕迹还没有消失，那一条条盘胸而过的烙印，就象一条条蛇咬噬着他的心。他猛地从炕上坐起来，在两面炕之间的狭窄空间来来回回地踱步，象关在囚笼里的野兽，寻找着出笼的缺口。他看一眼绳痕，增加了一份活力，他脱掉小褂对着唯一的一块破玻璃照照自己，经过近两个月的严管磨练，他的胸膛显示出强健肌肉——他有条件去当个流浪汉了。

临近中午，一个偶然的事件，把他的思绪统统地打乱了一头人”刘鹏被送进严管班。他是戴着手铐走进这间屋子的，当他发现索泓一也在这儿，并没流露出过多的惊奇，只是朝他微微一笑。索泓一却无法遏制自己的惊喜，连忙握住他那双被套在铁铐子中的大手

“我已听说你从伊春被接回来了，”

“我也听说你进了严管班了，”

索泓一感到奇怪你听谁说？”

“‘门神爷’。我的事你是听谁说的？”

““索泓一避开李翠翠的名字，转口说，”这儿都这么谈论。”

刘鹏毫不在意地笑笑说起来也怨我。本来，我在林区一个伐木队已经当上了小头头，还戴上了先进生产者的光荣花。儿因为一个星期天，在伊春的小酒馆里多贪了几杯白干，酒后吐了真言。在酒馆里有个穿便衣的雷子(警察)，我便被带进了派出所。我一不会抢劫，二不会偷窃，就这么简单。看样子，命里注定我是吃这碗劳改饭的了，”

索泓一毫无一丝笑意，动情地望着刘鹏的脸。他似乎消瘦了一些，颧骨显得比昔日菱高耸一点。他的眉毛鼻窝都蒙着一层尘土汗渍，显然是刚刚归场，就马不停蹄地被送到了这儿。索泓一拉下吊竿上的毛巾，给他擦脸，又给他倒上一缸子凉开水，送到他的掌心喝吧，”

在刘鹏双手捧杯喝水的当儿，索泓一心里得到一点安慰，尽管刘鹏戴着“铁铐子”，两只手腕的肉皮却完好无损。在严管班他多次见过押送回来的逃号，个个手腕子上血迹模糊更有甚者，腕子上翻起一圈肉酱。刘鹏察觉到索泓一的目光，解疑地晃动了两下“铁铐子”说感谢“门神爷”，过了银钟河渡口，才给我戴上这家什。”

“在押解途中没给你戴上它？”

“没有。”

“也许‘恨透铁’被熔化了，”

“没那么容易。他虽说没给我戴刑具，我上厕所，他跟着；我躺着睡觉，他坐着看书。我也不知道这个‘鱼干’，是什么玩艺铸造的，他好象不知道劳累。”刘鹏侃侃而谈，“只有当我们面对面地坐在火车的靠椅上时，这只黑老虎才打盹；可是我看见，他一只手总摸着别在他腰里的手枪。”

“几千里的旅程，你们没说过话？”

刘鹏略略想了想只说过一回。”

“说什么？”索泓一对郑昆山很有兴趣。

“他说：‘你是’内矛’，办了”敌矛”的事。你在马棚偷吃马料，我批评你几句，可并没一个劲地剋你，后来你咋会跑了呢？’我说。到了大田队，我感到肚饥。饿饿，’他阴沉着脸自语说那天，我要不去马棚牵马就好了，偏偏场部半夜开会从打这次对话以后，在沿

途上他再没张开过他那两片黑紫的嘴唇，可是每到打尖吃饭的时候，都给我多买馒头。对了，在天津火车站，他给我买了三兜包子递给我，我说：‘郑队长，我肚子再大，也塞不下，’他闷声闷气地回答道‘吃不了带上，你还记得有一个变戏法姓索的人吗？他也在严管班，’我琢磨着他这两句话，好像是叫我把包子带来给你，可我又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便问：‘您是说把这些包子留给……’他却阴沉着脸闭口无言，真他妈的是个怪物，”刘鹏说完这番话，就示意索泓一帮他把肩上的背包取下来。

包子是用纸袋包着的，斑斑油渍透过纸背，索泓一毫不客气地拿出一个包子。

“吃吧，开开荤，”刘鹏催促着。

索泓一刚咬了一口，就皱起双眉真糟糕，包子馊了，”

“怨我手上戴着这玩艺。”刘鹏带有歉意地说没法儿让它通风，”

“馊的也没关系，告诉你吧，去年我浮肿的时候，还吃过死耗子呢，”索泓一边吃边说，“一”
“场饥荒，造就了多少人的铁胃，在医学上，简直难以找到解释。”

“我在东北，一顿能吃一头野狍子。信吗？”

索泓一突然停止了嘴巴的蠕动，两眼专注地盯着包着包子的纸袋。

“吃呀，都把它吞下去。”

索泓一急切地把沾着油渍的纸袋拿到眼前，神往地望着。“怎么了？”

索泓一把嘴里的食儿咽下去，眉眼中露出喜色老刘，你真是颗吉星，不但给我带来解馋的包子，还给我带来喜讯，你看——”索泓一指点着纸袋上密麻麻的铅字。“我看不出什么名堂。”

“这是一张今年六月底的旧报。”索泓一从报纸的角角上发现了日期。喜形于色地说看，的名字，在报纸上露面了。这两位大人物曾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沉了底儿，现在又飘上来了，”

“喏，那不是大人物吗？”刘鹏摇头笑了笑，“我是大老粗，可也懂得两句俗语：混龙闹海，鱼虾遭殃。你趁早别做梦娶媳妇，天底下没那宗便宜事儿，你甭看别人，就看我这‘内矛’手上的‘铁镢子’就行了，”

索泓一神不守舍地凝思着。

“你愿意想就想吧，想好事能解心烦，我一路上太累了，”他打了哈欠，囫圇个儿倒在索泓一的铺位上，不一会儿就响起他的呼噜声。

索泓一望望带着手铐就入睡了的刘鹏，心里飘飘摇摇地打开了秋千。走那也许意味着刘鹏的命运，后果可能不是进严管班，而是被掷进大墙的铁门。他又拿起报纸仔细看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平了反了，对右派能不能也开个天窗？手铐和那张旧报纸，动摇了他早晨下定的决心——他陷入了惶惑之中。

苦夏匆匆走过去了，芦苇吐穗开花报告了萧瑟秋天的来临。刘鹏手上的铁镢子早就摘去，他的心却戴上了沉重的镣铐。一天，他肩上扛着铁锹，在“一二一”的行进队伍里，继续干他那永无休止修理地球的活儿。在路过家属区的时候，他在墙壁上看见一张写着歪七扭八字体的批判标语，上写：李翠翠为摘帽右派鸣冤叫屈，去场部提绳告状欲意何为……”他顿时想到这一定是窝瓜娘娘在妇女群中，对李翠翠发起的围剿。索泓一的脑袋顿时轰鸣了一声，身子踉跄地靠在挨着他走路的刘鹏身上。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刘鹏扭脸看见了那幅标语，忿忿地低声骂着他妈个，这年头到处鸡吵鹅斗，连娘们圈里也不得安宁。”

“别说了。”索泓一制止他说下去。

“她包庇你了？”

别胡说。”

“怎么是胡说呢，右派队不是只有你这么个摘了帽子的‘幸运儿’吗？”

索泓一顿时语塞。到了挖渠工地，刘鹏看看只有警卫在远处放哨，没有队长看管，便对索泓一说你挖的四米活段我给你包了，你就坐在河坡上休息。你要是看得起我这个赶大车的把式，就对我抖落抖落心里的乱麻刀，省得心里难受。”

索泓一实无心思干活，但又不敢坐在堤坡上休息，便一边拿着铁锹慢腾腾地挖土，一边向刘鹏简要地陈述了他和李翠翠相识的经过。刘鹏听得直眉瞪眼，索泓一话音一落，他就迫不及待地表态我说索老弟，你这人确实少了点男人气，还犹豫个什么，趁早远走高飞。”

“往哪儿飞？”

“你有一身手艺，在哪儿都能活。”

“政策真是不能拐弯了？”

“你是个什么人？报纸上印得清清楚楚右派就是反革命。也许有那么一天，天下会掉下馅饼来，依我看那要你熬到白了头发。”刘鹏赤裸裸地发表看法，一句话，我百分之百地赞成李翠翠说的，就看你拿主意了。”

“咱们俩一块走吧，”索泓一突然说。

“我是逃号，眼珠子都盯着我，没人想到你会逃跑。”刘鹏显得很有经验，给索泓一出招儿说，“你要争取一个人出外干活的机会。”

这天索泓一借着歇歇儿的工夫，到堤边折了一把干芦苇，晚上开始用苇秆和苇坯插一个小玩艺。三天以后，这件小小的工艺品完成了一这是一挂全部用苇子插成的小风车。只要风一吹，苇坯编成的小轮子就哗啦啦地唱歌。刘鹏感到诧异，责怪他说你还有这闲心？”

“我拜托你办一件事，”

“说，

“我不能再给李翠翠一家人找麻烦了，等你离开严管班后，记住把这个小风车插到黑丫的坟头，”索泓一感伤地说那块红薯地紧靠家属区，我去那儿叫娘儿们看见不合适。让我以祭悼那条‘小狗儿’的形式，表达对这家人的谢意吧，”

“你下定决心了，”刘鹏转了转小风车，把它插到窗棂上。“跳河一闭眼，决不再动摇。”第二天晚上，杨绪在队列前训话以后，索泓一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规规矩矩地站好，向杨绪报告说：

“杨科长，我一切都明白了，”

“明白了就好，你自己有什么认识？”

“我反动立场未改，导致了一系列错误，”

“高粱面经熬，还是能煮成粥泥吧？”

“杨科长的话完全正确，我请求去重画那头猪，由于我思想上有了转变，我一定能够把社会主义的猪画好，”

“不必了！”

索泓一心里凉了半截为什么？”

“几场大雨过后，山墙上那口被你丑画了的猪，已经被雨水冲刷掉了。不过——”杨绪认真地看了看垂手而立的索泓一，似在审查着他的诚实不过，还有个更重要的任务，想交给你去做，”

“我一定竭尽全力去完成。”

“这才象个摘帽右派的样儿。”杨绪欣然地站起来，慢条斯理地向索泓一布置任务明年是一九六三年，三四月间全国要进行第五届普选，金盏乡大队要画一幅迎接普选的街头宣传画，他们点名要你去画。我一直没答应，现在……”

“我不会辜负杨科长的希望。”索泓一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庄重地回答。

“好。明天早上你就去。”

“我可以走了吗？”索泓一谦恭地请示。

“一定把这幅墙头画画好，不能叫贫下中农挑出毛病来。如果你圆满完成这件任务，我们准备结束你的看管。”杨绪眼球转了两转，试探地问道，“你看，把你安排在哪儿好呢？我想……我想叫你还回到郑队长那个队去。”

“不。我请求留在您手下搞宣传。”索泓一看透了杨绪的心思。

“好吧。你回去早点休息，明天早晨上路。”杨绪微笑地拍拍索泓一的肩膀。

“再见——”索泓一含蓄而礼貌地道别。

回屋之后，他就把已然入睡的刘鹏叫到了厕所的墙根。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我要走了。”

“上次你送我，这次我送你。”刘鹏握住他的手，使劲地摇着。

“这儿不能多站，省得光葫芦头起疑。”

“是不是先到我叔叔那儿去？那儿是大森林，”

“还没想好。反正我要想办法去看看我妈妈”

“杨绪会派人去那儿掏你的，你不能大意。”刘鹏低声叮咛着。

“学习狡兔三窟吧，这是生活向我出的课题。”索泓一神色黯然地回答当然，也有可能象你那样被铐回农场，”

“你一定要戒酒。”

“我记下了索泓一点点头。

“跟什么人都不能说实话。”

“我记下了。”他鼻子有些发酸。

“还有还有你要多穿点衣裳走。当个流浪汉难保

要蹲车站，站码头，住小店，入秋了容易着凉”索泓一眼泪终于坠落下来广谢谢了，”

“对了，遇见什么困难也不能哭，”

索泓一突然哭出了声。

刘鹏用手捂上他的嘴，又帮他擦掉眼泪，”睡去吧，”刘鹏硬是把他推离墙根他们分手了。

早晨，索泓一套上绒衣，外穿一身干净裤褂，离开严管班。刚刚出门，他就被吓了一跳，一个荷枪的高大魁梧士兵在等待他，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他只好使自己尽量装得欢快一些，以免士兵途中生疑，好在苦中作乐对他并不困难，他每次登台出魔术时，不是经常逗得干部们捧腹大笑吗？’

“你早，”索泓一笑眯眯地向他问好。

“走，”士兵头蠕动了一下，示意他少罗嗦。

那只渡船终于飘飘摇摇地摆过来了。

士兵微笑地望着渡船。

他悲悯地望着身后的芦花荡。

回过头来，他”还跟着一个保镖的？”船老大瞧瞧褚大个子。

士兵顿时涨红了脸俺俺“

“我画猪画瘦了在被严管，走出场界理应受到班长监督。”索泓一为褚大个子解围说怕槽头的牲口溜缰，这是他的责任，”船老大鄙夷地撇撇嘴他看芦苇那几个月，我这条船就把他摆过好几回，上供销社打个醋，买个盐啥的。他要有溜号的心，早就溜了，何必等到眼下。”

士兵脸上的壮疙瘩，都因充血而变得圆鼓鼓他巴巴地说俺也知道……知道……他不会逃跑，他都成了……，摘帽右派’了，比，戴帽右派’都高一截子了，还跑个啥？可是上级

给我的任务，我要执行。”

士兵的自白，使索泓一陷入困惑。”摘帽右派”这个字眼，又使索泓一清醒。做事自古两难全，为了活得象个人，他真要作出愧对这个士兵的行为来了。他几次来金盏，他知道村子背后有一片比农场略小一些的芦花荡，他只要钻进去，那是无法搜寻的。除非点上一把火，燃着了芦苇；要搜寻一个”摘帽右派”，老乡是舍不得掏这个血本的。

船在河水里摇晃着，颠簸着……

索泓一的心随小木船一块跳荡。

他神色肃静地眺望着他即将诀别的那块土地。那上面刻着他的屈辱，淌着他的汗滴，留着他的脚印，埋下他一个美好但早已破碎了的梦。就在对岸河坡那间苇芭房里，她对他讲起过雁娘拔毛的故事，不，她不仅是对他讲过这个故事，而且拔下过她自己的翎羽，为他遮挡风雨；可是这根翎羽太轻了，无法抵挡住时代的雷暴。

想着想着，他的眼睛湿润了。

士兵发现了他在流泪，惊异地问刚才在路上你还高高兴兴，到了船上咋变得……？”索泓一含着泪花笑道班长，你忘了吗？我是‘风泪眼’。”言毕，他怕士兵生疑，赶忙抹掉眼泪。

士兵并没多想一因为河面上的风确实很大。

船靠岸了。船老大执意要留他俩在摆渡房喝碗枣叶茶，以解路途上的饥渴。褚大个子坐在炕沿上，和船老大拉呱起来，好象一过那条楚河汉界的银钟河，他也解除了什么压力似的，捧着。

大碗喝起茶来了。索泓一只喝了两口，就背着装有颜料等家什的背包，出门去了。

画墙头画的地点，离渡口旁不远。士兵隔着后窗玻璃，能看个一清二楚。他第一次向那儿看去时，索泓一已开始用扫帚扫着墙上的纸屑和尘土；第二次向那儿看去时，索泓一身旁已围满一群看索泓一画画的妇女和娃子；第三次看去时，那群围观的妇女和娃娃仍在，但索泓一本人不见了。士兵并没因此着急，因为他看见索泓一的画具背包还挂在墙头的柳树杈上。他背着枪，戴上军帽，谢过船老大的招待，慢步向街头的人群中走来。

“那个画画的哪？”他问。

一个抱娃的妇女说他说去大队部找个涮笔的水碗，”

士兵刚坐在树根下，又立刻站起来你们大队部在哪儿？”

“那儿”娃子们指着村子的尽头——那儿有一棵古槐。

士兵神色有些紧张，他匆匆地迈着大步向那棵古槐走去。

围观画画的妇女和娃子渐渐散去了。街头巷尾传来褚大个子的喊声

“索泓一！”。

“索泓一！”

他声音焦急而尖利。象在这平静村庄拉响了警笛。

他头上冒出了大汗，转身跑回大队部，抓起墙上的老式摇棒电话，拚命地摇着。接着，他气急败坏地向河北岸的农场报告：“俺俺上了他的当，这狗娘养的养的跑了过了个把月，一封地址不详的来信，摊开在农场总场政委的桌子上。上写

场领导：

我矛盾了很长时间，才下决心离场。，

原因非常简单：我看不见前途。我曾被同类看成是幸运儿，但实际上并非幸运；因为摘掉右派帽子以后，第二顶帽子又来了”摘帽右派”。这样尾巴咬尾巴地变幻帽子，即使帽子擀成昆仑山那么高，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公民百姓了。

几经考虑，我离场的行为只是手续欠周，并不违反对右派的处理条例。在对右派处理的第三条上清楚地写明：允许离职自谋生活。现在，我用这封书面材料，补上我欠缺的手续。

至于你们怎么看待我的离场，我现在已无暇顾及。

我在全国各地谋生的日子，绝不去偷窃，因为我认为那是无耻行为。我要靠我的双手，寻找我的生活出路。人世间善良的人多于恶者。我坚信这一点。

此外，我力争每到一个谋生码头，都给你们来一封信，以示我的生命犹存；但鉴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恕我不能奉告详细地址。

流浪汉索泓一X月X日

草芽迟迟不肯返青吐翠，山沟沟的小河还铺着冰凌。索泓一走在晋北的螺旋形盘山小路上，心里也如同揣着一块冰砣，冷在心坎，凉遍全身。举头望去，这儿恋峰重叠，云是灰的，山也是灰的；云在山里，山在云中，山和天浑浊一色，似在混淆着人间和天堂的差别。

群山的绿意虽然姗姗不至，天空中的鹰鹞却开始觅食了。不，那不是一只鹰，索泓一终于把天上那只越来越大的飞禽，看个一清二楚——那是一只比鹰鹞要大上一倍的黑雕。它可能是把他春成了一头山林野猪，或者是离群掉队的骚狗子，竟然扇动着褐色的羽翼，朝他飞了过来。其实，索泓一此时早已走得两腿酸软，消失了和猛兽搏斗之力；出于一种动物共有的自卫本能，他慌乱地拽下他那顶丢了帽檐的蓝色棉帽子，在头上来回晃动着，好象这样就可以抵御黑雕的俯冲袭击似的。不知是这顶破帽子当真发挥了威力，还是这只猛兽对这个逃犯的神态产生了怜

悯，反正它俯冲到索泓一头顶上空时，突然改变了方向，片刻之后就消失在云雾迷蒙的峡谷……

索泓一惊魂未定地坐倒在一块路旁山石上，他一边倒气儿，一边暗暗地骂着自己：索泓一呀索泓一，你是不是活腻味了，昔曰在文工团时你曾经制作过黑雕的道具，那是凶神的象征。据书本记载：它在猎取动物时，就靠它那张弯弓般的利嘴，上百斤的大野猪狂奔着，它伏在猪背上象“斧凿木”啄树皮一样，不断啄着野猪的脑门，直到野猪在奔跑中被啄食而死。你倒是真够聪明的，居然摘下棉帽让它啄，难道你肚子里的那点文化水儿，也都随着劳改粪排泄出去了？

冷汗顺着他的脸流淌下来。索泓一掏出一块沾着馍馍渣儿的污旧手绢，慢斯斯地擦着额头，眼角，鼻窝，下巴。他扒开背包看看，四个黄馍已然荡然无存，他仔细地算计着吃下这几个馍馍的地点和时间，算计的结果明明是严丝合缝；但他心里总是感觉丢了一个馍馍似的，并幻觉出那只黄灿灿的馍馍滚下山坡，被浑身带刺儿的刺猬叼进了洞六。他感到肚饥，肠子一阵咕噜噜的鸣响，他把绉巴巴的手绢伸向嘴边，用门牙咬着一颗颗象盐粒般大小的馍馍残渣儿。暮冬早春的风，从峡谷的山嘴灌进来，戏弄着他棉帽下的两个耳扇，他耳旁陡然响起了元代作家马致远的诗词：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声如雷鸣，在峰峦中引起沙沙回声。

是的，他在劳改农场去写那些“认罪守法、前途光明”一类的标语时，曾经有一匹老得走路都打盹的瘦马，陪伴着他。后来那匹马被干部伙房宰掉吃了，劳改食堂喝了下水汤，他那个海碗里还飘着老马的耳朵，他把它泼进了马厩，以示对这匹老马悲惨命运的虔诚祈祷。

在这太行山脉的峰峦之间，有西风古道而无瘦马，冰下有淙涂流水而无小桥人家，有枯藤遍岭而无老树昏鸦；有的是枯黄的衰草，嶙峋的兀石，飘忽不定的灰色流云，还有一个和命运抗争的逃犯。

霍地一下，把索泓一的饥饿感和苍凉情，驱赶得干干净净。他看见那只黑雕，从云片里重新露出身影，褐色的羽翅一动不动地在天空翱翔，它好象也因为饥饿在寻觅食物，当它肚饥难耐时，真有可能向地上的饥饿汉，发动一次真的袭击呢，索泓一有些紧张，他先系好棉帽耳扇下的垂带，又找来一根枯千了的枣木枝子，做好和黑雕拼命的准备。

黑雕在天空兜了几圈，当真象飞机扫射般地俯冲而下，那姿势简直让索泓一不寒而栗，

它从半空中突然收拢了翅膀，象天穹射下来的一根梭镖，笔直地向地面飞奔而来。索泓一慌了手脚，他挥舞着枣木枝子，驱赶着从天而降的瘟神；只听“嗖”地一声，黑雕从山石旁飞掠而过。索泓一闭上双眼，他甚至以为在劫难逃，将在这绵迹的太行山峦喂了猛兽；可是睁眼看看，一切都和刚才一样：灰的云，灰的山黄的土，黄的路

终于，他发现了这个秘密：原来黑雕并没有把他当成猎物，它飞梭般迅猛地追捕的，是一只在山路上奔跑的兔子。那兔子一蹦丈八地向前狂逃，黑雕在后边紧追不舍。有一两次黑雕的利爪，已经快要碰到了兔子的脊背，可是这兔子突然改变了逃向，待黑雕缓缓地搦动着羽翼转过方向时，这只兔子又和它拉开了距离，于是黑雕再次振翅追击……

索泓一的心抽缩成了一团，仿佛那只狂奔的狡兔，是他身体上的某个部位，牵动着他的全部感情。常言道“狡兔三窟”，他希望这只狡兔，在这荒山野岭能有几个藏身洞穴；它随便往哪个窝里一钻，老雕纵然有回天之力，也奈它不得了。可是，那狡兔显然似没有洞穴藏身，它只是以不断的突然停足，使黑雕从它头上俯冲到前边去，来略略喘息休整；或忽而左，忽而右，忽而前，忽而后地突然改变奔逃路线，和黑雕打着游击。索泓一在这出大自然的戏剧面前看呆了，他难以估计到那只四条腿的兔子，身躯内到底还蕴藏多少能量，它还能和这只暴戾的天敌周旋多久。使泓一感到惊异的是，那只黑雕竟然抓它不住，有时爪尖已然就要挨着它土黄色的脊背了，它东蹿西蹦地又逃离开利爪。看着看着，索泓一好象悟出了一点新的见解：这兔子绝非一个雏儿，而是一只老兔子了，在自然界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它学会了赖以生存下去的本领。他所以萌生了这个判断并非偶然，因为他看见了那只兔子明明跑近了一块岩石的裂缝，但它并没有钻进石缝，以逃避黑雕的追歼；而是围着那块石头转了个圈子，又拐身向山坡下跑去。黑雕被激怒了，两翅搦起风声，嘴里发出嘎嘎嘶鸣，离弦箭般地向山坡俯冲下去；狡兔好象有意激起黑雕的杀性似的，围着山坡上一棵被雷电烧掉了皮的老橡树，和黑雕周旋了几个圆弧，待等黑雕追随它转得头晕目眩时，它才向一片密麻麻的矮树棵子里狂奔。黑雕似已失去了自控能力，只想一爪抓着狡兔的脊背，把它提上空中，身子紧擦着山坡疾飞狡兔钻进了乱。

树棵子，黑雕欲收翅而不能，一下被铁丝网般的干树枝子架住了翅膀。

“噢，”索泓一竟然呼叫出了声。

在这蛮荒的山野，狡猾的兔子竟然架住了捕猎它的黑雕。他先是感到无比新奇，接着他雀跃地向那片乱树棵子奔去。他不敢走近黑雕，在禽它有六、七米的一棵倒木上坐下，静看黑雕在乱丝无头的树枝中挣扎。黑雕拚命地蠕动着它的体躯，企图使双翅从枝网中解脱出来，但效果适得其反，它每蠕动一次，翅膀被杈住的越牢。这倒很象劳改农场里，队长对付抗拒改造的右派使用的狼牙铐；你越是想挣脱腕子上的手铐，那弹簧手铐勒得越紧，一直勒进你的皮肉，直到你老实地就范为止。

黑雕虽感劫难在即，但那双火焰般的眼睛依然闪闪发光。这儿没有引起它警觉的任何动物，只有索泓一这个两条腿的人；他既能让它重返云天，也能对它宣布死刑审判。索泓一心神恍惚地望着这只绞刑架上的凶神，心里琢磨着处置它的方案：放它回天？简直是助纣为虐，从他心头升腾而起的报复欲念，绞杀着他的善良和宽容。燃着一堆干柴，象原始人那么吞吃着带着血丝的雕肉？这固然能够解饥，增加他跨过太行峦峰去阴阳谷的热力，

但是索泓一感到这么处置它，无补于他的精神个逃犯，他需要活下去的精神力量。而大自然舞台上，刚刚谢幕了的这台弱者制服强者的戏剧，仿佛启示了他什么人生哲理。想来想去，他决定雕肉还是要充饥，但是把老雕的翅膀和弯嘴保存下来，做个黑雕标本带在身边，用以警示自己。为了生存下去，要记住这只黑雕和那只狡兔，

他开始收拢干柴。

他拾起地上的一根木棍。他心里清楚：只有先把那只黑雕置于死地，才能剥下它的羽翼和外壳，把它的肌肉，化作为自己的肌肉。他缓缓地走近它，黑雕圆睁二目，摆出一副与他

拼命的架势，使索泓一望而生畏。退下来，不于心扑上去，没胆量。直到他懦怯地绕到黑雕的背后，才鼓起勇气举起木棍，哗啦哗啦地一阵响，木棍虽然打中了黑雕，却也打断了乱树的枝条。尤其使索泓心悸的是，负了伤的黑雕，扭转过脖颈直直地盯着他，那姿态犹如一条伏在树丛中的蟒蛇，向他昂起了不驯的头冠。这一霎间，他和它之间迅速地调换了位置，好象不是他在罚处黑雕，而是黑雕在罚处他。

木棍顺着指缝滑落到地上……

黑雕重新开始了在乱枝中的挣扎。

他沉郁地望着它，记起了自己被绑在耻辱柱上的那个夜晚。那天，在劳改农场的大堤上，他光着身子，被绑在凉棚的立柱上，他没有这只黑雕的赳赳雄姿；他低垂着头，象是挨霜打了的葫芦。对比这只猛禽，他不过是个地道的孬种。

猛然，他幻觉中出现了那只利爪下奔跑的狡兔，耳朵中似乎听见了这只兔子的吱吱哀鸣。他蓦地一惊，重新抓起滑落在地的木棍，把报复心理迸发出来的力量，都集于他的手臂之上，抡起木棍一阵乱打。乱木的枝条嘎叭嘎叭地断裂着，黑雕的羽绒也纷扬而落，待他喘息之际，看见那只黑雕不但没有死于木棍之下，反而因枝条的折断，它的一只翅膀已然开锁，它奋力地搨动着那只解禁的黑色羽翼，正欲带起另一只翅膀腾空而起。索泓一顿感手足无措，就在他懵懵懂懂地发愣的时刻，那只受了伤的黑雕，翅膀突然奋力一搨，居然离树而起。它身子吃重地歪斜了几下，但没有重新坠落林网，围着树丛盘旋了一圈，便向上空升腾而去。不一会儿，它变成了云天之间的一个小小黑点，消失在苍茫的云天之间——它挣脱了死亡，枝头上只抛下它一团团的羽毛……

索泓一颓然地坐倒在树丛之中。他揪头。他捶胸，深感无地自容。过了半晌，他嘶厉地高声喊道：

“我是人吗？我……我还不如一只兔子，”

“兔子——兔子——”山峦响起悠远回声。

不久，另一种音响接踵而起。那是叮铃叮铃地跃铃声，从山环里传了进来列和云天一色的毛驴队伍，背上驮着空煤篓儿，脖子下坠着铜铃，顺着盘山小路蹒跚而来

两天前，索泓一西行出了娘子关。在进了晋阳地界不久的铁路沿线，一个形迹若同乞丐的少年浪儿，指给他一条能混个肚儿圆的生路那地盘名儿很怪，叫阴阳谷|只要肯出力气干活，就能在阳间活着，不至于当阴间的饿死鬼，”

“远吗？”

“不近。”浪儿指指矗立的群峰就在那座大山里边。”

“干什么活儿？”

“当煤黑子。”

“最国营大矿？”

“公社大队土法开采的小窑。”

“热闹吗？”索泓一要找冷僻的角落栖身。

“要是热闹我还不离开那儿呢，对了，那儿毛驴倒是不少，进山出山、驮煤、运菜，都靠那四条腿的家什，”小叫花子一呲牙，比划了一个毛驴爬山的姿态，”它们脖子上的铃铛，叮铃叮铃

地响个不停，受听倒是受听，就是清静得让人受不了。”

索泓一顿时动了心，他拍拍浪儿的肩膀说小兄弟，跟我一块进山吧，卖力气吃饭，比抱着瓢讨饭吃体面。”

“老哥，我的脸皮已经比城墙还厚了，扎一锥子也不会出血。”那浪儿笑笑说流浪汉有两句口头禅，这叫，‘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老哥，咱们再见吧”

他走了。
他也走了。
他俩相背而行……

在同一个蓝天之下。；

锃亮的铁轨伸向无限，遥远的深处。过峡谷，穿索桥。几何学上两点之间的直线，在这儿是找不到的。这正象流浪汉的命运，永远走着曲线和圆弧。六二年的残秋，他逃离劳改农场和自由低界中间的那道界河后，就开始了弯弯绕的脚步。

记得，他跑出芦花荡，先在一条小河沟洗净腿上的泥巴，胡乱地揉了揉被芦根扎破的脚掌，穿上鞋袜之后，第一眼就眺望着那无名小站上喷吐着滚滚白烟的火车。南下？北上？还是先去冀中农村去看看背着黑十字架，在一座大轮窑上服劳役的妈妈？他不是一个宿命论者，更非宗教虔诚信徒，可是他面对西沉的血红落日，朝天上攘起一把尘土。时正西北风乍起，尘土飘东南；他立刻决择向西北而行，因为他不愿意化作为随风而去的尘埃——我是人，该有开顶风船的蛮力。火车站虽然诱人，那儿可能支着捕雀的网；汽车站虽然离这儿也不算远，谁能保证没有寻踪他的眼睛？

准确地说，他是徒步溜进北京城的。白天他去西郊动物园排愁解忧，可是他看见笼里的狮子、老虎、鹦鹉、孔雀，总是敏感地想起他很可能重新入笼。夜晚，他凭借黑色天幕，摸回到他的家门，从大铁锁的斑斑锈迹上推断，在农村改造的妈妈，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没回过家了。他用手抹掉锁头上的锈迹，惆怅地折身而去。去哪儿？火车站的长凳：用一顶破帽子盖上脸面，然后象死狗般地睡去。可是他的两条腿没有听从理智的支配，他迈上一辆乘客寥寥的无轨电车，居然朝后海的方向奔来了。

当他被押解到吉普车上时，从楼窗口闪烁出来的那双泪汪汪眼睛的苏雪，家就住在后海之滨。五七年盛夏，他记忆中没有鲜花，没有云朵，没有音乐；只有批斗他时森林般的拳头，和震耳欲聋的口号。苏雪是文工团唯一没有露面的人物(据说她当时病了)，但在他登上囚车时，却留给他一双泪眼。他很珍惜她无言胜有言的馈赠，此时他踉跄海滨寻梦来了。

苏雪屋子的百叶窗依然如旧，院内梧桐的落叶沙沙。对了，就是这棵被秋风凋蔽了落叶的光秃秃的梧桐树，曾留下了他难忘的记忆。那似乎是在五七年的初夏，这棵梧桐的枝枝叉叉，都吐出了滴青流翠巴掌大小的叶片，他第一次被苏雪邀请到她家去作客。这是个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爸爸是考古学者，妈妈是个燕京大学家政系的老毕业生，在家操持家政。而苏雪是这个雅典家庭中的唯一宠儿。饭罢，苏雪执意要他到院子去走走，当他俩停步在这棵梧桐树下时，苏雪身穿飘逸的白底紫花的布拉吉，背靠着梧桐树干，诡秘地央求他做一件事。

“说吧，我有求必应。”索泓一诧异地凝视她。

“教我变魔术吧，”她说，“我想在舞台上当你的助手。”

“我是从小耳濡目染，才干上这个行当的。其实这是没有出息的行业，不位尔去问问你爸爸，”索泓一朝他爸爸的房间努了努嘴。“你个性内向，不适合于登台献伎，还是安心搞你的舞台美术设计，更符合你的气质。”

“我可以从内向转向外向，行星是围绕恒星转的我是恒星？”索泓一被这个形象词逗笑了。

“反正你喜欢的我都喜欢。”她抿着下嘴唇，不眨眼地望着他。

索泓一无奈，只好让步说广行。只是这儿没有可变的玩艺儿，”

“有。”她背向树干的手一伸，拿出一副扑克牌我早就准备好了，”

索泓一迷惑不解地望着她我这魔术师却叫你给蒙了，刚才你手里并没有扑克牌呀，”

“这是个秘密。”她一笑，眼睛变得细长，越发显出猫咪的柔顺和调皮呆一会儿你就

知道了。”

索泓一伸手去接那副扑克牌时，她忽然又把双手向后一背。接着，她象个投降的士兵那样，将双手举过头顶，并在原地转了两圈，表示扑克牌已经消失。她笑吟吟地说你找吧，”

索泓一开始寻找那副失踪了的扑克牌。他先看看她的袖子，袖口敞开着，露出手腕以上的白皙胳膊；他再看的腰围，紧腰布拉吉裹着她纤细的腰肢，无处可以藏下那厚厚一叠扑克牌；最后，他狐疑的目光，盯在了她的前胸上，那儿是少女浑圆的双乳和挺立着的乳峰。索泓一象躲避夏日夜空的闪电强光一样，迅速地垂下自己的眼帘

“你找呀，“她娇嗔地催促着。

索泓一抬起头来，觉得脸在发烧。

“你搜身吧，“她语音陡然跌落下来。

索泓一再次望望举着双手的苏雪，双手蠕动了一下又回归了原位。在这一瞬间，他觉得他和她倒换了位置，她举着双手却分明在进攻，他却成了个被解除武装的溃兵似的。在苏雪面前，他不知所措。

她主动退却了，眯着细长的豆荚眼说广想不到，魔术师被我这雏儿给糊弄了。瞧，它在这儿藏着呐，”苏雪闪开身，指着她身旁的梧桐树干。

噢，原来那树干上有个洞六。扑克牌是从那儿变出来的，又是从那儿变没了的。苏雪看索泓一满脸惊愕神色，强耐着笑意告诉了他这个秘密她爸爸妈妈常在这棵梧桐树下石桌上玩扑克，发现树身上有个天然洞穴，就把扑克牌放在这儿。她早用这个天然道具来骗一下真魔术师，今天是如愿以偿了。

此时，苏雪的笑声犹如银铃贯耳，可是眼前景物皆非。梧桐树的枝头绿意已荡然无存。它就象他的经历一样，从生命的夏天走向了生命的秋天，任萧杀秋风凋谢着盎然青春。当然，这颗梧桐到了早春时节，还会抽芽返青，而他的早春时节哪年哪月哪个时辰才能光临呢？，他望着院内灭着灯火的一间间屋子，突然感到心冷，苏雪和她的父母或许已经早就睡下了，但愿一个逃亡囚徒的脚步，不要惊扰了这一家人瑟静而绚丽的梦。。。。。

索泓一踉跄着脚步，缓缓离开了苏雪的家门。是哪本小说里写过这样的警句:失去了的才更显得其珍贵。索泓一非常眷恋他和苏雪昔日白雪般洁净晶莹的感情，因而几次停步，几次回首，听落叶沙沙，看梧桐在秋风中默立。街巷里传来了细碎的脚步声，他从木栏深处收起最后一缕目光，立刻拉低了帽檐。这个动作是没有经过思索的本能行为，在火车站长椅上过夜时，他总是用帽檐遮住自己的脸，在喧闹的街市上穿行时，他把帽檐拉得贴近了眼睛。仿佛这顶帽子是成了他变魔术的另一个道具，在严酷的生活大舞台上以假乱真，以求生命的沿续和永存。

还算幸运，和他擦肩而过的是一男二女，没有穿官衣的警察。他从下三路看到一个老头儿的拐杖，一双老年妇女爱穿的软底鞋。似乎第二个女的比较年轻，他看见她古铜色的长裤靠着膝盖的部位，浅黄色的风衣下摆在飘动……这三个行者，仿佛是刚刚看夜戏归来，边走边争论着《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的造型，并没有发现他的存在似的。但是索泓一蓦地一怔，他分明地听到了对话中有苏雪的声音，这个声音象在枝头的悦耳黄鹂，他身不由己地放慢脚步，继而转回头来。

是把他看成贼了？还是他的身影唤起了苏雪的心电感应？两个老人踉跄而行之际，苏雪也正侧过身子向他的背影眺望呢，

闪电的强光。

无声的雷暴。

尽管他和她目光交织的时间，至多不过两秒钟，他分明地看见苏雪因惊愕而张开的菱角形嘴唇；她似乎并不十分相信他就是索泓一，因而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他。这一瞬间，索泓一觉得自己是一株被雷电扒去了树皮的枯树，不；简直象是个被扒光了衣裳的乞丐，内疚伴

随着的自尊，同时撕扯着他那一颗滴血的心。他忍耐不住这种折磨，迅速扭转身躯，向马路对面疾行。

“索泓“

“索泓“

这声音终于象缥缈在云际间的一线游丝，变得非常微弱了——他躺在北京站内角角上的一把长椅上，用帽子遮着脸颊，貌似因疲倦而昏昏睡去的一名普通旅客，其实，他头脑里正回荡着这微弱的心电讯号。他憎恶自己的冒失：已然是从坟头里爬出来的野鬼了，还去续哪门子阳间人的梦，路灯下的崢嶸邂逅又匆匆诀别，不仅破坏了她一个人的平静，或许连她的父母都会因此而得了失眠症呢，右派是什么？是瘟疫是鼠疫，是垃圾，是狗屎。昔日在劳改农场，被大雨淹死的饿死鬼丁琳，常以古人对于粪便的形象解释而自嘲：人闻之拂袖而去，狗闻之摇尾而来，此即“黄金塔”也，索泓一早已成为这样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了，还人面狗脸地去寻什么旧梦，实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矣。

有人在拨动他脸上的帽子。索泓一已经习惯于接受车站夜巡民警的检查，他安详自得地闭着双眼，果然，不一会儿那顶遮颜的破帽子，又给他扣在了脸上。不过，索泓一还是在“平安无事”中嗅出了一点反常，在给他摘帽子和扣帽子的一霎，他鼻子嗅到了一股清冷的幽香。”或许是个女民警吧，”他暗暗揣度着，“女民警也是人，她也具有女人所有的癖好亚当和夏娃创造人时，夏娃一定也爱脂粉一类的玩艺儿，只是那时候还没有这类美容品罢了，”

不知是他的心理作用，还是什么别的缘故，这股清冷的幽香，使他想起了儿时家中庭院的那株紫丁香。每到夏日丁香盛开的时节，淡紫色的花朵开得重重叠叠，索泓一常常蹬着木凳，折几束下来，把它插进瓶子，让丁香花的香气溢满屋子。妈妈则把两束紫丁香，从瓶子里拔出来，一束夹在他的左耳上，一束夹在右耳上。然后，她拉着他的小手，到衣柜的穿衣镜前去照镜子，并招呼爸爸说广快来瞧瞧咱们的宝贝儿子，头发再留得长一点儿，简直成了女孩儿家，这样儿真比得上白雪公主，”

爸爸从椅子上欠起身走过来，不由分说地摘下他耳缝夹着的丁香花，插回到花瓶里去；同时，用浓重的鼻音训斥妈妈说男儿就该是男儿，你怎么总想把他打扮成女儿家，”妈妈反驳着爸爸这不是逗他玩吗，”

爸爸振振有词地说叫他用墨笔默写岳飞的《满江红》。”索泓一反抗着爸爸的决定。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爸爸拧他的耳朵，一直拧到书桌前。当索泓一被迫铺开仿纸，蘸着浓的墨汁，写下《满江红》的第一句——”壮怀激烈”四个大字时，妈妈正站在他身旁，用温厚绵软的手指，揉搓着他那只被爸爸拧了的耳朵呢，

爸爸终于走完了他铮铮男儿的路程。妈妈善良、柔顺，只凭命运的摆布，没有向命运抗争的勇气，就象一瓣落红，只能顺着潮飘浮而去，连回首一望的片刻挣扎都不会有。懦弱的女人，可怜的妈妈，

索泓一感到剜心般的疼痛，便从长椅上坐起来。他怕睡着，耽误了西行火车的开车时间。他要去看妈妈，并突然地出现在妈妈面前，使她因这次意想不到的见面，而兴奋得颤栗。他要仔细地看看妈妈的额头纹，看看妈妈那双曾经象玉兰花瓣一样的纤巧的手。因为这双手不仅在他的耳缝夹过紫丁香，还给他缝过衣扣，织过毛袜——那是他终生也难以回报的无私的母爱……”

候车室声音嘈杂。对面长椅上一个婴儿，正浸在母亲怀里，因奶头干瘪无奶而哇哇大哭；离自己座位不远的地方，两个邈邈遑遑的男人，为了谁侵占了谁的座位而粗野地叫骂。尽管如此，那些为生活而劳碌奔忙的男人和女人，依然在条条长椅上睡得十分安然；那神态就象耳畔爆炸一颗原子弹，也驱赶不了附在他们身上的睡魔似的。当然，候车室里也有干部、学生和知识分子打扮的人，他们穿着千篇一律的四兜中山装，他们的脸色和他们的铁灰色制服一样，对这些声音毫无表情。女的两手穿梭般地织着御寒毛衣，男的在长椅的空隙间鸵鸟

般的踱步。索泓一看见靠着大理石柱的一个戴着圈套圈近视镜的青年人，把厚厚的一本卷了书角的书，贴在了鼻尖上去看，书皮上印着三个大字《艳阳天》。那读书青年的身后，光洁的大理石墙板上，镶嵌着富有生气的金字标语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一个看上去比他的衣衫还要褴褛、头发花白的乞丐，正好站在那金色的”万岁”下面，往嘴里塞着从地上拾起来的面包渣儿。

一股扑鼻而来的霜脂气息转移了他的注意力，他又一次嗅到了曾唤起他童年回忆的清冷幽香。难道那个女民警又蹑跹到这儿来了？他情不自禁地侧脸望去，周围没有一个戴大壳帽的警察，却有一个穿米色风衣的姑娘，站在长椅的尽头；她正向他这儿眺望呢。那儿正好是灯光的暗影部位，他看不清姑娘的脸，但是她那略带忧郁的悲悯目光，一下子钳住了他的心/姑娘大概是发觉他看见她了，便从灯光的暗影中走了出来，天哪，她竟然是苏雪。

“我早就来了。”她显得很疲累。

“你。你是去外埠出差？”索泓一分明意识到她是追踪他而来，还是心口不一地询问着。

她没有回答，只是蠕动了一下圆圆的下巴颏。索泓一了解她的示意，茫然不知所措地和她走出大厅。这时，他才恍惚地猜测到刚才用手指挪开他那顶遮颜破帽子的人，不是女民警，而是苏雪；也许是怕惊扰他困倦的梦吧，她一直守候在长椅旁边，等他醒来。

车站前的广场，灯影清清，人影寥寥。他俩在一根灯杆下停步，久久地相对无言。

“你怎么知道我在车站过夜？”倒是索泓一首先打破了沉默。

“你或许还不知道吧，前天文工闭就传达下一道命令。”苏雪低声地说，“索泓一从劳改农场逃跑了，有可能流窜到北京，团里谁要发现他的踪迹，马上报告给人事保卫科。”

“这么说，你知道我是个在逃犯了，”

“嗯！”

“你爸妈也知道我是逃号吗？”

“嗯！”

他们知道你来车站找我吗？”

“他们代替不了我，我不是几年前的幼稚单纯的女娃娃了，”索泓一认真地打量了苏雪一眼，她的额头虽然还没有出现皱纹，但脸上雀跃的孩子气已消失尽迹。五七年到六二年底，对人生的长河来说，充其量不过是浪花一闪的弹指之间；她这个有幸生活于社会中上层家庭的人，眼角眉梢也留下了时代无形的烙印。“你大概想象不到，把你送去劳改以后，团里对我开了几次‘帮助会’。他们追问我，在你被押上囚车的一刹那，我为什么要落泪？”苏雪回忆起五年前的时光，两眼盈出了晶莹的泪光，“老索，从那个时辰，我和稚气的苏雪诀别。我说我所以掉眼泪，是得了热伤风；打喷嚏、流鼻涕、外加流眼泪。这些纯属感冒的病理反应。说着，我拿出一张医院诊断证明，以使他们无懈可击一其实，那是我爸爸为我免受灭顶之灾，找了个在医院当大夫的朋友，补开的一张假证明。结果，假的蒙过了真的。我过了五七年的大关，”“你爸妈都好吗？”索泓一有意支开政治性话题。

苏雪偏偏把政治又拉了回来。她说妈妈好象得了惊吓症，常在梦里喊着，蛇出洞了爸爸身子倒还结实，可是他打诨为冬天的寒蝉。他说这是焚书坑儒，知识分子的短促春天完结“我想去看看我妈妈。”索泓一挣脱着政治对他的缠绕——他怕听这些。

“之后呢？”

“流浪。”

“去哪儿？”

“东西南北中。”

我来车站的时候，曾问过爸爸，能不能叫你在我们家住些日子。爸爸虽说脸色变得苍白，还是点了点头。可是妈妈却连连摇头，还阻拦我来车站。这年月，使平素看上去坚强的

人变成鸡鸽米般的懦弱，却也使弱不禁风的人变得坚强——我推开门就跑了出来。”

“谢谢你的这番情意。”索泓一低声地喃喃。

“别这么说……”苏雪语声跌落下来，她哭了。

“苏雪……”

“开车的时间快到了

苏雪昂起头来我去买站台票。”

“不必了，我。。。。。”索泓一阻拦着。

“这是我从家里拿来的几件爸爸的衣裳，你们高矮差不了许多；你穿着可能肥一点，能挡寒也就行了，”说着，她用手绢沾了沾眼角上的泪花，向售站台票的窗口走去。

索泓一意识到了这是他和苏雪诀别的最好时机。一个劳改农场的逃犯，如同猎枪瞄准的一只动物，他如果不能果断地处理这一问题，迟早要把火药导线引向苏雪的家庭；可是他该怎么采取行动呢？把手里拎着衣服包裹扔在这儿？这正满足了车站扒

手的御寒之求，是愚蠢的行为；自己把衣服包裹提走，来个不辞而别，似又冷酷到了不近人情……就在他踟蹰广场，内心七上八下的时候，苏雪的母亲顺着广场匆匆而来。还用问吗，她是追寻女儿来的，索泓一立刻迎了上去：

“伯母……”

平素喜眉笑目的苏雪母亲，此时神色若判若两人。她在幽暗的灯光下，分辨出和他说话的是索泓一，冰砣般的脸上，又凝上了一层霜。她冷冷地问道：

“她在哪儿？”

索泓一自惭形秽地把苏雪递给他的包裹，交还给苏雪的母亲这些东西我不需要。她去买站台票了，您在这儿等她吧，她很快就会回来的。火车就要开了，再见——”

“索泓一苏雪母亲直呼着他的名字，毫不客气地对他下着示警的通牒你应该知道你的身分，今后……今后你不要再和苏雪有任何来往了。古人说，‘君子应爱人以德。索泓一连连应承是的，是的，”点头完毕，他转身就跑。当他已然坐在列车的座椅上时，还为刚才的场景而脸红心跳。是的，都怨自己自作多情，在这座早已不属于你的陌生城市里，你寻找什么昔日的温梦？，一场雷暴之后，大树低头，小草弯腰，花蕾脱落，万物变形。。。。。。说不定在车站广场上，母女俩会因为自己而发生争吵呢，索泓一为此而深感内疚。

车厢之间的衔接处发出了巨大的撞击声，这是列车在挂钩。他的心灵也受到了再一次的撞击，因为他看见了站台上飘飞着的米色风衣。她奔跑着，呼喊着的，还不肘举起手中的包裹，以图引起索泓一的注意。索泓一浑身的血液沸腾起来，他站起身想启开车窗，并告诉她他在这儿；但是他喉头上似乎哽咽着什么东西，硬是喊不出声音。苏雪没有发现他，而这时列车缓缓移动了，他不敢再向窗外投视一眼，索性把头趴在小桌上，任那滚滚车轮把他和她拉开的更远、更远；让记忆长存，却永不再见……

一列火车当真鸣着响笛开了过来，踟蹰在路心枕木上的索泓一清醒了，他迈出铁轨停步在铁路旁的小道上，目送着这趟列车的窗口，一个个从他面前飞逝而过。留给他的山峦里车轮轰隆轰隆的回响，还有火车喷射出来一条长长的似云非雾的白烟。他目送着远去的列车，直到最后一节车厢拐进山谷，寂寞突然钳住了他的心，他感到春天的山象严冬一样荒凉。

太阳仿佛也被这列火车牵走了，它从两峰间的凹陷之处跌落下去，沉甸甸的大山暗影，顿时覆盖了大地的一切。银白色电线杆，披起褐色长裙；刚才还闪烁着金色光束藤藤蔓蔓，变成一团团卷卧着的幽暗的蛇；锃亮的铁轨不久前还跳跃着太阳的光斑，此时它显得异常疲惫，象要昏昏睡去了似的，变得毫无一点生气。暮色张开无限大的羽翼，把山谷间的怪石，以及怪石缝间的乱荆杂木，都拢在她的怀里，让它们享受夜的恬静和安抚。

幽静的山谷，变得更加幽静。间或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几声牧童脆脆的鞭声，”队一叭一叭一”地象锅里炒着豆子；接着山腰处亮起星星点点的火亮，母亲呼唤孩子回家吃饭

的声音，如同缥缈在天上的一缕柔丝，时续时断：“小小子——回家吃饭喽——”这声音使索泓一如痴如醉，只是他这个天涯浪子无人喊归。在河北冀中农村的一个砖厂，他倒是看见了往窑上背坯的妈妈，那儿不是他和她的家——是没，劳改砖厂牌子的劳动大队。妈妈背上的土坯擦起得那么高，简直象一座泥块堆成的塔，不，也许更象当年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时，奴隶们背上背着的山。不要说喊儿吃饭了，当他和她对视第一眼时，妈妈吓得面色如土，手脚乱颤；她背上坯架子上的土坯，稀里哗啦地滚落到窑坡上。他不敢走上去帮她捡起土坯，也不能呼唤一声“妈妈”；母亲不敢看他第二眼，更不敢低吟一声“我的孩子”，——因为他是个在逃犯。

母亲吆呼儿子的声音跌落了下去，野鸟的啼叫声响了起来。那好象是“回声布谷”在催春：

“赶一快一布一谷一”

“赶一快一布一谷一”

这悠扬悦耳的鸟啼，不但没有激起索泓一的思；在他听来，倒挺象一只唱给他听的挽歌：

“早一晚一被一捕一”

“一一怀一黄一土一”

让我也象丁琳君那样，脸朝黄土背朝天？也并不那么容易。逃出“楚河汉界”的目的，就是为了活下去；沿着铁路线寻找落脚的码头，正是为了求生，死还不容易，在烧石灰窑时往窑门的烈火里一钻，如果怕烫得难受，找个气派的死法儿，象爸爸五七年跳楼时那样，随便，从哪个山崖上往下来个后空翻，那样死能死得浪漫而潇洒。流星陨落时，要放射出生命的火焰；一分钱钢镚儿坠地时，还发出自己生命的音响。我不是无思维的陨石和钢镚儿——我是人，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万物之灵，怎么能那么轻生去寻死呢，

不远处出现了一星光亮，那是铁道旁边搬道房漏出来的一线光束。他本来不想去打扰那个搬道工，但小房内的熊熊炉火，使他深感夜行的寒冷和饥饿，便去叩响了那扇木门。

“哪儿来的？”“长着一张枣红脸的老头儿审视着他。

“那边——”索泓一含糊其词，用手随便一指。

“那边是哪儿？”“老头儿却不含糊。

“娘子关！”

“去哪儿？”

“阴阳谷。”

“你的工作……”

“民办学校的教师。”

大概是他脸上的风尘，没有完全湮没一点仅存的书卷气，老师傅对他产生了怜悯和信任，把他让进小屋来，给他倒上一杯开水，对他说铁路上有严格规定，道叉房不能留宿过路人。说句粗话，列车上的几千条小命，都在我手心攥着呐，不能有一点疏忽大意。”

索泓一从背包里掏出在娘子关买的金银面馍馍。一口水，一口馍，他狼吞虎咽地喝着嚼着。剩下四个冷馍，他用手绢小心翼翼地包扎起来装进背包，不失礼貌地起身告辞谢谢老师傅，我走了，”

“进山的道你熟悉吗？”

“不熟，摸索着蹚吧，”

“黑天瞎火地咋个摸法呢，”“老师傅绷紧他那张枣红脸，两眼望着玻璃窗外黑幽幽的山谷，”“踩上活石头，会摔下去喂老鹰的。”“我小心点就是了。”索泓一再次向老师傅道谢。

“这么办吧，你围上我的老羊皮袄，在我那张床上迷糊一会儿；天麻麻亮时我叫醒你。不过，万一有巡道车开过来，你得立刻走人；不然，我这饭碗子就砸了，”

还算幸运，这夜没开来巡道车。索泓一在暖和的炉火旁囫圇个儿地睡到天明。大清早，老师傅煮了一锅挂面，给索泓一满满地盛上一海碗，里边还洒上胡荽粉和辣椒面儿。索泓一眼睛湿润了，他不知这是辣椒面儿的作用，还是发自肺腑的激动之情。他掏出了五块钱，想留给这位老师傅，老头儿又给他塞回口兜，说道这年月虽说粮食比金子贵，可还有比粮食和金子更贵重的东西哩，知道吗？”

索泓一噙着眼里的泪水，刷地滚下腮边老师傅，昨天我瞒哄了您，我是个……是个……逃出劳改农场的右派……”

老头儿灰白的眉毛皱成了一团，惊恐地说别在讲下去了，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什么也没听见。你快走吧，”

索泓一向老师傅鞠了一躬，走出搬道房。那枣红脸的老师傅追了出来，叮咛他说阴阳谷那地盘倒是僻静，混口饭吃不难。记住，最好在喝水吃饭的时候张开嘴，其他时候紧上嘴巴当哑巴，可千万不能再向谁袒露你的身分了，”

“我记住了，”索泓一连声答应。

“从这山嘴往里拐，翻过两道山梁，就能碰到驮煤的驴驮子，跟他们走就能到那儿。”老师傅指了指插入云彩的山梁。”还有，到大山洼里，要多找野菜吃，那地盘老乡身体内缺蔬菜里边的什么素……净是坐地炮和武大郎，”驮铃响处，索泓一当真看见了头一个侏儒。他个头矮矮。大脑袋、粗脖子，外带内八字脚。赶驴的驮夫们，都喊他”面缸胡”。这可能因为他体形没有曲线，从头到脚象一只盛粮食的缸瓮之故。虽说他外貌丑陋，但哄着毛驴队伍中的头驴，索泓一猜想：这侏儒一准是驮夫们的头头。进山的驮篓里驮的都是花花绿绿的东西，给这早春的荒谷增加了一点春的色彩；特别是偏骑在押队毛驴上的一个年轻媳妇，简直和这荒坡秃岭的容颜有失谐和。时正四月，乍暖还寒，她山野相悖的艳气，她和这群灰儿巴几的毛驴，以及满脸风尘的驴夫相比，若同是另个世界的东西，阳错阴差地错投到这太行山怀抱的野岭里来了。索泓一尾随着这只驴队，走在离驮子有二十米左右的地方，能恍恍惚惚能看见这个小媳妇的脸盘儿。她约莫有三十岁里外，眉眼甜甜，脸上堆着莫名其妙的笑靥，仿佛眼前这荒芜的山谷和灰色的秃石、枯草对她说来都不存在，她正沉陷在什么有趣的回忆里——这真是个蛮有味儿的一副表情。从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上来看，索泓一曾认为她是个骑驴出嫁的媳妇，但是他很快否定了这个推测，因为她脚上穿着一双蒙住白布的白鞋——这是丧志而不是婚志。瞧那神情，她和这群驮夫并不陌生，无论那个赶驴的汉子朝她笑，她都回报那男人一个笑眼。有时，她偏腿坐在驴背上，感到寂寞时，还拿声作调地和那”面缸胡”逗乐儿哩，“喂，胡（武）大郎，”她招猫逗狗地喊着这群人里，就你还是个光棍；眼珠子就别往上看了，你身高三尺，找个二尺半长的配对儿算了，”那侏儒身子虽矮，说话却高得过广播喇叭小白鞋，我想攀高攀上你哩，反正躺在炕上有找齐的地方，不就行了吗？，黑灯瞎火的，谁还分得出哪个是独穗的铁杆高粱，那个是多穗的矮子高粱？”山弯里响起一阵哄笑……连毛驴也呜哇地叫唤起来。秃荒的山，蛮荒的人。索泓一找到了和这秃石秃岭底蕴一致的东西。尽管如此，索泓一对这女人，仍然百思不得一解。因为这些粗俗至极的活，并没使她有丝毫的不快和恼怒之情；正相反，她在驴背上也和那些驮夫一样，笑颜了腰。”真是少见的轻鸿的女人相”，他想。事情并没到此结束。那女人笑了一阵，又一次向牵头驴的驮夫，笑嘻嘻地喊道我说，面缸胡”，来一段让大伙开开心吧，在弯弯山道上骑驴，可太闷人了，”“行。不过得有来有往。”“说“拿我开完了心你也得让驴把式们开开心。”那小矮子扭回脖子来，朝这女人叫道鸡蛋换醋(注)，谁也不能亏了谁，”

“行，”那女人脆脆地应了一声。

那矮巴汉子”叭”地甩了个响鞭。在叮铃叮铃的驮铃声中，他扯开了破锣嗓子，
山沟沟的毛驴一对儿灰小媳妇上驴赶脚的追
小媳妇骑驴打洋伞光着腓儿挽着个髻

小白鞋儿水红袄
里边裹着白娇娇
小媳妇你可别害臊

(注)《流行于山西的土政》策下边的词儿不堪入耳，索泓一只觉脸上臊热难耐。可在驮夫的嬉闹声中，那女人毫无羞耻神色，她在驴背上笑得前仰后合。好在毛驴识途，蹄子哒哒哒地迈得十分安稳；不然，索泓一真担心她会从驴背上滚下悬虚呢，只听她笑颤颤地回答那矮巴汉子说白姑奶奶正缺你这么个儿哩，有你我就省得断后了，”

“给你种一个吧，“矮矮的侏儒停住了头驴，沿着驴驮子往后走你不是有言在先，让我们拿你开开心吗”

头驴停蹄，后边的十几头毛驴也都戛然止步。那些驮夫扭着脖子，直眉瞪眼地观看矮巴汉子和“小白鞋”之间将要发生的戏剧。”小白鞋”并不慌忙，她依然偏腿坐在驴背上，待那侏儒走近她时，她从口兜掏出一把糖球儿说：“说是说，笑是笑，这是为了打发道上的冷清。来，把这把糖块儿给弟兄们分着噙化了，省得嘴里干渴。”

“我不吃这糖豆子。”

“你真敢耍光棍？”那女人跳下驴来，挺胸叠肚地问。

“刚才讲好了的嘛，”矮巴汉子仰脸看着她，一脸焦渴难耐的神气。

“行。咱俩到那树棵子里。”

矮巴汉子毫不怯阵走，”

那女人扭着腰肢，走起路来象风摆杨柳。那侏儒紧倒着两条短短的八字脚，跑起来还追她不上。她停步回头吆呼说：“快点呀，我等你哩，”待等那矮巴汉子走近她，她迈了几大步，俩人又拉开了距离。如此这般，周而复始，累得那矮汉子气喘吁吁，还没挨近到那女人身边。

驮夫们哄笑着，吵嚷着……

索泓一醒过闷儿来了：这女人有意在耍戏矮巴汉。固然，这是在戏剧舞台上难以见到的剧目，形象既可笑又可乐；但索泓一仍然觉得这女人实在太残酷了。看看那些驮夫们，麻木的脸上只是堆满了笑，仿佛这是他们在漫漫山道中，可以享受到的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乐趣。

这样的追逐，大约进行了有五分钟，矮巴汉子终于自叹腿短，而舍弃了对“小白鞋”的欲念；”小白鞋”从树棵子中捡起一根黑雕遗落在乱枝中的一根翎毛，在手上玩弄了一阵，又用那羽毛抹了抹她的脸，幸冲冲地插在了那矮巴汉子的后脖梗里，向驮夫们宣布她的胜利给我儿插上个草标，改天进城卖了他。不多要价，一百斤粮票，”

那侏儒叫着骂着这根翎，是“小白鞋”给我的相亲礼。早早晚晚，我要象老雕抓兔子那样……哼，”

索泓一马上从另一个世界，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尽管山区里这些驮夫，显出原始的愚昧和粗俗，但他们还享受着自由和欢乐；自己虽然比他们进化脱俗，却是个鹰爪下不如兔子的逃亡之囚。毛驴脖子上的驮铃，又开始奏乐了，它们迈着缓慢而均匀的步伐，开始了向山梁背后的跋涉。索泓一不敢靠近毛驴队伍

——他怕显形；又不敢远离毛驴队伍——他怕迷路。他和毛驴

拉开不长不短的距离，向峦峰之顶登攀。

他很钦佩这些驮夫们的脚功。他们有驴不骑，却偏偏走着崎岖的山路；他们似乎早就磨就了一双铁脚板，走在羊肠石路上如走北京的柏油马路。索泓一早就象醉汉一样蹒跚了，他甚至觉得崖顶吹来的风都是他迈步的阻力；因而不得不走走停停，还间或在路旁石头上歇腿喘息。

驴驮子快行进到山顶了。那些驮夫停下脚步，在背风的凹洼处，打间吃干粮。风里送

来一阵阵焦糊饼子的气息，使他更感迈步之艰难。他几次想快走几步，到那驮夫圈里去讨口吃的；但是刚才山路上那些粗俗鄙琐的情景，使他举足不前。突然，他在脚下发现了一个拳头大的小包包，抖开看来，竟是十几块糖球。他立刻记起这是驴背上的女人，耍戏侏儒时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他甚至下意识地感到这些糖球，象山道上的驴粪蛋一样肮脏，但是他一把攥在手里，就难以再把它抛回到山道上。他看看那些驮夫们，没有闲情来注意他这位浪子，两把就把十几个糖球塞进嘴里，象嚼硬蚕豆一样，嘎崩崩地发出声响。虽然，几口糖水流淌进肠胃，并不能解除他爬山之饥，但只要是象牛那样反刍草料时蠕动着嘴唇和舌头，他心理上就感到安慰。正好，路旁有块大青石，他斜靠在这块石头上，眯缝起眼睛，一边嚼着糖渣子养神，一边静待驮铃声起，他好尾随着驴驮子向阴阳谷进发。

背后有山石遮风，前边有春阳斜照，索泓一心头#起微微的暖意。他脸上有点骚痒，最初他以为是山蚂蚁在脸上爬行，叭地拍击了一下，没拍住什么东西。他手刚垂下来，脸上又骚痒起来，他睁开眼看看，发现一根茅草茸茸在脸上晃来晃去。昂头一看，索泓一立刻失去了平静，原来是那个偏腿骑驴的女人，趴在他头顶之上的青石板上，把一根枯黄的茅草穗穗伸下来，在拂动他的脸腮呢，

她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她为什么用茅草耍逗他，索泓一更是不得一解。只见她嘻嘻地笑个不停，并不因索泓一发现了她，而收敛起她的放肆神情。那神态，仿佛他是一只大蚰蚰，她正用长长的茅草逗蚰蚰玩哩，

索泓一难为情地从石下站起来你这是”

“我到这块大石头后边来撒尿，刚刚蹲下就看见你躺在这儿。”她依然趴在青石板上；笑吟吟地说。

索泓一的脸陡然充血我……我走开，”

“用不着。”她怨而不怒地说道，“我早撒完了，”

索泓一实觉这个女人俗不可奈，只好装作没听见她的话，背过身子，把脊背甩给了她。

“你干啥躲着我，我又不是老虎，”

“……”索泓一不愿意和她搭。

“这山里只有野猪还有黄羊。”

索泓一仍无反应——他实在厌恶这个女人。

“哟，我这是进了乱坟岗子，和死人说话哩？”她声音尖利起来，“这真是活见鬼了。我那包糖球儿，就说是喂了狗，狗还会朝我摇摇尾巴哩，”

索泓一心里”格登”一声。是啊，是他嚼了那包糖球，此时那块包糖的手绢还摊在地上呢，驴儿偷走了，橛儿又没有拔掉，想赖账也赖不掉，索泓一内心失去了平衡。他嗫嚅、尴尬、内疚、羞愧……不觉低下头颅。

“看样子比牲口通点人性。”她说，“还懂得害臊哩，”

索泓一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糖是他吞下肚子的，理应受骂；可是他不甘心让这个女人，指鼻子划脸地数落。他懵懵懂懂、怔怔地站在山路上，竟然想不出个应付之策。最后，他从兜里掏出两块钱，递给了青石板上的女人给。这是糖钱。”

也许只有近距离的目光流盼，索泓一才会有这个新奇的发现：她还有着一张妩媚的脸庞呢，典型的南瓜子脸，下巴颏有一道丰腴而好看的肉摺，鼻梁隆起，笔直地通向眉心。她的眉毛黑而浓重，眸子晶亮有神，美中不足的有一点，她的右边眼珠似乎

向鼻梁方向多靠了半厘米，和左眼有失对衬。不过，这一只斗鸡眼看人时，比另一只眼睛显得更为专注，她眼下若隐若现的德嵌着少许浅浅雀斑，使这个本来粗俗不堪的女人，却又有几分脱俗的雅气。这是个矛盾，是个索泓一难以解释的谜。

她似乎并没有认真地端详他，把两块钱往了兜一装，问道：“你是哪个镇甸的？怎么看着眼生。”

“过路的。”

“去哪儿？”

“那边。”

“看你就象个讨吃鬼，硬要人面狗脸地假装斯文。”她撇了两片嘴唇，露出鄙夷的神气。

索泓一很怕露出他劳改犯的本相，忙不迭地说：“那些驴驮子已经上路了，他们正朝这儿看呢，”

风里传来的叮铃叮铃地驮铃声，解脱了索泓一的困境，她跳下那块大石头，朝索泓一辣辣地盯了一眼，便朝毛驴队伍追了过去。她边跑边喊好你个矮巴汉，也不喊姑奶奶一声就挥鞭，姑奶奶非叫你在炕头跪着顶灯，一直顶到星星落不可，”

驮夫们似都急于赶路，噼叭噼叭地甩着响鞭，没有人再和这个女人搭讪。这女人能耐寂寞，偏身骑着毛驴，又从口兜里掏出一把葵花籽儿，一边嗑着，一边向索泓一招呼：“喂，快跑两步，骑驴进山吧，”

索泓一只当充耳不闻，拖着沉重的双腿，耷拉着脑袋往前走。

“累死你这头犟驴儿，”她指桑骂槐地诅咒着索泓一，“让老雕扒你的膛，鸽了你的五脏，”

索泓一仍然没有回声。

“驴毳儿戴礼帽，混充那门子圣人？”她对索泓一不依不饶。索泓一只把头埋得更低了。

“路上没有金元宝，只有驴粪蛋儿，你总低着头干啥？”她嘻嘻哈哈地向他喊着。’

索泓一当真抬起头来了。这倒不是受命于她的指令，而是受自己理智的驱使：是啊，为什么总是耷拉着脑袋走路呢，这不是等于无声地告诉人家，你是个逃跑出来的劳改犯吗？树上的蝉，为了生存使自己蜕变成和树皮近似的颜色；就连那只架着黑雕翅膀的兔子，不是也和山上的茅草浑然一体吗？，悟到这些，索泓一不情愿地朝那驴背上的女人笑了笑。算作对她一连串“挑衅”的回答。。其实，索泓一的投笑纯属应付，毫无对这女人招徕之意；但那女人却从驴背上跳了下来，等候索泓一和她同行。事已至此，索泓一也只好违心地快倒了几步，追上这女人，和她一块往前赶路。

“你是想混口饭吃，去挖煤的吧？”

“是的。”

“这事儿好说，包在我身上了，”她给索泓一吃着定心丸，“只是那活儿太苦了，不知你的身子骨儿，捱受得了那活儿不？”

索泓一茫然地点点头。

“我看你不象高粱地里钻出来的，‘言流’……”她试探地问，目光在他脸上滚来滚去，“你喝过几斗文化水儿？”

索泓一含混不清地“嗯”了一声。

“别象嘴里含着热豆腐似的，你到底从哪儿来的？”

“那边——”

“刚才我问你去哪儿，你回答那边%眼下我问你从哪儿来的，还是，‘那边，那边’是哪儿？美国？澳地(大)利亚？还是小日本？”她嘴唇一碰，跳出一串外国国名。

索泓一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一个山野俗妇，还知道山外有山，国外有国，虽说她对有的国名咬音欠准，但仍然引逗了他的好奇。他侧脸看她一眼，她也正在歪头窥视着他，目光撞击过后，那女人向他发难道你或许不是那边派遭到大陆来的特务吧？，‘那边’天天叫喊

着，反攻大陆呢，”

“不是。”索泓一心跳起来

“哪……你到底是只啥林子的鸟儿？”

“我是…索泓一寻找着合适的词儿。

“我看你两只眼珠子虽说挺大，却闪着贼溜溜耗子般的眼“大嫂，我这眼睛有病，被石灰烧过。”索泓一慌乱地回答。“谁是大嫂？我还是黄花大闺女呢”她拿腔作调地说，“那些窑黑子喊我„小白鞋’，你该喊我白大姐，”

“你进山去干什么？”索泓一第一次向她提问。

“卖货，”

“什么货？”

“你看——”那女人指指驴驮子上的背篓，“各色花布，针头线脑……外带油盐酱醋，曲酒白干，还有……”她低头嘻嘻地笑了两声。

本来，索泓一就不想知道她的一切，他之所以与她搭讪，完全出自于自卫的需要。他向她提问，是为了避免她向他提问，这样以攻为守的搭讪，可以掩饰自己不露马脚。

“这么说，你是个售货员了，”他继续问道。

“山里叫货郎担。”

“山路这么难走，为什么不叫男售货员进山？”

“这……这可是个秘密。”她用手背捂着嘴，低声笑着，“不过，告诉你一点其中奥妙也没啥要紧，要是男的进山，这些驮炭的驮夫，未必愿意在驴背上驮这些东西；我一进山，他们心甘情愿当我的运输大队。”

“为什么？”

“刚才你不是看见了么，我能给他们解闷，”

“只是太那个……那个了一点。”索泓一忍俊地说。

“哟，漫荒野岭的深山沟里，男人上炕认得媳妇，下炕认得鞋。不信，你进山一瞅就知道了。”她毫无愧意地摆起龙门阵，“对了，进了那小煤窑里还认得煤，爬出那小煤窑洞口，认得酒，认得肉，虽说山墙上也涂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白漆字儿，却没和尚和尼姑翻的那经书。你听——”

索泓一屏气细听，驮铃声中传来那矬巴汉吟唱的爬山调儿。他声音沙哑而粗犷：

小白鞋上绣着棵绿白菜哥哥我不知妹妹几更在

小白鞋立刻对唱：

乌龟背上驮着个绿蛤蟆妹妹我想哥想得满坑爬

矬巴汉继续唱道：

小白鞋家门口有条大黄狗

去姥姥家我不知该咋走

小白鞋挑着嗓子答唱：

你光着脚丫子手提着鞋绕开前街你走后街

矬巴汉声音陡然高了：

小白鞋家宅有只鹅哥哥我色大胆小心哆嗦

小白鞋的回应尖利刺耳：

妹子我住的西厢房你别敲街门敲后墙

“好——”驮夫们喊叫着“真够妹子的，”

“就看„面缸胡’你的本事了，”

矬巴汉红头涨脸地奔了过来，他两眼直溜溜地盯着小白鞋，那神情就象一只充了血的公牛。小白鞋毫无慌乱神色，指指她身旁的索泓一说给你介绍一下吧，这是我的表弟，”

矮巴汉仿佛刚刚发现索泓一存在似的，张开两厚厚的嘴唇。索泓一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小白鞋一扯他的袖口道：“这是阴阳谷大队长的矮巴兄弟。你们互相认，只一下吧，到煤窑跟你哥哥说个情，我表弟为饭碗想下煤窑。”

四

毛驴驮子停在大山背梁的凹凹里，最后一次歇脚。小白鞋提示索泓一长点眼力劲，索泓一按照她的提示，上前帮助驮夫从驴背上卸下草料口袋，给毛驴搅拌草料。矮巴汉仰脸问道你是那个村来下窑的，”

“他老家葫芦谷的。”小白鞋话茬接得十分麻利我表弟和我约好了，在这山叉子会齐，叫我带他进山去挖煤。。

“看你不象卖力气的。”矮巴汉说。

“民办教师。”索泓一答道，“当孩子王吃不饱肚子。”

“我栓子哥不缺煤黑子挖煤，倒是真缺一个咬文断字的，给他编编上报材料啥的。干得来吗？”

“还是让我挖煤吧，我……n

小白鞋风摆柳一样，移步到矮巴汉面前，截断索泓一的话说他干得来，他是我家乡的山沟沟里的土秀才。”

“叭”地一声，矮巴汉从干粮袋里掏出个白馍扔给他吃罢，解解肚饥，“索泓一没能接住扔过来的白馍，冻得硬梆梆的白馍，象个石头蛋子骨碌碌顺着山坡往下滚。索泓一三步并成两步地抓上它，顺势坐在山坡上啃起来。

太阳离西山顶还有二尺高，索泓一望着那轮圆圆的大火球，真想把它拉得和这座大山更靠近一点。随着驴驮子进山的艰难跋涉，他走出一身虚汗，冷丁停步，热汗在脊梁上结了冰。湿腻腻、凉嗖嗖，如果太阳老爷能分出一部分热能，给他烘干一下汗淋淋的脊梁该有多好。可惜，太阳老爷并不属于他，晴天时它每天给人间留下一个温暖而红艳的脸庞，让苦寒中的人们景仰、赞叹、顶礼膜拜，而又毫无所得。倒是这大山沟沟里的粗俗汉子，给他一个增加热力的白馍，使他那双疲软的双腿，有了一点继续行路的力气；那矮巴汉看他嚼白馍时象只饿狼，又从那皱巴巴的干粮袋里，扔给他一个白馍。他一边唱起了粗俗不堪的“四大白”，一边吆呼驴驮子上路。

翻过山梁，索泓一看见山脚下的村庄了。居高临下地俯视，那些房子小得如同火柴盒子；毛驴绕了好一阵子字形盘山小道，他才能逐渐看清阴阳谷的村貌：这儿的房屋实在特别，一律是顺山坡而起的半脊石屋，就象一个完整的“人”字，被刀斧从头顶劈成两半，屋脊变成了一撇或一捺。这些半脊的石屋上的烟筒，在夕阳晚照之下，冒出一条条黄色烟龙，浓得象化不开的鼻涕，在山洼里痴呆地凝聚着，它遮盖住了刚刚吐翠的柳茵，吞噬了刚刚返青的坡地。一句话——它显示着这山旮旯煤的富有。使索泓一感到欣然的是，煤村中间有一条小河，压山的日影照得它波光粼粼——小白鞋告诉他那是桑乾河窜流出来的一个小河叉。

紧把村口，有一座孤零零的武道庙。小庙旁边，有座石头垒成的土戏台。毛驴驮子进村时，大队长胡栓领着一群黑脸汉子，正在往台子上悬挂着喜庆彩纸。牵头驴的矮巴汉子喊了声“哥”，胡栓回过头来，索泓一真想不到在这山沟沟，还有这样仪表堂堂汉子。他个头高高，面孔白皙，在那群布置戏台的“黑车轴”中间，象是非洲部族里白种人；当他仔细打量这支毛驴队伍，嘴唇微微启开时，才露出与他面孔中不相衬东西——他有着象水锈般的褐黄色牙齿。他的脸色似和搭彩台的气氛有失协调，“嗯”了一声，算是回答他矮巴兄弟的呼唤之后，眉宇之间流溢出一股臊气。所以，当小白鞋和矮巴汉凑上前去，提出来了个想下煤窑的苦力时，胡栓扫了索泓一一眼，立刻吐出两个斩钉截铁的字眼：

“不收。”

“哟，我说胡队长，他可是我表弟，“小白鞋声音尖尖“来的不是时候。”胡栓暴躁地

回答。

“哥，我可应下了，”婁巴汉仰头望着他哥。

胡栓眼神暗淡下来你还不知道，老爹前个黑夜，中煤毒升天了“

“啊？”

婁巴汉叫了一声两脚立刻钉在了那儿。小白鞋似乎也被这个消息惊呆了，脸上露出感伤神色。索泓一木然地站在那儿，发现自个脱生的不对时辰。刚才，他看见那群窑黑子搭彩台，还视若自己命运的喜兆；转眼之间，栖身希望化成飞灰。他实在琢磨不出胡大队长奔丧，还要布置这些彩台。

“嘿，你不只是会卖苦力吧？”小白鞋用目光提示着索泓一，“你干过民办教师，写写算算的不是挺能吗？”

索泓一硬着头皮答腔还能画两笔。”

“还会干啥？”胡栓问道。

“小时候学过拉胡琴、吹过唢呐，”索泓一原想把自己完全隐蔽起来，只当个干活吃饭的窑黑子，当他意识到在这儿要失去生存契机的时候，只好亮相。

“能糊阴间的车马吗？”胡栓的热度有了回升。

索泓一心想：这总不会比舞台设计更难，便鸡鸽米般地点头。“会剪阴间的纸钱吗？”

“只要有剪子有纸。”

“会扎喜庆彩灯吗？”

“胡大队长，您不是办白事吗？”索泓一乍着胆子，反问了一句。

那婁巴汉不耐烦地一摆手眼下没时间跟你磨舌头，你到底会干不会干吧？回答的痛快，”

“我都能干，”索泓一挺了挺胸脯，表示有充足的自信。

生活真是难以思议，索泓一一心想当洞洞里的窑黑子，这儿却偏偏不让他去挖煤。这天晚上，他栖身的地方，不是在盲流汉宿舍，而是在队部办公室的土炕上。胡栓急需这样一个手艺人，索泓一应运而至；至于这对索泓一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他已失去了抉择的可能，听天由命好了。地炉烧得很旺，热炕烫人皮肉，他选择远离火墙的炕脚，囫圇个儿躺倒下去，爬岭过梁的驿路之劳，使他睡得如死狗一般，一觉睡到天亮。

鸡鸣声。

狗吠声。

唯独听不见人声。

有那么一瞬间，索泓一象是在飘飘忽忽的梦境中；但是，他从炕上爬起来时，他的思维立刻跳到了现实中来。昨晚，因灯光浑浊，他没有看到这间屋子的布置，只知道这儿有个大炕，有个落满灰尘的办公桌，还有几个木凳，以及生地炉的煤羔及劈柴一类的杂物；此时屋内亮堂起来，他第一眼就看见了被煤烟薰黑的灰墙上，悬挂着一幅标语，上写“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体虽然写得歪歪斜斜，写着“千万”两个字的纸头也因烟火蒸烤而垂落下来，但索泓一还是马上丢失了“伊甸园”的幻觉，找到了自己所在的“星座”。顺着标语往下看，墙上还悬挂着一面面锦旗，由于字体被煤尘遮挡，他难于辨认上边都写些什么字样，只有“模范”先进”……”乡政府”、”区委会”的字迹还能断续地分辨出来。这真是阴差阳错，竟然叫他住在这间屋子的土炕上，索泓一深感命运难以琢磨。

院内有了细碎的脚步声，索泓一迅速收敛起四处巡看的目光。他揣摸着，一定是胡栓或者是他的婁巴兄弟来分配任务，便扣上纽扣，规规矩矩地坐在一只木凳上。门帘抖动了一

下，小白鞋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梢子面进来，喜笑颜开地把大海碗往桌子上一放，上下嘴唇一碰，蹦出来一串话儿你夜里打鼾，我在西耳房都听见了，想给你抱床棉被进来吧，又觉得不合适，”

索泓一不知怎么回话，只是呆愣地听着。

“那两旁的东西耳房，是大队的客房，邮递员和区干部啥的，来了就住在那儿，里边有锅有灶，有粮有面，自做自吃，”小白鞋一边絮絮叨叨，同时偏腿往炕沿上一坐，催促索泓一说，“饿死鬼，吃呀，傻儿巴儿地看着我干啥？这儿拿煤能换回来粮，你就是一顿吃上一斗粮，也吃不穷这阴阳谷。”

索泓一实实没有料到，在这饥荒年月，大山沟里还窝藏着个地上的“伊甸园”，他那嗅觉灵敏的鼻子，首先嗅到了芝麻油的香气，他已经久而不闻其香了，饥饿年代的劳改队，流行着这样几句顺口溜：早打油，晚打稠，落在最后喝泥粥。可是飘浮在菜碗上的星星点点油花，呈酱紫色，谁知道那是什么油，索泓一甚至怀疑过，那是把浇车轴的机器油洒在菜锅里了，嗅起来无味，沾在唇尖倒挺滑溜；即使这样，劳改队每到打饭的时候，人们还是，挟着饭碗，紧倒着两条浮肿的腿，百米赛跑般地向那打饭的小窗口冲刺。这不仅仅因为油对肚饥的汉子们，有天然的诱惑力，还因为排在队尾，菜碗里就会盛上稠糊糊的泥根——劳改队伙房野菜洗得不净，谁赶在最后打饭谁倒楣。而索泓一眼前的大蓝花海碗里，飘着一大片一大片的香油花，不由使他睁圆了眼睛。“吃呀，发哪门子愣？”小白鞋笑道。

“我吃，”索泓一红头涨脸地拿起筷子。

“谁告诉你到这儿来下窑的？”

“一个流浪儿。”索泓一双手捧起了大海碗，咕噜噜地喝着面汤。

他暗笑自己真象是饿死鬼投生的，嘴唇上下一张，喉头上下一动，一大海碗带汤带水的梢子面，就顺进了肚子。他难为情地用袖子擦了擦嘴，表示已经吃饱了，小白鞋皱了皱眉，噗嗤一笑说道别人面狗脸地装斯文了，就冲你这狼吞虎咽的劲儿，至少还能吃上两大海碗。走吧，面锅在耳房，到那边去吃，省我一趟一趟地为你端面，当你的使唤丫头，”

索泓一只是站着不动。他的饥肠确实还在咕噜噜地叫食，可他不愿意为填饱肚子跟她去耳房。在他看来，小白鞋心眼虽说不坏，但绝非是个正经妇女，山路上和驮夫们的挑逗，声声脏人耳朵。一个浪迹到山沟来的“右派”，可以去卖苦力挖煤，还犯不上和这号女人同流合污呢，因而他吞吞吐吐地说：

“我…我…真的吃饱了肚子，真的，”

小白鞋斜视着他饱了肚子也得过去。”

“呃？这为什么？”

“你以为阴阳谷的梢子面，是白吃的哪，吃了就得给人家干活。昨天胡栓队长咋吩咐你的，你说说，”

“让我扎送殡的阴间纸车纸马。”索泓一喃喃地说。

“那你就到耳房去吧，彩纸柳条和浆糊盆子都堆在我住的那间屋啦，”小白鞋从炕沿上下来，走到门口，身子斜靠在门框上，等着索泓一跟他出屋。

索泓一内心嘀咕开了：凭着他这双手，甭说纸车纸马，就是扎一座纸糊的金鑿宝殿也没啥难处。可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还许可搞这些迷信玩艺儿吗？他给头看了看那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标语，心里上下折饼。昨天晚上，在村口的戏台前他答应了胡栓的要求，那只是为在这棵大树下落脚，此时当真要动真格的了，他心里嘀咕起来。

小白鞋看他象驴儿拉磨般地，在屋里转来转去，等得不耐烦了，便道我看出你的心思来了，你是瞅不起我这号的女人，怕我……怕我……告诉你，我嘴上下贱是为活着，身子可不下贱。随你的便吧，反正胡栓的姪巴兄弟传来他哥哥的口信，叫你两天之内把金车金马糊

好；对了，还叫你画一对金童玉女啥的，怕你完不成差事，叫我给你打下手哩，”

“队上的人哩？”索泓一问道。

“打棺材的打棺材，余下的跟胡拴去山后拴马台迎亲去了。”小白鞋脸上全然没有了笑靥，正经八百地对他说你知道花轿抬个啥人进村吗？山后一个得了噎症(喉癌)刚死两天的黄花大闺女，明个儿先在台上并棺跟胡拴老爹结阴婚；热闹两天，再出殡埋人办白事

索泓一嘴巴张得大大，仍觉胸腔堵塞——他无法想象在这块被蚕食了一口的中国荷叶形版图上，竟然有这样一个村庄。他认真地看了看依门而立的小白鞋，似在用目光分辨着她这番话的真诚，使索泓一顿感哑然的是，此时的小白鞋脸上全然没有了半分轻佻之气。她的神色，就象一个从歪门斜道回归到正路上的良家妇女，半低着头，眼神里滴落出一缕黯然神伤之光。这种神情的变化，让他想起了曾经看过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电影中扮演金环、银环的同一个王晓棠，但她在银幕扮演的是性格相异的姐妹，迥然不同的两张面孔；小白鞋真是有这样的表演才能，短短分秒之内，她的魂儿如同从五行脱窍，不再是风摆柳般的小白鞋，而是另一个失去了蛮骚之气的女人了——这简直是个”谜

“真的？”索泓一机械地再问。

“嗯，”她点点头。

索泓一的双脚还是一动不动。

她挑开门帘，径自走了出去。

索泓一犹豫了老半天，端起碗筷奔向耳房。他对这个偏僻大山中的伊甸园，既充满混沌又充满新奇。进了耳房，他才知道小白鞋的话并不虚假——这间耳房的炕上地下，堆满了红纸、白纸、颜料，以及扎结纸车纸马用的柳条、秫秸一类的杂物，小白鞋正用剪刀，剪着要在棺木上张贴的”囍”字。她盘腿坐在炕上，面向窗户，仿佛有意躲避和索泓一目光相撞似的，索泓一进屋的脚步声，也没使她把头偏转过来。

索泓一深为误解了她的用意而内疚。他说：

“谢谢你了，这碗筷放在哪儿？”

“又不是吃的我的口粮，谢我干啥？”

“你煮的面条么，我当然要谢谢了，”

“是煮给我自个儿吃的，只是下锅时面条下多了”她头也不回地答道，”那碗筷你爱放哪儿就放哪儿，屋里空地方多着哩，”索泓一被噎得喘不上气儿来了。本来，他进屋时看见锅里还剩下半锅梢子面，真想盛上一碗，足足地饱一回肚子，此时，被她迎面一瓢冷水，贪食的欲望一扫而光，他只好把碗筷放在水桶里洗涮一阵，轻轻地放在墙角的条案上。

太阳已经照在窗棂上了，幽暗的山村小屋有了亮光。他不愿意自讨没趣，再和那妇女搭讪，便抓起一根柳条在手弯着，看看能否把柳条当成纸车的轮架使用；又看看那些纸张，扎金童玉女选择什么颜色的纸最好。低头琢磨了会儿，他开始工作了。为了两边的轮子大小一致，他选择了两根粗细相同、长短一样的柳条，把它们弯成360度的正圆，并用铁丝捆扎结实，然后，他把秫秸秆儿两头削成桦槽儿，镶嵌在柳圈上当车轮的支撑。

索泓一对自己这双巧手感到惊愕，他只在文工团搞过舞台的美术设计，没有干过裱糊匠人，可是那两个纸车的轮架很快就扎结完毕。这圆圆的车轮，撩逗起他异常遥远的思绪，那圆圆的滚动着的车轮，曾把他载到鸭绿江桥；那”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军歌，曾给他青春的年华，披挂上绚烂的花冠。那时，他曾想到过血洒朝鲜三千里江山的壮烈情怀，他既无惶恐又无畏惧；他在严酷的战争中生存过来了，却对自己手里裱糊着的纸车轮子，有着莫名其妙的沮丧之感——这挂丧车，或许就是他自己的命运前兆吧？，

“你当过裱糊匠她在炕上问道。

他在地下含含糊糊地支应了一声。

“在哪儿？”

“在那边，”他在山路上已经这样对付过她了，此时他仍然略去了帘西南北的方向概念。

炕上的她不吭气了。索泓一反问道你不是驮篓进山来售货的吗，还有义务操办这红白事？”

“你混饭吃，我和你一样。”

“你有正经工作，我可是个盲流”

“正经……正经……正经早就喂了那尖嘴鹰鹞了，我倒是想当个盲流，一没有一双铁脚板，二欠缺去拜四方的决心。”她长叹一口气，就收住了话锋。

其实，索泓一根本没听懂她在说些什么，还是不住地点头应声，表示他对她已经有所了解。但他隐隐约约地察觉到，坐在炕上的她似乎也是个命运的弃儿，山路上那些粗俗之举，可能也是出自于生活的需要。

“我可了解你。”她说。

“我们素不相识。”索泓一急于表白。

“你是个，黑人她脱口而出。

“是啊，来挖煤能不黑吗？”索泓一回答。

“我说的不是煤黑，是……n

她在斟酌字眼的时候，索泓一心里有些紧张，他拦腰插断她的话，嬉笑两声说……是脸黑，我是脸黑……盲流，盲流，白天太阳晒，夜里宿街头。没有一个是小白脸的，”

“我说你是个，黑户她停了手里的活儿，扭头望着索泓一说，”，‘黑户’就是在户口册之外，另一个花名册上的，你听懂了吗？”

索泓一目光和她眼神对视的瞬间，他想尽量装得心地坦然，但还是首先避开了她的视线。那是一双审视他的眼睛，睫毛一不眨地盯望他，虽然波光中饱含悲天悯人的光泽，却也闪烁出绝对的自信。索泓一手里的秫秸秆儿，不自觉地掉在了地面上，他慌乱地把秫秸秆儿拾捡起来，想解释些什么，炕上的她又开腔了：

“你用不着瞞哄我。记得，那年我刚十三岁，土改工作队枪毙地主老财白凤鸣，让我这个当孙女的去陪绑我哭着跪着求

饶，那个执刑的拿我取乐说：‘地主家的小崽子，不拉你陪绑也行，你看见了吗，旁边有个河沟，你要是能象兔子一样蹦过去，就饶了你。’小时候我常在这条河边上玩，知道它足有一丈多宽，咋能蹦过去呢？可是那天也真是邪了门了，我往后退了几步，然后疯跑了一阵，闭着眼睛拼命地一跳，我当真跳过去了。赤着的脚板，扎进去几个蒺藜狗儿，我也不觉得疼，脚板淌出血，我也没看见。事后，我琢磨出一条理儿，人要是落在险处，啥难事都能变得不难，打个比方，你不是个裱糊匠，眼下却也能装得挺象那么一回事，对不？”

索泓一仰头看着炕上的小白鞋，嘴唇翕动了一阵，没答出半句话来。这时，他才悟出她貌似在闲聊她个人的经历，舌头一拐弯，却冷丁地给索泓一来了个当头一“将”。她悄声细语地自叙既不打雷，又不打闪，完全是一幅悠闲的架势，但却把索泓一平静的心撕得粉碎。这种慌乱，他在来阴阳谷的山路上萌生过，此时再次一波接一波地涌起涟漪——他觉得这个女人挺可怕的

她全然没有理会索泓一的心境，一边翻转手腕剪着一对戏水鸳鸯，一边自言自语着……嘻，那时候我还以为逃过了陪绑的罪过了呢，哪知人家刚才叫我表犷蹦过小河，是猫玩耗子拿我的害怕取乐。闹了归齐，我还是象小鸡子一样，被人家提着脖领揪了过来，跪在我爷爷旁边，浑身筛糠般地听那‘砰’地一声枪响。我被吓得昏了过去，屎尿流了一裤裆*。。…该咋说才准确哩，那一枪当时吓出了我的苦胆；可从那一枪以后，我这个历经了大难的黄毛丫头，当真不知道害怕了。真的，我不象你这么哆哆嗦嗦地过活，我不给我这，浑身黑羽毛上插孔雀翎子，”

又是一声哑雷。在短短的一瞬间，索泓一几乎失去了自控能力。他不知道搭讪好，还是紧闭着嘴巴装哑巴好。

“我够坦白的吧？”她第一次从炕上歪头，看着炕下的他，“你呢，”

“我。。。。。”

“我看你是良心叫狗叼去了，没有我你能坐在热炕沿上扎阴间车马？说句心窝子话吧，我这两眼珠子分不清那些穿着四个兜制服的干部身分，是句实话；要是分辨个黑户、逃犯或‘三只手’啥的，十拿九准。为啥？我和这类人生活境遇差不太多，能揣度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说得再直接一点，我一眼就能看穿他的五脏六腑。信不？”小白鞋停下手中的裱糊活儿，偏转了一下屁股，盘腿正坐，直溜溜地审视着坐在炕沿上的索泓一。

索泓一的脸色由红变白，又由白变红，在这短短的时间，他象个坐在审讯室内被看破了心机的囚犯。继续瞞哄下去，不但毫无意义，而且真地有损道义。小白鞋竹筒子倒小豆，先对他袒露了一切，而自己却一再以谎言欺骗真诚，实在愧对良心。他把手中那只糊好了的纸车轮靠在墙上，两手插进蓬乱的头发，使劲抓着揪着，好象这样可以给他增添作人的力量似的。过了老半天，他垂下双手，正视着小白鞋的那双眼睛，神情慌乱地说：“你

看对了，可我我不是一个杀人越狱的逃犯。我是我是个关在大墙圈里的右派，逃过界河来只求能活下去。”“谁敢理睬杀人犯？，我看见你身上带着文化水儿，”小白鞋说道在盘山道上你靠在石崖上打盹，我拿草梢揉擦你的脸的时候，看见你稀破的棉袄口兜里挂着一支钢笔。我是售货员，

！

我一眼看出那是一支“英雄牌”铤金笔，在这山野的村村店，连公社书记——就算是县委的部长，也不买这样的笔用。我一琢磨，这个来挖煤的汉子，一定不是普通‘盲流’，”

索泓一低头看看，这支并不显眼的钢笔，依然插在上衣棉袄的小口兜里，他的脸红涨了一片。他口纳地说白大姐，亏你提醒了我，”说着，把钢笔从口兜里拿出来，装进裤子口兜。

小白鞋嘻嘻笑了起来这儿没有人注意你这个。”

“白大姐，我真心地感激你。”索泓一又慌乱地把钢笔拿出来，挂在口兜上。

“我真名叫蔡桂凤，因为脚下总穿着一双白帮鞋，都喊我‘小白鞋’”她说，“你知道我为啥总穿白鞋吗？六〇年冬天，我妈刚满六十八，缺粮断顿给饿死了。”

“你爸呢？”索泓一动情了。

“他”轮到蔡桂凤语塞了。她迟疑了一会儿，皱了皱眉，还是毫不顾忌地道出了他爸爸的去处，”他去了海那边，当年他在国民党里当连长。眼下可倒好，一个人吃饱了，一家子不饿。爷爷是镇压的地主，爸爸又是白狗子，我……能有个好吗？一个女子偏叫你下山区当货郎担。阴阳谷是我常来落脚的地盘。”

“唉，”蔡桂凤在索泓一眼里变得清晰了。

“要活下去就要学会应付生活，学会哭，学会笑——特别是个女子，还要学会比男子更多的本事。要不我早就和我爷爷一块作伴去了。”蔡桂凤说到伤心处，两眼愣愣地出神，眸子里蒙上一层影影绰绰的水气，然后掏出手绢迅速擦掉顺眼角滚出来的泪瓣儿。

“你生活真是比我还难。”索泓一感慨地叹了口气。

“喀，说这些难处有啥用？今个儿是碰上你这扫帚星了，敢翻弄出来心里的酸菜坛子。平日我总是笑脸迎人，有时候连自个儿也觉得笑得牙疼，笑得下贱，笑得自个儿将来不得好死，谁叫我是地主家里的虫，白狗子爹的种儿呢摊上这个出身，一辈子就象桥头驮着石碑的王八，只能爬着叫人取乐，直不起来身腰当人……”

“你别往下说了，我听了难受。”索泓一截断蔡桂凤的话说，“看样子天底下受难的不

只我索泓一个，你比我的难处还多。都是天涯沦落人，以后互相多多照应吧，”

索泓一本想以此来刹车，以避免陷入痛苦中不能自拔。哪知效果适得其反，蔡桂凤听了这番暖人心肺的话语后，竟然低声地抽泣起来。开始时的嚶嚶低泣，已使索泓一心里乱成一团；后来她竟然嚎啕大哭，使索泓一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大队部虽说是一座远离村舍的孤零院落，但也难免隔墙有耳，万一这哭泣声招来好奇的乡亲，不但索泓一难以回答，就连蔡桂凤也无自圆的解数。因而，索泓一先是呼唤蔡桂凤清醒一点，看看不见成效，他两步迈到炕上，用手捂着蔡桂凤的嘴。蔡桂凤的理智从极度悲楚中苏醒过来，两手抓住索泓一那只捂她嘴的手，低咽着断续地说多少年我没听到过这些暖人心窝子的话了，我象在道沟里的泥，让车轮碾来碾去；我是庄稼苗里的草，让人锄来锄去真谢谢你……真谢谢你。。。。。”泪瓣儿一串一串无声

地顺着她的腮颊淌下来，她不再哭了。

索泓一原想顺势抽出攥在她掌心中的手，但他觉得此时抽出手来，不但欠缺道义，而且是一种残酷。也许这个白天笑颜深夜低泣的蔡桂凤，从她在这个世界被插上白色标签以后，没有享受过一丝真正的人间温暖，之所以能生存到这个年纪，都靠在这片冷漠土地上蛇般地爬行。她是一株可有可无的小草既然已经破土而出，就需要头上的树冠为她遮挡霜寒。我索泓一虽不是什么树冠，也是风雨中凋敝的一片败叶，但到底还是个男

人，昔日在劳改队的田野上，不是还看见过柔弱的蘑菇，为它脚边的小草，支撑起遮风挡雨的小伞吗？，

倒是蔡桂凤首先松开了手，她用袖口抹了抹脸上的泪痕，独自喃喃着哭出来心里也就痛快了，只当裋糊这些纸车纸马和金童玉女，是为我妈送葬吧，她是用破门板装订成的棺材，送到乱坟岗子去的。死前，她很疼我，咽气前还对我说：„凤儿，找个正经八百工人啥的一块去过吧，妈走了你还要活几十年呢，别叫妈在地下难堪就行了，”

索泓一跳下土炕，一边糊着奔往酆都城的纸车，一边宽慰她说对地富子女国家是有政策的，不能总叫你过这种日子，”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哩，我在商店销售额月月高出她们两三倍，等于一个人顶三个人使，可咋的了，评先进没有你，评劳模更没门，要是哪儿出了问题，却首先是怀疑对象。上个月底，突然一夜之间少了一屉麻团，在饥荒年这可比丢了金子事还大。让人纳闷的是，偷麻团的人没把木屙一块拿走，于是咬死了是住在店里三个售货员的问题；我们三个人里边，一个是县太爷小姨子的侄女，很快被解除了怀疑；另一个是县土特产公司门市部支部书记的女儿，被认为不可能办偷吃的坏事。三个人里两个被洗清了，当然眼珠子都盯在我这个孽种身上。那两个和我同住在一间宿舍的女伴，还算有良心，证明我夜里安安生生睡觉，没出过宿舍的门，可是那个铁青着脸的警察，硬把尿盆子往我头上扣，用阶级分析法一算就分析出来是我蔡桂凤，把我带进拘留所。我吵，我闹，我揪头发，我赌咒发誓，我骂爸骂娘，我捶床捶墙，结果手腕子上闹出来一只„铁镯子，到了第四天，那个警察忽然又为我解开手铐，把我放出拘留所，回到商店一问，才知道偷吃麻团的案子已经破了，你猜贼是谁吧？是一群红眼耗子，把叠放在最上边那屉麻团，推着滚着运进了地道。再一刨根问底，原来是紧靠商店的县粮库，发放荒年救济粮清了库底，吃不到粮食的耗子，硬打通了商店的地道。一个伙伴清扫墙角时，发现了芝麻粒儿，用锨往下一挖，挖出了麻团渣子。这群饿疯了了的耗子，让我白白铐起来三天三夜，你说冤不冤？唉，都怨我投胎投错了门牌，要是投在三八式的人家里，凭我蔡桂凤，点机灵劲儿，早就从大学堂里毕业，挺胸叠肚地走在大城市马路上了，还能在这儿碰上你这讨吃鬼？，”

蔡桂凤明明还在讲着充满辛酸的往事，脸上全然没有了刚才的悲凉之情，她象给索泓一述说着什么新奇童话似的，一会儿眉梢高挑，一会儿吟吟嬉笑；那神色仿佛不是在说她自己，而是在说别人的事情——她经历了过多的磨难，对于因耗子闹妖，使她坐了三天班房的

冤枉事，似乎只是顺嘴说说的事一桩。

索泓一专注地望着她那张变幻无穷的脸，不禁想起了他昔日的舞台生涯。要是她经过戏剧专业的培训，一定可以在舞台上成为一个能演各种角色的演员：在山道上她是轻挑的破鞋，在这间石屋里她是精神裂变的村妇。她脸上一会儿晴天，一会儿阴天，一会儿雷电，一会儿下雨；而这些东西都有着自身的底蕴，没有这种生活经历的演员，无法捕捉到如此多变的精神层次，无法演出瞬息万变的人生脸谱。

他又想起劳改农场里的盲流李翠翠，她有着蔡桂凤同样善良的心肠，却没有蔡桂凤应变人生的种种手段，更没有在泥河里扯帆行舟的本领。不要看她是一个在山沟沟里滚来滚去的妇女，生活锻造她一身应变的招术，这是索泓一相形见绌所自愧不如的。

“干啥这样盯着我？”她翻翻眼皮说，

“我想起另一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

索泓一不愿意袒露这段生活经历，便扯谎道是个男人，他对我起了不小的作用。”

“这回就让一个女人对你开化开化吧，中吗？”她眼里闪烁着戏谑他的目光，并咧嘴微微一笑，”说话时要笑脸迎人，别总皱着你那疙瘩眉毛，受多大的委屈，夜里一个人咬着被角偷偷去哭。这是头一条。第二条，你要想在阴阳谷长期落脚，就要千方百计讨队长胡栓的喜欢，别看这个汉子身子在党，脑袋瓜儿里还装着不少鸡零狗碎的，让死了的老爹结阴婚，就能品出这个人来；好在他还挺义气的，你要是成了他离不开的拐棍，他啥都会掏给你，不过话还要说得透明一点，不管怎么说，胡栓也是个山沟沟里的土皇上，千万别拗着他的性子办事，”

“你这么熟悉这儿的队长？”索泓一非常好奇。

“嗯，”蔡桂凤用牙尖咬着下嘴唇，迟疑了片刻高声地宣布，“说了怕你见笑，我是他的相好的。”

这一句话，蔡桂凤在他眼里还俗了。使他惊愕的是，她那么坦然地说出口，全然没有一点口羞和脸红。

索泓一低垂下眼帘，用劲弯着纸车篷篷上用的荆条，由于用劲过猛，荆条折了。

“喝酸醋了？”她低声笑着。

“哪儿有煤窑，哪儿水就混，”

索泓一背过身去，弯着另一根荆条。

随着第一根藤条的断裂，蔡桂凤刚刚在他脑子里印上的那点美好的印象，伴着“嘎叭”一声，完全消失了，

五

太阳压山光景，迎亲的轿子才从后山折回来。这是一顶结冥婚用的特殊轿子，轿帘没有花花绿绿的颜色，周围裹着一圈和棺木色泽近似的紫蓝色的布墙。尽管和活人结阳婚使用的花轿不同，但依然有乐器伴随抬着黄花闺女尸体的轿夫，才翻过后山山脊，高音唢呐和低音笛箫笙鼓之声，就飞进了阴阳谷。娃子们往山道上奔跑，面孔乌黑的老头子和老奶奶，用手遮住阳光，翘首向山上遥望。

索泓一此时正往土戏台的后墙上，贴着大红囍字，看着这一幕他从没见过的阴婚戏，胸口部位不禁咚咚地敲起心鼓。昔日他在文工团走南闯北，还没见过这种纯属迷信和封建的民俗。他看看那些老者们的表情，个个神采飞扬，仿佛胡栓队长之举，给阴阳谷增加了荣耀一般。那胡栓的弟弟婞巴汉子，本来是指挥索泓一来布置冥婚现场的，看见轿夫们在山脊上露面，他狸猫似的一窜，跳上一座矮墙头，蹲在那儿直眉瞪眼地盯视着那顶抬死人的轿子。

另一座山法处也有了响动，索泓一伸着脖子望去，山道上走下一群汉子，他们肩上伙扛着一口打就了的棺木，曲里拐弯地往山下走。’

这边没有吹吹打打，人声喧喧沸沸地评议着棺木的木质和尺寸，谈论结阴婚的男女并

排躺在里边是否过挤等话题——阴一阳同时向索泓一逼近，他想到他正置身于阴阳交界的十字路口，一中国之大，真是无奇不有。

不过，索泓一的新奇感迅速被压抑感代替。胡栓见他裱糊阴间车马手艺高超，囍字剪得工工整整，阴间纸钱剪得滴溜溜圆，在戏台前先是赞赏了一番，接着交给他一个突击任务，让他一夜之间给棺木涂上紫漆，并在棺木前描画出龙凤呈祥的图画来。对于涂漆，他欣然答应，对后半截任务，他有点犹豫，因为他回忆起在劳改农场时，曾给杨政委家描金绘凤，那时他还没有泯灭掉身上的傲性，曾在堂堂的政委面前显示知识分子的清高，结果招来无穷尽的麻烦，成了促使他当了逃犯的缘故之一。这儿既没有大墙，也没有铁丝网，更没有荷枪看管的岗哨，但在这大山昏晃，为了生存他还得象江湖艺人一样卖艺，只不过面前站立的不是白白胖胖的杨政委，而是彪壮汉子胡栓。生活真地又倒流回劳改队来了？

“咋的？你咋不说话？”胡栓队长声若闷雷。

“涂漆我干的了，画龙画凤我……”

“你这人可就怪了，昨几个你在这儿说你会写会画，过一夜咋就变开八卦了，”胡栓语音里冒出火药气息。

正在土戏台上点燃红喜灯的蔡桂凤，忙插嘴说胡队长，你还不知道他的秉性，他是实心眼的人，生怕应得太满，一旦画出来你不满意，把他看成吹牛皮、放响屁的人。其实，这些阴间车马已表现出了他的手艺，画个龙、凤啥的，没有一丁点难处。”蔡桂凤说完了“大塔”，又去说“旗杆”，转脸对索泓一说这儿今几个来了你这么个舞文弄墨的，就是阴阳谷的头号秀才，放大胆子画吧，我给你端颜料盘子，咋样？”

。索泓一唯恐节外生枝，砸了在阴阳谷讨吃的饭碗，便满口答应着行，行，我画不好，一定尽心尽力地去画。”

胡栓阴沉的脸开始放晴，他抹了缚脸上的尘土，舔了舔因着急上火而出来的满嘴大疱，粗粗的脖颈向下弯曲地蠕动了一下，以示对索泓一表态的赞许。他说你早不到晚不到，偏偏在我胡栓正需要识文断字秀才的时候，你来到阴阳谷，这是我爹生前积下的阴德，也是我胡栓和你的缘分，“说着，他伸出他那骨节很长的巴掌，主动和索泓一握了握手，风风火火地去了。走出老远，他又想起了什么，扭回头来，对那几个抬轿的煤黑子说精神着点，别打盹，别让山里野狗钻到轿子里撕尸，三更过后，换着班去厨房吃夜饭，”

天，渐渐黑了下來，土戏台上除了几盏红灯笼之外，又点起了一盏贼亮贼亮的汽灯。汽灯是专为索泓一在棺木前临画“龙凤呈祥”而准备的，尽管索泓一不会吸烟，矮巴汉子还是给他拿来两盒香烟，一瓶烧酒，一件老羊皮板子，供他御寒。索泓一用乐咬掉了酒瓶盖子，咕噜噜地对着瓶嘴喝了两口，辣酒烧心，却也暖了身子，壮了胆子。土戏台上并排站着金童玉女都是纸糊的，并不可怕；使索泓一心理上不能适应的，是土台下那挂花花轿子，里边挺着的是一位死姑娘。据说，娘家人要价很高，理由是黄花大闺女嫁给七十多岁的老头子，要两吨煤，十担粮，外加二百斤胡麻油；轿夫们去后山娶亲时，已经先把十担粮梢过去了，煤炭和胡麻油由驮夫陆续驮运。亮灯时分，索泓一出于好奇心的驱使，当挑开轿帘往里瞟了一眼，过早夭折的村姑年龄确实不大，她脸色蜡黄，辫子乌黑，紧闭着双眼僵挺地半站半靠在轿子里。娘家人没有什么好衣裳陪葬，死者只穿着一身粗布裤褂，大概是因为结阴婚要合棺之故，发鬓上插了朵白纸花，粗布裤褂的口兜里装着半露在外的一叠叠阴间纸钱。索泓一心想：或许又是一个荒年的饿死鬼吧，

索泓一觉得环境压抑，甩开大刷子三下五除二地很快给白茬棺木，涂上一展紫漆。待他在棺木上画龙画凤时，几个看尸的轿夫，一块围拢上来，看索泓一手中那支神笔，画出的龙凤飞舞。“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有这手艺干啥到这山昏晃来？”

“喂，索兄弟娶媳妇了没有？”

“就凭这双手，阴阳谷葱白一样的姑娘随你挑，”

索泓一缄默不答，给他端颜色盘子的蔡桂凤充当着“新闻发言人”的角色为啥到山旮旯来？这儿有粮有肉有油吃呀你们为啥到这儿来挖煤，还不为的是混一个肚儿圆。人活一辈子，上啥山头，唱啥山歌，就能活得痛快，长命百岁，至于索兄弟的媳妇，用不着你们操心，胡栓队长就会大包大揽起来，就恐怕人家瞅不上咱这山沟沟的黑煤妞子呢，”

远山传来狗吠，那是由一只饿狼嗥叫引起的。一声、两声……此起彼伏的狗吠声，在这荒山秃岭引起沙沙回声。索泓一听见这悠远的狗吠合唱，心里当真升起了一点快意，是呵，这儿确实是个兔子逃避追捕的窝窝，用白灰书写在石墙上的阶级斗争标语，尽管十分醒目，给这座小山村披上了时代的外壳；可是瓢子里却还十分古老原始，人和人之间虽然不无等级，但彼此没有防线。不一会儿快意随着烧酒热力的消失，索泓一心中的快意也渐渐溜走了，他为自己卑贱而悲哀：我干的是什么活儿？给死人装点门面不，这不仅仅是给死人涂彩，是给封建愚昧擦着脂粉，是给早已死去的奴隶制度招魂。不是吗？他记起昔日在大西北演出时，曾参观过陪葬的奴隶墓穴，那些卷曲着身子，或跪或蹲的活奴隶，随着奴隶主一起去死。历经人类几千年的进化，倒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正在叩响宇宙奥秘大门，卫星和宇宙飞船已经升上太空的时日，在中国地图上没有标记的山村，还在煞有介事地操办阴婚，你索泓一还在为阴婚卖命，真是比江湖上卖艺的还低下了，多么可卑可悲，索泓一想到这里骤然停笔。他打开一盒烟，和那些卷“大炮皮”抽的煤黑子对着了火，拼命地吸吮起来。

“二十四拜只剩下一哆嗦了，你咋停笔了？”蔡桂凤怪异地问。

“我又不是奴隶，“索泓一忿然地回答，”还不许吸支烟，”

“哟，哪来的这多名词儿，你要有种到阴阳谷来干啥？再要觉着画这些龙呀凤的，丢了你这秀才的面子，你可以拔腿离开这山旮旯呀，干啥这么阴阳怪气的，跟我们这群粗俗的山里人要清高？嗯？”蔡桂凤高一声，低一声地对索泓一打开了“机关枪说句不中听的话，这年月你就真是一只凤凰，飞下梧桐树落地变成鸡，你也得学公鸡打鸣，象母鸡一样咯咯地下蛋。要是这只鸡还常做梧桐树的梦，就会觉得打鸣、下蛋，都不是它该干的事情。”

看尸的煤黑们面面相觑，他们只觉察出蔡桂凤在挖苦这个索艺人，却听不出话外之音。索泓一却敏感地如同一只兔子，从患得患失的精神状态中，一下跳回逃犯的身份上来，他忙不迭地向蔡桂凤表示谢意说谢谢你的提醒，是公鸡就要打鸣，母鸡就下蛋广为了表示答谢她的这番话，他甩掉手中半截烟蒂，蹲在棺木之前，开始了描龙画凤的扫尾工作。那些煤黑还在浑浑噩噩地琢磨他和她的对话的当儿，索泓一那龙那凤已然画完了。龙在棺木上昂首竖须，凤的尾翅象扇面一样张开七彩的羽屏*。。…于是，那些煤黑们只顾去评论那龙那凤，把刚才他和她含着骨头露肉的谈话，丢到脖子后边去了。

为办这红事白事，胡栓宽敞的院子里搭起席棚。到了吃晚饭的时候，看尸的和张罗明天结阴婚的人们，坐在席棚里连吃带喝，总管事的是胡拴的婊巴兄弟。胡拴则把索泓一和蔡桂凤带进家室，在一张小炕桌上吃饭，这个两眼熬得如同红灯笼一样的魁梧汉子，把索泓一的突然出现在阴阳谷，看成是文魁星下凡。棺木上画得“龙凤呈祥”图，使他惊喜地闭不上嘴巴，在炕桌上他不断往索泓一碗里夹肉，给索泓一杯里倒酒。往炕桌上端菜盘的是胡拴的老婆，这个女人的脸略嫌扁凹了一点，因而鼻子显得很小说，她又有这一带许多山里人犯有的粗脖病，脖颈上凸出一块肉瘤子。索泓一除感到她和堂堂仪表的胡拴，相貌上有失起码的般配和谐和之外，还觉得这个女人太埋汰一点，她端菜盘子走到桌旁时，他的冷鼻子闻到一股说不出的气味。她目光顺从而略带痴呆，对于和胡拴相好的蔡桂凤视而不见，似乎这个女人与她生活无关，因而脸上没有一丝喜怒的表情。倒是蔡桂凤心中不安，她几次“嫂子嫂子”的甜叫，并拉她袖口让她上炕桌一块吃饭，这个女人都只回答“俺不”两个字，随后低头走出。

席间，幸泓一看看室内陈设，石屋的墙壁上挂着一顶矿用、的柳条帽，墙角矗着一把下窑使用的敲梆问顶的长把铁镢头，除了这窑工家家有的东西以外，墙上还悬挂着带镜框的奖状，在奖状的间隙中贴着多幅“鱼跃龙门”之类的民间画儿。对索泓一构成刺激的，是门背后墙角角上，挂着一杆单筒猎枪，大概是胡栓刚刚使用不久，在汽灯照耀下枪口闪着蓝瓦瓦的光亮。几张野狍子皮大概是胡栓的战利品，铺开在热炕上，索泓一屁股底下，就坐着一张野山羊皮。那毛毛明明都柔软得如同棉絮，索泓一却总觉着如坐蒺藜针毡，因而他想早一点结束这顿夜饭，可是胡栓没完没了地对他劝酒：

“索兄弟，喝，虽说家里出了白事，我老爹在阴间也会知足了，有黄花闺女陪伴着，做儿午的我也算尽了孝道。”

索泓一只好又喝了一杯。

“兄弟这身手艺在哪疙瘩学来的？”胡栓被烧酒烧红了的脸膛，红得象赤面关公，他毫不掩饰景慕之情，敬重地望着索泓一，“我到过县上文化馆，那儿能画两笔的干部，跟你一比，差得天上地下。”

“我上过几天学堂，后来家里穷上不起学了，在城里跟一个庙宇修缮队的老师傅，学了几年手艺。饥荒年一来，在那儿混不圆肚子，回到家乡葫芦谷一看，比城市还不如，谁叫我是那儿的人呢，饿着肚皮干了两年民办教师，也算对家乡尽了我的心意，听说阴阳谷这儿有煤就有粮，就投奔胡队长这儿来了。”索泓一已经不止一次说过谎话了，但有头有尾地编造谎话，这还是头一次。说这些心口不一的话时，他心里如同揣进一只兔子，连手脚都随着心跳失律而轻微哆嗦起来。

坐在索泓一对面的蔡桂凤，察觉出他的惶恐，话锋一转，堵住了胡栓问话的契机，她插话说胡队长，阴阳谷是隔门缝吹喇叭，名声可大了。远近的村镇不说，外省的盲流也往这山旮旯里钻。阴阳谷能搞到这个份上，跟胡队长的领导分不开，胡队长就该把这些事情向索兄弟摆摆。一么，让他对这个地盘有个了解二么，往后他帮队里干个啥差事，省得走错了步点、敲错了庙门，对不？”

真是如同下棋一样，一招绝步能救活一盘棋。蔡桂凤一脚把球踢给了胡栓，解除了索泓一惶恐而尴尬的处境。索泓一悄悄打量着蔡桂凤，醉红了脸的一个乡野妇女，竟然有这么多对付生活难题的弯弯绕，对比之下，索泓一更感到自己是个呆子。他一方面十分厌恶她的粗俗和放荡，而求生存的心理天平上，却不自觉地朝着她的方向倾斜，他自知这是知识分子的堕落，但生活偏偏要求他这样做。因而，他攀附着蔡桂凤的话锋，也请求胡栓说说阴阳谷。

借着酒兴，胡栓摆开了阴阳谷的历史。在这个汉子嘴里，阴阳谷解放前有两大姓氏，一为胡姓，一为吴姓；尽管胡、吴字音非常相近，生活却距离很远。吴姓是个有二十口人的大家族，虽说只有一户，可附近梯田上的果木林都姓吴，吴家还在太原、阳泉开有煤栈买卖，是附近山区知名的富户，一家人住在阴阳谷能见太阳的阳坡。胡姓虽有几十户之多，因为都属于贫雇农成分，清一色地住在不见太阳的阴坡。桑乾河的小河叉，正好流过谷底，形成为吴、胡两姓的楚河汉界。土改那年，乾坤倒转，胡栓的爸爸是当年的农会主任，吴家被定为扫地出门的地主，吴老爷子被麻绳沾凉水抽打死在武道庙前，树倒猴孙散，吴姓一家散落到了西、河北、内蒙各地，胡栓爸和几户赤贫搬进了由阳谷的阳坡吴家的宅院一胡家升到天堂，吴家下了地狱。

土改那年月，谁也不知道山里埋着黑金子。直到胡栓接替了爸爸变为农业社一队之长的一九五六年，区里干部到阴阳谷来蹲点，才传来勘探队在阴阳谷附近发现煤线之说。一九五七年，由上边下来一个采样的煤炭技术干部，这事儿可惊动了整个阴阳谷，往山脚下打进去三米，真的挖出来黑煤。这时，这位干部才亮出了底牌：他姓吴，生在阳泉，阴阳谷是他的老家，他是主动请求到这山旮旯来为乡亲们找黑金子的。按吴家的家谱算算，这小子是吴老爷子的长门孙，还是在幼小时候坐轿来过阴阳谷，这时候在煤炭部门当技术员，这事很快

成了阴阳谷第二号新闻。

依胡栓看来，这小子来这儿是一片诚心；可老爹一口咬定是来“卧底”，叫胡栓变着法儿把他撵走。胡栓说：“推完磨杀驴，那还叫人吗？人家是给阴阳谷的乡亲送财神来了，咋能翻脸不认人呢，”老爹说谁是他乡亲？“亲不亲，阶级分这小子来这儿就没憋好屁，”胡栓不服，争辩道：“爹，人家可是国家干部，带着单位上的信来的，”老爹气得拍响炕席说孙猴儿还有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的本事哩，这有啥难的。我看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拜到鸡窝里来了”胡栓还想说什么，他爹抢先堵住他的嘴说栓儿，你记住，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的儿子会打洞。他就是吴家那只老红眼耗子的生下的小耗子，到这儿借着挖煤打洞当由头，挖咱们胡家的房基来了，”

胡栓对老爹的话将信将疑，便留神对这吴家的小子进行观察。他跟那些开山挖煤的乡亲一块抡镐，一块在坑道架棚，脸上一抹黑，身上一身水。乡亲们也都说吴家这崽子叛了家道。没想到到了那年夏天，大城镇里闹大鸣大放时，这小子可显了原形，他向区里来蹲点的干部，上告胡家。他说解放前吴家造了孽，压榨山里百姓；解放后的胡栓一家，怎么也越来越象吴家了。刚刚挖出煤来，就往胡家院子里拉；别的乡亲还烧柴炕，他家就先升起地炉来了。多拿多占这还是小事，更让人心里不踏实的是，当年吴家祖宗三辈都当乡长，是封建等级的传宗接代可是，胡栓老爹也是照方抓药，没经乡亲们选举，就叫胡栓当了一队之长。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倒的玩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魂了，这是严重的问题。我们不能再搞“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了，那就是封建制度卷土重来。”区里这位干部，当天就把信儿透给了村里的土改元老胡栓的爹，老爹听罢抄起顶门棍，拦腰给了胡栓一棍子。胡栓这时才发觉上了阶级敌人的当，当天召开这老财小崽的批斗大会，胡栓一使眼色，吴家小子先被打掉了一颗槽牙；再使眼色，吴家崽子被五花大绑；胡栓一扭脸，几条山汉象牵狗一样拉着他上了山。送他回原单位不久，吴家这崽子头上就被箍上了党内右派铁帽。

“我胡栓不是个卸了磨杀驴的人，是这小子对阴阳谷下家伙了，我才打了这条蛇的，三寸”胡栓把一杯酒倒进嘴里，嫌了捋顺下巴淌下来的酒迹，长吁一口气说说实话，那小子真是个人才，能建成眼下的小煤窑都靠他的能耐，可是跟无产阶级心怀二意。唉，”

索泓一的心已龟缩成了一团，他甚至感到呼吸有一度窒息，但他看见胡栓推开酒杯，表示谈话已至尾声时，强制自己露出笑容，并违心地阿谀着胡栓说：“吴家小子只是开个洞口，小煤窑得以兴旺起来，都靠胡队长领导得力，”

蔡桂凤心情也有点压抑，她跟着驴驮子来售货，出入阴阳谷少说也有百八十次了，胡栓只对她讲起过小煤窑是金银洞，可没对她说起过小煤窑的由来，当然也就没有谈起过那个姓吴的地主崽儿。她看得出来，胡栓此时抖落下陈年的穀子芝麻，一半是白干酒烧出来的醉意，另一半不无对能人索泓一的告诫之意。很显然，他看见索泓一本能地想起了吴家小子，便借着半醉的酒意，显示胡家在阴阳谷是棵摇撼不动的大树。这至少说明这条山汉，对能人来阴阳谷不无警觉。因而，她对胡栓说道：“胡队长，索兄弟到阴阳谷来，是为了肚儿圆，没有别的鸡零狗碎

索泓一也顺水推舟地说：“我有体力，我请求下窑去挖煤

胡栓忙摇摆起两只大手这不是越说越远了吗？我胡栓开的煤窑，就恨吃干饭的太多，有能耐的手艺人才少哩，武二郎开店，比我高的别进店阴阳谷还有啥远景？这凭索兄弟这两只手，派他去挖煤不是把大梁当椽子使，活活糟蹋材料吗？这不行，”

索泓一焦急地说喝过点文化水的小知，只分子，经受劳动锻炼，是向工农化迈步，怎么能说糟蹋材料呢，胡队长，我坚决要下煤窑。”

胡栓用手指叩打着脑瓜门，苦笑了一声广往大里说，国有开国元勋；往小里说，村有村的功臣。我老爹是阴阳谷无产阶级的旗杆，领着胡家穷棒子，斗地主老财吴家，后来又闹互助组，办农业社，功劳和苦劳可以用斗量了，为尽儿子的孝道，给老头子闹腾闹腾，把我

快累趴了，这么办吧，等我睡上一大觉，脑子清清楚楚，再考虑着给索兄弟安排个差事，咋样？”

索泓一恨不得早点离开这间气闷的屋子，便麻利地从炕桌旁跳到地上说道：

“胡队长早点休息，我走了，”

“我也走。”蔡桂凤也从炕沿上溜到地上，两只脚却没挪动脚步。

索泓一知趣地匆匆走出屋子，他头也不回地穿过胡家宅院。刚才院子里席棚下坐满吃夜饭的煤黑子，此时已寂无一人，只有一盏汽灯还悬在影壁上，睁开着雪亮的眼睛，索泓一觉那盏灯亮得刺眼，两眼避开灯光，走出胡家两扇黑漆大门。

时间已过午夜，山村万籁无声，只有远山的野狗还在高一声、低一声地吠鸣着。春夜的风凉嗖嗖地吹了过来，索泓一有些晕眩，这时他才后悔在饭桌上不该喝那么多烈性烧酒。诚然，这是他浪迹人生半年多的生涯中，第一次吃了如此丰盛的酒肉，作为人体肌肉的细胞虽然得到了充实，作为人体的精神细胞却在萎缩。”上啥山头，唱啥山歌”，这是蔡桂凤生命之舟的罗盘，索泓一恍恍惚惚真地觉得这混世哲学，在他的心灵里增值，他无力摆脱这个大口鲸的吞嚼……

这阴阳谷，不就象张着嘴的沙鲸吗？兀立的黑憧憧的巨石，正象它一颗颗尖利的牙齿。索泓一沿着淡月下稀依可辨的山路，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走着，在他想象中，此时蔡桂凤那身白嫩的肉体，可能正象一条白条子鱼一样呈现在祭坛上。猛然，他的膝盖爬起身子来时，蔡桂凤已然笑嘻嘻地站在他身边了。

“你为啥先走了？”她抱怨着索泓一我一路紧追，”

“我以为你要被留宿在那儿呢，”索泓一坦白地说。

“你心眼够坏的。”她低声笑着。

索泓一借着酒力发作，大胆地说你和他不是相好的嘛，”“他刚刚死了老爹，哪有这样的的心思。”蔡桂凤说就是他有那心思，我也不能给他。我不知道你们男人怎么看待女人，我想一个女人被你们男人想着、看着、梦着，就是摸不着的时候，才最值银子。我是和胡栓相好，他怀着啥心思我明镜一般，我可不叫卒子撵过界河。”

索泓一明知不该再说这些事情，可是酒魔的威力仍在他胸膛发挥魔力，舌尖一动，又蹦出一句话来：“刚才你下炕来以后，好象有话跟他说。”

“着哇，是有话对他说呀，”蔡桂凤拉长声调地说我到这儿是流动售货来了，驮子背篓上那些百货，得带回钱去，我交给胡栓一张总的货款单据，让小煤窑的会计交上货款，至于由会计把这些百货卖给哪个煤黑子，我就不管了。跟你说吧，要不是和胡队长相好，我这货郎担能这么逍遥自在？还有空去糊那些金童玉女？还能跟你一块在这山沟里夜游？”说着，她象怕他再次跌倒似的，把手插进他的胳膊弯里，半依半靠地搀扶着索泓一。

理智迅速地战胜了酒魔，他甩开搀扶的手我能走。”

“你能走，我脚底下还发飘呢，你喝了一肚子烧酒，我也灌了一肠子驴尿。说得牙碜一点，一个是瘸驴，一个是破磨，本该互相照顾着点，省得摔跤。”

索泓一很欣赏“瘸驴”和“破磨”的比喻，他清楚地知道他和蔡桂凤也理应互相照顾，但是几十年知识分子的积习，使他对她的粗俗举止不能适应。他歪头看了一眼蔡桂凤，她的步点确实有些飘忽，他不知这究竟是醉意所致，还是她在对他演戏。

“自私鬼——”蔡桂凤骂了一声，迈开大步独自向前走去。她步履蹒跚，没有奔那座回队部客房必须经过的小石桥，两腿径直朝闪亮的小河叉走去。

索泓一心里一惊广你……”

蔡桂凤不理睬索泓一的呼唤，歪斜的脚步反而加快了。这条桑乾河流经谷心的小河叉，因山区气温寒冷，以至到了暮春时节尚残留着一层浅冰。索泓一先是愣在那儿不知所措，

直到他耳畔听到薄冰断裂声，才慌忙朝蔡桂凤追了过去。在小河边他一把抓住了她，可是这时她的一条腿已经站在冰冷的河水里了。他拼命往上拉她。她拚命象河心拖他。索泓一脚下的河卵石一打滑，他和她双腿都一块迈进了河水里。

蔡桂凤解恨地说：“你不是要醒酒吗？冷水能醒酒。”

“你疯了？”“索泓一向后退着脚步会淹死的，”

蔡桂凤死死地拉着他，满不在乎地说道：“这河又最深处齐腰深，要死我先死，我在你前边蹚，”

索泓一拗她不过，真有心随她蹚过去，但泡在河水里的双腿奇寒难耐，他到底还是挣脱了蔡桂凤的身，从冷水里跳上干岸，并吆呼蔡桂凤说：

“别撒酒疯了，上来，快上来，”

“你自个儿去走干岸吧，我下河一闭眼了，”

“你神经出了毛病吧？”“索泓一再次招呼她上来。”

“神经病也比自私鬼值钱。”她头也不回走向河心。

索泓一呆了傻了。他匆匆跑上石桥，站在桥栏上向下望着，他担心河水淹没了她，但在淡淡的月影下，他始终能看见她的头发，只是她在水中每往前走一步都十分吃力，就象随时可以在河心停步似的。他先是心中默愿她能平安过河，继而心头颤栗，他发现自己是个自私的懦夫，当她最需要支撑力量的时候，他离开了她；而她却给了他许许多多，包括能在阴阳谷栖身落脚。他再次想到“瘸驴”“破磨”的比喻，那似乎正是她命运的自白，而她为之负重并拉动的那盘破磨，不就是索泓一么，你为什么甩开她的手？你为什么此时站在桥头？你为什么……索泓一无时间再想，他匆匆从石桥上跑下，到小河对岸去迎接她，他没站在干岸上等待，而是哗啦哗啦地蹚水到河心，并一把拉住了蔡桂凤的胳膊。

她半醉的酒意早已消失，冷得浑身哆嗦，他不想叫索泓一搀扶她，但已没有了挣脱的力气。索泓一顺势一背，把蔡桂凤背到身上。

“你放下我……放下我，”“她冷得牙打牙，语不成声。”

“怨我。我们确实应该互相关照。”索泓一十分内疚。

“要是我被……我被河水……冲……冲走了，你是顺河沿……河沿喊人呢，还是跳下河来捞人？”“要是我死了呢？你……你能……能给我坟上添把

土吗？”

“在那些人面前，我我……我没有脸皮；那好比……比……是戏台，我……在演戏……在你面前，我是个人，是个要强要脸

的……的女人，你“索泓一粗粗地喘着气说，”“你别说下去了。”

当这两个水人儿，连颠带跑地回到大队部时，室内外一片漆黑。阴阳谷的上上下下，都去忙活胡家的冥婚，队部和客房的地炉，好在炉口上还有一点未烬的暗火亮儿，土炕尚有余温，两个浑身筛糠的人，蹲在地炉旁边各自拧着湿淋淋的衣裳。

索泓一划着一根火柴，搜寻着屋旮旯的干柴我把火生起来，”

蔡桂凤”扑”地一口吹灭了火亮。

“为什么？”

“弄得屋里大烟小气的，冻不死也会呛死，”她说。

“湿衣裳得烤烤干哪，”索泓一不解地说。

“烤在地炉旁边，天亮也就干了。”

“我回屋去了，”索泓一说，”队部那间房子，火比你这儿还旺一点”

“别走了。”她高声说道，”再热的火炭，也没有身子暖着身子有火力，”

索泓一脑袋轰鸣了一声，若同炸了一声球雷。在他呆如木鸡的霎间，蔡桂凤已插上了

门棍，把湿衣裳挂在地炉旁的椅子背上。从吊竿上拉下一条干毛巾，擦着身上的水迹，同时低声对索泓一说你知道为啥不叫你点灯了吗？”

地炉的火炭的光亮朦朦胧胧，索泓一面前站着浑身赤裸、只穿一件短裤的蔡桂凤。她两腿圆润硕，两个挺立着的乳峰，因她用力擦身而微微颤抖，她白皙的肩膀上长着一块黑痣，蔡桂凤毫不回避索泓一的目光，大大方方地指着那块黑痣说小时候，一个算命的老道曾说，这块黑痣长得不是地方，压在肩膀上，是挑担儿的命，注定一辈子肩膀上要压一根扁担，我这货郎担的工作，不正是应验了吗？”

索泓一强使自己低下头去。只觉喉头干渴，脖筋狂跳，一种难以压抑的欲望，小鹿般地冲撞着他的心田。他蓦地抬起头来，见她正弯腰用毛巾擦着脚背，散落下来的头发，披在她的肩上，他突然想起在美院附中学画画时，曾画过一幅用浴巾擦腿的模特素描，当时他只感到弯曲的女人体使他亢奋，因而手中画笔常常颤抖；此时蔡桂凤的婀娜身姿，唤起他的却是内心旋风般的骚动。为了镇静自己，他长长地吸了口气，以平息心跳，接着下意识地把手指捏得嘎吱山响；理智上告诉他，心河的堤坝即将崩塌，应该咬牙向屋门口走去，但他只是蠕动了一下脚尖——他的双脚粘住了。

“脑瓜里甬闹矛盾。愿意，就留下。”蔡桂凤直起身子，倒替着双脚，脱着腰上的短裤，毫不在意地说，“不愿意，你走，我给你去开门”说着，赤裸着身子向门口走去，她边走边说，“你喝过墨水，是文化人；我是粗俗的村妇，你是瞧不上眼的，我蔡桂凤可别脏了你的身子，”

微微发亮的火光下，他象欣赏一件珍奇艺术品一样，看她扭动的腰肢和宽大的臀部。当她用手去拉动门插棍，索泓一心中堤坝坍塌了，他几步跑上去，想一把把蔡桂凤抱住；这时他才发现自己还穿着水淋淋的棉裤，便匆忙甩去湿水的棉衣，蔡桂凤一头扎进索泓一的怀抱，她喃喃地对他耳语：“亲人，不会嫌弃我吧，我象个马戏团里走钢丝的角儿，不定那天会从钢丝上掉下来，掉进老虎嘴里，与其等到那时辰，还不如早点给我一个我看上眼的男人哩，”她嚤嚤地低泣起来。

“上炕吧，太冷，”索泓一吸吮着她的眼泪说，“我实际比你还低下，我是囚徒，我是逃犯，”

热炕的被窝里，两个时代的不幸儿，如胶似漆地搂抱在一起了。索泓一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个时刻，会如此伤感，他抚摸着她光滑的后背，肉鼓鼓的双臀，一边对她低语说：“别哭，别哭，”自己眼泪却滴落在她的腮上。她象猫儿一样舔着他咸涩的眼泪，他象长颈鹿高颈般地用嘴亲吻着她肩上的那块黑痣……后来，另一种火从他和她的心底升起，烧干了泪，烧干了吻，他和她呼吸窒息了般地融化在一起。

……索泓一好象走在焦躁的炎夏铁轨上，没有云影，没有绿荫，有的只是噪耳的蝉鸣。他干渴到难以忍受，仿佛在恍惚中见一枯井，纵身而下，泉水从井壁四溢而出，他喝个不够，觉得肚饱了，便被上涨的泉水推出井口。他腾身而起，飘飘悠悠，似仙鹤一般腾云驾雾，迷迷糊糊，只觉心神畅快，甘甜至极……那是苏雪的微笑，那是李翠翠的圆硬的乳房，那是什么？森林中的潺潺小溪，有花，有草，有织春娘在叫，声音悠长，象病人在呻吟……长长的走廊上，穿白大褂的大夫，鱼贯而出。手术台，是手术台一个女人在破腹，污血和婴儿同时而出……

“你不会怀孕吗？”他清醒了，有些后怕。

她还在甜醉之中，“听人说和真正相好的人，最容易怀上。”#

“那不是苦了你吗？”

“我心甘情愿受那罪孽。”她迷着双眼，睫毛一动不动。

“我是个囚犯

“你愿意要，我养着；你不愿意要，我去找胡胡来上一回。说是他的种儿，”她双眼

微微睁开一条缝儿，看了看他，又把他抱紧了。

“是头一次？”

无声。

“问你话哪？”

她有声了，是反问你哪？”。

“第一次。”

“我是第二回了，”

“第一次是和……”

“一个县里的满脸麻坑的男人，他给我介绍了货郎担的工作。那是交换，”

“你真苦，”

“还要笑。”

“在山道上，我错看了你，”

“那也是我。这也是我。你没看错，那是我蔡桂凤的另一半。”她松开搂抱着他的手，有气无力地自白着，“我掂得出我的分量，是黄泥瓣不是黄铜，我知道配搭不上你，只当两颗苦瓜偶尔连到一棵藤上，苦中作乐一回报，”

索泓一十分辛酸，把蔡桂凤身子贴在怀里：“你比我小几岁？”

。”才两岁，心比你老十年。”

“小妹，我落在这个份儿上，还能嫌弃谁，只是我和你真地一起过日子了，会连累你的后半生。”索泓一把自己的经历——包括和苏雪、李翠翠的事情，都细细地跟她说了一遍，“说不定哪天，手铐、监狱在等待我呢，我成了一只两条腿的耗子，哪有地洞往哪儿钻，才来到阴阳谷这个大山旮旯。”

“别抖落苦水了，再亲热一回吧，行吗？”她询问他。

……鸡叫了。

六

喜日加丧日。结婚加出殡。阴阳谷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一会儿披红挂彩，一会儿麻衣孝带；一会儿鞭炮声声震天，一会儿满地飘飞着阴间纸钱。

胡栓是个孝子。在老爹弥留期间，他托人买来东北长白山人参，云贵一带的白木耳，竭尽全力想延续老爹的生命。那知体虚至极至的老爹，经不起大补，反而加速了老爹驾返瑶池的日期。

老爹临闭眼之前开创江山元老”的心态毕露，他虽不会说话了，还用手指在空中乱指划什么。胡栓不懂其意，用铁簸箕收起烧烬的煤灰，老爹颤颤嗦嗦的手指，在石灰中蠕动了好一阵子，才歪歪斜斜地写出个”古”字；胡栓琢磨半天，琢磨不出门道，老爹紫青的手指又抖了好一阵子，又画出一个”月”字来。”古”“月”成胡，胡栓这才了解老爹的心思，在冥日之前，他对胡家江山的未来表示担忧，他对着老爹那双招风耳朵，尽量说些使他放心的话，老爹眼神依然滴露出惶惶之光，半僵半软的巴掌向上伸着，仿佛向他讨要什么东西似的。胡栓猜想老爹既然写出”胡”字，可能是要看一眼阴阳谷大队的橡皮图章，便叫人从大队部把戳子拿来，放在老爹掌心。老爹眼神果然安静了些，但手指仍在微微颤动，老人家在临走之前，似还要看一件什么东西，胡栓的扁脸媳妇，猜测老爹要看存款折，便打开箱子上的铜锁，把折子交到老爹掌心。老爹晃晃瘦得象干丝瓜一样的脑瓜，折子顺他掌心滑落下来，胡栓揣摸老爹可能是在归西前，想起了后半辈子打光棍那几年，串山走岭讨饭时怀里抱着的那半个破瓢，便从粮缸里拿出来交在老爹掌心。象开密码锁一样，好象对上了老爹心事，他散淡光盯住这只手掌中的瓢，又看看另只手里的橡皮印章，肃立在老爹身前的胡家后代，一下都对老爹的心思一目了然了这是老爹在闭气前，对胡家子孙进行阶级斗争中的印把子的教

育。老爹合上双眼了，双手僵直地如同鹰爪般地抓住那个破瓢和印章，胡氏家族哭嚎过升了天的老爹以后，才把那破瓢和图章从他手指中掰出来。

这个场景对胡栓刺激很大，因而在胡栓和索泓一蔡桂凤吃晚饭时，情不自禁地把吴家小子的事情联想起来。一九五七年秋天——到一九六三年春末，整整五年半光景，一千七百多天的光阴，他早把吴家小子的事情，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能人索泓一在阴阳谷一出现，胡栓出自本能，把吴家小子的事情讲给他听，等于告诫他既然在这儿落脚，就不能和胡家三心二意。

其实，胡栓这条山汉，原本是个诚实善良的后生。在刚刚不穿开裆棉裤的年代，阴阳谷土地改革开始了。有一次，在武道庙口的大槐树下斗争吴老爷子，胡栓老爹亲上阵，用麻绳沾凉水抽打这个老财时，他竟然挤过人群，哇哇地哭着拉他老爹的手。为这件事，老爹狠心地用放羊鞭子抽他的脊梁，直到他后背衣片乱飞。当时多亏他的姪巴兄弟，队在哥哥身上，老爹才扔下鞭子。事后，老爹对儿子进行询问，才知道吴老爷子有一次给过胡栓一只脖子上有一撮红毛的红靛鸫。老爹逼着胡栓把鸟笼子扔进灶膛烧掉，把那只吴老财养过的红靛鸫摔死；胡栓把鸟笼倒是用脚踩扁了，却把鸟儿偷偷地放生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胡栓从少年跨进了青年人的门坎。在前出廊后出厦的吴家故宅里，檐前重新出现了百灵、蓝靛、画眉、柳叶……一串鸟笼子，这是胡栓老爹豢养的。乡亲们挖地基盖房子，要给老爹来送礼；阴阳谷办红白事，老爹一律坐在上席；阴阳谷没出煤之前虽说穷得叮当响，胡栓家里柴米油盐样样全。胡栓仿佛从这种生活的变化中，咂磨出一点道理。谁把着阴阳谷的大印，谁就能当人上人。一通百通，胡栓不但理解了老爹，还不断从老爹那里学上几手，所以从他接了阴阳谷元老的班，心也逐渐变铁了；只是有时他天性中的宽厚，常常羁绊他的铁性这反而给这条山汉蒙上一层忠厚的色彩，使阴阳谷的浑浑众生对他更为臣服。

对胡家血缘之内的亲属，他尤其体贴。他看见姪巴兄弟由于相貌奇丑，在山里山外难以找到媳妇，便常常给他各种机遇，让他兄弟和他那位扁脸媳妇野合。好在这一带山区拉旁套一弟兄俩娶一个媳妇的也不少，胡栓用这一招棋，不但解决了姪巴兄弟难言之隐，胡栓还给自己开了方便之门，他那扁脸女人虽知胡栓和山里的许多妇女，有不咸不淡的那种事情，也只当作视而不见。在昨天晚上她给坐在炕上的蔡桂凤端饭端菜时，她头也不抬，既无妒忌之心，更无不快之意。她觉得胡栓这匹骏马，需要锃亮的鞍换相配——她是不配当这个鞍糖的，阴阳谷随便哪个娘儿们都比她更俊俏，比她更有当鞍檐的份儿。

从外到内胡栓处理得如此得体，加上小煤窑是个地下聚宝

盆，阴阳谷在饥荒年间，是个没有饥汉的太平世界。古代凡是太

平盛世驾崩的皇帝，丧葬礼仪要沿续半个月之久，晨钟暮鼓，叩拜不停；小小的阴阳谷六三年正是鼎盛时期，虽无皇帝驾崩时的排场，却也够惊天动地的了，胡栓操办起连吴老爷子家族也没问津过的先婚后葬的冥婚。这天，前山后山的山民百姓翻山越岭，有的赶来看热闹，有的到阴阳谷来“赶穿”（注）。

武道庙前的空场显得突然小了，那些山汉们有的站在坡岭上，等着冥婚仪式，有的挤到空场里，从柳条大筐中一个接一个地吞着中间点着红朱砂印记的白馍。空场上除了那顶紫色的棺木和紫帐圈着的轿子之外，一律是白孝袍，白孝帽，再配搭上纸糊的银车银马银钱，阴阳谷象在四月天下了场鹅毛雪。索泓一和蔡桂凤隔着队部的石墙向外看去，被这场面弄得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难道就没有人管？”索泓一觉得不可思议。

“谁管？”

“县委和公社党委呀，”

“疯子才翻过三道梁，到这山旮旯来。”她撇撇嘴，”不过，你也别盼着上边来人，人

来多了，你在这儿就呆得不安生了

“唉，“索泓一只好点头称是。

“这两天我也出胃山了。”她说。

“为什么？”

“合棺后要‘排五’哪，”

“什么叫‘排五’

“五天后才下葬，”蔡桂凤告诉他，“下不了葬，驴驮子就不出了山，我只好就在这儿干等，”

“你非骑驴不可？”

“哟，多远的路哇，再说驴驮子回去，还要给县百货店驮点注，赶穿，即办红白事时来。

煤呢，你以为我肩膀上那块黑瘡子是白长的哪，来是重担，回去也没有轻载，”

“真够难为你的索泓一郁郁地说。

“惯了，”她淡然地一笑，“不过，我这回没白来，了却了我一桩心愿。往常，我常在梦中醒来，问我自个儿：‘你这身子是谁家的？’我自个儿也回答不出来。可我不甘心交给我看不上眼的男人，我看上眼的男人又不一定能看上我。想来想去，我要在嫁给人之前，放开胆子去献给我喜欢的男人一回，以免往后后悔。这回，我就是嫁给‘鸡鸽西瓜皮’那样的麻坑，或是‘坐地炮’那样的武大郎，我心里就心甘了，”

“你没有想到和我一块生活？”索泓一低声问道。

“没有。”

“为什么？”

“我攀不上你。”

“假如我愿意呢，”索泓一充满怜悯之情地说。

“……那也不行。你和我太门当户对了，一个逃犯，一个是被镇压的地主子女。往后，没法儿活下去。”蔡桂凤坦诚地自白着在‘阶级斗争’月月讲、天天讲的年月，你和我都需要有个镀金的牌房，当成支撑在脑瓜顶上的伞，省着挨雹子砸，”

索泓一只觉喉头哽咽，眼泪迅速地涌进眼帘。他不是为自己难过，而是为蔡桂凤的未来忧伤。在石板房他和她象是两只落到干岸上的螃蟹，相濡以沫地温存了半夜，原来这只是天上下的露水，太阳出来大地还要变成龟背似的裂纹。就象大地震之后，形成的枯河一样，她在那一岸郁郁远去，他在这一岸踏尘而行。至于归宿，她好象已为她设计好了，那就是有神灵在位的庙宇，有闪着红色佛光的门楼。那简直是一种没有虔诚的虔诚奉献，没有一丝快意也不想获得什么快意的自我牺牲。他甚至觉得这个有着婀娜身材，皮肤嫩白，对男人充满热力和魅力的她，就象紫色轿帷中那个殉葬的黄花闺女；唯一不同的是，那黄花闺女每根神经都已死亡，她对合棺在她身旁的死鬼。无喜怒哀乐，无任何感觉；而蔡桂凤浑身上下每个部位感觉却极其灵敏，在一夜温存中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颤抖，一会儿呻吟……真要让她去为这世道陪葬，简直是一种最大的残忍。

好在有石墙当屏风，索泓一拉起她的一只手，心弦颤得松了骨架般地轻轻地说：

“如果我在这儿站住脚，你能来吗？”

这唐突的提问，使蔡桂凤吃了一惊，她把五指张开，插进他的五指指缝，用力绞觉了一阵，回答说：“我愿意我俩天天这样，可老天不会随人愿的。论文化你该比我懂这世道，实际上你还没尝透这世道的艰辛。一旦有那么一天，你和我就真象前两天在炕上糊的金童玉女，只要有一把暗火，就全完蛋了。你看一”她从他指缝间抽出手来，指着武道庙前的火光说，“胡家小子们正在合了棺灵柩前，烧那一对金童玉女和纸车纸马呢，”

索泓一伸长脖子向墙外看着，火光燃烧之处，一片片纸灰飞起，顺风向墙头飘来。蔡

桂凤从恍惚的状态中，突然苏醒过来，她惊讶地自语道：“今个儿是‘排五’的头一天，咋就开烧了呢，按照规矩要到第五天合棺下葬时，才焚毁这些玩艺儿，好让男鬼死鬼坐着阴间马车去酆都城哩，”

“或许是提前出殡了吧？”索泓一猜测。

“怕死人臭了？这天气还能停放几天呐，”蔡桂凤神头神脑地胡乱猜着。

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他俩背后传来，矮巴汉子急吃

白脸地跑到队部院子，用公鸡嗓吆呼他俩说：“嘿一别站在千岸上看热闹啦，我哥让村里能拿动扫帚的都出来扫街呢，”“扫街干啥？又不是唱空城计蔡桂凤打诨地说。

小矮子往前又跑了几步，压低了嗓门骂道我日他娘哩，往山里送信的邮差，把我哥办阴婚的事儿，给他娘的报到县里去了。头午，公社派人骑马到阴阳谷捎话来，说县里要派大干部来查实哩，”风刮过来了，形势发生突变，胡栓带着杠夫，抬着棺木去后山下葬，矮巴汉子带领妇女和娃子处理善后。胡栓认为检查人员没长着飞毛腿，用不着过于着急，因而锣鼓声、喇叭声、箫笛声还是照常地吹吹打打，出殡送葬的仪式照常进行，旅旅行行的人群，尾随着杠夫抬起的棺木直奔墓地。矮巴汉子心里没底，他站在一块兀石上，呜呼呐喊地指挥着。妇女和娃子扫街扫的扬起尘土，拾捡地上阴间纸钱的弯着九十度的身腰，风一吹纸钱到处满飞，那些娃子们就拿出捕逮蚂蚱的劲儿来，身子向前一扑一扑的拜个不止。

蔡桂凤和索泓一干着拆戏台的活儿，那一盏盏挂着的冥婚喜灯，是他俩糊好挂上的，里边的蜡烛还没有燃烬，现在他俩又要亲手把它搞下来，撕掉外皮，毁着灯架。索泓一干这活儿倒是满带劲儿，他象是对着这一盏盏喜灯宣泄着仇恨般地，哗啦哗啦地撕着灯纸，把灯架也顺手扔进火堆。矮巴汉子此时则象矮矮的拿破仑一样，雄赳赳、气昂昂地沿街巡视街道，发现哪儿有漏捡的一枚纸钱，则跳着高高儿扯开公鸡嗓子：“这是咋搞的？是安心往胡家眼儿里插棒槌是吧，捡干净——捡干净——”

“简直象场皮影戏”蔡桂凤嘟哝着。

“让我赶上看了，”索泓一感叹说我真想象不到中国还有这么一块地方

“我早就见怪不怪了，”

“我还欠火候。”

“修炼上几年，就能成仙。”

索泓一苦笑一声：“不是成仙，是成活鬼，”

“活鬼就活鬼吧，只要是不当被麻绳绑走的活鬼就行了，”索泓一摇摇头难保，这风不是要刮过来了吗？”

“原本我想叫你在阴阳谷当个动笔杆的，省得下洞受累，眼下看起来下洞子挖煤，也有当黑鬼的好处。你见机行事吧，”蔡桂凤说说不定县里只是千打雷不下雨呢，他们不愿意爬过三道山梁到这疙瘩来，”

“听天由命好了。”索泓一神不守舍地望着焚烧的灯笼和纸钱，”这儿呆不住，就再换个码头，”

象刮过了一场狂风一样，阴阳谷办冥婚的痕迹，被吹得无影无踪。胡栓安葬完老爹，把孝袍孝带往炕上一甩，就匆匆奔队部而来，他担心索泓一的嘴走风露气，特意来这儿给他的嘴巴贴封条。蔡桂凤在厢房里用地炉蒸馍，胡栓和索泓一在正房谈话：

“对阴阳谷有啥印象？”胡栓一笑，露出了黄板牙齿。

“很好。”

“咋个好法？”

“阴阳谷羊衣足食。”

胡栓掏出一支烟卷，插在嘴里，又扔给索泓一一支，并给他燃着了火柴，喷烟吐雾地说咯，别净唱喜歌，阴阳谷也可能有你看惯的事儿，比如我给老爹操办了冥婚……”

索泓一马上答话：“一方山水有一方山水的风俗习惯，听说西藏死了人还要让老鹰吃吃呢，”

胡栓点点头，进一步试探说：“话是这么说，可县委早就有令，不许大办红事白事；人么，谁不是爹娘身上的肉，老的升天，总是想搞得红火一点，好对得住在天之灵

“我要是胡队长，我也会大办一下这红白事的。”索泓一说谎脸上有些发烧，好在面前缭绕的烟雾，给他遮住了毕露的窘态，“天底下的人，只要是父母生养的，都会称赞胡队长的一片孝心。”

“问题是县里可能派人来查落这件事，”胡栓两只大眼睛，映巴映巴地盯在索泓一脸上，“人多嘴杂，难保没人给队里添乱。”“乡亲们不会干这事，我是胡队长收留下的外乡民办教师，当然更不会泯灭良心。对了，胡队长，你叫会计发我工服，水靴和一盏矿灯，我想明个儿就下窑挖煤了。”索泓一不失时机地解除着这条山汉对他的狐疑，并提出下井要求。他的潜台词是：我到洞子里去挖煤，就谁也见不到了，胡队长可以放心了吧？

“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来这儿可没有暗亲你啥事的想法。县委下来人了解，你尽可以如实汇报。”胡栓忠厚的面孔下，潜藏着山汉的狡猾关于你下洞子挖煤的事，我已经考虑过了，曲柳有曲柳的用项，桦木有桦木的用项，阴阳谷需要有文化的能人，你就在队部院子的那间耳房里，当保管员吧，”

索泓一急于想说什么，胡栓不容他分说，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从腰带上哗啦啦地掏出一串钥匙，说了声“跟我来”，就步出正屋。索泓一只好跟随胡栓出屋，到院子下首一间紧靠石墙的耳房前停步。门锁打开，索泓一进店看到炕上堆放着工服、水靴，靠墙的一张条案上，整齐地码放着一盏盏下井用的矿灯。条案下横躺竖卧摊着一堆挖煤用的锨镐之类的劳动工具。屋子光线昏暗，胡栓点着了带罩的马灯，索泓一这才发现靠窗户的地方，还有一张小桌，一把椅子，他立刻喜欢上了这间僻静的小屋。在他看来，保管员是一个闲差、手边有下窑用的各种工具，白天他时刻可以下窑；夜晚，可以在这个小书桌上胡涂乱抹一些画儿，画累了凭窗外望，桑乾河的小河又从眼下流过，又可以胡思乱想。因而索泓一接下胡栓分配的差事，并表示他明天白天就进窑挖煤。

“你这个人耳朵有毛病吧，”胡栓对索泓一嘴上总挂着挖煤，表示出明显的不快再对你说一遍，我没有派你下窑去受罪，留你在这儿当保管员。如果你闲不住，抽空把村前村后的黑板报画画写写，抄上几段报纸。对，我差点忘了，明个儿早上，你先把大队部那幅标语撕下来，换上……换上”胡栓习惯地叩打着脑瓜门，手指弹了几下，抬起头来说换上去年九月毛主席在……那是几届几中全会上说的话了，里边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老长老长一段话，你把字儿写好一点，贴上纸么，就用你和桂凤糊车糊马剩下的白纸，听清楚了吗？”

蔡桂凤蒸馍煮汤完毕，也到这屋来看稀罕，插嘴道用那纸写毛主席的话，不太丧气点了吗？”

“他老人家不讲迷信，阳盛就不怕阴虚，”胡栓振振有词。

“胡队长留在这儿吃吧？莜麦面馍杂面汤。尝尝我的手艺，肯赏脸吗？”蔡桂凤高声地说。

胡栓苦笑一声：“一肚子心火，就是山珍海味也没了味儿。”他仿佛又想起了什么，两只大眼睛直溜溜地盯了蔡桂凤一阵子，问道你啥时候回县？”

“你问我，我还要问你呢，驴驮子啥时候出山？”

胡栓瞄了一眼蔡桂凤隆起的胸脯：“丧事一完，我心也踏实下来了，天黑后到我家去一趟吧，我让会计给你窑工买百货的货款。你不是爱吃莜面吗？让驮子给你带上一麻袋。”

蔡桂凤只映眼皮没张嘴。胡栓不等她作答，又说：“就这样吧，”言罢，迈着大步匆匆出屋。

蔡桂凤追到院子。索泓一隔着窗纸，听她低声央求道：

“钱，你让会计送这儿来不行吗？”

“不行，这回我还想要你一点东西呢，”胡栓嗓门压得很低，“你几次进山，都象泥鳅一样钻了泥巴，这回……”

“不行。正赶上我来月经，”

“我不嫌埋汰。”

无声了。

沉默了。

索泓一想象此时的胡栓，正在对蔡桂凤动手动脚。越是不敢出声，喉头越是酸养难耐，便忍不住咳嗽了一声。随着这声咳嗽，院内的话音又续上了话茬。

“我走了，等你去拿货款，”说话的是胡栓。

“明个儿白天，不行吗？”提问的是蔡桂凤。

瞠瞠沉重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索泓一从小屋出来，只见蔡桂凤愣愣地站在石墙旁边出神，他走过去想说些安慰话，可是这体贴话该怎么开口呢？他隔着墙头，看那魁梧山汉的背影，想抖开嗓子吼上一阵，那其结果就是自己的“耗子洞”塌方，灵魂连同自己的肉体一块毁灭。到这时，他才悟出来阴阳谷实在名实相符，这里虚设大队部和会计室，但是钱柜和账本都在胡栓家里，难怪这儿大门敞开，谁愿进来谁进来呢，

太阳跌到山背后去了，阴阳谷童话般地霎间变成墨色世界。山暗了，树隐了，阳坡和阴坡的高高低低的石屋，亮起了星星般幽幽灯火，象沿山而起的墓园碑石前的点点的萤光。索泓一不禁打了个冷颤，扭头看蔡桂凤，她仍一动未动站在那儿，犹如映在萤火之光中的一尊殉葬的仕女身雕。她明明在活着，却犹如早已死了；她虽貌似石雕，风却吹动着她的头发。

“呆子，去吃饭吧，”她回过了头。

“你吃得下吗？”他开门见山。

“你知道了……”

“我听见了。”

“听见也好，证明昨个夜里，我蔡桂凤没对你说假话。”

“今天夜里你……”索泓一说了半句话，他的嘴巴失去了灵性。

“先吃——先吃——有饭不吃的人，是天底下头号傻瓜，”蔡桂凤扯着索泓一的衣袖，拉到她住的厢房，在地炉前，先用筷子给索泓一挑上满满一碗杂面条，又用筷子穿起两个莜面馍馍，一甩筷子，两个黏黏而有弹性的莜面馍馍，就飞到了索泓一怀里，”吃，吃，这年月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就是出午门去挨刀，也等肚子饱了再说，”

索泓一把馍馍放下，低头不语。

“又不是你出午门，你干啥这份蔫样儿？”蔡桂凤往嘴里填着杂面面条，还嘎叭一声揪下墙上挂着的一头大蒜，剥剥皮儿，扔进面条碗里广昨几个我对你说过，我这踩钢丝的角儿，不定啥时候踩空了掉下峪底，你没听见？”

索泓一木纳地听着，没有回声。

“这也是咱俩只能露水夫妻一回的缘故。”蔡桂凤语声掺进了酸涩够是不跟胡栓有事儿，早晚也还要跟别人有事儿，只要你别把我看成是真正的‘破鞋’，记着在大山沟里和一个命硬的柴禾妞儿，有那么一段缘分也就行了。”

索泓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他从地炉旁站起来，泪滴就夺眶而出。尽管他心里骂着自己懦弱，眼泪并不理睬理性丝缰的约束，他只好背过身去，用深长的呼吸，平静着因悲楚难耐而狂乱的心绪。

蔡桂凤端着那碗杂面条儿，绕到他面前来，用筷子挑起面条，送到他嘴边说别那么没出息，来我喂喂你”

索泓一躲闪着：“我没心思吃，你吃吧”

蔡桂凤放下面条碗，掏出她兜里一块约巴巴的手绢，一手给他擦着眼泪，一手抚摸着胡子拉碴的脸。索泓一猛地把她拉进胸前，她闭上眼睛等待他亲她、咬她，但索泓一只是用手指轻轻舒展着风霜刻在她眼角上的浅而细碎的折纹，并对她耳道能不去吗？”

“心疼我的身子？”她睁开了眼睛。

“不，是整个一个人。”。

“人就是肉身子做的，”她说。

“肌肉里不是还有骨头吗，”

“我早就没了骨头。”

“有，有，”索泓一仿佛在给她力量。

“有也早就散了架子哩，”

“可以重新支撑起来。”索泓一坚毅地说。

蔡桂凤两手推开他你又说开呆话哩，”

“反正你不应该去当祭品，你不是猪，不是羊，不是鸡，不是鸭，你是个活人，长着脑袋的活人，”索泓一眼泪被心中悲忿之火烧干了，他对着蔡桂凤喊叫起来。

f

“你是活人不是？为啥来钻‘耗子洞’？”嗯，”蔡桂凤双手插腰，火辣辣的目光直视着索泓一，”俗话说，是福还是祸，是祸躲不过，你以为我愿意去拿身子搞交换？我得吃饭，我得活下去呀，我是个女人——女人——”说着，她眼里盈着眼泪，又用手掌抹抹，一屁股坐在地炉旁板凳上，往嘴里扒拉开了杂面条儿。

索泓一马上发现了自己的无能。在这个地图上没名几的小小阴阳谷，他没有任何办法为蔡桂凤解危。他只能用嘴巴讲精神，灵魂，肉体，筋骨……而这些属于知识分子的专用词汇，是写在书本里，写在小说中，涂抹在诗句中的彩虹，可望而不可及，不能把它一把抓下来，给蔡桂凤搭成一座彩桥，让她安然地踏桥而去。他坐在炕沿上，为难地注视她狼吞虎咽的神态，心中五味攻心，思绪如潮她很聪明，又有一双纤巧的手，如果不是投错了胎，在城市里走出校门，是属于工作呱呱叫的干部。她的脸型很象《柳堡故事》中的女主角小英莲，她脸上少许星星点点的雀斑和那只略略贴进鼻梁一点的黑眸，还能使他看到她童年时的妩媚和天真。是的，她该有她的天堂的，大学的校徽，敞亮的课堂，然后随便走向什么地方，都会是姑娘群中的奇葩；可是此时此刻，她坐在地炉前，真象是吃着出刑前的盛餐，假如地炉旁边有一瓶白酒，她也会喝它个瓶底朝天的。她举止是那么粗俗，有时粗俗到接近下流，这是娘胎带来的吗，是人生的盘肠小路赐予她的礼物，她从呱呱坠地时起，命运之神就切断了她通向文雅脱俗的路……

“呆子，给我相了半天面，相出吉凶祸福来了吗？”蔡桂凤用舌头舔干了面条碗里菜叶，歪斜着头，脸上露出玩世不恭的神色。

“你还有心思说笑话？”索泓一木然地回答。

“谁跟你寻开心哩，我是说你心里算盘子儿，是咋扒拉的你看过驴皮影《白蛇传》吗？”

“看过京戏。”

“白蛇不辞千辛万苦去采灵芝，盗回仙草是为给许仙醒酒，看看人家蛇，那是一片真心，”蔡桂凤把大海碗往地上一放，抬起头来挑战似地向索泓一发问，“你呢，相面相了好个时辰，想出啥法儿来啦，”

“我想的是你的身世……”他口呐地说。

“墨水白叫你喝了不少，你脑袋里还是一盆浆子，跟你说吧，要想不叫胡栓大腿缝里的牲口溜缰出槽，你要陪着我走一趟。理由么，就得瞎编胡扯了，你就说让一个妇女深更半夜地拿着货款回来，万一出个啥闪失……”

索泓一打断她的话说：“胡栓不是想留你一夜，明天早晨才回来吗？”

“哎呀呀——我说索呆子，你就装成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药嘛，屁股粘在他家炕席上，死皮赖脸地坐着不走。他色胆再大，总不敢当着你的面留我过夜，更不敢当着你的面，把我按在炕上千那事吧，我们不是沾亲的表姐表弟吗，”蔡桂凤那张巧嘴，象刀切而一般，吐出来她琢磨出来的一条退兵招数，等待索泓一的回声。

索泓一用拳头顶着下颏没有回答——他被这招数惊呆了。

“咋样？”

“问你话呐，呆子，”

“我去。”索泓一咬了咬不。

“那就快吃馍吧，馍都凉了，”蔡桂凤扔给他一个莜面馍馍。

索泓一拿着冷馍馍在手里转着怯懦地冒出来一句你看我

去合适吗？他会不会认为…认为…我…我是有意去折……”

蔡桂凤脸色陡地变了，她从炕上拉下来棉袄，轮圆了往肩上一披，狠狠地跺了跺脚，又“呸”，地朝索泓一脸上吐口唾沫，便大步流星地走出屋子。索泓一浑湿麻木的脑袋，还没来得及反应，蔡桂凤已经两脚生风地跑出院门，直到他听到“喧”地一声院门响，意识到她已经去了胡栓家里，才疯了般地追了出去，吆呼着：

“你站一下——”

“你站一下——”

晚了，一切都晚了，蔡桂凤的背影，早已湮没在夜幕之中。索泓一神伤地坐在一块山石上，望望茫茫星空，望着幽幽山谷，再一次发现了自己灵魂卑琐。在这短短的瞬间，不知为什么他想起了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那是一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种精神上的残缺，不属俄国知识分子所独有，它跨越国界，超越时空，索泓一在自己身上敏锐地发觉了他的基因。当蔡桂凤面临厄运的时刻，她或许不需要空洞的怜悯，更厌恶他为她流的眼泪；她唯一需要的是为她解危的行动，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深深刺伤了她那颗孤苦的心。

索泓一回到屋子，穿上抵御春夜苦寒的棉袄，又摘下梁上的那盏马灯，一边咒骂自己的卑鄙，一边出了院门。这时他才记起来他并不认识去往胡栓家的路，那天晚上往返胡栓家，是蔡桂凤当的引路向导，该走哪条石径小路呢？他想：胡栓家宅应当是灯火最亮的地方，因为他是这山沟沟里的一队之长，是一跺脚使阴阳谷乱颤的大人物。但举目四望，那些黑憧憧的房子窗口，灯火多数已经熄灭，山区老乡又有早睡早起的习惯，此时怕已早已坠入了南柯一梦；只有几盏稀疏的灯光，还在象孤星一样映巴着眼睛。他不愿再用种种理由，来羁绊自己的双脚，选择那盏最亮的灯奔去，因为他记得在胡栓家喝酒时，他墙上悬着的是一盏贼亮的汽灯，也许那盏最亮的灯，能把引向自己灵魂和她的灵魂同时得到解脱的彼岸。

山路曲里拐弯，他还要不断瞄准那盏亮灯迈步，没走出多远，手里这盏马灯就打碎了罩子，他索性顺手一掷，将马灯抛出老远，跟头流星地过山路上急行。那盏亮亮的灯火，总算是越来越近了，待等他走到跟前一看，他失望到了极点，原来这儿是小煤窑的洞口，几个满脸漆黑露出白白牙齿的煤黑子，披着长过了膝盖的二大棉袄，在灯下的火堆旁烤食着干粮。

“是画匠来了，画匠来了，”

“蹲下吃点热馍馍吧，”

“你到这儿干啥来？”

是啊，你到这儿来干什么？索泓一自叹命运蹉跎，那盏鬼火把它引到黑鬼旁边来了。他神不守舍地向窑工们苦笑，询问去胡队长家的路该怎么走，又招来了七嘴八舌

“三星快正南了，这么晚了你找他干啥？”

“他早和那扁脸老婆钻被窝哩，”

“胡噙，那是‘坐地炮’的铺身褥子，胡老大从不和他同房，”
“那儿——你看那个灯亮儿——”一个老实巴交的山汉，指着一盏缥缈的灯光说道，“他还没睡哩，那盏灯就是胡队长窗子透出来的，”

索泓一忘记向那山汉道谢，马不停蹄地折回原路，向那盏鬼火般的光亮奔去。他实在太疲累了，心神比双腿还疲惫，在一片冥冥的黑色中，他象听到一个遥远的声音：

“你堕落了，为那么一个粗俗下流的人，”

“是苏雪吗？布尔乔亚式的感情和我诀别了，”

“你还记得我吗？”

“怎么不记得，你追逐我一直到了火车站台，”

“你和她发生了那样的事，那真是爱吗？”

“是爱。只有沉沦到底层的人，才理解这种爱的意义，”“我是谁？”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直到死不会忘记你，但你把我忘记吧，我的身份是逃犯，生活把我们扯向了南北两极，”

只因为两个字：生活她好象哭了，声音如秋雨淅沥……她好象在笑，杏核眼笑圆了……

“你做得对，比在劳改农场时到底象一点男子汉了，”

“噢，翠翠你理解我”

“俺在农场秧田里为你偷偷笑哩，”

“劳改队长，恨透铁’好吗？”

“对俺很好，可是为你准备的仍是手铐，”

“我不恨他，他是忠实执行任务的警察，”

“俺恨自己没给你象她那么多，”

“别那么说，没有你我还是网中的囚鸟，河底的睡螺，”

他清醒过来了，什么声音也没有。阴阳谷在天穹的黑色羽翼下，醉死了一般。只有林丛中有几只夜猫子，间或咯咯地笑两声，在万籁无声的山谷，引起群山的回鸣。

“夜猫子学名猫头鹰，是专门夜间出来捕鼠的益鸟。”索泓一机械地倒着两只脚，下意识地想着，“可惜，他们只能看见四只爪子的耗子，而看不到我这变了形的两条腿的耗子，”突然，有一种不吉祥的直感，闪电般地升上他的心头，民间传说中的猫头鹰，是灾难的象征，是不是他来迟了一步呢

灯，还在亮着。

他，奋力向着灯亮处迅跑。

大约离胡栓家宅还有五十米左右距离，灯的火舌高高跳动了几下，象咽气前的病人那样，回光反照只是少许的时间，终于熄灭了

七

清晨，大队部院前那棵歪脖子死柳树上，拴系着一匹鬃毛长长的黑色瘦马。阴阳谷只有啾啾叫的驴群，外加一头被小煤窑瓦斯燃起的明火烧掉半截尾巴的黄牛。这头瘦马的出现，若同羊群中出现了骆驼，自然十分惹眼。

天刚蒙蒙亮，索泓一在库房窗纸上用舌尖舔出个小洞，闭着一只眼睛，圆睁着另一只眼睛，屏息地观察着连夜赶到阴阳谷的不速之客：黑黝黝的一张刀条脸，眉宇间外溢着一股孩子气；虽说从年纪上看是个小青年，却穿着与山区青年不同的四兜制服，显示出他大小是个芝麻官儿。这青年在空荡荡的院子转了一阵，看看无人，只好出了院门，向村里走去。

索泓一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他估摸着这小子是县里下来的干部，一准是为胡栓大办冥婚而来。他后悔没有把胡栓交给他的任务连夜写完，并立刻挂进大队部办公室。事不宜迟，他敢忙把被褥叠起，到蔡桂凤下榻的厢房，去拿纸笔，好写下毛主席那段话……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蔡桂凤还没有回来，一种沉重的负罪感涌上他的心头。诚然，她把自己比作为一个踩钢丝的角色，早早晚晚有一脚踩空跌落下来的时日，但这次原本可以使她平安过桥的，由于他的自私和懦弱，竟然没能帮助她走过这坐独木桥，而失足落水了。更深，他曾在胡栓的宅院外久久踟蹰，悲凉酸楚地望着那扇灭了灯火的窗子，头脑中勾画出一幅幅胡栓和蔡桂凤在热炕上干那种事的情态，他也曾几次鼓起勇气想去叩打那带有铁环的门环，但唯时已经太晚了。他又不愿毫无结果而回，最后还是隔着院墙，向那间屋子呼喊了两声蔡桂凤的名字，以示自己受良知的召唤，曾到这儿来过，但没有获得回声。门栓响了几下，出来的是矮巴汉子，他睡眼惺忪地问他三更半夜到胡宅来，究竟有啥事情，索泓一说他怕蔡桂凤拿着货款走夜路出啥闪失，来这儿接她。矮巴汉子巴嗒着小眼睛看他两眼，连连对他说她没来这疙瘩，她没来这疙瘩，”言毕，关上了院门。索泓一当时还存有过的幻想也许她象鹰爪下的那只狡兔，使用什么招数，摆脱了胡栓的纠缠此时已回到队部的客房里呢，但等到他跌跌撞撞地回到大队部，风风火火地闯进蔡桂凤住的厢房，风没还巢，只有那锅杂面汤和几个莜面馍馍，还原样地摊在地炉旁边。地炉的火苗稀稀零零，象是要咽气的样子，为了御寒，他先往炉眼里加炭块，然后坐在青烟缭绕的屋子里，木然地啃着硬得象铁块一般的馍馍。理智上他不再信她还会回来了，但还在苦等。直到山村传来第二遍鸡啼，他才强迫自己回到属于他的那间库房，囫圇个地躺在炕上，胡乱拉开棉被盖上身。是糊阴间车马之故，还是他心情坏到了极点之故，索泓一自己也不清楚，反正他倒在炕上之后，就似睡似醒地作了个噩梦：他看见自己变成一个青面獠牙的阴间厉鬼，手拿着一把木枷去叩蔡桂凤的房门。他给她带上了象苏三起解一样的木枷，带她走上阴阳交界的一条河流，并催她快步走上悬在河心，由一根链绳搭成的阴阳桥。她身子歪歪斜斜向前移动着，走到河心上空，她回头央求他回吧，对岸是阴间酆都城，“他命令她说不许回头，一直向前走，“咔嚓一声，桥断裂了，他和她都掉进水里。他可嗓子呼唤着广你在哪儿，你在哪儿，咱俩回去，咱俩回去——”哒哒哒哒的声音传进耳鼓，那是马蹄叩在石径路面上的幽谷回音，他一眼醒醒了，看见了连夜赶来阴阳谷的骑马人。

脑袋和脖颈上的每根青筋，都象小蛇般的狂跳，索泓一头疼得如同裂开了一道口子似的，神态茫然地摊开了白纸拿起笔。是白日作梦？还是那噩梦还在追随着他一根根神经，他提起笔来没有先写那幅横标，笔尖鬼使神差般地画下了精神恍惚中的那幅人鬼相间的流图先出现的是一副人面，她俏俊、飘逸，嘴角带着玩世不恭的苦笑；后出现的是一副鬼脸，那是索泓一的头部轮廓，只是头皮直立，眼如铜铃，牙如刀齿，嘴如炭盆……索泓一画完梦中一幕，顿时把它揉搓成一团，本想顺手掷进地炉，却又把手收缩回来，摊开那一团皱纸，把它叠好放在炕席之下。

他静静紊乱的心思，开始默写那几句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过的话。昔日在劳改队的黑板上，他已经不知写过了多少遍，可以说是背得滚瓜烂熟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他站在凳子上，揭下那张烟熏火燎的旧标语，纸上的煤尘乱飞，呛得他连打了两个喷嚏。他往墙上抹着浆糊，因烟尘太厚，浆糊失去了效能，他只好用破布把头包严，象阿拉伯人那样只露出一双眼睛，上下左右地挥舞扫帚，清扫着满屋的尘粉。约摸有个把钟头时间，这间大队部清扫完毕，当他刚刚把新写的阶级斗争标语贴在墙上，院子里有了杂乱的脚步声。头前走着胡栓和夜里来的那位青年干部，后边走着一夜未归的蔡桂凤。

看着面目一新的大队队部，胡栓脸上绽开了笑容，再看那幅新贴上去的横标，胡栓已奈不住心中的欢快之情。他抽出一支烟卷，递在索泓一手里：

“喘口气，抽一根吧，”。

那小青年两眼放光地问道胡队长，你们啥时候来这么一位能耐人，方圆几十里可找不出这笔字来，”

“外乡的民办教师，投奔到阴阳谷解肚饥的，”胡栓眉飞色舞地介绍索兄弟，这是公社秘书金蛋，大名金三川，你们认识一下吧，”

索泓一正在窥视着蔡桂凤，她没有走进屋来，悠闲地靠在门框上嗑着兜里掏出的瓜籽。听胡栓一叫，他只好收回眼神，并伸出去那只满是煤尘的黑巴掌，神不守舍和金三川握了握手。好在他有破布缠头，胡栓和金三川都无法察觉出他此时此刻的愤懑心情，他觉得蔡桂凤远远地靠在门口，以那种与他莫不相干的清闲神态，边嗑边往地上投掷着瓜籽皮儿，是对他一夜奔波的嘲弄。在胡栓和他说话的当儿，她还时不时地插上一两句风凉话：“胡队长草驴要想吃草吃料，就得驮驮子，拉磨盘，”

“胡队长，叫他把大院这几间屋子都打扫打扫，要不，他吃下去莜面馍馍，咋能消化成大粪哩，”

“胡队长……”

“胡队长……”

过去，索泓一听她呼唤胡栓，没有一丝异常的感觉；今天，他觉得她语音中甜里带娇，一下把索泓一的思维，带回到阴阳谷时的山路上去了。那些不堪入耳的爬山小调，曾使他极端厌恶，前两天对他垂泪的蔡桂凤已经死了，另一个蔡桂凤在这儿重现原形。索泓一不愿意再听到她的娇声媚气，便拿起扫帚去打别的屋子，那知胡栓夺下他手中的扫帚说道清扫大队部的事儿，就交别人去干，你过来一下，我有新差事交你去干，”

谈话是在他那间库房进行的。经胡栓一说，索泓一才知道原来这位公社秘书，所以骑马连夜赶到阴阳谷，正是因为阴阳谷大搞冥婚。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执意要亲自来阴阳谷查证此事，认为此事如属实，是封建迷信在山旮旯的复辟。公社党委正在千方百计，阻拦县委书记成行，为达到这一目的，公社要阴阳谷大队火速交上去一份材料，说明“真实情况”，材料明天由出山的驮夫，带到公社党委，届时估计县委书记也正出巡到公社，有辩解的文字材料当死证，又有那么多驮夫当人证；加上路途遥远，山路崎岖，县委书记有可能取消亲自来阴阳谷的打算。金三川和胡栓经过周密的思考，决定派索泓一代笔写这份“澄清事实”的材料。临了，胡栓亲热地拍拍索泓一的肩膀，并为他解去头上缠着的防尘破布，低声说道能对你讲这些事情，说明我胡栓已不把你当成外来户，索兄弟就看你这支笔了“

索泓一懵了，傻了一般，半天没喘上气来，就象是呼吸道堵塞了一块棉絮，只觉出气吐气都十分沉重。昔日在劳改队，因为不愿抛弃知识分子的自尊，吃了不少苦头，最后才铁了心逃过界河，来当一名流浪汉。在高山大峒下的小小山沟，生活重新向他提出难题，这道难题，比在劳改队时难度还要加番，因为胡栓分派他的差事，是叫他彻头彻尾地说谎；这还不算，还要把这些谎言编成ABCD甲乙丙丁；要说得头头是道，有枝有蔓，有须有尾，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这使他有重新被囿于大墙以内之感。

胡栓眼神在他脸上咕碌碌地转了一阵，仿佛觉察出了他的犹豫，便甩过来一串含着骨头露着肉的话说实话，是够难为你的。为我老爹办阴婚中，你和桂凤帮我糊金童玉女，银车银马你还在那口合棺的灵柩上，画了龙凤呈祥图。眼下都为着那个毳邮差打了咱的小报告，风又反着刮过来了，初一求你，十五还得求索兄弟。”

索泓一哑然失色，他分辨电山汶胡栓的话弦外有音，不外暗示他，闹冥婚的事件中也有他的份儿，大家都是一条线绳上拴着的蚂蚱，谁都离不开谁。胡栓虽然是以央求他帮忙的口吻说出这番话的，可是面团里裹着藜狗儿，软中带硬，使索泓一后退无路，处于只能就范的境地。

尽管如此，索泓一还是挣脱着绳套儿。他说胡队长交我办的差事，我只要能干的没有二话。„龙凤呈祥图”我画了，大队部的标语我写了，我的本事就是涂涂抹抹；至于弄个文字材料什么的，我着实没那手艺，”

“火快烧上房哩，就靠你了，水浇灭了火，队里不会忘记你的，别推辞了，干吧，词

儿啥的编不圆全，让你表姐桂凤参谋参谋。晚上，我来拿材料，”胡栓把商量的口气变成了命令，表示此事已无法更改。之后，拉着金三川找驮夫们串通”口供”去了。

索泓一象一只被粘住了翅膀的知了儿，欲叫无声，欲动不能。明明这大院空旷得如同一座荒庙，但无形的蛛网密织交错，把它给捆了个结结实实。他气闷得不行，从屋子里出来站在房檐下喘气，山区气候象美人的心，刚才阴阳谷还是金光灿灿，胡栓和他谈话的工夫，太阳已躲到了云层后边，灰色的水云洒下稀稀零零的迟来的春雨。迷迷离离的水气，把阴阳谷遮盖得若隐若现，这更增加了索泓一的几分愁楚心情。

在房檐下躲雨的麻雀，叽叽喳喳地吵叫着，追逐着，穿梭般地在索泓一头上飞来绕去，还不时拉下稀稀的鸟屎，落在他的脚边。索泓一愤怒地扬起胳膊哄它们，赶它们，但这些尾巴一翘一翘的老家贼，看出他只是吓唬而无对策时，便飞去又来，在他头上吵叫得两耳若聋。索泓一蹲在墙根，堵上耳朵，仿佛死了一般，两眼痴呆地望着越来越密的春雨，在地面上溅起的星星水花

是的，我连个稻草人都不如了，稻草人还有吓走麻雀的本事，现在麻雀都往我头顶上拉屎了……我是死了，留下的只是一堆没有腐烂的肉体，爸爸死得何等悲壮，他是楼窗口飞身而下，在灰蒙蒙的天宇之中，他的抛物线化成了闪电的强光；而我这具活尸，苟且于荒山古庙的垂檐之下，没有生命的爆光，连一秒钟也没有；随波逐流，窝窝囊囊……对了，就挺象这颗顺石缝钻出来的蜗牛，每每往前迈上一步，都先伸出长长的须颈探问虚实；它的路途还有多么漫长？这种伸脖缩颈还要表现多少亿次？索泓一你不是个两条腿有思维的人吗，为什么要周而复始地扮演着蜗牛和乌龟才具有的生态本领……他抓起那只水牛，托在掌心仔细看着，越看越象自己，它此时把身躯龟缩进了那小小的壳贝，不正象他钻进这大山旮旯吗？，忽然，他发现眼前到处爬着蜗牛，那肉颤颤的身躯中，没有一根骨头，一步一弓地在雨地里爬行，爬行，爬行，索泓一闭上双目，冷却一下自己，待他重新睁开双眼时，那些蜗牛都不见了；这时他才意识到是眼睛发花——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他，只几口冷漠呢、

蔡桂凤坐在炕沿上，吃着昨天剩下的半锅杂面汤，见索泓一进来，甩给他个脊梁骨，面朝墙壁有意把碗筷弄得叮当乱响，嘴里还发出吞吃面条时的稀溜声。索泓一顾不得这些，盛起一碗面条便吃，清冷的稀鼻涕滴落到碗里他毫无顾及广

她无话可说。

他也不吭声。

在这间石屋里，只有两个饥肠辘辘的人儿，狼吞虎咽地吞噬面条的声响。这种声音十分刺激，索泓一马上想起在劳改队的大通铺上，他和他的同类在嚼食着白薯掺玉米面的窝头，或捧喝那碗白菜汤时，发出的就是这种音响。阴阳谷并不缺粮，根本不存在饥饿问题，更不知道在这饥荒年间，在中国大地上躺倒千百万饿死鬼的秘闻；但这儿依然发出这种怕人的声音，就象饿猫在偷喝着鱼汤，野狗在舔食着粥碗。他偷眼瞟了一眼他想象中的那只舔吃剩汤的另一只母猫，或另一只母狗，背影依然婀娜，只是那一头鸟发，象拆散了的柴禾块，他猜想那个叫金三川的公社秘书去叩胡家院门时，他和她可能还躺在一个被窝里哩，那散乱的头发明明十分扎眼，可是索泓一眼神却偏偏粘在了那儿，仿佛那是一块磁石，连索泓一的心都被吸了过去一般。

“哎，昨天后半夜，我去胡家院墙外喊你，你听见了没有？”索泓一耐不住心中苦涩，终于开口了。

蔡桂凤漫不经心地回答听见了，”

“你为什么不借机会离开胡家？”

“瞅你问的，我为啥要离开胡家？”她仍面壁而坐，头也不回地说。

“不是你叫我去给你解危的吗？”索泓一觉得满腹委屈。

“谁稀罕你干事后诸葛亮的事儿？当时你为啥不陪我一块去胡栓家？”她反问道，”

事后，你良心发现了？那太晚了，我这个人从来不吃后悔药，听你半夜扯嗓子喊我，那时胡栓正抱着我亲嘴摸奶哩，”

“蔡桂凤——”索泓一陡然来了火气你……”

“我咋的了？我是你的啥人？是你媳妇？还是你未婚妻？”蔡桂凤回过身来，高挑着眉毛气褒囊地叫道我把爹娘养的肉身子心甘情愿地给了你，是看中你是个喝过墨水的男子汉。可

你这个男子汉是墨水喝多了？还是五脏中少了心肝，在节骨眼儿上，你是老西拉胡琴——自顾自的讨吃鬼。俗话说广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一没吃你，二没喝你，还给你这讨吃鬼找了个避风的窝，你是咋的对我蔡桂凤的，下雨天让你给我头上支起一把伞，你都象掉了魂儿似的，犹犹豫豫，三心二意，嘴里象噙着一块热豆腐，没有一点男人的麻利劲儿。这怨我吗？你有啥脸面来问我？”

索泓一回避开她火辣的目光，低垂下头，他觉得任何辩解，在她面前都是无力的。为了生存，各自都在选择着自己的路，帆要借风力行驶，狡兔借洞穴躲避苍鹰，尽管如此，他还是为没能陪蔡桂凤去胡家而深深地内疚。

“别耷拉着脑袋和‘老二’算账了，反正我早晚有这么一天。这也不错，万一我和你那一夜揣上了小崽子，我就可以往胡栓身上赖了，”蔡桂凤屁股离开炕沿，坐在地炉旁的小板凳上，手托着双腿，面对面地开导着索泓一说，“别看胡栓人长的高头大马，那东西是个缩头龟，咋的摆弄也进不了干河沟子。我对他说：‘胡队长，我怀了孕你可得娶我，’他说：‘我盼儿子盼得眼发蓝，就看你的命了，’我说：‘我准能给你生个胖小子，’他啃着我的腮帮子，气喘吁吁地答应，‘那就叫姪兄弟和扁脸婆去另立灶门，你给我来掌家。’我不信实，逼着他给我写条子按手印，他跳下炕，歪歪斜斜地写了张纸条，签了名还不算当地一下盏上阴阳谷大队部的戳子，你看——”

索泓一难过地闭上了眼睛。

“生米都做成熟饭了，你看看吧，”

索泓一还是不睁眼皮，他为蔡桂凤命运的悲凉而难过。“不看拉倒，反正就那么一回子事，我真盼着那一夜露水夫妻你在我身子里播下了种儿。”她嘟哝着，似在祈祷苍天保佑。

索泓一睁开眼睛那份材料的事，该怎么办？”

蔡桂凤一边往内衣兜里装着那张字据，一边脆脆地回答索泓一说写呗，”

“让我编造弥天大谎，去欺骗县委领导？”，索泓一愕然地望着她这是犯罪，真正地犯罪，”

“你犯的罪还少吗？劳改犯逃出界河，冒充民办教师，又在这山旮旯乱搞男女关系，还给该打倒的封建的玩艺儿招魂，”蔡桂凤尖声尖气地说，“你这吃屎(知识)分子儿，脑袋咋就总想烙饼似的来回折个儿？你身子都掉在井里了，耳朵还能留在井口外边？眼下摆着的事儿是，想啥法别在这口井里沉了底儿。”

“我拿笔的手发颤呀，”索泓一迟疑不决地说。

“小时候我爷爷给我讲过《聊斋》，人变鬼，鬼变人；你只当是编”聊斋”，胡乱地写上几张纸就行了。要想在阴阳谷立着脚窝，就甭那么认真，”

索泓一噘响了牙花子无限感叹地自语也只有这步棋可走了

“说实在的，你就是写了，那县太爷还没准不看呢你自个儿打肚皮官司，不是太不值了吗？”

午后，蔡桂凤冒雨去驮夫们的住处，给县百货公司装运粮、煤去了，索泓一硬着头皮，坐在库房小桌上为胡栓代笔写伪证。材料实在难产，他涂了改，改了涂，撕落一地纸屑，这份材料才写出了点眉目。伪证是这样编就的：

县委：公社党委：

近曰听说有人向县里反映阴阳谷大办冥婚，此事并不属实，特向上级领导说明情况如下：

一、阴阳谷虽地处遥远偏僻山乡，党的光辉思想依然可以照耀到这里，我们阴阳谷大队全体干部，一向遵照上级方针办事，在解放了十几年以后的新中国，不可能去操办冥婚等封建迷信的活动，上级可以来阴阳谷查实。

二、队长胡栓老爹，是民主革命时期的老农会主任，他的逝世，是阴阳谷的一大损失。凡事无风不起浪，乡亲们倒是提出来给老农会主任操办一下冥婚，让后半辈子打了光棍的胡栓老爹在地下有个安慰，胡栓身为队长，回绝了乡亲们的要求。是不是乡亲们想操办阴婚的想法，传到什么人的耳朵里，汇报给了上级，以至以讹传讹，传到了县委？，这是需要向上级写清楚的，相信上级能够明晰其中原委。

三、出殡那天，在山路上正碰到县邮局背篓送信的小邮递员。一个抬杠的乡亲，和邮递员打招呼时说胡。栓他老爹死了可以闭眼了，并指给邮递员看看画在棺木前脸上的一龙一凤。其实，那只是画在棺木上的装饰，那小邮递员可能是误以为真，以为阴阳谷真地为胡栓他爹操办了阴婚。当然，作为一队之长，还是有值得警惕的东西，比如胡栓老爹的丧事简办不够，这是我们的责任。在这份说明情况的材料里，顺便向上级检查此事。今后，阴阳谷将大力提倡红白事从简办理，以正视听。

阴阳谷大队X月X日

这两三张薄薄的纸，在索泓一手里窸窣作响，通读时他手在颤抖，脑门沁出了细碎的汗珠。一个在逃的劳改犯，居然为公社的基层组织，代笔编造起伪证来了；一旦露了馅儿……索泓一为此而坐立不安。

他几次想把这几张纸撕掉，但越来越暗的窗棂，告诉他天快黑了，不远，胡栓晚上会到这儿来取材料的，如果呈给他的是几张白纸，那将会有什么后果呢？，

他望着窗外连绵的春雨，每道雨丝却象根根绳索，把他的心绞成了锯齿；他听见那淅淅沥沥的声音，象是一曲忧郁的哀乐，每一滴雨声都象为他的命运而悲泣痛哭。

他在方寸之地的小屋，不安地来回踱着步子，象只困兽，绞尽脑汁也找不到一条安全的通路。间或，他望见条案上摆放着的一盏盏矿灯，象一只只眼睛，向他投射过来莫名其妙的目光，其中出现爸爸的眼睛，妈妈的眼睛，苏雪的眼睛，翠翠的眼睛，……他感到无地自容，转身向小桌走去，抓起写好的材料，滋拉一声撕成两半，他如释重负地往椅子上一坐，若同待捕的囚徒迎接手铐一样，伸出两只瘦骨嶙峋的手掌。他怨恨自己那双手，如果他是个不会写字，不会画画，不会在舞台变演使人眼花缭乱的魔术，而从小就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窗，就没有进劳改队的厄运，当然也就不存在没完没了的精神痛苦。昨天，在盘山小路上他看见那些浑浑噩噩送殡的山汉们，跟着胡栓一块痛哭，跟着胡栓一样披麻戴孝，阴阳谷的芸芸众生，大概是人世间最快乐的人了。

磨难的网包围着他，使他如同丧失了挣扎力气的鸟儿，疲惫地合拢起精神的翅膀，加上一夜的山路奔波，他深感四肢酸软，便浑浑然地趴在小桌上，皱着眉心睡着了。等他被夜寒冻醒，睁开眼睛时，第一个发现就是小桌上的材料不翼而飞。库房的马灯不知是谁点着的，肩上的一件破棉大衣，也不知道是谁给披的，他看看对面厢房，蔡桂凤的住房里没有灯光，黑洞洞的大院里，连绵的潇潇春雨叩打地面的声响。他猜想。。这材料一定是被胡栓拿走了，简直是活见鬼，他把胳膊伸进袖筒，把领子竖起来，又从炕角抄起一个麻包片，往头上一披，就闯出屋子。

雨夜，天地一片漆黑。他刚刚迈出院门，就和迎面跑来水淋淋的人儿，撞了个满怀。

“你去干啥？”

蔡桂凤分辨出了索泓一。

“去找胡栓，“他头也不回钻向雨幕。

“站住
她从身后拉住
他湿湿的棉大衣。
“你别管我，”

“我不管你谁还管你，”蔡桂凤不由分说地拖住了索泓一的胳膊，强拉硬拽把他拖回了库房。她摔掉身上那件过长的男用塑料雨衣，又掀掉索泓一头上披着的麻包片，厉声地说你是呆子就罢了，难道还是疯子？”

索泓一粗声地喘着气，鼻翼搨动得象只吹火的风箱。若同一头困狮，要撞破铁笼似地吼叫道：

“我要向胡栓要回那份材料，”
蔡桂凤只是不动声色地望着他。

“……我不能干那亏心事，不能……”索泓一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把那材料一把火烧了，那怕是去抱瓢讨饭……要饭……心里也落个坦荡踏实，不然睡到半夜会有野鬼叫门，让我一辈子不能安宁。”

“疯完了吗？”蔡桂凤撇撇嘴问道。
索泓一长叹一声，坐在了炕沿上。

“你觉着抱瓢讨吃的滋味好受？我在县里遇见过从四川来讨吃的黄花闺女，未张开嘴唇，脸就腾地罩上了一片火烧云。我就不信你能舍下那张脸，跟在人家身后，„赏口饽饽吃吧，赏口饽饽吃吧”地讨吃，“蔡桂凤边说，边作出讨吃鬼讨吃时可怜巴巴的样儿。

索泓广浪迹到晋阳地界之前，已在沿途上多次见到过这样场面，不禁埋下了头，用手狠狠抓弄着乱蓬蓬的头发。蔡桂凤用手扒在索泓一的头发看着长虱子了没有？”

索泓一无心回答。
“抬起头来。”她命令道。

索泓一依然弓背埋头，他陷入一团混沌之中。

他耳畔忽然响起了咯吱咯吱的推子声，一把凉凉的理发推子，沿着他后脖梗上缓缓上爬。她说明个儿我走了，谁给你这死鬼剃头？刚从胡栓家拿了把家伙来，干净干净你的门面。记住点，笑着活在世上的人，比锁着眉毛憋死的人要值银子，”

索泓一直起身腰，伸长脖颈，任蔡桂凤手中亮闪闪的铁推子，在他头发中钻来钻去。他实在难以揣摸出他身旁的风尘女子，身上究竟长了多少根肋骨，才能支撑起她来自体外的沉重负荷。

“白天，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索泓一“嗯”了一声，又矢口否认。

“谁也不用生谁的闲气，人人有本难念的经书。”蔡桂凤以手指代替梳子，拢拢索泓一的乱头发，理发推子又咔嚓咔嚓地响起来。昨夜里，我一跺脚走了，是有点赌气，嫌你这人骨头太软；事后琢磨琢磨，你也有你的难处。刚刚找到一个窝，出点事就要弄个鸡飞蛋打，”

“别说了，我难受，”
索泓一怕听她的自白。

“行。不说了，”
她应下他的央求。

静。
窗外的雨，还在沙沙而落。

库房内的推子咋咋作响。不一会儿，索泓一的满头乱发，被修剪得大体整齐。她象山区剃头的一样，不会把发型理得非常自然，在他头上留下黑白分明的一圈，还留下她的看不见的指纹。

索泓一掸掸头发茬，攥住她的手看着、亲着蔡桂凤把手

“脱挣出来，突然从她兜里掏出了几张纸，放在炕上说道你瞅瞅吧，这是啥东西？”索泓一扫了一眼，目光顿时专注起来，因为她给他看的，正是那份撕成两半的材料；只是现在摊在他眼前的几张纸撕开的地方已被浆子粘合起来了。他不禁喜出望外，问道你是从哪儿拿回来的？”“胡栓家呗，”

“这材料不用了？”

“编得那么周全，能不用吗？”

“那他怎么能让你带回来？”

“人长着脑袋瓜干啥用的？当摆什的？还是切开血葫芦当瓢使的？”蔡桂凤瞅着呆傻的索泓一，笑吟吟地显摆着她的机灵实话对你说吧，我去他家时看见胡栓正用浆子裱糊着材料。我脑瓜一转，立刻猜到是你写了它，又撕了它。你这个人办事前思后虑，一准是怕留下字迹，将来麻烦。我上去一下把胡栓刚刚粘上的几张材料纸，揉成一团他铃铛着两只大金鱼眼问我是啥意思，我说就拿这糊糊裱裱的材料上交县委书记？我看你这阴阳谷的大队长是干到头了厂他急唻白脸地问我：‘眼下到了火上房的时候，就靠这几张符咒扑火呢，’我说：‘拿纸笔来我给你照抄一份不就结了吗？词儿我编不这么周全，照葫芦画瓢的事我蔡桂凤还能干两下。’就这，我来了个狸猫换太子的招儿，把你写的材料拿回来了。我这个人身子贱，出啥麻烦事儿，让我去挨头刀，”

索泓一木纳地说招儿虽然挺好，但这是又踩上了一条新的钢丝，我不同意，”

“命里注定我是演这样的角儿。”

“你是为我负重，我心里不安。”

“别说胡涂话了，你说我为你负重，你又为谁负重，你和我都是后娘养的孩儿，都是猪八戒，都是戏台上的丑角儿，就别分哪头是毛驴，哪头是骡子马了；也别分谁的载重八千，谁驮着一万了，”蔡桂凤神态疲惫地打了个哈欠，抓起雨衣被在肩上，”明早，我要随驴驮子出山，要睡觉去了”

索泓一仿佛丢掉了什么珍贵的东西似的，心里蓦地一惊：“明天早晨你就走了？”

“你也睡吧，”蔡桂凤凄楚地一笑，就推开了房门。

“桂凤——”索泓一呼唤着你别走，”

她穿过夜雨织成的水帘，直奔了院子对面她住的那间厢房。她没有回答索泓一的呼唤，也没有回应索泓一的挽留索泓一听见咔嚓一声，他分辨出来——那是她推上了门插棍……

八

山环里响起了毛驴队伍的驮铃声：叮咚叮咚……

索泓一从炕上一跃而起。本来，他已铁下一条心，不再见蔡桂凤的面；但这铃声仿佛牵走了他的魂。

夜里，他在冷雨中曾两次去叩打她的门，居然没能被开她的两扇心扉。

他说开开门，我有话要对你说。”

蔡桂凤回答说你要说的我都知道，烂在肚子里沤肥吧，在天上咱们是银河两岸的星星，只能互相瞅着；在地上一个属马，一个属牛，虽都属受累的命，但各拉各的磨。山里不是有这几句俗话吗？白马犯青牛，同类必定相克，”

索泓一忙解释道要你开门，我不是这个意思，”

蔡桂凤答道：“那你是啥意思？你也知道我已经是脏身子了，前个夜里，我还算是半个洁白身子；眼下，我再也不能脏你的身子啦，”索泓一再次解释我没有那样的心思，我只是想送你一件临别的礼物，”

“你有啥礼物？除了虱子就是虻子。”

“是一张画。”索泓一在冷雨中直打哆嗦。

“那东西能顶钱花？还是能饱肚子？”蔡桂凤直截了当地回答，“我要它干啥？天上的月亮又不能当烧饼吃，”

“不。上边画得是你和我。你是人相，我是鬼脸，”索泓一坦诚地说，“白天我画了它，压在铺盖底下，把它送给你，算作我的一点心意。”

屋内沉寂了一会儿，索泓一以为是她下地开门来了，便把那张“人鬼图”，从贴身小褂里拿出来。哪知脚步响到门边就停住了，蔡桂凤话音里流露出悲凉的语声说说实话吧，我不能给你开门；我不怕你，怕我自个儿管不住自个儿……你就把它从门缝塞进来吧，”

索泓一连声说“好”，便把那张薄薄纸页从门缝塞了进去，往头上裹了裹挡雨的麻包片，一头扎回这间冷寂的库房里来。躺在炕上，他心里舒畅地吐出一口大气，他觉得那张人鬼相间的漫画，既是向她倾吐了敬重之情，又表现了一个小知识分子在苦难生活中的自悟——受良知的召唤，他必须向她出示自己心灵上的霉斑，才觉得对得起这个在黄连水中苦苦泅渡的女子。

索泓一如释重负地睡着了。由于心力交瘁，这是一个睡得坦然而又没有梦境的夜晚。直到清早出门的驮铃声飘进他的耳鼓，他才茫然地感到若有所失。从炕上爬起就看见小桌上有一张纸片，匆匆看上一眼，那是他昨夜隔着门缝送去的“人鬼图鬼”被剪刀剪下带走了，剩下那半张蔡桂凤的头部素描。很显然，是在他熟睡时她曾进过屋子，她留下使他难以忘却的又苦

又甜的记忆。索泓一顿时觉得失去了什么珍贵的东西似的，向驮铃声声的毛驴队伍追去。

夜雨乍晴，阴阳谷的坡坡洼洼到处汪水，草芽和树叶上，坠着一层亮呈呈的水珠。空气新鲜得使人心醉，加上悠扬悦耳的叮咚叮咚之声，索泓一心里居然复苏了几分喜悦之情。他连颠带跑，很快追上了毛驴肤子。象阴阳谷的生活具有固定程式一样，这毛驴队伍也有它不变的规矩，矮巴汉子仍牵着头驴，俨然如同进山时那样，左摇右摆地走着；不同的一点，脚下穿上了一双奔丧的白鞋，嘴里少了进山时的淫词浪调，显得和灰不溜秋的毛驴同一个色彩。蔡桂凤还是偏腿坐在那头压队毛驴的脊梁上，进山时的那双小白鞋，已然被阴阳谷的煤尘染的乌青。她象一株开在山道旁的野山桃花，在湿漉漉的山道上，在阳光和水珠的交晖中，脸色白中映红，比进山时显得有了血色。

索泓一已经离驴尾几步远了，她并没有发现他，仍然面对着绿意萌生的山谷，呆呆地眺望着。索泓一走到了压队毛驴的旁边，又听到蔡桂凤轻声地哼唱着一只古老的歌：

小白菜呵地里黄呵三岁两岁没了娘呵，
后娘脸子冰冰凉呵生了弟弟比蜜糖呵
弟弟吃面我喝汤。可弟弟上学我放羊呵，
羊羔吃奶声声叫娘我无亲娘苦断肠呵，
羊羔回圈娘守身旁我找亲娘
娘在何方，

在洒满了春阳的山麓，蔡桂凤低哼着的凄婉绝唱，使索泓一心跳失常。他失去了呼唤蔡桂凤的勇气，只是默默地跟在毛驴身后，木然地迈着双脚；直到歌儿唱完，他才在驴后喊了她一声：“桂凤——”

尽管这呼唤声轻得不能再轻，蔡桂凤还是迅速有了回应，她在驴背上回过头来，迅速绽开一副笑脸，并从驴背上跳了下来：

“你干啥来？”

“送你。”他怕看她脸上的笑纹。

“一颗黄了心的白菜，你送个啥？”她收敛了笑意，自轻自贱地摇摇头。“什么时候

再进山来？”

“听头儿的，由不了我。”

“要是有条件，我出山去看看你。”

“别，别介，你在这儿搭个窝不容易，千万别毁了它。你撕材料的事，胡栓心里怕已起了狐疑。”蔡桂凤叮咛他说，“人有闪失，马有漏蹄，一步迈空了就啥都完了”

“你说得对，”索泓一不住点头。

“另外，你万一下那座小煤窑里去干苦活，那是四面石头中间夹着人肉馅的地方，矿灯常往头顶上照着点，从劳改队跑出来，要是埋骨在这儿，真是太惨了。你命硬，又有吉星保佑着，估摸着不会有这倒楣的运气。”蔡桂凤絮絮叨叨地说个木停少到挖煤工作面去，那嘎斯(瓦斯)气可不管张王李赵，阴阳谷年年有毒气熏倒的鬼，到阎王爷那儿去报到。”

索泓一上牙咬着下嘴唇，他强抑住心中翻卷的酸楚之情，许久，他松开嘴唇说你走路比我还艰难，也要小心，”

“我是摔破了的瓦罐，锯锅的再难锯上它了。”蔡桂凤笑笑，脸上恢复了她那玩世不恭的神色万一我死在你前边，你打听到埋我的坟地，在我坟上添一把黄土就行了，记住，那时候你别掉眼泪疙瘩，我只盼着你记下我蔡桂凤，我可不稀罕你在坟前象女人那样哭哭漉漉，”

“你不会死，在哪儿你都能活。”

“一团滚刀肉，连我自个儿都常常厌恶自个儿，觉得我是狗，是猪，是牛，是马，是省城公园里的‘四不象’，是带着笑脸的活死人，”她连连用动物诋毁她自己，”有一回县城里演动物电影，看那些四条腿的东西都挺象我，可那些东西还有人养着有人喂着，我这只会打鸣，也会下蛋的野山鸡，还得东跑西颠地到处埋刨食吃，”

“别说这些了，”索泓一想求得分别时的宁静，”说点吉利话吧”

“有啥吉利话说？神灵偏心眼儿，对你对我不施舍吉利。”她说。

“那县委书记会到阴阳谷来吗？”索泓一想到了掌管着这片大山命运的山神爷。

“让我掐指算上一卦，”蔡桂凤喜笑颜开、装模作样地掰开手指，嘴里胡乱数了一阵子、丑、寅、卯，煞有介拿地说道云在西南，风起东北，阴阳谷这大山杳晃只听雷响，不见雨点……”

索泓一烦躁地打断她的话说正经的，”

蔡桂凤认真地盯视着索泓一，一钉一铆地说道这山杳晃要是通汽车的话，县委书记早坐着吉普车来了。我估摸着，为胡栓家闹阴婚的辜，他不会骑马过三道山梁，放着县里的香的辣的不吃，到山沟沟来受苦。诰也得说回来，县委书记里也有黑脸包公，要是那份材料挡不住他的驾，他要真来山杳晃明察暗访，首先倒楣的还不是胡栓一家；人家一看小煤窑里窝着这y盲流黑户，兴许放下阴婚不查，先抓阶级斗争，把你们个个问个瓶底朝天呢，”

这是索泓一没有料想到的，身不由己地打了个冷颤。

“咋的哩？”

“我没想得这么透索泓一透出一口闷气来。

“你呀，没法夸你，你那一肚子文化水儿，兴了午都变成人尿，顺下身尿出去湿了地皮了吧？”蔡桂凤不无轻蔑地藤着索泓一，“堂堂亮亮的知识分子儿，瞅你那六神无主的劲儿，早对你说得舌头起老茧了，到啥山头，唱啥山歌你知道不？”

索泓一不住点头我记住了，”

“那就盼着我摇的卦显灵吧，‘干打雷，不见雨’，你在阴阳谷还能活得安生些。”

索泓一神经质地仰头看看天一天万里无云。

“那些赶脚的都往这儿瞅呢，我走了，”话音落地，蔡桂凤身子已经风摆柳一般朝驮夫们跑去了。

索泓一伤神地望着，毛驴队伍已停蹄在山梁的凹口，驮夫们不断抽响手中的响鞭，催促蔡桂凤跟上毛驴队伍。没有诉说一句感情话，彼此没有碰一下指头，她就匆匆离去了，身影越来越小，驮影越来越模糊，一层水雾般的东西遮住了他的视线——那是他眼眶中涌出的大滴泪珠。他实不知他为什么要落泪，是悲泣她？还是悲泣自己？抑或是悲泣她和他的共同命运？他说不清楚，他只觉忍不住，眼睛的上下闸门被热泪冲开了……

他强抑自己登山梁眺望她背影的欲念，顺势躺在山道旁的一块青石板上。眼前蓝天如洗，苍穹深远无垠，天之角有一群小小黑点逐渐变大，那是排成“人”字形的雁阵，由南而北，掠过蓝天。他下意识地数了数，一共十三只，刚刚数过十三数字，一只掉在雁阵后边的孤雁，又从天之角飞掠而来，它哀鸣声声，似在呼唤着雁群等候它一下，它是属于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人，
人，
人，

留在他眼帘中不断叠印的斑影，竟是一个雁阵飞成的“人”字。他坐起身子，目送着天堂中的“人”和蓝天溶合而一。而那只孤雁仍然在苦苦的追踪着雁群，奋力地搨动着翅膀，契而不舍地在天空追寻。他感到那只孤雁的精神博大可敬，因为它苦苦地眷恋着它的伙伴和它的群体一母亲，索泓一顿感自己的渺小和卑微，他不但不能去寻找属于他的群体世界，反而在寻找一个藏身的陀螺巢穴。尤其牵动他思绪的是，他看见那群飞出天际的雁群，又突然折飞回来，在天空环绕徘徊，寻找着失落了的女儿和旅伴。当那只孤雁终于追上雁群，空中撒下来一阵悦耳的雁鸣，之后零乱的队形重新编成人字，一直向北飞去，向北飞去

大山重新恢复了宁静。这时索泓一才察觉到看雁阵看得脖颈酸痛，眼睛酸湿，他垂下头颅，心中如堵塞了团无头的乱丝。他心情灰黯到了极点，寂寞和孤独撕裂着他的心，有一霎间他认为自己已然死去了，化作了山野一缕青烟但睁眼看看，他还活着，他机械地舒展了一下腿脚，人的官能反应完全正常。再看看身旁的大自然，万物都在挺拔地上长，那峰连峰的绿色，那坡连坡的野花，都展示着宇宙的永恒。唯有他是一株枯黄的败草，阳光春雨却无力对他催生，他顽手揪下一朵鹅黄色的小花，在鼻子下嗅着。这是紧贴着地皮开着的苦麻花，在迎春花、野刺梅花，紫喇叭花中间身量最矮，最缺乏夺目的姿色；可是它体躯内的浆液，毕竟发生了作用，吐蕊开花，显示出它生命应有的风采。夫上的太阳老爷，并不因其缺乏姿容，而对它格外吝啬；地上的土地爷，也并不因其无装点地衣之容颜，而使其枯干死亡。看起来，天地之神对万物都等同对待，唯有天地之间掌管人的命运之神，有尺度地赐给一些人幸福，无限度地赐给人痛苦与死亡。索泓一神往地凝视着手中苦麻麻结出的那朵小花了他觉得他比害麻麻身上的苦浆还要咸苦，因为他无花可开，无果可结，即使在草木葱茏时节，他的命运也只有枯萎，。爸爸的路，五七年就通向了墓地。

妈妈的路还在走，往一座砖窑里背坯，远看，那口烧砖的大轮窑，就象是欧洲中世纪的古城堡，里边尽管没有君主，却有着许多名义不是囚徒的囚徒。至今，她还在方寸大小的陡坡上，负重地登攀无尽的长途

突然，他的零乱的冥想被遏制住了，一个十分刺激他中枢神经的东西，闪进他的眼帘。它不是垂着尾巴的狼，不是抖威的虎，而是只有一点点大在空飞着的鹰鹞。它遨游在蓝天深处，神态悠闲飘逸。索泓一的思维马上回到了现实中来，想到自己是个谋求生存的逃犯，不敢久在这荒山停留，便从青石板上站起来“打道回府”。

回到队部大院，太阳已经升起老高。几间屋子的门窗，一律大敞大开，象家雀子般叽叽喳喳叫着的妇女们，在打扫各间屋子的卫生。屋内扫帚飞舞，屋外尘土飞扬，胡栓蹲在正

房的檐下，阴沉着脸子抽着烟。

索泓一前腿迈进大院门坎，胡栓就快快地问道：“去哪儿了？”

“送我表姐，”

“库房的门咋没上锁？”

索泓一这才想起来早晨只顾去追毛驴驮子，真的忘了锁上库房的门。

他木呆呆地说我……我……忘锁了，”

“你得让我对你放心才行呵，”胡栓站起身子，把长长的烟蒂扔出去老远，脸色铁青地说，“我把这间房交给你这外乡人，是看你靠得住，你办事咋就这么毛毛草草？”

索泓一半躬着身腰连忙检讨是我的错，是我的错。”他觉得这样两句话，难以使胡栓心情平复，自己也难以摆脱困境，便又加油加醋地说道：“是这么一回子事：昨天往队部那间屋贴标语时，不小心把眼镜腿儿摔折了，今天驮子走出老远，我才想起来该托她配只眼镜腿儿，急着去追驴驮子，便忘了锁库房的门。今后，我一定注意锁门，”

他检讨得天衣无缝前后合辙，应付事态的本领，比在劳改农场大有提高。他脸不红，心不跳，使胡栓对他的检讨无可挑剔。胡栓点点头，又提出第二个问题：

“追上蔡桂凤了？”

“嗯”

“她她……对你”…对你说些啥话？”胡栓反常地出现了结巴。

索泓一揣摸着胡栓的心思：这条山汉可能是担心蔡桂凤把她在他家过夜的事儿，抖落给局外人听。便说：“她说那天夜里她没回队部客房来往，是胡家大嫂留下她，让她教胡大嫂蹬缝纫机

“对，是那么回事，”胡栓尖尖的喉骨蠕动了两下，嘴角慢慢织出笑纹蔡桂凤有两只利落手，还长着一双利落脚，骑自行车、蹬缝纫机她都能耐着哩，要找有啥不足，就是没进学堂识文断字，没你那几斗文化，”

索泓一陪着笑脸都怨她有个地主家庭出身，”

“是呵，你是啥出身？”胡栓收敛了笑意，唐突地问道。

“下中农。”索泓一懊悔失口提及了出身问题，只好信马由缰地胡编下去小时候也没上过学堂，亲戚里边有个教过书的二舅，没生儿女，爹妈便把我过继给他，教我写写画画。”

“噢，”胡栓慢吞吞地应了一声。

索泓一认为“审讯”已经完毕，等候着胡栓安排他干的活儿。胡栓“噌”地划着火柴，又点燃了一支烟卷，喷烟吐雾地站在檐下一动不动。索泓一开始忐忑不安，在他眼里，胡栓这条原本憨厚的山汉，虽然由于社会塑造使他失去了少年时代的善良，但他所具有的狡黠，还带有山沟农民的原始性和透明性，使他能够一目了然；但眼前的胡栓，铁青着脸若有所思，分明是有什么沉重心事憋在胸膛，却又引而不发，使他心里感到发怵。

“我去写黑板报吧？”他试探地投了块石子。

“等等。”

“我去下窑”索泓一又说。

“甭忙。”

“胡队长，你有什么事只管说好了，”索泓一干脆先发“第一枪”，以求有所回应。

“是有一件事，正要问你你哩，”胡栓两条男子汉的浓眉中间，因皱眉之故隆起一个小小肉丘，他眼里毫不掩饰地流露出疑惑的狐光，劈头问道，“昨个儿我叫你写材料，你总该记得吧？”

“没忘。”索泓一连忙回答。

“材料你倒是写了，可又为啥把它撕成两半？”

突如其来的当头一“将”，索泓一脸色顿时红涨一片。他没有料想到粗粗拉拉的胡栓，能够提问他这个细节，因而没有任何设防，一时之间头脑有点发懵。有那么短短的霎间，他真想孤注一掷，把他真实的想法抖落出来，但他立刻想到，等待他的将是比“吴家小子”更为悲惨的下场。成了荒坟野鬼还倒好，只怕会重新戴上铁镣，送进大墙。形势迫使他必须迅速解除胡栓的狐疑。这对他并不困难，他脑瓜一转，立刻找出了答词。他避开胡栓目光，佯作回忆的神色，两眼望着墙外的巍峨青山说道广胡队长你误解了我的用心，我昨天把材料写好以后，怎么看都不如人意，便一撕两半，想编一份更能说明问题的材料。趴在桌子上想来想去，绞尽脑汁也没编出新词儿来，本想把撕开的材料抄写一份，因这几天缺觉，自己便趴在桌子上睡住了，胡队长您想想(他把你字改称为您)，我要是对阴阳谷怀有三心二意，昨天正下着雨，我把材料揉成纸团往院子一扔，材料就成浆了，何必还留在桌子上？，“

胡栓疑信掺半地瞥了他一眼，算作对他的回答。

“我说清楚了吗？”索泓一不自觉地身子立正，作出在劳改队里，询问队长什么事情时的那种姿态。

大概任何时代的大小皇帝，都喜欢对他恭敬服帖的顺民。胡栓看索泓一这般虔诚，说了声你去写黑板报吧，”

索泓一心中的坠石落了地，他恨不得立刻离开这儿，但是胡栓又想起了什么事情似的，把索泓一从门坎里叫出来，吩咐道：“你尽快把这几间打扫干净的房子，布置起来，再把村里几块黑板都写满标语字画啥的。对了，你不是提出来要下窑吗？笔杆子的活儿干完了，我批准你下窑挖煤。”

过去，胡栓一直不同意他下窑，今个儿全动给他开了绿灯放行，使索泓一好生纳闷。胡栓一语倒了腹内心机，他对木呆呆的索泓一说广你也知道，县委可要下来人了，你这外乡人在明眼的地方呆着，免不了要受些盘问。我看，你是不是先搬到盲流窑工的工棚去住，省得到时候费口舌。”

“阿弥陀佛，”索泓一心里暗暗地叫了一声。他巴不得躲开这块本来就不属于他的领地，钻到世人看不到的洞穴里去。尽管索泓一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叫他离开大队部的院落，是那几张撕两半的材料招起了胡栓的疑心，胡栓生怕暴委来了人，

他提供阴阳谷闹冥婚的实情；这倒也歪打正着，是他求之不得

"^4

的向往。他二话没说，哗啦一声把房门钥匙交给了胡栓。

九

一条墨褐色的老牛，拉着满当当的一车煤块，在幽暗的小窑巷道，向洞口慢腾腾地走着。

这头牛是阴阳谷唯一的一头牛。胡栓队长有令：让盲流班班长——山东曹州为饱肚子来这儿挖煤的“秦大耳朵”，派索泓干小窑中的轻活儿。索泓一从进窑洞起，就和这头老牛为伍

了。

这头牛本是黄色的，由于旷日持久地往返于窑内窑外，至使这头裹在“灯笼胚子”外边的皮毛J被煤粉染成了黑褐色。只有牛蹄子到膝骨之间的部位，还保留着黄白间杂的本色，这是因为巷道里积水很深，老牛蹚水拉举不断洗涮小腿之故。

索泓一很心疼这头牛，在他眼里这头牛就象超期服役的老兵，虽然卑已胡子拉碴地关去了战斗能力，但它从不用跟在煤车后边的索泓一吆呼，拉着重载一路奋蹄。只有索泓一“吁”地一声，电咏停下脚步，这时索泓使要拿根木棍，支起车辕，让它喘气时背上负重减轻一些；每逢这个歇脚时刻，他都要斜靠在巷道的苕栓上，倾听着煤巷顶稜坠落下来的滴水声。

一滴、两滴水滴落到积水里，发出幽静的叮咚声响；这声音总是让他

勾起那一串撒向天际的铁铃……

在山路上，蔡桂凤外算的那一卦十分灵验，县头头始终没能大驾光临这大山昏晃；历经一场虚惊的阴阳谷，很快恢复了原来的平静。土冢前的那块石碑上，重新刻上后山那年轻女鬼的

姓名，表示这馒头形的黄土堆里，合葬着一对阴间夫妻。村头街尾那几块黑板报上，为了应付上级而写下的那些标语，经夏天大雨淋沥，冬天的雪水冲刷，各种颜色的粉笔道道，变成扭曲了的花花脸儿，胡栓没有再次对此事问津。

这倒正符合索泓一的心愿，他白天在巷道里哄牛车运煤，夜晚躺在盲流的大通铺上挤豆豆般地睡觉。吃、喝、拉、撒、睡，如此这般地周而复始，他凹陷下去的双腮开始外凸，搓板一般的脊骨周围出现瓷实的肌肉。他感到在大饥饿后的满足，但在满足中，深感精神支柱正在坍塌。没有广播可听，没有报纸可读，小道消息没有，连大道消息也与这儿绝缘；他甚至感到他和那群煤黑是返了古、只是身上没长毛的猿人，封闭在窄小的大山之间，天天演绎着原始性的劳动。

曹州汉子秦大耳朵，耐不住这儿是男人国，奔腾在他身躯内的骚动，竟然发泄到那条拉车的母牛身上。有一天，索泓一和那些挖煤窑工，在幽暗的工作面上吃干粮，不见了大耳如佛的秦明礼。一个窑工到巷道拐弯的地方去解手，大叫一声跑回了工作面，他宣布了一件新闻弟兄们，咱们班长憋疯了，在那儿牛呢”

一片矿灯灯光，朝那辆牛车照射过去，索泓一看见了他生平想都没有想到过的画面：秦大耳朵跪在小平板车的前沿，一手掀着老牛的半截秃尾巴，正蠕动着他的身腰，把男人所有的家什，在牛后身里蹭着。

窑工们有的嬉笑，有的叫好，有的打诨地嚷嚷：

“大耳朵，小心身子着凉，这儿不是热炕，”

“大耳朵，谷里娘儿们多的是，你咋这么没出息，”

“大耳朵，快到春节了，回曹州去弄媳妇多好，”

“大耳朵，你叫秦明礼，该懂得点起码的礼仪么，”

索泓一只觉头涨如斗，在一片嘈杂的叫喊声中，先是低下头来，对这一幕装作视而不见；继而，一跃而起脱弦箭一般冲向牛车，揪着秦明礼胳膊，狠命地把他拉下车来。

秦大耳朵迷迷糊糊地从煤渣中爬起来，慌乱提起工裤遮住光腓，当他扭开柳条帽上的矿灯，看见站在面前的不是普通窑黑而是索泓一时，扬起的拳头哆嗦了好一阵，还是放了下来。他脸色煞白气冲冲地说“你是胡大队长的眼前花，是走俏的大红人，惹你就打碎了挖煤的饭碗，为了肚儿圆，我……我……向你检讨，我还要向这头母牛检讨，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是猪，我是猪……”说着，他向那头呆立的老牛鞠了一躬，由于身子躬得太低了，卡在柳帽上的那盏矿灯，呱嗒一声滑落在煤渣上……”

牛车的车轮又转动了。索泓一裹紧身上窑工穿的涂胶雨衣，以防顶板滴水渗进他的衣裤。牛蹄子的蹚水声伴随着他脚下水靴的踩水声，常常使索泓一想到脚下是一条长河。若真在水中行舟，那是人间一乐；而常年累月在洞子里蹚着水走，使他感到是一潭死水中的浮虱，生命对于他来说，仅只是个符号。至于这头老牛，似乎连符号的价值都没有，它尾巴所以秃秃，是因为有一次正在工作面装煤，铁锨溅起的火星，引起了局部的瓦斯燃烧，一下烧着了小平板车，惊牛就象大闹火龙阵一般，它拉着一车煤块飞跑，巷道积水救了驾，但这头牛尾已被燎去了半截。

残牛照常拉车，只是给索泓一那双眼睛不断地带来刺激。他觉得它很可怜，拉着重载每日往返于地下阴河，还要承受着突发性的侮辱。他觉得这头牛象自己的影子，更象蔡桂风的命运。炎夏八月，他下了班在谷底小河叉里冲洗身上煤尘时，曾遇到过进山的驮夫，铤巴

汉子把驴停在河边上，把只穿着一条短裤衩的他叫到岸边，从驮篓里掏出一本蔡桂凤托矧巴汉子带给他的书，书名《煤矿生产大全》。索泓一对这本书没有兴趣，对蔡桂凤几个月来的情况却十分关切：

“带来信了吗？”

“没给你的，给我哥倒带来一封。”矧巴汉子闷声闷气地回答哎，她可碰到难办的事，难过的桥了。”

索泓一拉他坐在一棵倒树上怎么回事？”

矧巴汉子的“爬山调”唱得虽挺花哨，说起话来却十分本分。他身子矮，智力低，心里没有八挂迷魂阵。他说你知道吗？你表姐肚子揣上我哥的种儿了。”

索泓一顿时愣住了——他想不到应了那夜的预言。

“依我看，公狗母狗还闹性哩，她揣上也就揣上吧，可是县里那些人，笑话她是只‘破鞋’，给我哥这封信，是她含着泪瓣儿交给我的。”矧巴汉子感慨地连声叹息，“我要是我哥把她接到阴阳谷来就完了，啥出身不出身的，象条大白羊，冬天往被窝一搂又暖和又舒坦。我那老嫂子过去不得烟抽，早就跟我相好，桂凤进胡家，神归庙，鬼归坟，也算两齐全。只是怕我哥干那事时图个快活，真要是接她来这山沟沟时，心又变，八卦……”

索泓一浑身水珠已然干了，他一直呆呆地坐在那儿。还是矧巴汉子提醒他“小心着凉”，他才木然地从河坡穿起长裤，披上褂子。他悔恨自己那天夜里感情失控，又深为她的处境担忧，她肚子里的小崽，一时间虽不能确认是不是他的精血，可也难说就是大队长胡栓的。

矧巴汉子完全不了解索泓一此时心情之复杂，对他继续说道“我回家要规劝我哥，让他把桂凤接进山里来算了。我一个人说服不了，把嫂子也拉扯上。她不会生孩子，胡家总不能断后呵，”

索泓一嘴上“嗯嗯”地应声，心里一片茫然，就象坡上升腾起来的滚滚做饭的浓烟，他的心飘在浓烟之中，不知被山风吹送到哪儿去了。

矧巴汉子抒发了心中感慨，牵驴走了，索泓一心里开始了残酷的拼杀。道义告诉他，他该承担起责任；严峻的生活现实又告诉他，那是俩人捆在一块儿投河。夜来了，一钩弯弓月升起在山头，他久久地在河叉边徘徊，直到窑工班长秦大耳朵，深夜到河边来寻他。他一声吆喝索兄弟，我还以为你叫女鬼拉到河里去乐和了呢快回工棚吧，大伙等你代笔写家信哩。你别忘了吧，再过半个月，就是中秋节了，”索泓一这才怏怏而归。

几天内索泓一神不守舍，他跟在牛车后边，象个幽灵似的向前走着，老牛识途，不需要索泓一柳条帽上那盏矿灯照路。在烦闷不堪时，他有意关闭掉头上的矿灯，让周围成为冥冥然的墨黑世界，以寻求心灵的安静。

间或的恍惚中，他开始了和她的对话：

“是我的吗？”

“盼着小东西是你的，”

“到底是我的还是他的？”

“我咋会知道？”

“我想出山去看看你，”

“别来，千万别来“为什么？为什么？”

“你忘了老雕抓兔子的事了吧？”

“豁出去了，顶多弄回去加刑，继续劳改，”

“那你也没有必要来。”

“什么原因？”

“我自个儿能够活下去，他们骂我是破鞋，手心手背翻个个儿看看，骂我的那些丫头、娘们，碰上我这情况，早就找歪脖树上吊，躺在棺材里叫蛆给啃了，”

“桂凤……”

“噗”地一声，前面顶板坠落下来一块石头，溅起老高老高水花。老牛吓得停步，索泓一迅速拨亮了柳帽上的矿灯。似梦非梦的胡思乱想被打断了，矿灯在顶板巡视一阵，老牛重新迈蹄，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索泓一到底不愿意死在小窑，把矿灯拿在手里上下左右地照着，以防不测之祸。

这座小窑实在太原始了，顶板及两壁的棚架和支柱，因巷道潮湿，有的已经开始霉烂，发出一股呛鼻的朽木气味；那些没有霉烂的支柱，也是七斜八歪地站住，象一具具早已停止了呼吸的僵尸，失去了昔日生长在山野的挺拔生气。建窑初期，支柱上本来是有灯泡照明的，几年来一盏接一盏地坏了，没有人重新接灯，连那支柱上的电线，历经旷日持久的水涸，外皮都剥落下来，象缠绕在一根根死木上的枯藤。索泓一入窑的第三天，就曾对秦大耳朵提出过意见班长，巷道照明灯不能没有，你应该向胡大队长反映，”秦大耳朵，龇着大牙一笑说就你聪明？这意见早就提了，队长说头上有矿灯照明就行了。大能耐人，这窑你带不走，我也带不走，是阴阳谷胡家的，多管这些鸡巴毛炒韭菜的事干啥？，干活吃饭就结了，”索泓一心里不服，还是动员秦大耳朵去找胡栓，秦大耳朵拍拍索泓一的肩膀说广你是不是怕砸死在小窑？你跟我干活就算福分，你看看我这两只长得象刘备一样的大耳扇，奶头子一样的大耳垂，保证你在阴阳谷混个肚儿圆，挣够了票子回家，”索泓一虽说心里完全不赞成秦大耳朵这番话，他并不想直接去找胡栓，第一、自己这条命比秦大耳朵还轻，秦大耳朵虽是盲流，却是注册的公民；而我是在另一本账上注册的，那就是劳动农场的逃犯花名册。第二、即使自己出于爱护煤矿资源之心，亲自找胡栓去提出意见，往好里设想，胡栓用“研究研究”给个软钉子碰；要是弄得不好，胡栓还要让自己重操耍笔杆的活儿，与其去干那种出卖眼睛的行当，还不如回避和他见面，让他忘却了自己的好。

使索泓一感到意外的是，这天他赶着牛车从窑洞口出来，胡栓正坐在卸煤溜子旁边的一棵橡子树下，等候他赶车出来。索泓一拔掉小平车的后车围子，扛起车把奋力向上推着的时候，胡栓跑上来，帮他扛起另一根车把，满车的煤刷拉一声，顺着斜斜的铁皮溜子滚到了煤场。

“胡队长，您今天怎么有空来这儿，”索泓一只好首先搭讪。

“来看看你。你进窑好几个月了，身子骨儿怎么样？”

“还行。”索泓一弯腰系着牛肚带，他不想多在这儿停留，系好肚带，就拾起地上的赶牛鞭。

“在窑外喘喘气吧，”胡栓说窑里空气不好，坐这儿歇会儿再走，”

索泓一寻找借口，说工作面的煤堆得老高，不能陪胡队长了，驾——”他挥鞭哄牛。

“停下车，我找你有事。”胡栓话音很响。

索泓一最怕胡栓这句话，而这句话终于从胡栓嘴里吐了出来，他无退路可寻，便靠在煤溜子一根支柱上擦汗。擦汗的当儿，他猜测胡栓可能又要找他干那灭良心的差事了，有意把污黑的毛巾，在眉眼和鼻窝以及脖子上擦来擦去；又扒掉裹在身上的雨衣，用力抖落着上面的水气，然后把雨衣扔在一块石头上，先发制人地向胡栓提出问题：

“胡队长，煤巷的许多根支柱可该换了，”

“行。先让他们上山去砍伐木料。”

索泓一不等胡栓说话，又提出第二个问题煤巷的积水太深了，快淹过了高筒水靴，是不是把窑门口那台抽水泵抓紧修理一下，往窑外排排水？”

好在橡皮钉子碰在头上不疼，索泓一又提出第三个生产问题。。”还有一件事情，胡队长您要想办法解决一下。由于棚架支护顶板不利，顶板不断往下掉石头，通到工作面的胶皮风筒，被砸得大窟窿小眼的，这就使窑外吹到工作面的自然风，风力严重退减。咱这小窑是属于超级瓦斯类型的，万一瓦斯突发，……”胡栓听索泓一说起生产没完没了，不耐烦地截

断了他的话锋窑里的活先凑合着干吧，咱这儿是座土煤窑，野蝻蝻不能跟那大洋马比身量高低。这些挖煤的事儿还有空谈，我今个儿找你是唠点窑外的事儿。”

窑外有狗蛋的事儿干？索泓一的条件反射立刻想到笔杆子上。不是写，就是画，甩不掉的差事还不完的债，顿时使他内心烦躁难耐。当着胡栓的面，他又无法发泄对这份差事的厌恶之情，只好象疥蛤蟆吃了咸盐似的，干嗽两声说道是写是画，胡队长你就说吧，不过，这几天运煤的活儿正吃紧，写写画画的事儿，如果不是太急，我想过两天出窑。你看……”

“你想错了，这回不是叫你去装点门面，有点难办的事儿跟你来合计合计，”胡拴嘿嘿一笑，咧开宽厚的嘴角，露出粘满牙垢的两排黄牙记得你对我说过，你是贫下中农出身，对吧？”索泓一的头顿时轰鸣了一声，一种不吉祥的预感，迅速传遍了他的全身。他想也许是在什么时候露出了马脚，被胡拴看在了眼里？不，不，他在窑工中间象个哑巴，除了巷道里的那头老牛，听到过他梦呓般的胡言乱语，除此之外他处处设防，深怕露出逃犯的蛛丝马迹，那头和他命运相依相伴的老牛，虽然深知他的心事，可它是受了损伤都不会作出反应的四条腿动物，这何以能招来胡拴审查他的出身呢？，索泓一还猜疑是不是劳改队通缉他的一纸公文，飞到了阴阳谷，他很快地否定了这个假设；劳改农场杨政委，此时肯定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寻觅他的踪迹，但龙须再长，也难以延伸到这大山旮旯里来。想起这些，索泓一心情反而平静了下来，他缓缓地回答说：

“是，我是贫下中农出身。”

“家里还有啥人？”

“没有人了。”

“父母呢？”

“死了“亲戚呢？”

“从我过继给我舅舅，在老家就没有亲戚了，”胡拴失意地嘬着牙花子，发出“滋滋”的声响。索泓一明显地觉察到，胡拴不是在对他进行政审，而是和胡拴闷在心怀中的事儿有某种联系。”谜”在哪儿，索泓一无法知道。

胡拴又象驴儿绕磨道一般在地上转了几圈，一屁股坐在煤溜子旁边的一块石头上，抓抓头皮，直截了当地对索泓一说道：你知道我这是为谁花费心思吗，为你表姐蔡桂凤。她在县里日子过得不舒坦，我有心叫她到阴阳谷来落户，可她又和‘吴家小子’同是地主阶级这条藤蔓上的瓜。办起来有人戳我脊梁骨。我苦思苦想没有车辙，就想到拐个弯儿，在到阴陌谷来之前，先到你们老家那儿改个出身成份啥的，然后……可叹你老家没啥亲戚了，这就断了过河的桥，”

“就是老家有人，出身成分也没法改呀，”索泓一对胡拴的话表示惊讶。

“有法儿。”

“什么法儿？”

“用煤。”

“煤？”

“煤在方圆百里内外是金子，给你们老家的村千部送去几吨，出身证明的大印就盖上了。”胡拴毫不犹疑煤的万能，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举一反三地掰着指头对索泓一说道这儿梯田上只有几片果林，还稀稀落落地种点苞米、谷子啥的，你们的口粮从哪儿来？都从这儿来，”他指指通向大山腹地的窑洞洞口。

“胡队长，你直接把她弄来不就省事了吗？”索泓一唐突地说，“她能帮队里干很多的事，你就可以大松心了，”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如果这么干了，县里怎么看我这个无产阶级，嗯？”胡拴为难地晃晃脑袋一旦声扬出去，肯定要丢印把子，这是万万不能干的事儿。说白了，那等于我胡拴自掘自的祖坟，自钻自的上吊绳套，”实话。全然是一片实话。虽说胡拴嘴”印把子”“祖坟”之类的词儿，索泓一听起来十分刺耳，并从中嗅出世袭衣钵的霉

烂气息，但胡栓能为蔡桂凤处境着想，在无计可施的时候找到他这儿来，使索泓一觉得这条山汉，还没有全部丧失人味儿。婁巴汉子给胡栓带来她的信，信里究竟写了什么，他虽不得而知，但从胡栓为此而焦躁不安的神色中，仿佛窥视到了这条汉子，正在为她和她体内蠕动着的小东西，寻找赖以生存下去的腹地。在这一点上，激起索泓一一点点对胡栓的尊敬，因而他说胡队长，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来找你寻主意呀，”索泓一试探地说：

“要是叫公社想想办法呢？”

“他们帮我办这事，倒是不难；哪天有个风吹草动的，哄我下台也就有了把柄。这事和办阴婚的可不一样，这是阶级对阶级的大事，公社要捡我这个拐子，一枪一个死，阴阳谷就不再姓胡了，“胡栓把”胡”字吐得脆脆，仿佛怕索泓一听不清楚似的。

在索泓一眼里，胡栓身上百无禁忌，原来这条山汉，也在前后左右步步为营。这既使索泓一震惊，也使他感到悲凉。残留在他身上的质朴和憨厚，已被岁月咬噬得只剩下徒有其表，他若同挂在高枝上的一颗苹果，外表鲜嫩欲滴，而果核已被虫子吞嚼一空。

他时刻也在防范，只是和索泓一防范的形式和对象不同；索泓一自卫是为了求生存，胡栓象一只山狸子，时刻惊觉着导致捣毁胡家老窝的各种诱发因素和契机。索泓一实不知昔日的“吴老爷子”，也具有这样的本能，但在大山杳杳的一线天之下，索泓一看见了大山的原来风貌。

“索兄弟，你有啥好主意没有？”

胡栓用十分亲切的口吻询问着。

“你认识蔡桂凤很久了，为什么今天才想把她弄来阴阳谷落脚？”索泓一明知故问，他想通过胡栓的话来剥去他自己的外壳，“干脆再说得明白一点，胡队长是不是挺喜欢她？”

“这……”胡栓对卧槽一将没有防备。脸涨红了片，嘿嘿一笑说，“你发现了啥？”

索泓一生怕语失，忙拉住话头：

“什么也不知道，只是心里头总感觉胡队长……”

“既然你问到这儿，我就跟你亮亮头上秃疮吧，”胡栓爽快地说。“你是外来户，还不知我胡家也有本难念的经。那天夜里，你在我家喝酒，也看见我那扁脸婆娘了，我倒是不嫌她丑，俗话说‘丑妻家中宝’么，丑就丑过一辈子，可你这丑嫂子有个毛病，不能生养，我胡栓都三十大儿，成了过午的日头了，还没见胡家有后。我兄弟生来小板凳高，甭说黄花闺女了，就是麻脸寡妇也嫌他寒碜，靠他续胡家家业，如同白天做梦。你表姐有那意思，想跟我过日子生娃，她来信说，肚里已经有了，当初，我不想叫你知道，怕你知道，眼下逼得我不得不告诉你了，或许你能有啥高步儿，使死棋变活哩，”索泓一低垂下头。心想：胡栓要是知道这娃有一半的可能姓索，该是什么滋味？

看胡栓对蔡桂凤怀娃真当成了大事，他心里反而产生了化烈的内疚。出路在哪儿？他的老家及出身之说纯属编造，如同海市蜃楼般缥缈虚幻；而蔡桂凤腹中的小东西，正在膨胀体积，肚子如果显了形，不是在她背后又插上一个黑十字架吗？

“索兄弟，你咋不说话？”胡栓终于发现了索泓一沉郁的神情。

“胡队长都没主意，我能有什么办法呢，”索泓一抬起头来，掩饰着内心的惶惶不安说道，“我这么想，如果胡队长真想和她在一块生活，就得顶着头上的雷。其实，按照党的政策，桂凤只能算地主子女，电打雷劈也不该伤着她呀，”胡栓两眼瞪的溜溜圆谁不知道那是座空桥？我胡栓不能去踩，”索泓一看泼出去的水再难收回，索泓一一竿子插到底怎么会是空桥呢，大城市里的进城干部和地主子女成家的多的是。前有车，后有辙，又不是胡队长你的独创，怕什么？”

“这儿可是大山沟沟，”

胡栓指指身旁矗立的大山。

“山沟沟也在地图上，这就看胡队长是不是真地想离开丑嫂子，要娶桂凤了，”索泓一直率地说。

“娶？”

“是呵

胡栓用手指机械地抓弄着头皮实话对你说吧，我看重的是她肚子里的小娃，”

索泓一眉毛顿时皱成一团，他目不转睛地盯视着胡栓。

胡栓洋洋自得地继续吐露着腹内心机我爹生下我，我接了我爹用过的大戳子；谁接我的班呢，我就瞄准了那没出生的娃戴上一顶右派反革命铁帽的，‘吴家小子’，曾说阴阳谷是‘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这小子说得不错，历朝历代也没有‘牛打江山马坐殿’的美事。可是‘牛’要是断了后，就啥都完了。”至此，索泓一已全然看清了胡栓的心思：他想接蔡桂凤来仅仅是个手段，目的在于胡家的子承父业。其中，谈不到他对她有什么感情，只是把她视若为传宗接代的生育机器，索泓一刚刚对胡栓产生的一点敬意，顿时云消雾散。

他不想和胡栓再说下去，又不敢流露出心中的怒意，口是心非地支应了胡栓几句，表示愿意帮他考虑考虑便胡乱地披上窑工雨衣，哄起牛车钻进窑洞。

几个月来，这儿是他的精神天堂，那头浑身煤尘的老牛，是和他命运相依的无言天使。从这次窑洞口的谈话以后，他更加敬重这头牛，就好象牛就是蔡桂凤的化身，他托出山的驮夫，花钱给这头老牛买来一套新的套具，特别是在头上配戴了红缨，脖子上坠上铜铃，使墨黑的死寂巷道，增添点生的气息，多几串欢悦的铃声。

那红缨穗穗很快变成了黑色，但那铃声却是煤尘所无法染指的，索泓一常在那叮咚叮咚的音响中，寻找着各种色彩的梦：春天时漫山遍野的花蕾……

夏日时插满遮阳伞的海滨……

初秋时金黄色的树林……

冬日时遍地飘飞的银雪……

苏雪的身影……

李翠翠的发髻……

母亲凝眸的微笑……

蓝天中远去的鹤群……

那是诗。

那是画那是

梦永远是暂短的，而现实却是铁一般的坚硬和永恒。由于梦和现实的反差，是个无限大的阿拉伯数字，索泓一每次从昔日的梦魂中遨游回来，都倍感幽暗巷道的无尽深远。特别是他想起自己无力排解她任何一点忧愁，意识到自己就象原野上一株被夏日雷电剥去了树皮的枯树时，内心深处就象老牛拉破车般地沉重。

一天早晨，索泓一醒的迟了些。当他从窑工的大通铺上爬起来，发现窑黑子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他一向不拘言笑，因而那些异乡的盲流，很少有拿他取乐的时刻；又由于他常常为窑工代写家信，填写出煤数量报表等等文字事宜，这些窑工们平日都重地称呼他“大能耐人”。但这天早晨，气氛很让索泓一费解，咧着大嘴叉的秦大耳朵，朝他一阵傻笑，细脖大脑壳的窑黑马小田，也抿嘴暗笑不止。几次目光的碰撞之后，秦大耳朵首先开腔了：

“喂，我说索秀才，你夜里做梦了没有？”

索泓一摇摇头。

“嘿嘿。。。。。”马小田转动着光光的大脑壳笑了，”你起床前喊着一个人名儿，大伙都听见了。不信，你问问这群窑哥儿们，”索泓一懵懵怔怔地听着，他确实记不起夜里是否做梦了。工棚里的窑黑们，七嘴八舌地为秦大耳朵作证了“就在刚才你还说梦话哩，”“你喊的那人名儿，大伙也都知道，就是县里来山区的货郎担，俗名小白鞋，大号叫蔡……

蔡……”

“她叫蔡桂凤，”另一个窑工道出她的姓名。

“对对，你一连喊她好几声，”“我听见了”“我也听见了”索泓一脸色陡然红了，他确认这是真的，因为自从胡栓和他在窑洞口谈话后，那个在蔡桂凤腹中萌生的小东西，如同有一半跑到他的身躯之内来了，使他苦思冥想坐卧不宁。在窑工面前，他不愿流露出一点愁楚之情，便解嘲地拿起脸盆和口杯，想到工棚下的小河叉去刷牙洗脸。假如这时不是秦大耳朵多说了一句话，事儿也就告一段落；偏偏在这时，秦大耳朵又插上了这么一句是呵，你这人也真叫我纳闷，你在梦里念道，‘小白鞋’干啥？大能耐人，你可是有文化的，可万万不能跟那个走路象风摆柳一样的破鞋，有啥勾搭，她……”索泓一顿时炸了。他把脸盆往地上一扔，杯子从盆里蹦到了地面上，窑工们面面相觑之际，索泓一铁青着脸大声吼叫道秦明礼，你的嘴怎么这样脏，你怎么能咒骂人家是破鞋？你是什么东西，你才是一头两条腿的畜牲呢，你这么没有德性，进窑洞干活，小心掉下‘锅盖’拍死你，”

秦大耳朵惊呆了——他无从知道索泓一何以会突然暴怒；窑工们也被这场面懵住了——他们不了解索泓一何以会变成二目睁圆的铁面金刚。相持了片刻的沉默以后，那个细脖大脑壳的马小田，一边弓腰给索泓一拾捡着地上的刷牙杯子一边胆怯地说道秦明礼是干过畜牲的事儿，可是他今天说的都是人话，那个‘小白鞋’横看竖看都是一身骚气，‘大能耐人’你咋说我们……退一万步说，就说我们看错了她，大耳朵说错了她，你可以纠正我们么，咒人在井下吃‘锅盖’，是窑黑子最忌讳的话了，比骂日他亲娘祖奶奶还吃重。你……”

索泓一先是闭紧嘴角，强抑着自己不再说话，继而冷静地想想，觉着自己的话确实有失检点。记得，在进山的盘肠小路上，他也曾对蔡桂凤有过类似于窑工们的看法，只是当她剥去身上的层层伪装之后，他才逐渐看到了她的灵魂底色；而这些话说起来太长太长，又没有必要让窑工们改变对蔡桂凤的看法，因而索泓一当即向秦明礼表示了歉意，他说刚才那番话是火头上冒出来的，只当是咒我自己吧，不过，借这个机会我确实要提醒窑哥儿们一句，咱们采煤的这座小窑，窑里排水，通风，支护……都存在者问题，加上小窑又是超级瓦斯煤窑，一旦出点事故，后果难以想象，“他怕口说无凭，便从枕边取出蔡桂凤托姪巴汉子带给他的那本有关煤矿生产知识方面的书，扔在床上，让粗通文字的窑工们过目。

“命由天定，该井里死的河里淹不死，操那分闲心干啥？”秦大耳朵当场宣布他的新闻，”告诉各位窑哥儿们，家里那口子来信了，说今年庄稼长得喜人，叫我春节前回山东，不在这儿当毳的盲流工了，”

“我家来信也这么说，大饥荒过去了，当地的粮票行情下降，街上卖吃食的饭铺重新开张了，”马小田晃摇着光光的大脑壳说，”再千几个月就拔丫子，身子离开这儿，管他娘的这座小窑塌方不塌方呢，反正它姓胡，又不姓马”“过了阳历年，我也回家，”“我回河南，”“我回四川，”“我回陕西，”“你呢？”秦大耳朵问索泓一煞过饥荒你这大能耐人回哪儿，”索泓一象进山时那样信手一指那边，“他怕窑工们再刨根问底，端起脸盆走出工棚，到小河叉去洗脸了。

梦呓引起的小小风波平息了。但从这天早晨起，他的内心却失去了原有的平衡：原来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盲流窑工，都有一个安乐窝可去，只有他这位”大能耐人”，是没有去处可寻的。那黑幽幽的窑洞，似乎就是他的归宿，难怪那些窑工不关心煤窑的安危呢，年前年后，他们就要各奔前程，只留下索泓一和少许几个阴阳谷的黑鬼，在这洞子里挖煤了。

当晚，窑工们在大通铺上乱哄哄地打着扑克，索泓一带了纸笔出工，在一块大石头上坐定，用矿灯照亮给蔡桂凤写了一桂凤（他涂去了”同志”二字）：

我一切都知道了。

改变你想嫁给胡栓的想法吧，他只想要你肚子里的孩子——而且必须是个男娃；对你个人，他怕因你进宅，冲了胡家风水，毁了胡家的院墙。这是胡栓亲自对我说的。

跟我走吧，这不仅仅因为那娃子可能是你和我，还考虑到你和我在这个世界上都属于没有窝的野鸟。在阴阳谷我向你讲了我的过去，你或许记得我还有个变魔术（变戏法）的艺技，凭这手艺，就是到边远城市去耍猴戏，也能吃饱肚子。我背着道具，牵着只毛猴儿；你背上小娃，跟我遨游江湖，也不失为一条出路。当然，要这么做，你要破除“两颗灾星”不能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的信条；不必讳言，跟我在一起过流浪生活，当然会担点风险，但总比你我这样活着，更象个人等你回音。

索泓一x月x日

信，是托串乡走店的邮递员带走的，他央求那位邮递员，回信一定要送到工棚里，以防让胡栓知道了消息而节外生枝。约过了个把月的光景，蔡桂风的回信来了，拆开信封一看，使索泓一吃了一惊。

洪（泓）一：

你不要在（再）想着我了。肚子里那小东西命薄，一个接生婆，用土法儿给我堕了胎。那个没有权力在人间上出生的肉蛋，已经喂了野狗，据接生婆告诉我：已能看出那肉蛋是个男娃，

现在，我由双身子又变成一个人了。那些白眼狼还在说三道四，天天琢磨（磨）着谁是那团肉蛋的爸爸，我只是给她们一只耳朵，任那些长舌妇去猜谜，她们怎么猜，也不会知道那肉蛋是个逃犯的种儿，洪（泓）一，你也用不着为这事情难过，一个“黑人”和“黑户”生下来的小东西，比你我还要“黑”，干脆让他早点死了的好。

胡栓也不用在（再）作那小东西的梦了。阴阳谷会下蛋的母鸡有的是，随便抓一只播个种儿就行了。本来，我是想拿阴阳谷当窝的，他捎来口信，叫我先改出身成分在（再）进他的家，这条件太刁难人了；要是能改了地主子女的户头，谁还嫁给满嘴黄板牙的土老冒？记得我告诉过你，我第一次失身是为了找工作，当年的那位麻脸干部年初死了女人。他说他资格老，不怕别人查我的祖宗三代，跟了他就算货归原主，我又有了一座挡风的高墙。他眼下答应把我先调出百货店，换个工作环境（境）再和他成家……看到这儿，你就会知道我眼下的情况了，但愿恶运到头，否极泰（泰）来。

你不要对社会（异）想天开，出来耍猴戏、串野台子，不如在大山沟里活得安生。还想对你说好多心里话，只恨我文化水没有几斗，这封象蜘蛛爬一样的信，

整整花了我两天的时间呢，和那麻子老头真成了家，我会给你写信的。

桂凤x月x日

索泓一把这封信，反复看了几遍，装在贴身小褂里。他很惬意——因为在蔡桂风的生活里，出现了一星转机；尽管是福是祸还很难预料，但到底没到这山旮旯，来当胡栓的生育机器。另外，使索泓一如释重负的事儿，是那“肉团团”已经上了西天正路，蔡桂凤拿它喂了野狗。索泓一虽感到过分残忍，但是留下这个孽种谁来抚养？天地虽大，头上哪方天是他的？脚下有他走的路吗？

当天晚上，索泓从窑工儿借来一瓶酒，咬掉瓶盖，对着瓶嘴大口大口地喝起来。任那又苦又辣的劣质白干，烧他的心，辣他的肺。他想笑，又想哭，在非哭非笑的神经失控中，他抓起窑工们正在木桌上玩弄的扑克牌，为窑工们表演魔术中天女散花的戏法儿。一张接一张的扑克牌，雪片般地从他的掌心飞向中”

窑工们看得眼花缭乱，连连叫“好”之后，嘈声四起：

“有这手艺咋早不让我们过过瘾？”

“这是真人不露相，索兄弟你真是大能耐人，”

“你在哪儿学的这戏法手艺？”马小田呆了傻了般地询问。

“别问了，看不见酒瓶子吗？索兄弟今天喝了半瓶白干，象《白蛇传》里的白蛇，一下显了原形，“秦大耳朵粗声大气地说，“快把他铺盖拉开，让他睡下吧，”

窑工们七手八脚地给索泓一铺着行李，索泓一只觉胸闷如煮，接着一股难耐的恶心翻上喉头，咕——”地一声，他呕吐了出来，莜面团团和粉条菜叶都吐在了被褥上。

月儿亏了。

月儿圆了。

黄了树叶……

红了高粱……

地上日月穿梭，天上法轮常转，转眼间已是一九六三年年底，雪花绞着冻雨，在晋西北高山大峒，纷扬而落。

索泓一赶着牛车从窑洞口出来，天空团团转的雪粒水滴，飘落石’他脸上，他感到阴阳谷的冬天到了。抬头看看灰灰褐褐的天，他的心也象天上的雪雨一样翻腾起来：自从那次喝酒失控，窑工们简直把他捧若神明，特别是那山东大汉秦明礼，几乎天天晚上拉他一块喝上两盅，那又苦又辣的玩艺，很快拉近了他和他的距离。那汉子说索兄弟，我不打听你的来头，反正你不是和我们一样的盲流。如果兄弟看得上我大耳朵，跟我回山东曹州吧，那儿自古出英雄好汉，这是说武；说文么，那儿有天下最多最好看的牡丹花，家里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住的窝儿，就有你住的窝儿，你嫂子来信说今年十成年成，到山东吃白面，比在这煤窑里吃煤面强百倍了，”索泓一连推却谢谢秦大哥，我在阴阳谷习惯了，”“你到底为啥到这汰山旮旯里来的？”大脑壳马小田酒过三盅后问道，”向我们窑哥儿们说说，我们这里边没有去上天奏本的灶王爷，”“盲流，和你们一样，”索泓一守口如瓶。

他分明看到窑工们火热的目光顿时黯淡了下去，他还是一口咬定是荒山野岭的民校教师，为解决肚饥来的阴阳谷。那些失望的目光曾使他深深内疚，但出于自卫的本能——对老雕抓狡兔的场景记忆犹新，他把心磨砺得如铁。但是，走出窑洞洞口，望见漫天飞舞的雪雨，他难以抑制内心的酸楚之情：他代读过那些窑工家中催归的封封家信，有女儿写给父亲的，有妻子写给丈夫的，有母亲写给儿子的，有弟弟写给哥哥的……每封家书都能勾起他的内心伤痛，使他联想到自己是个无家可归的在逃囚徒。而面前这冷丝丝的雪雨，更加重了飘零者的凄苦，他把牛车赶到煤溜子口，没有先去卸车，就坐在煤溜子旁边的一块长石上，呆呆地望着白茫茫的雪雨。

胡栓打猎回来，蓝瓦瓦的猎枪枪口挑着一对长尾巴山鸡，发现了呆坐的索泓一，便走了过来，劈头问道：

“你想啥心事哩”

“歇歇脚。”索泓一有气无力地回答。

“是不是那些盲流要回家，你……”

“我不回。”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胡栓掏出一支烟卷塞进嘴角，鼻孔飞出两道烟龙说，”他们一走，大山旮旯想来挖煤的人多的是，你不用发愁没了伙计”

“是呵还有这头老牛，”索泓一不露声色地表示着自己的愠怒。

“不愿使这头牛，给你换头毛驴，”胡栓说。

“胡队长，牛你倒是不用换，窑里的支柱和通风设备，借着更换窑工的当儿，也必须换一换了，”索泓一想起了倾斜发霉的巷道支柱，认真地向胡栓提出意见，”半年以前，窑工们就为这个找过你，就在这个地方，我也向你汇报过。前几天，挖煤工作面熏倒过两个盲流窑工，牛车把他俩拉出洞来，在山坡上躺了半天，才倒上一口气儿来，”

胡栓漫不经心地晃摇着牛脖子上的铃铛广这是你给它买的？”

“是。”

“心倒是挺善的，象你表姐，”

索泓一不愿和他再谈蔡桂凤的事儿，解开牛肚带，开始往煤溜子口卸煤。胡栓没有象

上次在这儿卸煤时那样，帮助索泓一扛起一边的小车车把，而是晃摇着牛脖上的铃铛，自言自语地说道真可惜，看上了鸡鸽西瓜皮，硬跟定了那个黄土埋了半截的麻老头子，”

索泓一怒火中烧，双手把车把扬起，一车煤块哗啦啦地顺着煤溜子的斜坡，滚向了贮煤场。一股浓黑的粉尘飘飞起来，胡栓一赶忙把猎枪往肩上一扛，绕过弥漫在空中的黑色煤尘，朝谷底走去。

索泓一把火气撒在了老牛身上，挥手赏了它一鞭子

老牛一动不动，鞭子若同抽打在棉花篓上。

索泓一再次扬鞭，在这千分之一秒的霎间，他忽然看见了老牛秃秃的半截尾巴——那是工作面局部瓦斯闹妖，给老牛留下的标记。他不忍心把手中的鞭子再落下去，便颤哆嗦地收住了手。

“驾”~“他吆呼它，哄它进小窑洞口。

老牛仍然不动

“驾——”

老牛居然从洞口向外倒退了两步。

索泓一正在迷惑不解的当儿，挖煤工作面的连珠炮声响了。一炮，两炮，到第三炮响起的时候，猛然从洞口卷出来飓风般的强大气浪，煤渣、木屑搅拌着巷道积水，一齐扑向牛车，扑向了索泓一。他恍恍惚惚地感觉到牛车被气流吹上了半空，就象童话中的飞车一样，歪歪斜斜地飞向了山谷对面的山坡，他被洞口涌出的强劲的旋风吹了个就地十八滚，头沉重地撞在了煤溜子口的钢板上，他疼痛地喊叫了一声，便失去了知觉。

当他醒来时，已是黄昏时分。窑洞外围满了阴阳谷的乡亲，他们浑浑噩噩地向被坍塌的煤石封死的洞口望着，哭叫着亲人的名字。窑内燃烧未烬，一股呛鼻的焦糊气息，从洞口的缝隙中飘散出来。不用询问，索泓一顿时明白了一切这是昨天工作面的最后一声炮响，燃着了早已超过饱和状态的瓦斯，瓦斯爆炸引起强台风般的冲击波，一下摧倒了那些东倒西歪的霉烂支柱，于是窑内发生了天崩地裂，大自然瞬息间的惩罚，报废了这口阴阳谷的聚宝盆。

“秦明礼呢？”索泓一突然叫道。

“没能出来。”分不清谁在回答，

“马小田呢？”

也埋在里边了。”

这时他恍惚地记起了牛车飞向半空，便爬起来寻找那头牛。矮巴汉子告诉他，老牛连同那挂小平车，被洞口涌出的气流吹向了对面山坡上，老牛被摔成了肉饼，小平车成了碎木条条；只有那两只车轱辘没被摔坏，滚到山沟底下的小河叉里去了。

索泓一虽然还戴着柳帽，头上还是揸起一个青包果没有钢板焊成的煤溜子挡住了他，他也摔到谷底下听蝮叫去了。想起那些和他朝夕相处的盲流窑工，都被埋在坍塌的小窑里，索泓两眼潮湿了，因为那一封封催归的家信，字字情，声声盼，曾搅动过他这浪子的愁楚心肠；但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随着瓦斯爆炸时的强光一闪，长着刘备那样一双福寿大耳的秦明礼，以及几十口本乡和盲流窑工，顿时在井下化为灰烬。

胡栓连夜去公社报丧。矮巴汉子搀扶着索泓一，到他家的土炕上养伤。他对着镜子看看自己，头上那个青包不难消肿；可是脸上被飞出洞口的煤石，割破的长长一道口子，却无法填平了。他记得在五十年代看过一部苏联电影《牛氓》，电影中的主人公的脸上就有这样一条深邃的疤痕……

他赖以躲避风雨的小煤窑，已经成了一座埋骨的石冢，索泓在两天以后，离开了大山杳杳的阴阳谷。没有人挽留，也没有人送行，这个小小山村沉默得如同被地火烧死、被那些冤枉鬼慑去了灵魂似的。没有鸡啼，没有狗吠，没有了昔日叮咚作响的驮铃之声。

天，灰蒙蒙的。

山，灰蒙蒙的。

盘肠山道弯弯曲曲地象一条蜷卧的蛇。

去哪方？

不知道。

去找谁？

不知道。

走。反正要走。走很远很远的路，直到无尽的尽头。

他那只迎风流泪的眼睛，在山风中泪水滚落而下。

泪水淌下脸颊，那煤石留在他脸上的深邃沟沟，便成了一条水汪汪的小河。

他用袖口胡乱地抹了一把，摘下那顶污黑的柳条帽，站在山之巅峰，向视线变得模糊了的阴阳谷，久久地默视……

然后，他把柳条帽抛向了大山之谷。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日（正月初四）完稿于北京